

新世纪文艺

第三期

二〇〇九年八月

斯雅舍 出版

彭竹生简介

彭竹生早年师从杨美珠学习钢琴，1973年加入新加坡儿童剧社、青年剧社。1984年加入新加坡南方艺术研究会。1986年进入中国北京中央音乐学院，主修指挥，师从中国著名指挥家李德华教授，开始有系统地学习指挥艺术。1988年回国，任多个合唱团指挥。

现任新加坡南方艺术研究会合唱团、中华校友会合唱团、幸福音合唱团、长虹艺术研究会合唱团及春雨音乐艺术协会合唱团指挥。



南方艺术研究会合唱团

南方艺术研究会合唱团是新加坡南方艺术研究会属下的一个属下单位，成立于1991年，现有团员40多名。其声乐指导为中国女高音刘小红，钢琴伴奏为毕业于中国广东省星海音乐学院的欧阳蕾蕾，指挥为结业于中国北京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指挥专业的彭竹生。成立以来，合唱团在本地和外地参与好多演唱会，例如“中国民歌之夜”晚会、“唱吧！南方”音乐晚会、“雨后彩虹”合唱音乐会、“千人合唱II”演出；1993年应邀参与在北京举行的“20世纪世界华人音乐经典”系列演出，1999年参与“新山第六届合唱节”，2000年参与“印尼巨港元宵晚会”，同年参与“亚洲南太平洋地区合唱论坛”开幕礼上演唱，同年参与“中山火炬杯2000年第五届中国合唱节”以及2005年参与“首届中国黄河壶口国际合唱节比赛”，荣获最高奖项“最佳合唱奖”第一名。

典”系列演出，1999年参与“新山第六届合唱节”，2000年参与“印尼巨港元宵晚会”，同年参与“亚洲南太平洋地区合唱论坛”开幕礼上演唱，同年参与“中山火炬杯2000年第五届中国合唱节”以及2005年参与“首届中国黄河壶口国际合唱节比赛”，荣获最高奖项“最佳合唱奖”第一名。

彭竹生：黄河之水天上来

黄河之水天上来 壶口瀑布



新世纪文艺

第三期

二〇〇九年八月

斯雅舍 出版

新世纪文艺

法律顾问: 刘华源 (文莱)
黄锦西 (新加坡)

美术顾问: 廖宝强

总策划: 忠 扬

社 长: 史 英

总 编 辑: 风沙雁

副总编辑: 连 奇 (新加坡)

一 凡 (文莱)

编务、总务: 何逸敏

财 务: 翁金翠

海外编辑顾问: 曾 心、杨 玲 (泰国)

越南编务顾问: 冬 梦、学 明

泰国编务顾问: 洪 林、梦 凌

印尼编务顾问: 沈伟真

菲律宾编务顾问: 云 鹤

马来西亚编务顾问: 甄 供

东马来西亚编务顾问: 吴 岸

寮国编务顾问: 陈 列

文莱编务顾问: 一 凡

柬埔寨编务顾问: 王 谭

新世纪文艺 第三期 (2009年8月出版) 半年刊

编 辑: 新世纪文艺编委会

Editor: New Century Literature Editorial Committee

出版者: 斯雅舍 Si Ya She

通讯处: 150, Orchard Road

#02—31 Orchard Plaza

Singapore 238841

(65) 6466-2939

电子邮箱: owchingtee@yahoo.com.sg

封面设计: 何逸敏 王耀祖

承 印: 东艺印务公司

Eastern Art Printing Company

Tel: (65) 6292-8967

发 行: 新加坡商务印书馆

Block 211, Henderson Road,

#05—04, Singapore 159552

Tel: 6278-3535

准证号码: M.I.C.A.(P)055/03/2009

ISSN: 1793-7590

售 价: S\$ 6.00

海 外: US\$ 5.00

域外腊梅

1 我们的马丁老师 ☐ 唐娄彝

32 影片《我们的马丁老师》拍摄前夕 ☐ 陈葆珍

亚细安文坛透视

34 燃烧的岁月如诗

——序李伟贤诗集《燃烧岁月》 ☐ 冬 梦

35 惊雷动笋欲抽芽 ☐ 海 寒

36 东山飘雨西山晴

——记前辈诗人洛夫贤伉俪南游二三事 ☐ 余问耕

38 行吟诗人, 走好 ☐ 刘助桥

39 诗人·度假·玩诗·接龙 ☐ 杨 玲

晨曦点染

41 困顿中的追寻

——评风沙雁之《遥远的期待》 ☐ 段波波

43 相约千里的人文情怀

——读骆宾路新著《千里之约》 ☐ 张淑云

44 人生如戏

——读《剧本以外的“戏”》 ☐ 翁 晖

45 野火烧不尽的原上草

——读莞尔的《不喜欢学母语的人》 ☐ 饶福生

46 漫笔之中见真情

——略谈骆宾路散文《千里之约, 三十七年师生情》的艺术功力 ☐ 段波波

泰国之页

47 探访寮国 ☐ 博 夫

48 蝎子山随想 ☐ 蓝 焰

50 “风暴”与“海啸” ☐ 海风人

52 曾心诗选 ☐ 曾 心

53 今石诗选 ☐ 今 石

54 致海这边与海那边的你 ☐ 晶 莹

55 杨玲诗选 ☐ 杨 玲

56 苦觉诗稿 ☐ 苦 觉

57 蓝焰诗选 ☐ 蓝 焰

58 博夫诗选 ☐ 博 夫

59 岭南人诗选 ☐ 岭南人

新加坡之页

60 梦幻岛纪事 (3) ☐ 风沙雁

MU LU 目 录

- 65 松开手
66 史英新诗11首
67 杏林漫步之一
——难言之隐

- 68 炮竹响
70 虫鸣
71 雨心散文二章
72 光辉新诗二首
74 雪莉与华文老师
75 夫 妇
77 何逸敏新诗三首
78 我与海
80 霍阿里
83 漓江游
83 竹石微型诗7首
84 热带乡土组诗
85 楠楠诗三首
86 迷离的雨季
89 又见到相思树
90 华中在叮咛

——为华中九十周年校庆而作

- 91 华中动力

——为华中九十周年校庆而写

- 93 柳舜杂文二则
94 梦回故里
96 叩响萧村的心扉

马来西亚之页

- 100 河湾旧事
108 贼脏找不到法律护航
109 弥补春天
111 风雨人生的悲壮诗曲
——序《房月友、房晓青创作歌曲选》
112 跌到、爬起
113 序梦扬散文集《生死之间》
114 后设主义
114 王涛诗二首
115 真，如法喜
——与你共沾

- 马 娟
□史 英

- 仲 原
□马 娟
□连 奇
□雨 心
□光 辉
□陈伦新
□潘海玉
□何逸敏
□秀 仪
□日落冬
□成 君
□竹 石
□康静城
□楠 楠
□黄坤浩
□凌江月

- 旭 原

- 戴纯如
□柳 舜
□赤道赤子
□忠 扬

- 黄叶时
□纪 照
□朵 拉

- 吴 岸
□苏清强
□吴 岸
□梁 放
□王 涛

- 唐 珉

- 117 中华文化颂
118 秋山诗三首
119 过端午节
122 让我们重新起航
——《烟火》创刊10周年感言
124 已凉天气

越南之页

- 127 不倒翁
128 我们拍的一张大合照
——致诗人洛夫
128 莫回头
129 书中遨游世界
130 尊严何在与生命何价
131 梦里梦外
131 空虚总是一言难尽的
131 兰台幽梦
131 西贡的初雨
132 是缘还是债
133 亲缘
134 婚宴庄园
135 坚江、安江写生之旅
137 珍 惜
138 牙 语
138 夕阳一瞬又西沉
——凭吊逝去的叔叔

- 139 原来，您是雨
——致洛夫老师
139 愿您今后更潇洒
——写给林燕华老师

- 140 姐妹情深
140 爱
141 代沟
144 “摩托车王国”交通扫描
145 小诗二首
145 这就是春天
145 叶落无奈

- 沈保耀
□秋 山
□流 云
□吴 岸
□驼 铃

- 小 寒
□冬 梦
□施汉威
□林燕华
□锤 灵
□李伟贤
□邓佩诗
□伊 尹
□过 客
□谭玉琼
□文 卿
□江国治
□野 声
□紫 云
□燕 子
□依 雯

- 陈小虎

- 杨迪生
□晓 雪
□梁心瑜

- 李兰著、赵明译
□刘为安
□文锦宁
□亦 凡
□林小东

M U L U 目 录

- 145 童年—童话
145 登西宁黑婆山
145 逸民新诗两首
146 念慈新诗两首

- ☐雪 萍
☐雪 萍
☐逸 民
☐念 慈

印尼之页

- 147 见 证
149 农村夜景
150 在医院的床榻上
152 人生之路
153 春归何处
154 女人的脸
155 郑原心新诗三首
156 一个女人的故事
157 我爱朝阳楼
157 我和多巴湖有约
158 没有硝烟的夜晚
159 初到新加坡的怀念
159 钟 摆
160 莎莉保姆的人生经历
162 周玉春杂文二则
163 中国现代文学馆素描
165 在晚宴上

- ☐洋 洋
☐南海逸人
☐沈伟真
☐小 莹
☐白衣人
☐古 今
☐郑原心
☐致 和
☐李济时
☐陈冬龙
☐陈保善
☐美 琪
☐顾长福
☐吴秀吟
☐周玉春
☐林万里
☐林万里

菲律宾之页

- 167 爱与勇气
168 有什么关系?
168 情伤梦断
169 那双眼睛
170 只因天空有雨
171 人 性
171 “发呆亭”
172 健康至上
172 雪 恋
173 拾荒者的爱
174 天涯最向往的地方是荷兰

- ☐靖 竹
☐晨 雨
☐欣 荷
☐筱 筠
☐佳 星
☐荣 超
☐小 刚
☐小 小
☐婷 婉
☐庄农夫
☐天边的云

汶莱之页

- 177 社会底层的哭泣
178 一凡微型小说二则
179 西澳逍遥游
180 梁友情新诗两首
181 一粟新诗两首
182 柳浪新诗二首
183 林岸松新诗两首
184 赤腊角机场书店之中国启示录
185 当我们再同在一起
186 人在旅途洒泪时
187 八百箱子

- ☐丘启枫
☐一 凡
☐刘华源
☐梁友情
☐一 粟
☐柳 浪
☐林岸松
☐子 虚
☐夜 星
☐张 宁
☐张 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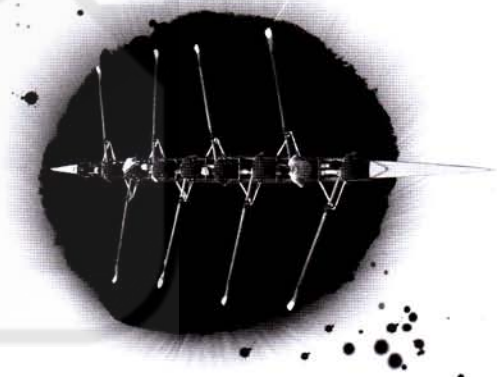
寮国之页

- 188 老挝三省巡礼

191 一页往事
192 新书简介
196 编后话

- ☐陈 列

☐锺存理





我们的马丁老师

(电影剧本)

■ 唐娄彝

内景：公寓地下室(纽约) — 傍晚 — 冬天

行人的脚从窄小的窗前经过。雨后的地面泛着幽暗的光。

马丁(三十七岁)望着面对街道的窗外出神。他胡子拉碴，两眼布满血丝，光着脚，穿着条短裤和一件显得过于短的绿格子衬衣。他瘦高的身材使屋子显得格外低矮。屋内亮着灯，却还是很暗。到处是书。书桌上放着打字机、书稿、脏的杯碗盘碟等。凌乱的单人床边的床头柜上，留言电话的红灯一闪一闪，显示有5个留言。

电话响。马丁没接。马丁冷漠的留言提示响了：“Leave a message.”(留言。)

电话挂了。

马丁收回目光，继续踱步：“Matt, pants down -- pants down --” (麦特，光着屁股--光着屁股--)

一只小狗(吉娃娃)在窗前停下撒尿。

马丁吼叫了一声，抄起桌上的稿子朝窗口扔去。稿子飞得到处都是，小狗却还在撒尿，等尽了兴，方巅巅离去。

字幕：纽约1994年冬

马丁愤怒地捡着满地的稿子；他将稿子往书桌上一扔，在打字机前坐下，写道：Matt,

pants down --但却怎么也写不下去。他扯下稿纸，团成团，扔在地上。

内景：公寓大厅 — 同上

一个老态龙钟的小老太太牵着那只狗走进大厅。小狗狂吠着向正在从信箱取信的马丁冲来。

马丁对小狗道：“I'll cook you if I catch you peeing on my window again!” (再让我看见你在我窗口小便，我就把你炖了吃!)

小老太太急忙赶过来抱起小狗：“What a horrible man you are!” (你这个人真可怕!) 她慌慌张张地朝电梯走去。

马丁快步走过去为她拉开电梯门，歉意地朝她笑了笑。她瞪了他一眼，走进电梯。马丁耸耸肩。

内景：公寓地下室 — 同上

马丁随手将钥匙仍在过道里的小桌子上，边走边自嘲地念着手中的信。

马丁：“Dear Martin, I'm very sorry to inform you that your novel is not the type we are looking for --” (亲爱的马丁，我抱歉地通知你，你的小说不是我们需要的种类--) 他扔掉信，撕开另一封。“--Your novel is not quite match our standard--” (你的小说未能达到我们出版的水平--) 扔掉信，他扫了一眼一张只有两个字的明信片。“Not interested.” (不感兴趣)。他长长地叹了口气，看着最后一封破损的信。

信封边缘红蓝相间的条纹及歪歪扭扭的中英文表明这是一封来自中国的信件。

马丁：“Mr. Zhao Wei Guo.” 他将信往书桌上一扔，在打字机前坐下。

电话又响。来电人留言：“Where the hell have you been? You're fired! And go to Hell!” (你他妈的在哪儿？你被解雇了！下地狱去吧！)

马丁搬起打字机朝墙上砸去：“You won't make it! You'll never ever make it!”（你不会成功！你永远不会成功！）

他沮丧地在沙发上坐下。他的目光落在那封信上。他走过去，撕开信。

一张粗糙的信纸抱着一张照片。照片上，二十六个农村小学生和一个六十多岁的盲人教师站在一间濒临倒塌的土坯教室前。

马丁：“What the hell is this?”（我的天，这是什么？）他展开信，回到沙发上坐下，努力辨认上面的中文：“你--好--”他翻箱倒柜从书架下面的柜子里找出本英汉字典。

一张照片从字典里掉出来。

这是马丁大学时期与一对中国年轻夫妇的合影。照片上的女孩穿着婚纱，微笑着站在马丁和她的新婚丈夫中间。

马丁深情地看着照片上的女孩：“Hellen, Hellen, Hellen! It has been a long time!”（海伦，海伦，海伦！很久没听见你的消息了！）

他在床边坐下，凝视着海伦：“You're the nicest, most beautiful girl I ever met!”（你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好最美丽的女孩！）

他听见几个孩子嬉笑着从他的窗前跑过。

“You should have married me! We would have kids. Five? Maybe more. I know how much you liked kids! You should be my wife!”（你应该嫁给我！我们会有孩子。五个？或者更多。我知道你是多么喜欢孩子！你应该是我的妻子！）

他把海伦丈夫撕下来，将他和海伦的那半张照片立在床头柜的台灯旁，久久地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查起字典。

马丁：“我-- Come on! You can read Chinese! You even can recite poem of Tang Dynasty.我--”（嘿，你能读中文。你甚至还能背唐诗。）

他转过头看着照片上的海伦：“What's that poem you taught me? Damn! How could I forget?”

（你教我的那首诗是什么来着？该死，我怎么忘记了昵？）

外景：曼哈顿中国城 — 之后

嘈杂的街道。马丁缩着脖子，两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朝一家中国餐馆走来。

内景：中国餐馆 — 同上

宾客满堂。马丁走进来。餐馆老板，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满脸堆笑地迎上来，将他带到一张空桌。

老板：“Haven't seen you for a while. Tofu with green onion and rice?（很久没见到你了。还是小葱拌豆腐和米饭？）”

马丁点头，笑了笑。他从口袋里掏出信：“请你--告诉我--Would you please read this letter to me?”（请你告诉我这封信讲的什么？）

老板示意身边的女招待去招呼两个刚进来的顾客，又向一个顾客挥手告别，然后看了看那张农村孩子的照片，拿起信读了起来。

老板：“This isn't addressed to you.”（这不是写给你的。）

马丁：“No, but it was sent to my address. Just tell me what it says.（但写的是我的地址。就告诉我写的什么。）”

老板：“The village teacher is asking Mr. Zhao, his former student, to come back and teach since he can't see well.”（村里的老师让他以前的学生回去教书。因为他的眼睛看不见了。）

马丁：“Why him? I thought China had enough people.”（为什么？中国不是很多人吗？）

老板将信还给马丁：“Well, nobody wants to teach in a place like that. Even local people. If the students come here, they never return!”（你知道，没人愿意去这样的地方教书。甚至当地人也不愿意。如果学生到这来留学，都不回去。）

一个顾客示意老板结账。老板示意女招待给马丁上菜。

马丁打量着餐馆内的客人。他的目光在一个戴眼镜的男青年身上停住。他拿起信，走过去在他的桌前坐下：“Student?”（学生？）

男青年莫名其妙地点了点头。

马丁：“Which part of China are you from?”（从中国的什么地方来？）

男青年放下筷子：“Gan Su. Why?”（甘肃。怎么了？）

马丁：“When will you finish your school?”（什么时候毕业？）

男青年：“I already did.”（已经毕业了。）

马丁将照片推到他的面前：“I find you a job. They need a teacher like you.”（给你找了个工作。这个地方需要象你这样的教师。）

男青年看了一眼照片，脸红了。他从钱包里拿出些钱，放在桌上，站起身，朝门口退去：“I don't know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我不懂你说什么。）

马丁：“Oh, you know. You know damn well what I am talking about!”（噢，你知道。你当然知道我说什么!）

大家纷纷看着马丁。老板回到马丁身边。

马丁：“I'll go! I'll go to teach in this goddamn place!”（我会去!我会去这个该死的地方教书!）

老板：“You serious?”（你当真?）

马丁站起身，朝门口走去：“I'm serious!”他停下，转过身，问老板。“Do you know a poem that starts with--白--白--white something, a poem of Tang Dynasty?”（你知道有首诗开始是“白”什么的?是首唐诗?）

老板抓耳挠腮地想着。

一个坐在角落学者模样的老人道：“是不是‘白日依山尽’这首诗?”

马丁使劲点头：“That's it!”（就是这首!）他走到老学者桌边。“Can you teach me Chinese? I need to get prepared.”（你能不能教我中文?我得准备准备。）

老学者：“当然!我会教你。免费!”

马丁笑着和他握手。

老板拍了拍马丁的肩膀：“You're a good man!”（你，好人!）

女招待端来了马丁的饭菜。

他向她摆手：“拿回去!给这老外上最好的菜!”

内景：公寓 — 日 — 夏

房间空空荡荡。马丁坐在地上，看着照片上的孩子们。脚边放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双肩包，

马丁：“You are not my sons, my daughters, nor my relatives. You are not my people. Why

should I do this for you?”（你们不是我的儿子，不是我的女儿，也不是我的亲戚。你们不是我的同胞。为什么我要为你们做这些?）

他将海伦和他的照片移到孩子们的照片前面。他的眼睛充满了柔情。“But they could be my children if you, my Helen, married me.”（但是你们会是我的孩子，如果你，我的海伦嫁给了我。）

一个穿着肥大牛仔裤的男人在窗口停下，小便。

马丁摇摇头，将目光移回到照片上的海伦：“They are going to be my children. Ours!”（他们将会是我的孩子。我们的孩子!）

外景：长途汽车站(中国西部某县级市) — 日

一辆装满土豆的驴车横在路中间，堵塞了交通。喇叭声、咒骂声响成一片。

一个麻脸从一辆卡车上蹦下来：“你这个怂人，把个草驴当卡车使呢么?快点!要不我就从你的草驴卡车上压过去!”

一个二十多岁的小胡子晃着腿，坐在一辆三轮车上啃鸡腿：“说啥么?压么!”

赶车人满头大汗，拼命抽打着毛驴。毛驴往前窜了几步，又倒回来。车身一歪，一车土豆翻到在地。赶车人撂下鞭子，蹲在地上，咧嘴哭了起来。

一辆蹦蹦车停下。马丁背着双肩包下来。司机指了指对面的长途汽车站牌子。

顿时，喇叭声、咒骂声停止了。所有的人都目不转睛地看着马丁。赶车人也不哭了，站起来，看着马丁。

小胡子吐出块骨头：“外国人!”

字幕：中国西部某县级市

马丁环顾四周，显得很不自在。

内景：售票厅 — 同上

窗口前挤了一堆人。马丁攥着钱，不知所措地站在后面。小胡子溜达着进来，找了一张椅子坐下，啃他的鸡腿。

窗口前的农民看见马丁，都转过身看他。

窗前一下子没了人。

二十多岁的女售票员拉着脸，眼皮也不抬：“没人啦？”说罢，“啪”地关上了窗户。

农民们愣过神，嚷嚷“买票。”

窗户紧闭不开。

小胡子喇了喇手指头，晃当着走到窗前，“当当当”砸了起来。

窗户“呼啦”开了，女售票员冷着脸：“谁砸的？”

小胡子用大拇指往后一指：“有个外国人要买票。”说罢，回到椅子上坐下，又吃起来。

女售票员探头朝大厅里看。

农民簇拥马丁走到窗口。马丁将钱递进去：“我要去——五堰。”

女售票员：“五堰？”她回头喊：“大姐，有个外国人要五堰！”

一阵急促的高跟鞋声，“大姐”（四十多岁）出现在窗口。她看了马丁一眼：“不行啊，不能卖给他！”

马丁：“为什么？”

“大姐”没好气：“因为你是外国人。”

马丁还想说什么，“大姐”却扭身走了：“上回有个外国人去苦水井，拍了好多负面的照片。为这事，我写了多少检讨！”

女售票员抱歉地向马丁笑了笑：“对不起！”

马丁：“……”

外景：长途汽车 — 同上

马丁急得满头是汗。他身边围着一群人，敬佩地看着他。小胡子从售票厅晃出来，又上了三轮车，吃他的鸡。一个车站的警卫出现在门口。

白胡子老农：“你是来当老师的。好人那你！”

马丁将钱递给他：“你--能不能帮我买票？”

白胡子老农看了看警卫，犹豫着：“就是有票，你也上不了车。”

小胡子跳下三轮车：“一帮子怂人！鸡巴大点事，把你们难的！一会儿，听我指挥。”

大家面面相觑。

外景：长途汽车站停车场 — 同上

马丁戴着草帽站在一群大包小裹、神情紧张的农民和一些好事的城里人中间。

小胡子吹着口哨，示意马丁：“蹲下。蹲下。”他从人群中拽出五、六个农民，推搡他们站到等别的车的人群中去。

车站警卫从进站口出来，四处张望。

汽车进了站。大家裹挟着马丁拥到车门口。

浓妆艳抹的女检票员（三十多岁）嬉笑着从车上下来：“你是个骗子。我算是把你看透了。”

长途司机（三十多岁）：“我是骗过不少人，就是没骗过你！”

见车下一大堆人，检票员皱起眉头：“这么多人，都去五堰？”

小胡子：“我们是来送客人的。”

检票员剐了他一眼，把他挡在一边：“不是旅客，不许上车！”

人一股股往车上拥。马丁拿着一个破编织袋，猫腰躲在一个扛大包的农民身后。

检票员：“挤啥挤啥挤啥？”

司机：“你看，就这会功夫，我就想你。”

检票员奔上车，在他头上一阵乱打：“叫你恶心人！恶心人！”

司机抱着头“哎呦哎呦”地叫。

小胡子推了马丁一下，马丁窜上车。白胡子老农拿着马丁的双肩包紧跟后面。

检票员没拦住马丁，拦住了老头：“票！”

白胡子老农将两张票递给她：“给！”

内景：长途汽车 — 同上

马丁草帽压得低低的，卷着腿坐在最后一排。旅客大包小裹地往上涌。一会儿，车就满了。车下一堆人，伸着脖子往车上看。

检票员上车清点人数。这时，警卫从旁边一辆车上下来，朝他们的车走来。

小胡子奔到驾驶室旁：“开车开车开车！”

司机扫了他一眼：“奇怪。坐车的不急，

不坐的倒急了？再催，我就不去了！”

小胡子就不敢吱声。

眼看警卫就要上车，白胡子老农站起来，挡住马丁：“同志，开车。咱有急事！”

司机熄了火：“不去了。”

警卫上了车，往车后看。几个坐在马丁前面的农民也站起来，嚷“开车！”一车人又站起来一大半。

警卫：“吵啥你们！”

一车人没了声音。

警卫问司机：“没外国人在车上吧？”

司机瞪了他一眼：“外国人？找外国人你上北京找去，我这全是农民！”

警卫无趣地下了车。

司机看着半车站着的农民：“有病是不是？都站着我咋开车？”

大家犹豫着坐下。白胡子老农不敢坐，半蹲半站地挡着马丁。

司机发动了汽车。

外景：长途汽车站停车场 — 同上

长途汽车驶离车站。车下的人都松了口气。警卫还在东张西望地寻人。

小胡子点了点他的肩膀：“还找那个外国人呢？（指着驶出大门的汽车）走了。”

警卫一脸尴尬。

内景：长途汽车 — 同上

长途汽车上了嘈杂的马路。白胡子老农这才放心坐下。

马丁摘下草帽，笑了。

大家都笑了起来。

司机从后视镜看见了马丁，猛地踩住刹车：“我就觉得不对头！（开了车门）外国人，下车！”

马丁不知所措地看着大家。

白胡子老农站起来：“同志啊，是这样的——”

后面的汽车穷凶极恶按喇叭。

一个虎背熊腰的大汉，冲到驾驶室前：“你是不是以为这是海边沙滩，倒下就能晒太阳？我帮你放平了你就不用起来了！”

长途司机不紧不慢地点了根烟：“我车上有个外国人。外国人下了车，我就马上走。”

大汉伸头往车里看：“外国人？”

马丁无奈，只好拿着行李下车。车上的人爱莫能助地看着马丁。

外景：马路 — 同上

车门在马丁身后关上。汽车驶去。一车人从车窗上遗憾地看着马丁。

马丁茫然地站在大街上，象个无助的孩子。

外景：四岔路口 — 同上

马丁走着。行人向他投来好奇的目光。一个司机倒车回来，看着马丁。

马丁走到一个带红袖章的退休工人面前：“请问五垵怎么走？”就听远处一辆汽车歇斯底里地按喇叭。他看见——

那辆长途汽车由远而近。一车农民趴在窗口四处张望。

白胡子老农指着马丁：“那！那！”

汽车闯过红灯，压过黄色中线，直直地开到马丁跟前停下。

司机对马丁道：“一帮子乡下人，不早说。上车！”

外景：盘山公路 — 中午

长途汽车行使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

内景：长途汽车 — 之后

车上烟雾腾腾。马丁围着一块农村妇女的红格子头巾，装着躲躲藏藏的样子。

一车人大笑。

白胡子老农一脸愁容：“到县上没问题了。问题是你咋才能留下？”

马丁没了笑容。他摘下头巾，还给那位农村妇女。

司机：“到县教育局，找局长。中国再难的事，只要领导同意，没不成的！”

马丁认真地听着，试图记住他的每一句

话。

白胡子老农：“局长，好人。上回我们村李老师摔断了腿，局长专门来看他，还代了几天课。”他从包里拿出两瓶白酒，递给马丁。

“带点礼物，好说话。”

马丁正推辞着，一个戴帽子的农民拿出一条香烟，塞到他手里。前排的人向他传过来一瓶水果罐头和一盒点心。

马丁感激地看着大家。

外景：县教育局 — 傍晚

教育局是个破旧的两层楼建筑。门口歪斜的电线杆前，挤着一群羊。挤在一根倾斜的电线杆前。街道上尘土飞扬。

长途汽车在教育局门口停下。马丁拎着两瓶白酒和一网兜礼物下了车。一车人从窗户探头看着他。

白胡子：“你去。我们等你。”

门卫老张头一瘸一拐从传达室奔了出来，拦住马丁：“你--找谁？”

内景：局长办公室 — 同上

办公室简陋而整洁。一张办公桌椅，一个旧沙发，一张单人床，一个脸盆架。床上褪了色的军绿色被子叠得方方整整。吴局长（四十九岁，黑瘦）压着火，正和人事股李干事（四十四岁，文质彬彬）说话。

吴局长：“扔下学生不管到新疆摘棉花去了？”

李干事：“马老师顶着呢。”

局长：“马老师眼睛都瞎成啥了马老师顶着？”

局长走到办公桌前，从烟盒里抽出最后一支烟含在嘴上，却找不到打火机。李干事摸出自己的，给局长点上。门卫老张头在门口探头探脑，不敢打搅。

局长：“两个师范生报到没？”

李干事苦笑着摇了摇头：“听说在准备考托福。”

吴局长：“乡里招的两个民办呢？”

李干事：“一听是马家坡，就都不肯去。”

局长猛地拍了一下桌子：“我枪毙了他们！”

李干事看见老张：“啥事？”

马丁闪出来：“我找局长！”

局长吃了一惊：“你是--马丁先生吧？”

办公桌上放着马丁的礼物，护照、学历证明和简历。吴局长看着那张农村学生的照片。他手里的香烟冒着烟。李干事给马丁倒了茶。

马丁坐在沙发上：“我可以，可以教英文。不要钱。有饭吃就行。”

局长：“你的好意，我们领了；但这不可能。”他把护照、学历证明、简历和照片还给马丁，背着手来回踱起步来。“外国人到农村教小学，还没这样的先例；更不要说我们县不对外国人开放。”

马丁：“你和你的--领导--反映反映；领导同意了，我就能--”

吴局长用手指点着桌子：“你知不知道，未经允许擅自进入不对外国人开放的地区，公安机关有权拘留、逮捕你？”

马丁点点头。

吴局长：“你好大胆子！”他回到桌前，拨通了电话：“王局长，我这有个情况想向你汇报一下--我这儿来了个美国人--就是那个写信想到马家坡的那个--我知道不可能--我想人家既然来了，就是我们的客人，让他住几天再走。你看你们公安这边可不可以通融一下--（电话那边声音响了起来）我理解。知道。好好。”他挂了电话，看着马丁。“你都听见了。这根本不可能。”

马丁：“我不明白。我想做的事--不是--不是坏事--”

吴局长：“中国的事，你美国人不懂。”

马丁还想说什么，吴局长拿起酒和一网兜礼物：“哪学的这些客套？”

马丁耸耸肩。

外景：县教育局 — 同上

一车人焦急地等在大门口。司机靠着车抽烟。他们看见--

吴局长提着礼物下了楼梯，马丁耷拉着脑袋跟在后面。

吴局长：“谁的东西谁拿回去。”

大家默默地看着吴局长，没人接。

司机将烟屁股往地上一扔，指着吴局长：“你们教育局别办了！自己老师找不来，送上门的又不敢要！（对马丁）老外，我带你上北京、上西安玩去！”

警笛由远而近，一辆桑塔纳在人群前停住。下来四个公安。一个五十多岁的锉个儿（王局长）直直走到马丁身边，用手背拍着他的胸脯。

王局长：“你就是那个祸事头？本事大得很么你！”

马丁紧张地看着王局长。

王局长咧嘴大笑起来，露出一口黑黄的烟牙：“走，吃饭。吃过饭，我送你回市里。吴局长，你也去。”

吴局长：“你们吃。我还有会。”说完，转身上楼。

马丁对吴局长喊道：“我会回来！”

吴局长停了停脚步，继续朝楼上走去。

王局长眼珠子瞪得溜圆：“你再来，我就逮捕你！”

马丁：“我一定会回来！”

外景：公路 — 日

尘土飞扬。马丁背着双肩包站在路边，不时地看着手表。

车辆纷纷减慢速度从马丁身边经过，司机和乘客好奇地看着马丁。

一辆长途汽车按着喇叭驶来。

马丁笑了。

外景：教育局 — 之后

长途汽车按着喇叭，在教育局门口停下。

内景：会议室 — 夜晚

会议室烟雾腾腾。到会的有吴局长、公安局王局长、县委书记（中等身材，五十五岁）等十几个县上的头面人物。李干事认真地看着马丁的简历和英文学历证书。他面前摊开放着一本英文字典和一张美国地图。

县委书记示意大家安静：“今晚的会，

就是为了那个美国怪人。说他怪，是因为他大老远跑到咱这穷地方来想做一件没人愿意做的事。”

与会的人低声交流着。王局长在剔牙。

县委书记：“李干事，你把马丁的情况介绍一下。”

李干事清了清嗓子：“马丁出生在俄亥俄州的悉尼市——”

县委书记：“悉尼？悉尼不是在澳大利亚么？”

李干事：“美国人喜欢把世界各地的地名用作自己的地名。”拿着地图走到县委书记身边，指着用红笔圈出的地名。“这儿就是悉尼。”

县委书记看了看地图：“你仔细看看，说不定有啥地方叫我们五塘的！”

大家都笑。只有吴局长一脸严肃。

李干事回到座位坐下：“他本科研究生都是物理，还有教育学学位。毕业后，在悉尼一所初中教了三年物理。”

县委书记：“这么多学位只教个初中？咱这初中就把小学教了。之后呢？”

李干事：“一直在纽约，写小说；没写成。工作呢，就啥都干过。”

县委书记：“王局长，他政治背景查得怎么样？”

王局长：“初步摸了一下，没问题。他不吃肉，喜欢吃豆腐。人也简单，不复杂。用我们的标准就是有点傻。”

大家都笑了。

县委书记：“哪学的中文他？”

吴局长：“大学喜欢过一个中国女孩，就开始学中文；人家也没跟他。我测过他的中文，勉强能读《荷塘月色》。发音当然不标准。”

县委书记：“吴局长希望县有关部门向省里、市里联合提份申请，看能不能把这个马丁留下来。光一个教育局份量不够。他想先派美国怪人去马家坡，边代课，边等上面批复。大家商议一下，看怎么办。”

大家面露难色：“不可能吧这？”

“万一出了事就是大事。”

吴局长站起身：“事在人为。出了事，我一个人承担。”

大家默默地抽着烟。

王局长举起手：“也算我一个。”

县委书记：“还有我。”

大多数人举了手。没举的，低下了头。

吴局长眼圈红了：“我这个局长没用，连累大家了。”

外景：马家坡村 — 晨

黄土高原。沐浴在阳光中的村子，一头驴长声嘶鸣。

内景：马家坡小学院子 — 同上

一双老年男人的手小心地将半瓢清水倒进一只破旧的脸盆里。

二十六个六到十岁的学生排着队，轮流在一个脸盆里洗脸。双目失明的马老师（六十二岁），拿着块黑黢黢的破毛巾站在一旁，让学生擦脸。

一只黑狗守在脸盘边，盯着盆里的水。

马老师：“都好好洗洗。美国人天天洗澡，咱不能让人瞧不起。”

学生们认真洗着。排在后面的迫不及待地往前拥。

盆中的水很快成了泥汤。

学校是土坯房。年久失修。一间教室，一间炕屋，中间由灶房连着；院子的尽头是茅房。院子里挤满看热闹的村民。他们也整理着自己仪表。

结巴，一个四十岁的光棍，背着粪篓子走进来。他搓着手上的泥，凑到脸盆前。

结巴：“我我我也洗洗洗洗一洗。”

马老师挡住他：“要洗最后洗。你洗完了，水就没法儿用了。”

结巴不情愿地闪到一边。村民们嫌弃地躲着他。

马老师问学生：“都换干净衣服了吧？”

学生们彼此打量着。他们衣服很破旧，不少还带着补丁。

马老师：“旧不怕，干净就行。”

丫丫（六岁）卷着她带补丁的旧外衣边，露出里面鲜艳的花衣服。

狗蛋（十岁）撩起丫丫的外衣：“丫丫穿

新衣服了！穿里面了！”

丫丫低下头：“我妈不让穿外面。说脏。”

狗蛋：“有新衣服，就得穿外面。得给我们中国人争气！”

马老师：“穿外面吧。就一天，脏不到哪去。”

丫丫脱掉外面的旧衣服。

同学们羡慕地看着她的新衣服。

三个七、八十岁的老汉（德成／德全／德旺）抽着两尺长的旱烟，蹲在墙边说话。

德成掰着手指算着：“马老师眼睛看不见后，学校的老师就走马灯一样；没一个留下来的。一个老外能秋得住料（坚持下去）？”

德全：“是啊。”

三兄弟中，德旺最长。他徐徐地喷出一口烟：“呆不过一个月。也就到霜降吧。”

村民们听了，议论纷纷。

这时，村长（五十五岁）大声嚷着，走进院子。和大多数村民的粗布黑褂、大免裆裤不同，村长穿着件旧西便装，衣兜里别了枝圆柱笔。

村长：“啥都操心到了，就忘掏茅房了。那尖儿满的，能把人老外顶个跟头。结巴，把茅房掏了去！”

结巴头一歪：“不不去！”

村长：“奇怪了你！哪回我那茅房不是你乐不滋滋掏的？这回咋不去了？”

结巴：“掏掏掏了也没用，反反正正早晚都都得走。”

村长：“走也得掏！这老外就是呆一天，我们也得好好招待人家。”

结巴哆嗦着条腿，不以为然，斜眼看着村长。

村长扬起巴掌要打：“去不去？”

结巴一缩脖，用手护着头：“不不去！”

黑狗“汪汪”两声，奔出院子。来顺（四十岁）慌慌张张跑进来：“来了！”

外景：学校 — 同上

学生和村民们涌出院子。他们看见——

马丁灰头土脸从一辆拉土豆的驴车上跳下来：“你们好！我是新来的老师！”

村长：“咋让人自己来了？局长不来也不派个人？”

内景：学校院子 — 同上

马老师端着那盆黑水，不知所措地在院子里转磨磨。村民们和学生簇拥着马丁朝马老师走来。结巴紧跟在马丁身后，踮着脚和他比身高。

村长：“这是马老师。”他从马老师手里接过脸盆；放在一边。黑狗立刻窜过来，三口两口地将水喝干。

马丁向马老师伸出手：“马老师。”

马老师：“谢谢你来我们这里教书。”

丫丫躲在狗蛋身后，害怕地看着马丁。

狗蛋：“马老师，老外可脏了。比我们还脏。”

马老师：“那快洗洗——”他弯下身去找脸盆。肮脏的脸盆被狗添得干干净净。

村长瞪了狗蛋一眼：“就你话多！”

狗蛋嘻嘻一笑。

马丁在洗脸。一盆的水“哗啦哗啦”洗了一地。

大家心疼地咂着嘴。黑狗在马丁身边转来转去，添着湿土。

来顺拿着新毛巾，挤进人群：“毛巾。”

马丁擦完脸，从结巴手里接过杯水；喝了一口，就将水吐了出来：“God! What kind of shit is this?”（天啊！这是什么奇怪的狗屎？）

村长瞪了结巴一眼：“没放糖你？”

结巴：“放放放了好好好好几大勺呢！”

村长向马丁道：“这水苦，还涩，难喝；但就这水，也得到几十里地外拉去。”

马丁咂了咂嘴，尴尬地笑了笑：“Not that bad. Really not that bad. Just don't put sugar in it.”（没那么糟。真的。就是别放糖。）见大家不明白，他用中文道：“不放糖。”

大家宽慰地笑了。唯独马老师还是一脸担忧。

马老师：“局长和你说了没？咱学校，三个年级，一个老师。就是说你一个人得教三个年级。你觉得能行？”

马丁：“当然！”

见大家怀疑地看着自己，马丁一口气喝完

杯子里的水。他把杯子交给结巴，从口袋里摸出个哨子，大步走进教室，吹了集合令。

内景：教室 — 同上

教室的墙千疮百孔。课桌椅很破旧，有几张课桌用砖头替代缺损的腿。黑板上方“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红纸和毛主席像已经褪了颜色。

学生们飞奔进来，在各自的座位上站好。马老师和村长挤过围观的村民，站在门口。

马丁象将军一样向学生们行了礼：“My three regiments（我的三个军团）。”他摆了摆手，示意学生坐下。

大家坐下。唯独一个瘦小的男孩（尿尿）依然站着，低着头紧抓着大腿两侧的裤子。一股水从他裤腿里流了下来。

大家憋不住笑了起来。

尿尿：“我要尿尿。”

马丁：“看上去，你已经尿完了。”

村长：“换裤子去！”

尿尿夹着腿，倒着退到门口，转身跑了出去。结巴趁乱，挤进教室。

马丁用左手在黑板上写了“马丁”两字。

学生们交头接耳：“左撇子。”“左撇子。”

马老师的眉头紧皱起来。

马丁：“我叫马丁。你们叫我马老师好了。”

狗蛋：“你不是马老师！你是老外！（指着马老师）那才是马老师！”

村长走过去，拍了狗蛋一脑光：“小祸事头，没你不添乱的时候！”

狗蛋：“那有问题可不可以问？”

村长：“那得先举手。老师让你说你才能说。”

狗蛋高高地举起手，问马丁：“你会不会背唐诗？”

马丁：“会一点。”

狗蛋：“背我们听听？”

马老师：“狗蛋，你咋考起老师来了？”

狗蛋：“我就想知道老外老师能不能教我们。”

大家都期待地看着马丁。

结巴：“背--背--”

马丁清了清嗓子：“白日--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一紧张，忘记了后面的句子。

大家面面相觑。马老师紧皱眉头的脸又添了一丝忧虑。

村长：“不错。差不多！”

丫丫突然哭了：“我要回家。”

马丁：“为为什么？”

就听“咣当”一声，黑板掉了下来，从中间裂了个大口子。

丫丫吓了一跳，止了哭。学生们都站起来探头看。

马老师跌迭撞撞地走到讲台前，摸着开裂的黑板：“好好的挂了几十年了，咋就掉了呢？”

马丁不知所措地：“对不起！”

村长：“没事儿。挂上就得了。我看啊，老外老师刚来，今天课就不上了！”

马丁想反对，学生们欢呼起来。

外景：小巷 — 同上

村民和学生簇拥着马丁走来。结巴扛着马丁的双肩包，屁颠屁颠跟在后面。远处高音喇叭播着秦腔《祭灯》。

一群小不点孩子扯着嗓子背唐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村长停下：“都给我闭嘴！显你们那点儿本事？”

孩子们闭了嘴。

马丁：“Now I remember it.”（我想起来了。）他示意大家安静。“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孩子们围住马丁：“对啦！对啦！”

村长引着马丁朝前走：“马老师的信歪打正着，没把赵为国请回来，倒把你给请来了！”

狗蛋：“信是我帮马老师写的。老外老师是我请来的。”

村长：“老外老师，你得对这些孩子严点，特别是这个祸事头。坏球子的很！”

马丁：“坏--什么？”

狗蛋指指马丁的裤裆：“就是你尿尿那东西！”

马丁拍了拍狗蛋的头，笑了。

狗蛋：“老外老师，外星人是不是像你一样？”

马丁耸耸肩。

外景：村长家 — 同上

众人簇拥着马丁走来。马丁停下脚步，捂着耳朵望着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

村长：“这是秦腔。好听！”

大家都点头。

马丁不解地看着大家。

内景：村长家院子 — 同上

院子里有一石磨。正屋两边各一厢房。厕所在院子的一角。一头灰驴在地上打滚。

众人拥着马丁进来。

内景：马丁房间 — 同上

刚刚的墙刺眼地白。新炕席上落着几床红花绿叶的棉被，沿炕新贴了年画。靠窗的桌子上放着热水瓶、茶杯。门旁是水缸和一个木制脸盆架。

村长引马丁走进屋：“儿子一家在城里打工，不回来。你凑合住。”

马丁好奇地打量着屋子。他上了炕，盘腿坐下。

村长犹豫地：“--地上 - 地上脏。你把鞋--”

马丁脱了鞋，扔在地上。

注意到马丁光着脚，大家低声议论：“老外不穿袜子！”

结巴倒了杯水端了过去：“没没没没放糖。”

马丁连连摆手：“Oh no! Not now! Not now!”（哦不！现在不喝！现在不喝！）

村长从结巴手里夺过杯子，推他出去：

“去去去去去！掏茅房去！讨厌你！”

结巴傻笑了一下，脸就黑了。他一头朝村长撞来。村长促不急防，摔了个屁股敦。一杯水撒了一身。

村长爬起来：“咱一会儿算账！”

结巴有些后怕，头却高昂起来。这时，吴

局长和李干事走进屋来。

马丁光脚下了地：“吴局长--”

局长紧绷着脸：“咋自己跑来了你？一早就接你，服务员说你昨晚就上路了。”

马丁：“我说过我自己能来。”

局长瞟了眼马丁的脚：“你是美国人，但在这里就要服从我们的领导。这一点，你保证过的。同意你来，县领导担了多大责任！”

马丁想说什么，但咽了回去。

村长：“我说呢！哪回学校来新老师，局长不是亲自送来？”

局长的脸松弛了一些。他掀开水缸盖儿看了看：“要保证马丁老师的用水。”

村长：“知道了，局长。”

这时，村长老伴端了一大碗热乎乎的豆腐汤进来。

马丁咽了口口水：“豆腐。”

村长：“你今天刚来，先喝豆腐汤，顺顺肠胃。明天给你做翡翠豆腐。后天玛瑙豆腐。我找了几十种做豆腐的菜谱，保你吃不厌。”

马丁咧嘴笑了。吴局长也笑了。李干事向吴局长指了指手表。吴局长点了点头，然后久久地握着马丁的手。

吴局长：“马丁老师，这些孩子就交给你了！”

马丁严肃地点点头。

内景：院子 — 之后

马丁在小便。茅房的矮墙只齐他腰部。他看见--

狗蛋和几个男同学从四周的院墙上冒出来。

狗蛋：“老外老师在尿尿！”

马丁：“Go！（走开！） Go away！（走开！）”

院墙上的孩子一个没少，又多了几个。

不远处的巷里，村长拿着铁锹在追结巴。结巴尖声叫着，没命地逃。

内景：教室 — 同上

破裂的黑板挂回墙上。

马老师唉声叹气，面对黑板坐着：“头一

天就把黑板摔成这样，以后还不把学校给我拆了？”

结巴喊着“救救救救命”，逃进教室，围着课桌椅转圈。

村长：“王八蛋你，不打死你今天我就不是人！”

马老师：“你们干啥这是？”

结巴挨了一铁锹，尖叫着逃了出去。村长紧追不舍。

马老师：“村长！”

村长将结巴追出大门，撂下铁锹，骂骂咧咧地回到教室。

村长：“王八蛋的，当着老外把我顶一跟头！要文革，我非给他整个反革命帽子戴上不行！”

马老师没接话，满腹心事地坐下。

村长：“咋还没回？老伴没人照看能行？”

马老师：“我不放心这老外啊！连个唐诗都背不全。”

村长：“他紧张。刚才还听他背来着。好好的！”

马老师摇头：“还是个左撇子！”他摸索着走到黑板前，用左手写“老外”两字。“多别扭这！还不把学生教坏了？”

村长：“啥左撇子右撇子的？回家。别老伴咽了气你都不知道。”

马老师：“村长，要是赵为国收到我的信，会回来吗？”

村长：“人家在美国的大学教书，会回来？我要有本事，我也不在这穷地方呆！”

马老师：“人家外国人都肯到咱这穷地方来，咱自己人咋倒不肯来呢？”

村长眨巴眨巴眼：“别想那没用的事儿。回家！”

外景：村子 — 夜晚

夜晚的村子。几只狗在远处叫。

内景：马老师家 — 同上

家徒四壁。屋内唯一的装饰是满墙的先进教师奖状。炉灶上的药罐“扑扑”冒着热气。

马老师在给躺在炕上的老伴喂药。喂完，他在炕边坐下，深深叹了口气。

老伴：“新老师来了，好事儿，你咋愁成这样？”

马老师又叹了口气。

老伴：“到学校住去吧，别担心我。”

马老师捂着脸，哭了：“我对不住你。”

内景：马丁房间 — 深夜

窗台上放着牙杯、手电筒和雨伞。桌上、炕上的教科书和英汉字典摊开放着。马丁盘腿坐在炕边，看着他和海伦的照片。

马丁：“I'm here, finally, with our children. Twelve girls and fourteen boys. A girl cried and a boy wetted his pants. Dog Ball, a trouble maker embarrassed me in front of the whole class and villagers. But I've never felt so happy in my life! It's just wonderful to be here!”（我终于来了。和我们的孩子在一起。十二个女孩。十四个男孩。在课堂上，一个女孩哭了，一个男孩尿了裤子。狗蛋，一个爱找麻烦的男孩当众出了我的丑。但我一生从未感到这样幸福过。能到这来，真是太好了！）

外面“卡拉哒卡拉哒”一阵脚步声，灰驴顶开门，看着马丁。

马丁：“Hey, want to listen to me reading Chinese?”（喂，想不想听我念课文？）他拿起课本念道：“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国旗和太阳一同升起。”

灰驴“噗嗤噗嗤”打着响鼻。

外景：村子 — 晨

晨曦中宁静的村子。

内景：马丁房间 — 同上

阳光从窗户中斜射进来。马丁拿着课本，睡着了。院子里的驴“儿啊儿啊”吼叫起来。马丁从炕上跳了起来。

外景：马丁房间 — 同上

院墙根蹲了排村民，捧着海碗“吸溜吸溜”喝粥。灰驴静静站在一边。

马丁拿着雨伞出来。看见院子里的村民，他愣了愣，朝大家笑了笑：“早上好！”

村民们站起身，憨憨地朝马丁笑。他们看见——

马丁走进厕所，撑开伞，将它架在厕所的矮墙上。

村民们面面相觑。

村长端着碗面条走出灶房：“老外老师，吃早饭了。”顺着村民的目光，他看见厕所矮墙上的雨伞。

周围的墙上，冒出几个好奇的孩子来。

外景：小巷 — 之后

学生们簇拥着马丁（手里拿着一摞课本）走来。他们身后还跟着那头灰驴。

大家不住地嚷嚷：“吹哨子！吹哨子！”

马丁执拗不过，掏出哨子，吹了集合令：“Atten-Hut!（立正！）”

大家迅速排成队。

马丁：“March forward!（向前走！）A left, a left, a left right left!（一二一，一二一！）”

学生们迈着整齐的步伐走着。

蹲在墙根抽烟的德成、德全和德旺站起来，好奇地看着他们。

内景：学校院子 — 同上

结巴在锯黑板，马老师扶着。

马老师：“锯直了。可锯直了。”

听见哨子声，结巴扔下锯，跑到院墙边张望。

马老师：“回来！就锯完了。”

结巴不情愿地走回来：“好好好好玩！”

马老师：“快锯！”

结巴接着锯起来。

学生们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进院子。见结巴锯黑板，马丁奔过去，夺过锯子。

马丁：“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你干什么？）

马老师：“是这样，马丁老师。你刚来，对付不了这一大摊子。我先帮你带二、三年

级。你只教一年级。黑板既然裂了，咱正好一人一半。”

马丁张口结舌，不知说什么好。

这时，村长走进院子：“咋了？咋分成两半了？”

结巴拍着胸脯：“我我我我锯的。”

内景：教室 — 同上

教室被分成两部分。马丁和一年级学生占教室前部；马老师和二、三年级的学生占后部。属于马丁的学生有六个，其中有丫丫和尿尿。一个女学和一个男生挤在马老师的黑板前，一个抄《坐井观天》，一个抄应用题。村长和结巴趴在窗口往里看。

马丁竭力克制着自己的尴尬和愤怒。

马老师：“什么是余数？余数就是除不尽的数。”

狗蛋：“马老师，我们应该和一年级换。一年级更需要打好基础。”

马老师：“做你题，狗蛋。”

狗蛋：“我们啥时候学英文？你说老外老师来了，我们就学英文。”

马老师：“狗蛋！”

马丁耸耸肩，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狗蛋学着马丁的样子，耸耸肩。

马丁笑了。他的眼睛落在丫丫的身上：“为什么你哭昨天？”

丫丫咬着嘴唇，不语。

张翠花举手道：“她说你太高了。她害怕。”

马丁看着自己的腿。他突然蹲下来，象马戏团的侏儒来回走着，边走边唱。

马丁：“London bridge's falling down, (伦敦大桥塌了,)

falling down, falling down, (塌了, 塌了,)

London bridge's falling down, (伦敦大桥塌了,)

my fair Lady.” (我美丽的姑娘。)

学生大笑起来。丫丫也抿着嘴，笑了。唯独马老师的脸沉了西。

马丁回到自己的讲台后，直起身：“上课。”

学生们意犹未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地喊。

马老师：“上课！”

学生安静下来。

马丁清了清嗓子：“今天我们学《我是中国人》。”

学生又喧闹起来：“你不是中国人。你是外国人！”

村长推开门：“啥中国人外国人的？这就是你们的老师现在！”

课堂安静下来。

马丁注意到学生桌上没课本：“你们书呢？”

学生们：“没书。”

“我们没书。”

马老师：“学生没书。课文都是老师抄在黑板上，学生再抄在作业本上。《我是中国人》是看图学词学句，你把书让学生看看，让他们看看天安门啥样——”

马丁想说什么，但咽了下去；转身在黑板上画了起来。

外景：教室 — 同上

村长转过身：“咱这点穷事，人家老外不明白。”见结巴还在傻笑，他来了气。“傻乐啥？”

结巴浑身紧了，提防着村长的袭击。村长却叹了口气，牵了驴，走了。

内景：教室 — 同上

马丁在黑板上画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天安门。

学生们唏嘘赞叹，交换着佩服的眼光。

只有狗蛋有意挑刺：“你没画国旗。应该有国旗。”

马丁加了五星红旗。

狗蛋眨巴眨巴眼：“你会唱国歌么？我们的国歌？”

马丁摇摇头。

狗蛋：“我教你。”

马老师：“你咋教起老师来了？”

狗蛋：“教《我是中国人》就得会唱国

歌!”

马丁:“好吧。你教我。”

狗蛋犹豫了一下,唱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马丁:“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内景:马丁的屋子 — 同上

德成、德全和德旺在看马丁的牙杯、雨伞、手电筒、书等等。

外景:院子 — 之后

村长牵着驴进来,将它栓在柱子上:“养你十多年,你咋不跟我一回?崇洋媚外。”

三个老汉摇着头,走出马丁的房间。

德旺:“没啥东西。这老外,穷得很。”

德成和德全点头。

村长:“咋随便进人家房间?让人知道了,还以为你们偷东西呢?”

德旺气得浑身哆嗦:“偷东西?我这辈子连人家一根麦穗都没往家捡过,我能偷这穷老外的东西?我们只是想看看这老外跟咱有啥不一样。”他气鼓鼓走了出去。

德成、德全跟着出去。

村长:“啥不一样?啥都不一样!老外穿鞋上炕,光脚下地。撒尿还打伞呢!”他的目光落在茅房的矮墙上。

内景:教室 — 之后

马丁在黑板上用拼音和汉字写着“我是中国人。我爱五星红旗。”一年级的学生抄着。

马老师:“青蛙和小鸟的对话,阐明了一个道理:看问题,不能象青蛙那样自以为是--”

狗蛋扭着身子,看马丁写字。他转过身用左手写了起来。他的同桌陈水生见了,也改用左手。

马丁:“请跟着我念--我是中国人。我爱五星红旗。”

学生只是笑,没人念。

马丁又念了一遍:“我是中国人。我爱五星红旗。”

大家更是大笑了起来:“你念的不对!”

“念的不对!”

马老师:“马丁老师,‘爱’字是第四声,不是第三声。你跟我念。爱--”

马丁满脸通红:“爱--”

马老师:“我爱--”

马丁:“我爱--”

外景:小巷 — 傍晚

高音喇叭播放的秦腔。马丁和学生们走来。他们在教马丁念课文。

学生:“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国旗和太阳一起升起。”

马丁:“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国旗和太阳一起升起。”

内景:炕屋(学校) — 夜晚

屋子里一张炕,一个破办公桌和一把椅子。办公桌旁的长条凳上,放着那个破脸盆和五、六个牙杯。靠墙立着两块门板。门板旁是两个尿桶。

几个住校的学生(狗蛋、陈水生、张翠花和另外两名女生)围在马老师的办公桌前。马老师在指导张翠花批改作业。

马老师:“仔细看,有没有错字;还有标点符号。”

张翠花仔细看了:“没错字。标点符号也对。”

马老师:“写得整齐不?”

张翠花嗯了一声。

马老师:“那就给5分。”

张翠花用红笔在作业本上批了个5字。

狗蛋将自己的作业本从一落作业本中翻出来,放在最上面:“我的。”

张翠花不情愿地拿起来,翻开看了一眼:“马老师,你看!”

课文抄得歪七八扭。

狗蛋得意洋洋:“我用左手写的。”

马老师:“胡闹!”

狗蛋满不在乎地耸耸肩。

内景:马丁房间 — 夜晚

马丁站在镜子前，久久地看着自己。他将右手放在胸前，唱起了美国国歌。

"Oh, say, can you see, by the dawn's early light, What so proudly we hail'd at the twilight's last gleaming?

Whose broad stripes and bright stars--"

门“吱嘎”开了，狗蛋和陈水生的笑嘻嘻地看着马丁。

狗蛋：“唱的啥歌你刚才？”

马丁：“国歌。我们的国歌。”

狗蛋：“你把手放胸前干啥？”

马丁：“心，这里。”

狗蛋若有所思。

内景：学校院子 — 上午

升旗仪式。马丁、马老师和学生们在唱国歌。

狗蛋示意马丁将右手放在胸前。

马丁会意地笑了，将右手放在胸前。

狗蛋也将右手放在胸前。

内景：教室 — 同上

一个梳辫子女孩在念课文。马老师忧心忡忡地望着正往黑板上抄课文的马丁。

女孩：“乌鸦在大树上做了个窝，狐狸住在大树底下的洞里。狐狸对乌鸦说：“您的羽毛真漂亮。麻雀比起您来就差多了，谁都爱听您唱歌——”

张翠花盯着狗蛋的一举一动。狗蛋故意气张翠花，一会儿用左手，一会儿用右手。

张翠花：“马老师！”

狗蛋将左手改成右手，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

内景：教室 — 同上

马丁在擦黑板。张翠花带学生在院子里做操。马老师拿着本小学生字帖摸索着朝马丁走来。

马老师：“马丁老师，你是左撇子吧？”

马丁转过身：“是。”

马老师：“本来倒没啥，当老师就不合适了。你用左手写字，孩子们就跟着学。另外，你笔画也不对。”他摸到粉笔，写了“草”字；然后将粉笔交给马丁。“你写。”

马丁写“草”字。窗户前出现了一排学生好奇的脸。

马老师：“看出不一样了？”

马丁：“没有。”

马老师：“不一样！汉字笔画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你是从右到左，有时还从下往上。还不止这些。这草字中间，应该先一横再封口；你先封了口再加一横。”

马丁：“你怎么知道我写的不对？”

马老师：“我看不见，听得出来。（他将字帖交给马丁）你照着练。只要有恒心，就能改过来。”

马丁：“你知道，许多美国人，伟大的，都是左撇子，像里根，美国总统，还有，还有克林顿？”

马老师：“不管是谁，到这教书，都得用右手。”

马丁沮丧地看着手中的字帖。

马老师似乎为了安慰马丁：“明天开始，你给三年级上英文课。一个星期两节。”

马丁：“那你是不是让我用左手？”

马老师犹豫了：“再等等吧。再等等。”

外景：小巷 — 傍晚

秦腔震耳欲聋。马丁拿着一落书本阴沉着脸走着，狗蛋和四、五个学生跟在后面。马丁转过身，恼火地看着他们；狗蛋他们装得若无其事，踢路上的石子。马丁一走，他们又跟着。

内景：村长家院子 — 傍晚

来顺在加高茅房的矮墙。结巴在和泥。

村长：“老天爷给咱送来个好人，咱得想办法把人留住了！再高点。老外跟咱不一样，怕看。”

来顺：“那不成烟囱了？”

结巴听了，“嘿嘿”地乐。村长瞪了他一眼。结巴收了声。这时，马丁绷着脸走进来，

看来顺垒墙，一愣。

村长对马丁道：“把墙往高垒垒，你就不用打伞了。”

结巴：“烟烟烟烟囱。”说完，“嘎嘎”地笑。

马丁指着高音喇叭，对村长吼道：“Why don't you turn off that shit? It is not music. It is noise!”（你为什么不开掉那个该死的喇叭？那不是音乐。是噪音！）说罢，走进屋子，关上了门。

村长：“咋了这是？”

结巴不笑了，挠着头皮纳闷。狗蛋几个地出现在门口，探头探脑。

村长：“谁惹老外老师生气了？（指着狗蛋）你？”

狗蛋：“不是我。是马老师！”

村长一愣。

内景：马丁房间 一 夜晚

马丁坐在炕桌前笨拙地用右手练字。他越写越沮丧，一把将字帖、纸笔抹到地上。

村长拿了瓶白酒，推门进来：“给你拿了瓶酒，老外老师。”

马丁光着脚跳下炕，捡起地上的字帖和纸笔：“我不喝酒。”他爬上炕，接着写起来。

村长：“哪有男人不喝酒的？闷了，喝一口。管用。”（挨炕沿坐下）马

老师这人，太认真。啥左手右手的？依我看，字只要写全了就行。可他爱较劲。话说回来，还不都是为学生？”

马丁停下笔，若有所思。

内景：教室 一 半夜

马老师、狗蛋和陈水生睡在用门板搭成的铺上。马老师辗转反侧。

熟睡中的狗蛋突然唱了起来：“London bridge's -- falling -- down, -- falling --”

马老师下了床，摸索着开了灯。他拿了纸笔，走到狗蛋身边：“狗蛋--”

狗蛋迷迷糊糊：“啥事？”

马老师：“再给赵为国写封信。把地址写对了这回！”

狗蛋：“咱不是有老外老师了么？”

马老师：“老外老师是外人，赵为国才是咱自己人。”

狗蛋：“写了也白写。人家不会回来。”

马老师：“他会回来的！”

外景：村子 一 晨

炊烟袅袅的村子。

内景：教室 一 日

马丁笨拙地用右手在黑板上抄着《我们爱老师》的课文。马老师在上数学课。狗蛋在黑板上做填空练习。德成、德全和德旺趴在窗口往里看着。

马老师：“果园里有桃树7棵，梨树42棵，梨树的棵树是桃树的几倍？”

学生们偷偷地笑马丁。

马丁尴尬地朝学生们做了个鬼脸。

外景：教室 一 同上

德成、德全和德旺面面相觑。

德旺：“这老外咋不大会写字呢？”

他们摇着头，朝院子外走去。

内景：教室 一 同上

“老师”两字，马丁擦了写，写了擦，怎么也写不对。

学生同情地看着他。

丫丫怯生生地举起手：“我们上音乐课吧。音乐课不用写字。”

尿尿：“体育课也不用！”

马丁感激地朝大家笑笑，接着再写。

马老师：“你们上课咋这么多话！”

大家刚安静，狗蛋却道：“你们画画吧！记不记得马老师讲的那个残疾人用脚画画的故事？残疾人能用脚，老外老师就可以用左手。”

大家连连点头。

马老师哭笑不得。

马丁自嘲地看着自己的左手：“好，我们画画。画什么呢？”

大家纷纷道：“画山。”

“画树。”

“画太阳。”

狗蛋：“画外星人！”

大家都同意：“画外星人！”

“画外星人！”

马丁想了想，用左手画了起来。他画了个象ET模样的外星人：大头，长脖子，短腿。

学生都摇头：“不像！”

“你画的不是外星人！”

就听张翠花尖声道：“马老师。狗蛋不做题在画画！”

大家转过身，看见狗蛋在黑板上画了个高大、长腿的外星人。

学生：“狗蛋画得象！”

马老师：“不做题，你画啥？好，不上课了。你画。你们都画。”

大家拥到黑板前，给外星人加上各种各样的细节：高鼻子，大脚，毛乎乎的手等。

马丁：“看上去像我。”

学生：“我们画的就是老外老师！”

丫丫在外星人脸上加了几滴眼泪。

马丁：“我为什么哭啊？”

丫丫：“因为你不会用右手写字。”

马丁笑了。

一组马丁练字的镜头：

日。马丁坐在炕上，一笔一画地照着字帖练字。

夜晚。马丁在写满字的纸上写最后一个字。他的身边到处是写满字的纸。

清晨。马丁在一张泛黄的报纸上练字。

内景：院子 — 晨

地上写满了字。马丁半跪着，用一根小木棍抄着《计划生育管理条例》。他身边放着手电筒。灰驴静静地站在一边。

村长媳妇端着尿罐正要出屋，见了马丁，忙退回去。一会儿，村长穿着衣服出来，踮着脚走到马丁身边。

村长：“写得真不错！我正发愁着找不着人写计划生育标语呢。就你了！”

马丁咧着嘴笑了。

外景：小巷 — 之后

几个孩子从德成、德全、德旺身边跑过去，挤进不远处的人群。

马丁拎了一桶石灰水，在墙上刷标语。他的衣服上和脸上到处是白灰。村民、学生和马老师围在一边看着。

标语是：生娃不是猪下崽，教育才是万事先。

学生们欢呼：“老外老师会写字了！”

“老外老师会写字了！”

马丁看着自己的右手：“我想起来了，里根也会用右手写字！”

村长问身边的马老师：“谁是里根？”

马老师：“美国总统——”

马丁自豪地笑了。

内景：教室 — 日

马老师在用破布擦黑板。学生在院子里做操。马丁朝马老师走来，将字帖还给他。

马丁：“谢谢。是不是你可以让我教三个年级现在？我可以用右手了。”

马老师示意马丁等一等。他走进炕屋，拿了本破旧的中国古代汉语递给马丁。

马老师：“用右手写字，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你要学的东西还很多。把衣服换下来，我给你洗洗。”

马丁恼火地将书卷成一卷：“谢谢。不用！”

内景：马丁房间 — 夜晚

马丁坐在炕上边查字典边看马老师的书：“泥古不化，腐儒。”

狗蛋和几个男同学从门口露出脸来。

狗蛋：“马老师让我们来拿脏衣服。”

马丁恼怒地下了炕，想赶他们出去：“我说了，不需要。”

狗蛋拉扯马丁的衣服：“脱下来脱下来！要不马老师要骂我们的。”

马丁只好脱下外衣。

狗蛋：“老外老师，美国人真的每天洗澡吗？”

马丁点点头。

狗蛋将几个同学拉到一边，低声说着什么。

内景：丫丫家灶房 — 晨

丫丫从见底的水缸里舀出小半勺水，小心地灌进一个小塑料瓶子。

内景：学校灶房 — 同上

张翠花将热水瓶的水灌进一个破旧的军用水壶。

外景：小巷 — 同上

尿尿提着小半桶水拐过弯，将水桶交给等在那里的狗蛋。狗蛋把半块红橡皮给他，然后从书包里拿出两个空瓶子，灌起来。不远处，马丁朝他们走来。

狗蛋将瓶子放进书包，急忙离去。尿尿提着空桶，也慌忙走了。

马丁：“What the hell?”（怎么回事？）

内景：教室 — 同上

结巴站在课桌上往一根横贯中央的绳子上挂塑料布。塑料布将教室分成前后两部分。学生们喊叫着在塑料布下跑来跑去。

马老师：“别跑！把塑料布拽掉了！”

马丁走进来，吃了一惊。学生停了下来，看着马丁。

马老师对马丁道：“学生太吵，怕影响你上课。”

马丁笑了笑：“你很有创造力，马老师！”

马老师苦笑了一下：“穷则思变。”

马丁在黑板上抄算术课。

塑料布另一边，马老师在讲课：“一（个）洞。一（棵）树。一（座）桥。一（瓶）水。”

狗蛋拿出两瓶水，向二、三年级炫耀了，然后钻过塑料布向一年级炫耀。马老师走到狗蛋身边。狗蛋钻过塑料布，藏起瓶子，慌乱中拽掉了塑料布。

马老师：“拿出来。”

狗蛋：“啥？”

马老师：“拿出来！”

狗蛋拿出一瓶水。

马老师：“还有！”

狗蛋拿出第二瓶。

马老师：“不好好上课，拿水干啥？”

狗蛋：“我喝。”

马老师气得浑身发抖：“你当我是傻瓜？你啥时候喝过这么多水？”

张翠花忍不住：“马老师——”

狗蛋：“不许说！”

张翠花：“他带水是想让老外老师洗澡。我们都带水了。”

学生们纷纷从书包里拿出水瓶，放在桌上。瓶子大小，各式各样，有满的，不满的。

马老师：“你咋不早说？”

狗蛋望着马丁，想说什么，又咽了下去。

马丁眼圈红了：“谢谢大家。可我不能——你们喝的水都不够——”

学生们：“我们要你洗！要你洗！”

“我们不拿回去！”

“你不洗，我们就不上学了！”

马老师：“马丁老师，学生一片心。放学后，就让他们把水给你送去。你好好洗个澡。”

外景：村长家 — 傍晚

学生们背着书包，抱着各式各样的水瓶兴高采烈地拥着马丁走来。

狗蛋头上顶着个大木盆：“老外老师，我能不能看你洗澡？”

马丁脸红了：“Oh, no! No! Why?”

狗蛋：“我就想看你跟我们咋不一样。”

马丁：“没啥不一样，只是我白皮肤一点儿。”

学生们七嘴八舌地：“不一样！不一样！”

“你的眼睛，鼻子！”

“你有毛，我们没有！”

村民们停住脚步，看着他们。茅房的墙上冒出结巴好奇的脸。

内景：村长家院子 — 同上

学生拥着马丁进来。结巴拿着铁锹从茅房出来，看着他们傻笑。

村长从屋里赶出来：“放学不回家，到这胡闹！”

狗蛋：“我们来给老外老师洗澡！”

村长：“洗澡？洗啥澡？”

学生高高举起他们手中的瓶子：“这是水！”

“我们有好多水！”

马丁：“我——”

学生们不由分说，裹挟着马丁朝屋子走去。

村长：“多好的孩子！”

内景：马丁房间 — 同上

地上放着个大木盘。丫丫全神贯注地将瓶中的水倒进木盆。

水咕嘟咕嘟涌出瓶口，在盆中蔓延开来，浅浅地盖住小半个底。

学生们抱着水瓶，排着队，热切地等着。门口聚集了不少看热闹的村民。结巴把着门，不让人进。

木盆里的水一点一点在增加。

马丁挡住后面的学生：“足够了。再多一滴，我就不洗了！”

没轮到的学生失望地看着瓶里的水。四、五个倒空瓶子的学生交换着喜悦的目光。

狗蛋：“你用他们的，为啥不用我们的？”他绕过马丁，打开水瓶将水倒进木盆。

大家蜂拥而上，抢着将水倒进盆中。马丁想阻拦，结巴撑开两臂，挡住他。

一会儿，盆里就积了大半盆水。

望着学生们喜悦的脸，马丁竭力克制着自己的眼泪。

外景：马丁房间 — 之后

门窗紧闭。院子里挤满了学生和村民。

结巴把门坐着，东挠西挠抓痒痒：“什么时候也给我我我洗洗！”

大家都笑了。

德旺：“我这辈子洗过一回澡。姐姐嫁人那天，家里千方百计地换了些水给她洗澡。我眼馋，就跳进去，还咕嘟咕嘟地喝了不少。那舒服！”

门开了，马丁换了身干净衣服出来。

狗蛋：“舒服不？”

马丁：“舒服！舒服极了！”

学生们：“老外老师洗澡了！”

“老外老师洗澡了！”

外景：德旺家 — 之后

德成、德全和德旺蹲在墙边抽烟。村长哼着秦腔从他们身边经过。他折了回来。

村长：“德旺叔，您这回没说准。满打满一个月了今天，老外老师没走！”

德旺：“早晚的。反正呆不长。”

村长：“您就不能说个吉利话？咱村的老师，都让你给说走了！”

德旺还想说什么，村长朝他摆手：“不听！不听！”他哼着秦腔走开了。

德旺站起身：“也就到春分吧。”

内景：教室 — 夜晚

马老师用毛巾沾着盆底的水在洗脸。狗蛋倚门站着，看着他。狗蛋哭了。

马老师：“好端端的，哭啥？”

狗蛋：“我对不起你，马老师。我也给你打水洗澡！”

马老师：“只要你好好学习，比啥都强。”

狗蛋使劲地点了点头。

马老师叹了口气，扶着板凳坐下：“这么久了，赵为国咋还没回信？”

狗蛋想安慰马老师，却不知说什么。他走到尿桶前尿尿：“这尿要能变成水就好了。那我就天天撒尿。老外老师要能天天洗澡，就不会走了。”

内景：马丁房间 — 同上

马丁在收拾行李。他将牙杯、雨伞等塞进双肩包。见桌下一只空塑料瓶，他拣起来，久

久地看着：“You give them a drop of water, they give you a sea.”

内景：教室 — 夜晚

狗蛋和陈水生睡着了。马老师坐在一旁补衣服。马丁背着行李，夹着铺盖卷走进来。

马老师：“马丁老师！”

马丁放下东西：“从现在开始，我住这儿。”

马老师急忙下床：“这怎么行？这儿哪是你能住的？”

马丁：“你们能住，我也能住。”说罢，就开始搬课桌。

马老师：“慢点。慢点！南头那张桌子不能用，只有三条腿！”

狗蛋和陈水生跳了起来：“老外老师！”

张翠花和两个女生也从里屋探出头来。

马丁将六张课桌并在一起，铺上铺盖：“我就睡这！”

外景：学校 — 晨

炊烟袅袅地从灶房的烟囱升起。远处，灰驴在嘶鸣。

内景：教室 — 同上

马丁熟睡着。狗蛋穿着马丁的裤子和鞋来回走着。他一会从裤腰处伸出头，一会缩回去。

陈水生：“让我也试试。”

狗蛋：“不行。你穿了就会淹死！”他走着走着，给裤腿绊住，摔倒在地。

马丁醒了。

狗蛋从裤子里趴出来，朝马丁嘿嘿一笑。

突然，“床”塌了--六张课桌塌了五张。马丁试图爬起来，慌乱中又碰掉了挂着的塑料布。

马老师一手的面粉，走进来：“我就知道！我就知道！”

狗蛋和同学们面面相觑。

马丁尴尬地笑了笑。

内景：学校院子 — 之后

院子里东倒西歪地放着损坏的课桌。结巴在修桌子腿。马老师抱着几根木棍走来。

马老师：“钉结实点儿。”

内景：教室 — 同上

塑料布卷着，搭在低垂的绳子上。二、三年级的学生在抄黑板。他们中一部分没有课桌，趴在凳子上写着。一年级的学生都有课桌。

马丁低着头，自言自语：“I must be the most clumsy person in the world, always breaking things.”（我一定是世界上最笨拙的人。总是弄坏东西。）

学生们面面相觑，不知马丁在说什么。

马丁：“I remember I often had to give back my monthly allowance to my mom to pay for the items I broke. Later she cut off my monthly allowance since I owed her more than she gave to me.”（我记得每月我都得上交妈妈给的零花钱，陪我弄坏的东西。后来，她不再给我零花钱，因为，我欠她的比她给的多得多。）

马丁沉默着，没再说下去。外面“叮叮当当”的敲打声格外刺耳。

他大步朝教室外走去。

内景：学校院子 — 同上

马丁搬起一张课桌就朝院子外面扔去：

“They can't be fixed. They should have been thrown away a long time ago! And that goddamn blackboard!”（这些桌子早该扔了！还有那块该死的黑板！）

马老师：“你！”

马丁折回来，搬另一张。结巴奔过去，死死抓住课桌不放。学生们涌上来，围住马丁。

学生们：“不能扔！”

“不能扔！”

“不能扔课桌！”

“你扔了，我们就没有课桌了！”

马老师：“和咱学校比起来，条件差的还有！别说课桌椅，有的学校连屋顶都没有！你美国人，你不明白！”

马丁震惊地看着马老师。

丫丫和尿尿吃力地抬着马丁扔掉的课桌回来。

内景：院子 — 之后

马丁在修课桌，身后的破课桌上用粉笔写着“请勿动手”四个字。村民和学生看着他。德成、德全和德旺蹲在院墙边低声说着什么。他们站起身走了出去。

内景：德旺家 — 同上

堂屋中间放着口棺材。祖宗排位前燃着香，供着几个土豆和几根青葱。德成、德全和德旺面对棺材蹲着抽烟，看着来顺和从棺材里提溜出一个光屁股、咯咯直笑的五岁男孩。来顺媳妇默默地将棺材里的坛坛罐罐拿出来，放在一边。

来顺拍了一下男孩的屁股：“别处玩去！”

男孩试图爬回棺材去。来顺拽他下来。男孩咧嘴大哭起来。

内景：院子 — 日

马丁还在修课桌。结巴蹲在一边看着他。马老师上课的声音传来。

马老师(OS)：“床前明月光--”

学生(OS)：“床前明月光--”

马老师(OS)：“疑是地上霜--”

学生(OS)：“疑是地上霜--”

内景/外景：教室 — 之后

狗蛋趴在窗口看马丁修最后一张课桌。除了狗蛋，大家都有课桌椅。

马老师：“两个因数都是8，积数是多少呢？”

张翠花：“马老师，狗蛋不上课！”

狗蛋：“我没课桌，不用上课！”

马老师叹了口气。

这时，马丁搬着修好的课桌走进教室。他将课桌放在狗蛋跟前，然后卸下那半块属于自己的黑板，走了出去。他将黑板放在地上，回到教室。

马丁：“马老师，我想把二、三年级收回

来。”

马老师愣了半天：“再等等吧。”

马丁：“我已经决定了。”他拽下塑料布，团成团扔在一边，然后卸下马老师的黑板，朝外走去。结巴想阻拦，看马老师没坚持，也只好看着。

学生们站起身望窗外看。

内景：院子 — 同上

马丁将两块黑板翻过来并在一起，在背后钉上木条。学生们在一旁看着。

内景：教室 — 同上

教室里只剩马老师一人。他一阵头晕，差一点跌到。

内景：教室 — 之后

墙上挂着拼起来的黑板。学生们个个正襟危坐。马老师失落地坐在最后一排。

马丁：“从今天开始，我们增加一门新课--英文。”

学生们兴奋地看着马丁。

尿尿：“一年级也学吗？”

马丁：“都学。”

马老师站起来：“马丁老师，按教学大纲，只有三年级才有英文课。都学，不合适吧？”

马丁：“年纪越小，越容易。为什么不从一年级开始？”

马老师想反对，却不好再说什么。

马丁：“Now, let's begin! (他指着黑板) Blackboard.”

学生：“Blark--bud.”

马丁：“Blaaa--ck--boooooard.”

学生：“Blaaa--ck--boooooard.”

马丁：“Black--board.”

学生：“Black--board.”

马丁：“Blackboard.”

学生：“Blackboard.”

结巴从窗口冒出来，羡慕地看着。

狗蛋：“老外老师，你说英文，马老师就

不能纠正你了。马老师不会说英文。”

马丁尴尬地看了马老师一眼。

狗蛋缩了脖子，吐了舌头。

马老师：“正好，我也学学。”他站起身，开门走了出去。

马丁：“A broken blackboard --”（一块破黑板。）

外景：教室 — 同上

马老师：“回去，结巴。别在这儿影响上课。”

结巴：“我看看看看还不不行？”

马老师：“不行！”

结巴不情愿地走出院子。

听着学生们朗朗地读着英文，马老师踌躇着，不知是去是留。

学生(OS)：“A brock blackboard.”

马丁(OS)：“Brooo -- ken”

学生(OS)：“Brooo—ken”

马丁(OS)：“A broken blackboard.”

学生(OS)：“A broken blackboard.”

结巴转了回来，兴奋地指着院子外。

就见村长指挥着来顺等几个村民抬着一张单人木床进来。他们后面跟着德成、德全和德旺，还有十几个村民。

学生和马丁涌出教室。

村长：“老外老师，德旺叔用他的寿棺给你打了张床。桦木的。你尽管睡，保证踢不了！”

马丁：“Oh no!”

德旺：“棺材是儿女孝顺的。我心领了。可人死了，啥感觉也没有，睡不睡都一样。这棺材能派上点用场，咱心里高兴！你试试，看够长不？”

村民和学生：“试试。”

“试试。”

马丁盛情难却，躺上去。脚从床框里露出好长一截。

德旺直挠头：“咋这短呢？”

马丁斜斜身子，角对角躺着：“能用！”他站起身紧紧握住德旺的手。“谢谢！”

结巴挤到床前，躺上去：“我我我我睡正正好！”

村长一巴掌打过去：“起来！谁让你睡了？”

结巴捂着头爬起来：“高得蛋母！（Goddamned!”）

村长：“啥？你说啥？”

结巴回想刚说过的话，一阵暗喜。他昂起头，字正腔圆地道：“高得蛋母！”

村长：“啥‘高得蛋母’？”

结巴不屑回答，背起手，大摇大摆走了出去。

村长一股火冲上头，青筋直暴。

内景：学校灶房 — 晨

灶台上的大锅里冒着热气。马老师心事重重地坐在炉灶前发呆。

内景：院子 — 晨

马丁满脸泡沫，在镜子前刮胡子。狗蛋和几个住校的学生好奇地看着他。

狗蛋：“You shaving.”

马丁：“You are shaving.”

狗蛋蘸了点肥皂，抹在自己脸上：“I am shaving.”

这时，结巴晃荡着走进来；却不走近，拣了根棍蹲在地上写着啥。

马丁走到他跟前去看。

地上歪歪扭扭地写了四个字：“高得蛋母”

狗蛋问马丁：“啥是‘高得蛋母’？”

马丁耸耸肩。

结巴站起来：“是是是是英文。”

马丁再仔细看：“Damn. You got me!（豁然开朗）You mean Goddamn?”

结巴连连点头：“是是是高的蛋母，高得蛋母。”

马丁：“知道意思吗？”

结巴摇头。

马丁：“意思是‘该死的’。”

结巴咧嘴笑了：“‘高得蛋母’好好好好。有有有有用！”

马丁回到镜子前继续刮胡子。狗蛋几个也跟了回来。

结巴蹭过去：“我我我我也想学学学学英文！”

马丁：“如果你要骂人，这就够了。”

结巴：“我真真真想学学学英英英文！”

马老师从灶房赶出来：“你学啥？回去。别在这儿添乱！”

结巴用恳求的目光看着马丁。

马丁看了一眼马老师，沉吟片刻：“除非你有一个好理由。”

结巴：“我说英英英文不不不结结结结巴。”

大家都笑了。

内景：教室 — 日

马丁在上英文课。结巴自带凳子和炕桌，坐在马老师身边大声念着。木床放在教室的一角。

马丁：“I’ m a teacher.”

同学们：“I’ m a teacher.”

马丁：“You’ re a teacher.”

同学们：“You’ re a teacher.”

马丁：“I’ m a student.”

同学们：“I’ m a student.”

马老师：“别这么大声喊，结巴。你喊的我心慌。”

结巴朝马老师傻笑一下，点了点头；再念，声音反而更加响亮起来。

马丁：“We’ re students.”

同学们：“We’ re students.”

内景：教室 — 傍晚

高音喇叭放着秦腔。马丁坐在床边用破篮球缝着什么。狗蛋、结巴和几个住校的学生好奇地看着。

狗蛋：“啥这是？”

马丁：“You’ ll sec.” (你会知道的。)

外景：小巷 — 日

村长边走边好奇地看着手上的信。

这是封从美国来的信。收信人一栏写着马连春老师。

他将信举过头，冲亮照着；没忍住，撕开了信。他刚想看，来顺慌慌张张跑来。

来顺：“村长，学生们打起来了！”

村长：“马老师和老外老师呢？”

来顺：“你去了就知道了！”

村长揣起信，朝学校赶去。

内景：学校院子 — 同上

院子里尘土飞扬。学生们象马蜂一样，一个落一个的挤在一起抢夺着什么。狗蛋和结巴被压在最底下。马丁大声地用英文喊叫着。

马丁：“Plow through! Plow through!”

马老师在一旁急得直拍大腿。

村长奔进院子。他抄起一把大扫帚，劈头盖脸地朝学生们打去：“打！打！让你们打！”

马丁夺过扫把：“你干什么？我们在上体育课！”

村长：“啥课？”

马丁：“体育课。”

村长：“啥体育课？明明打架么这！”

结巴戴着个破摩托车头盔，紧抱着橄榄球，从地上窜起来，满院子狂跑：“Touch down! Touch down! (得分！得分！)”他看见村长，定住，呼哧呼哧傻笑。

村长从结巴手里夺过橄榄球：“啥呀这是？”

马丁：“橄榄球。”

村长：“啥球？都不圆么！”

马丁耸耸肩。

学生们都笑了。

结巴从村长手里抢回球，又疯跑起来：“Touch down! Touch down!”

内景：教室 — 之后

马老师和村长坐在空空的教室里，看着学生们打球。院内挤满了看热闹的村民。

马老师：“说死了，我也不承认这是体育课！”

村长：“倒挺热闹！”

狗蛋：“这是defense!是defense!”

陈水生：“不是！不是defense!”

马老师：“你听听，都说的啥？那狗蛋，

晚上说梦话都是英文。”

村长：“以后肯定能去美国。”

马老师：“那咱学生都给美国人培养了？”

村长一时语塞。

马老师：“我做了个梦昨晚，梦见赵为国回来了。（叹了口气）你说，他咋这么久也没回个信？”

村长忙从口袋里掏出信来：“都折腾忘了给。路上碰到乡邮员老陈了，就把信交给我了。”

马老师激动地站起来：“说回来没？”

村长：“刚想看，就给喊来了。”

马老师手足无措地坐下：“快念念！”

村长打开信，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照片。照片上一对三十多岁的夫妻，抱着个三、四岁的男孩站在一栋房子前。车道上停了辆汽车。

村长：“这穷小子，神气的！瞧这车！这大房子！”

马老师：“快念啊你！”

村长将照片放在一边，展开信：“‘马老师，您好！非常高兴收到您的来信——’”

马老师：“不念这些。往下！”

村长跳过几行：“您信里提到的事，我想了好几个晚上。但这里的教学工作离不开我，试验室的研究也不能中断——”

马老师的脸暗淡了下来：“别念了。别念了。”

两人沉默着。

马老师站起来：“我想去赵为国家一趟。”

村长：“有啥用？还好几十里地！再说，咱这不是有老外老师呢吗？”

马老师：“你别拦着我！”

外景：赵为国家 — 日

赵家是砖房，和邻居的土坯房形成明显的对比。村长搀扶着马老师下驴。

内景：赵为国家 — 同上

屋里有一台19寸彩色电视机和一台冰箱。

墙壁上挂着赵为国穿着博士服的照片和他与妻子孩子的照片。里屋，一台缝纫机的转转停停地响着。

村长、马老师和赵为国父亲坐在炕上。赵父低着头，抽着烟袋。刚刚五十出头的赵父，已是满头白发的人。

村长：“移民？就是说你们也不回来了？”

赵父愧疚地清了清嗓子：“他们两口子忙，没人照顾孩子——”

缝纫机停了一会儿，又“哒哒哒哒”响起来。

马老师克制着自己的失望：“去了，给为国带好。让他在美国好好教书。学校的事，让他别惦记着。”

赵父点了点头。

马老师下了炕，提上鞋。村长忙去扶马老师。俩人走到门口，就听身后“咕咚”一声。

只见赵父跪在地上，老泪纵横：“我们为对不起你，马老师！让我代他给你磕个头吧！”他说着就往地上磕去。

缝纫机声停下来，屋瑞安静得令人窒息。

内景：教室 — 傍晚

狗蛋和几个同学羡慕地看着赵为国的照片。

狗蛋：“我以后也去美国，开汽车，住大房子！”

就听马老师厉声喝道：“不许去！你们以后哪儿也不许去！”

大家抬头看见村长和马老师站在门口。

马老师一阵晕，昏倒在地。

狗蛋：“马老师！”

内景：马老师家 — 同上

马老师躺在炕上，老伴在给他喂水。水从他歪向一边的嘴角流了出来。村长坐在炕边叹气。

外景：马老师家 — 同上

村长哀声叹气从院门出来。他看见——

不远处，结巴戴着个摩托车头盔，唱着英文歌迎面走来。

结巴：“London bridge's falling down,
falling down, falling down,
London bridge's falling down,
my fare lady.”

村长两手一背，站在门口等他过来。

结巴看见村长，停下步，也不唱了。两人隔了三、两米的距离。

村长冷笑道：“唱啊！咋不唱了？”

结巴梗着脖子，斜了眼睛看村长。

村长：“你现在比美国人还美国人！把那东西给我摘了！”

结巴把头拧了个方向，眼睛往上一翻：“No！”

村长：“你少在我面前放洋屁！今天你不那东西给我摘了，我就，我就——”他气极败坏，从土墙顶上抽出根棍子，扑上去就打。结巴撒丫子便跑。

外景：小巷 — 同上

结巴在前面跑，村长在后面追。村民们跟在后面看热闹。

见村长追不上，结巴停了下来，直着嗓子唱：“London bridge's falling down,
falling down, falling down ——”

结巴一脚没踩稳，跌倒在地。头盔掉在地上，滚到村长脚边。村长抡起棍子，把个头盔打得面目全非。结巴扑上来，死死保住头盔。

内景：村长家 — 夜晚

屋内一张炕，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带镜子的衣柜。沿着炕贴的年画已经泛黄。炕桌上摆着两只酒杯，两只碗。

村长喝着白酒，吃着花生米。结巴瞪着村长，抱着打变形的摩托车头盔站在炕边。村长媳妇将一碗红烧肉放在炕桌上，退了出去。

村长瞪了结巴一眼：“傻站着干啥？上炕！”

结巴站着不动。

村长：“上来！”

结巴上了炕，小心地将头盔藏在身后。村

长给他倒了酒，又往他碗里夹了两块肉。结巴咽了口涂抹，依然瞪着村长。

村长：“瞧啥？喝酒！”

结巴没喝酒，三口两口把肉吃了。

村长又给他夹了几块肉：“你有个师范毕业的表哥在县城吧？”

结巴吞下肉，眨巴了一会儿眼：“Two。”

村长：“还给我放洋屁？”

结巴：“就是两两两两个。双双双双胞胎。”

村长眼睛亮了：“都是师范毕业？”

结巴点了点头。

村长把一碗肉推到结巴面前：“吃！”

结巴不敢吃了，警惕地看着村长。

村长：“去你表哥家一趟明天。就说，咱村想请他们来教书。不管他们提啥要求，你都给我答应了！”

结巴歇斯底里地笑了起来。

村长：“笑啥？”

结巴：“除除了傻傻傻老外，没没人来！”

村长拍了一下桌子：“放屁！我就不信，咱这么大个中国找不来一个老师！”

结巴不敢再笑，严肃起来。

村长推着他下炕：“你这就去！不把人找来，你别回来！”

外景：马老师家 — 日

院墙有几处坍塌。狗蛋和几个男同学垂头丧气从马老师家出来。

狗蛋：“都是因为我，马老师才生病的。马老师要是死了，我们就没老师了。”

尿尿：“我们有老外老师啊！”

狗蛋瞪了他一眼：“老外老师不算！”

尿尿：“为啥？”

狗蛋：“因为他是老外！”

正说着，他们看见马丁老师提着一盒点心朝他们走来。

马丁：“你们也来看马老师？”

大家不冷不热点点头。只有尿尿朝马丁笑了笑。马丁拍拍他的头，朝院子里走去。

外景：小巷 — 之后

结巴拿了根树枝，骂骂咧咧走来：“也也要去去美国！都都给给我滚！”

路边一辆独轮车上，两只鸡在打盹。他走过去，用树枝抽打了一下。两只鸡“嘎嘎”叫着，飞起来。

结巴：“叛叛叛徒！”

这时，狗蛋和几个男同学走来。

结巴找到发泄的靶子，守在路中间等他们走近。

结巴：“叛叛叛徒！”

狗蛋：“谁是叛徒？”

结巴用树枝指着他们：“你你你们长长大大大了都都是叛叛叛徒！”

狗蛋：“凭啥？”

结巴：“你你你们上学，就就是为了去去去美美美国。去去去美美美国就是叛叛叛徒！”

结巴击中了狗蛋的痛处，狗蛋一头朝他撞去。两人打起来。结巴几下就把狗蛋压在身下。同学们拥上去，你推我搡，将狗蛋救出来。

狗蛋流着鼻血：“你才是叛徒！你说，你为啥说中文结巴，说英文不结巴？”

学生：“你说！说！”

狗蛋：“是因为你喜欢说外国话，不喜欢说我们中国话！”

学生：“对！你还唱英文歌！”

结巴有嘴难辩。他突然打起自己的嘴巴，大哭。

狗蛋和同学们愣住了。

内景：学校灶房 一 同上

满屋子烟。马丁蹲在灶台前笨手笨脚地生火。张翠花和几个女孩着急地站在门口看着他。马丁走过去，关上门。

马丁：“别担心。我会生火。”

内景：学校院子 一 同上

张翠花和几个女孩不安地站在厨房门口，看着门缝里钻出来浓烟。这时，狗蛋他们气冲冲地走进来。

门开了。马丁满脸泪水从里面冲出来，大声地咳嗽：“Goddamned! I am living in the Stone Age or something?”（该死的！这是石器时代还是什么？）

张翠花和几个女孩默默地走进厨房。

看见流着鼻血、浑身是土的狗蛋，马丁问：“出了什么事？”

狗蛋用手擦擦鼻血，冷冷地：“没什么！”

不一会，灶房上的烟囱升腾起一缕青烟。

内景：教室 一 日

教室里只有五、六个学生，结巴的凳子也空着。大部分学生在院子里听狗蛋说着什么。

马丁不解地耸耸肩。

张翠花走到门口：“上课了！”

学生们回避马丁的目光，拖拖拉拉地走进教室。狗蛋最后进来，挑衅地看着马丁。

马丁：“结巴为什么没来？”

狗蛋：“他不学了！”

马丁：“为什么？”

狗蛋：“就是不学了。我们都不学了！”

马丁迷惑不解。这时，结巴气冲冲地走进来，拿起小凳子和炕桌就要走。

马丁：“等等。你必须给我一个充分的理由。”

结巴拍了拍胸脯：“我我我们中中中国人不不不学英语！”说罢，大步走了。

狗蛋：“我们中国人不学英语！”

马丁尴尬地看着大家，竭力装作不在意的样子。

丫丫低声道：“我想学。”

狗蛋：“想学也不许学！”

丫丫：“为啥？”

狗蛋：“就是不许学了！”

马丁：“好吧。今天的英文课先改成作文课。”他转过身，在黑板上写道：我们的马老师。

狗蛋：“我们也不和外国人学中文！”

马丁紧紧攥着手里的粉笔，半天说不出话来。

同学们低下头，不敢看马丁。

马丁放下捏碎的粉笔：“今天的课不上了。下课。”说罢，茫然地走出教室。

学生们面面相觑，看着马丁走出院子。

张翠花责备地看着狗蛋：“现在我们真的没有老师了！”

丫丫哭了。

狗蛋回避大家的目光。

外景：山坡 — 傍晚

太阳平西。

马丁坐在山坡上，凝视着他和海伦的照片：“They hate me. Because I'm an American. Was this the reason why you didn't marry me?”

他将自己从照片上撕下来，仍在地上，然后从夹克里掏出村长给他的白酒，咕嘟咕嘟地喝了起来。

马丁望着照片上的海伦：“I'm just a good-for-nothing American!”（我只是个没有用处的美国人！）

一阵风将马丁扔掉的照片吹下山坡。

外景：村长家 — 之后

一大群村民聚集在电线杆周围看着马丁。马丁站在电线杆上端试图拆掉上面的高音喇叭。不远处，村长一手一个，拧着结巴和狗蛋的耳朵，轰赶着学生们朝这边走来。结巴和狗蛋歪着头“哎呦哎呦”地哼哼。

村长：“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们尽给我捣乱！”

狗蛋：“我们这是爱国！”

村长：“爱国？你们这是爱国？”

村民们为村长闪开道。

村长：“老外老师，学生们来给你道歉来了。”

马丁专心拆着高音喇叭。那只空酒瓶从衣服里滑出来，掉在地上。

村长拣起酒瓶：“我只让你喝几盅，你咋喝了一瓶呢？”（对学生们）快道歉！让老外老师下来！

这时，来顺喘息着跑来，身后还跟着几个电视台的人。

来顺：“他们要采访老外老师！”

三十多岁，衣着时髦的女编导对村长道：“我们想拍一个马丁老师的记录片。”

村长连连摆手：“不行！老外老师喝醉了！”

就听“咣当”一声，喇叭掉在地上。

马丁高兴地拍了拍胸脯：“拍！拍什么都行！我还会唱秦腔！”他整整衣服，面对镜头微笑。

女编导眼睛一亮：“你能不能唱一段现在？”

马丁：“能！”

摄行师扛起摄影机对准马丁。

马丁望着镜头，犹豫了。

村长用手挡住摄影机：“他哪会唱？别听他的！”

灰驴嘶鸣起来。

马丁突然扯着嗓子吼了起来：“为江山我也曾南征北战。

为江山我也曾六出祁山。

为江山我也曾西域弄险。

为江山把亮的心血劳干。”

村民和学生们目瞪口呆。

一组马家坡村的镜头：

深秋时节的马家坡村。学生们朗朗的读书声。

学生们（OS）：“听听，
秋天的声音，
大树抖抖手臂，
‘刷刷’
是黄叶道别的声音。
听听，
秋天的声音——”

冬天的马家坡村。学生们朗朗的读书声。

学生们（OS）：“冬天，天上飘着雪花，
地上铺着雪毯，
树上披着银装，
到处一片洁白。”

内景：教室 — 日（初春）

马丁在念课文。他胡子拉碴，穿着当地农民的黑棉袄和黑棉鞋。黑板被划分为三个区域，一、三年级在抄黑板上的数学题。

马丁：“风，摇绿了树的枝条，

水，漂白了鸭的羽毛，
盼望了整整一个冬天，
你看，春天已经来到。”

他放下课本，久久地注视着学生们，脸上浮现出父亲般温暖的笑容。

马丁：“春天了。”

学生们看着马丁，温暖地笑着。这时，黑板上方一大块墙皮突然坍塌。学生们吓的惊叫起来。

马丁却很平静。他仔细地拍掉落在身上的土：“这回我们有东西玩了。”

内景：教室 — 日

教室变成了工地。马丁在抹黑板上方的墙。学生们兴高彩烈地修补着墙上的小洞。从窗口可以看见结巴哼着《伦敦大桥倒塌》在院子里和泥。狗蛋脸上沾着块稀泥站在马丁身边，不时看着他。

狗蛋：“老外老师--”

马丁转头看着狗蛋。

狗蛋却没说下去，装着补墙上的洞。

马丁耸耸肩，随着结巴的音调吹起口哨，接着抹墙。

狗蛋：“要是你愿意，我们就叫你马老师。”

马丁停下来，看着狗蛋，回味着他的话：

“你叫我马老师？”

狗蛋不好意思回答，却转过身，大声对同学们道：“听着，从现在起我们叫老外老师马老师！”

尿尿：“不叫老外老师了？”

狗蛋：“老外老师是我们自己人了，不是外人了！”

学生们围着马丁，亲切地叫“马老师。”

深受感动的马丁用沾满泥的手去擦狗蛋脸上的泥，却越抹越脏。他歉意地耸耸肩，从结巴刚拎来的桶里抓了把泥抹在自己的脸上。

狗蛋咧嘴笑了。

马丁也笑了。学生们拥上去，高兴地将泥抹在马丁身上。

这时，一根横梁突然掉了下来，差一点砸到他们。

马丁：“出去！快出去！”

内景：院子 — 同上

学生们惊叫着跑出教室。马丁用眼快速地清点了一下人数。没见丫丫，马丁冲进教室。

马丁：“丫丫！”

内景：教室 — 同上

他看见丫丫满身满脸的土，呆呆地看着倒塌的横梁。

内景：院子 — 同上

马丁抱起丫丫冲出教室：“呆在外面！谁也不许进去！”

大家惊恐地点了点头。

马丁放下丫丫，大步走出院子。

内景：学校院子 — 同上

结巴守在教室前。学生们惴惴不安地望着教室。

马丁拿着铁锤，大步地走进来；他抡起铁锤向墙壁砸去。一块土坯掉了下来。

结巴挡住马丁。马丁推开他，学生们拥上来，层层叠叠地挡住马丁。

外景：学校外 — 同上

村民们纷纷向学校奔来。

内景：小学院子 — 同上

村民赶进院子。他们看见结巴和男生将马丁压在地上。女生站在一边吓得直哭。

大家松开马丁。

村长指着马丁：“你以为你是美国人，想干啥就干啥？你把学校拆了，你让孩子们在哪上课？”

马丁爬了起来。他抡起铁锤，又砸。

村长挡住马丁：“要砸就先把我砸了！”

就听马老师道：“让他砸！让他砸，村长！”

马老师拄着拐杖，颤抖地走到他们面前：

“这学校早该拆了。没拆，是因为没钱盖新的。县里穷，顾不上咱。咱只有自己想办法。”

来顺搬了张板凳让马老师坐。马老师摆了摆手。

马老师：“可钱从哪来呢？只有从咱嘴里省，从咱儿女的婚事中省，从咱--（他大口喘着气）只要咱一条心，这新学校一定能盖起来！”

大家议论纷纷。

结巴从马丁手里夺过铁锤，砸了起来。

内景 / 外景：村长家院子 一 日

院子里堆放了好各种各样的东西--电视机、家俱、缝纫机、自行车、牲畜、红枣、鸡蛋等等。马丁和村长在登记捐助的物品。前来捐献的村民络绎不绝。长长的队伍排出了院子。

来顺和几个村民抬着两口棺材走进院子。德成和德全跟在后面。

村长忙站起身阻拦：“这不成！哪能都捐了？”

德成：“捐了好。捐了咱心里就踏实了。要不哪天睡在里面，还得想着盖学校的事。”

德全：“不为别的，就为这点踏实。”

村长：“好，那收下了。（对马丁）德成、德全叔寿棺两口。”

马丁感动地点点头，在本上做记录。

外景：村子 一 日

阳光下的村子。铁锤“咚咚”砸墙的声音回荡在空中。

狗蛋（OS）：“我们有两个马老师。一个中国的，一个美国的。中国的马老师眼睛看不见了，美国的马老师就来了--”

内景：村长家 一 同上

大部分学生们挤在炕上；挤不下的，坐在小凳子上。狗蛋在念作文。

狗蛋：“美国的马老师和我们不一样。很高，有很多毛。象外星人--”

马丁和学生们都笑了。

狗蛋接着念着：“美国的马老师--”

内景：学校院子 一 日

七、八个村民抽着烟，蹲了一圈。村长用一根小棍在地上画施工图。

村长：“这是马丁老师的宿舍。这是厨房。这是三间教室。”

来顺：“三间教室？咱只有一个老师啊？”

村长：“我们把巢建好了，鸟才能飞来。一个年级一间，少一间也不行。”

来顺：“那得多少钱？”

村长叹了口气，站起身：“Goddamned！”他背着手，哼着秦腔走了。

大家面面相觑。

内景：学校院子 一 日

新校舍的墙已经砌了一米多高。村民们在搬砖和木料。德成、德全和德旺蹲在一旁抽烟。

外景：学校 一 同上

一个村民开着拖拉机在门口停下。村长坐在一车黄沙上，扶着个白色抽水马桶。

村民们好奇地围了上来。村长小心地将马桶递下拖拉机。

德成：“这是啥？”

村长：“马桶。”

德全摸了摸：“马桶？这么金贵的东西，坐在上面能啊出屎来？”

结巴在马桶上试了试，就被好奇的村民推开。大家轮流试着。

村长：“我琢磨着在马丁老师的房间里加个正式的茅房，再装上个淋浴。”他说着，打开个纸盒，拿出个淋浴头。

大家都探头看。

村长：“咱苦惯了；可让老外老师也过这苦日子，我心里过不去！”

来顺：“这没水，装上也没用。”

村长：“那就多走点路，多拉几趟水。”

德旺点点头：“山都能移。盖个正式茅房还能把咱难住了？”

内景：厕所 — 日

墙上和地上贴了瓷砖。抽水马桶上方是亮晶晶的淋浴头。

马丁愤怒地看着。

内景：学校院子 — 同上

停工的校舍。地上蹲着不少村民。村长默默地抽着烟。

马丁大步走到他们面前：“你们用盖学校的钱，盖了个厕所？现在咋办？学生不能永远挤在炕上上课！”

村长：“天无绝人之路。”

就听外面一阵喧闹。大家急忙朝院子外走去。

外景：学校 — 同上

一辆装载着建筑物资的卡车在门口停下。车厢上的红色标语上写着：各界为马家坡小学捐助物资。吴局长和李干事从驾驶室副座下来。

马丁露出了笑容。

村长：“这就叫‘雪中送碳。’”

内景：学校院子 — 同上

村民们和学生们在搬运木料、水泥、砖头等。马丁和村长陪吴局长看正在兴建中的校舍。

局长感慨地对马丁道：“你这一砸，砸出个新学校。你做了我做不了的事。”

大家都笑。

马老师拄着拐棍，高一脚低一脚地走过来。

局长急忙迎了上去：“马老师，好消息！赵为国就要回来了！另外，还来两个师范毕业生！”

马老师激动地对身边的人道：“赵为国要回来了！我学生要回来了！”

学校一片欢腾。

村长得意地：“我咋说的？咋说的？咱把巢筑好了，这鸟就飞来了。”

马丁走到局长身边：“局长，怎么突然来

了这么多老师？”

吴局长示意马丁到一边说话。他掏出烟递给马丁。马丁摇摇头。

吴局长：“你的事没批下来。县里重新打了报告，回复还是一样。”他点上烟，转向一边默默抽着。

看着欢乐的村民和学生，马丁克制着自己的失望。

外景：学校 — 傍晚

一辆吉普车停在门口。局长站在车旁抽烟。地上一堆烟头。司机在擦车。

外景：教室 — 同上

三间崭新的教室门前分别挂了一、二、三年级的牌子。村民们挤在三年级的教室外，望里看着。灰驴静静地站在一边。

内景：三年级教室 — 同上

三个年级挤在一间教室里。丫丫穿着那件花衣服。结巴挨着马老师和村长坐在后排。讲台上放着一个崭新高音喇叭，一叠贴有邮票的信封和那只小塑料瓶子。

马丁：“这是我最后一堂课。下星期，你们就会有新老师。三个新老师。你们会有新课本。每人都有。”他看了一眼喇叭，笑了。“很抱歉摔坏了喇叭。希望这个和旧的一样响。”

大家笑了。

马丁拿起小塑料瓶，久久地看着：“这十个半月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他哽咽着，说不下去，转身在黑板上写地址。

Martin Shealton

90179th Street # 1 A

Brooklyn, NY 11228

他写完，依然面对黑板站着。

学生和村民们暗暗擦着眼泪。

马丁转过身含着眼泪笑着：“我一定会回来。回来前，你们可以给我写信。我给你们每个人买了两个信封和邮票。”

他将信封发给学生和结巴。大家珍惜地看着信封。

马丁：“你们给我买了世界上最好的马桶。走之前，我要享受一下。再舒舒服服洗个澡。”他向狗蛋眨眨眼。“还想看我洗澡吗？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狗蛋哭了：“不想看了。你和我们一模一样。”

村长搀扶着马老师向马丁走来，将一面旌旗递给他。

旌旗上写着：献给我们的马丁老师。马家坡全体师生村民敬献。

泪水从马丁眼里涌了出来。

外景：学校 — 傍晚

晚霞映照天空。村民和学生们依依不舍地簇拥着马丁走出学校。

局长扔掉香烟，抢在司机前为马丁打开车门。

局长：“你来，我没接成；你走，我一定要送你。”

马丁感激地点点头。

德旺老泪纵横，紧紧握着马丁的手：“都是我的错！我咋不算个十年二十年呢？”

马丁：“下回你算得好点儿。也许三、四十年？”

德旺：“永远！”

马丁：“永远！”

马丁拍了拍狗蛋、尿尿和丫丫的头，然后朝其它学生、村民们甚至灰驴——笑了，上了车。

吉普车颠簸着驶离学校。马丁向大家挥手告别。

狗蛋开始追吉普车。学生们跟着跑。尿尿摔倒了，爬起来追赶大家。

马丁挥舞着手中的空瓶子。

灰驴嘶鸣。

结巴唱了起来：“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falling down, falling down,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my fair lady.”

—— 完 ——

· 域外腊梅 ·



马丁老师和他的学生



马丁老师和他的妻子



马丁老师与学生



马丁老师在教学生地理



学生们与马丁老师在一起



马丁老师脚上穿烂了的鞋子

影片《我们的马丁老师》拍摄前夕

■ 陈葆珍

当剧作家唐娄彝把她的《我们的马丁老师》电影剧本寄给我时，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我为马丁事迹所震撼。

如果说艺术创作是虚构的，这不出奇。只能赞赏剧作者那惊人的想象、生动的描述以及塑造人物形象的成功。然而，奇就奇在这是以真人真事为原型的创作。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故事竟然发生在我的祖国那极其贫困的甘肃马家坡，主人公马丁的原型不是中国人而是美国人丁大卫(David Deem's)，他到中国西部支持教育14年，建了8所希望小学。2009年1月，其名字进入十大感动中国的名人录。

作为一个在祖国当了24年教师的我，除了感动敬仰之外，还感到无颜面对。

他的事迹在1997年中央电视台播出，剧作家唐娄彝深受感动，几年来这平凡而伟大的形象在她的脑中挥之不去。她对我说：“丁大卫的事迹感动了我也感动别人，特别是在今天这样注重物质忽略了精神的社会风气之下。我的挚友的事迹直接激发我创作的欲望，她是美国一所大学的人类学教授，而今在西藏与青海交界处办了一所学校，并在该校亲自执教英文与计算机达五六年之久。我没达到她那样的高境界，我想用自己的剧本宣扬这种精神，这样我就有写这一剧本的意图。”为此她亲自到甘肃采访。

唐娄彝做对了。这类的事层出不穷。如美国人Brecken Chinn Swartz为拯救在北京街头行乞以筹医疗费的中国女生周林，接她来美治疗并于她截肢后亲自护理；美国有一个交响乐团每年为中国大陆失学儿童义演，办了十几所希望小学，培养了上百名乡村教师；在我家族的宴席上，我就亲眼见到来宾中有几个白人怀抱着从中国领养的残疾儿童……但这一切善举，大多在民间传颂，偶尔在西人报纸上刊登。而今，丁大卫的事迹，通过电影形式来传播，那影响力将遍及全世界。

由这一剧本而产生了一个新名词，那就是马丁精神。马丁落脚于仅有一位双目失明的小学教师的破校舍，这里连中国教师也难留下

的地方他留下来了。那物质生活不但与他以前在纽约过的有极大落差，甚至连中国一般城镇居民也难以适应。虽如此，他还得到村民的额外关照。如因缺水而一辈子只洗一回澡的情况下，当知道美国人的生活习惯后，马丁的学生竟然自动发起每人以瓶装水凑够一盆硬拉马丁洗澡，这样的场面真是催人泪下。类似这样的事，实在太多。马丁所遇的困难不但在生活上，在工作上精神上都有他的困惑。剧本生动地叙述这些矛盾产生与解决过程。一个只懂得极少中文的美国人边学边教，各类不同的人的反应，农民之纯朴，学生的真情，活然纸上。虽然艰苦，而马丁却说：“我一生从未感到这样幸福过。甘肃马家坡，我能到这来，真是太好了！”

他不但得到学生的尊敬，还得到乡村父老由衷的爱戴。为了让他有床睡觉，且看村长怎样说：“老外老师，德旺叔用他的寿棺给你打了张床。桦木的。你尽管睡，保证踢不了！”

唐娄彝告诉我这剧本给过许多人看，他们都说被马丁精神所感动。

如美国人李敦白，在晚上8时收到唐娄彝寄去的《我们的马丁老师》剧本后，从阅读到写一封详细的回信竟至凌晨5时。信中有这样的话：“由一个美国人讲一个雷锋故事，意义非常深远。是中国人民教育了这个美国人，帮助他成为一个成熟的人。”

李敦白这位中国共产党内唯一的美裔党员，在中国工作达35年，前后蒙冤两次入狱达16年之久，现在是中美交流的桥梁之一，对中国人民怀有特殊深厚的感情，可理解。而一般的美国人会有什么反应呢？一些家长说：“这影片像美国家庭影片，没暴力，大人小孩都适宜看。”

十二三岁的美国小孩如是说：“在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看看影片中的人的生活，我们比他们好多了，可我们还不满足，还以为是理所当然的，还在嫌这嫌那的，我们应该懂得幸福。”

一位华裔男孩(13岁)说：“看了剧本知

道幸福与金钱无关系，钱不是一切。”

许多美国人在说：“在今天这个时间拍这样的电影有特殊意义。马丁所得的幸福不是金钱。幸福不是由金钱决定的。”

一位法国人看了剧本深有感触说：“我很内疚，我是法国人却跑到美国来，为的是想挣更多的钱。”

这些读者对人生的感悟，唐娄彝说是她始料不及的。

人们被丁大卫无私奉献的精神所感动，纽约侨领和各界精英成立了“纽约马丁基金会（筹委会）”。发动捐款2万美元筹建“马丁小学”，供电影摄制时作实际场景，拍完后交给当地政府管理。

在6月7日为该片筹款而举行的文艺义演大会上，观众捐了3552美元。

是日，纽约诗词学会把会场的墙壁都挂满了字画义卖。纽约中外艺术家们纷纷登台演出，参演中有曼哈顿业余艺术团、美国亚洲文化协会艺术团、缅甸联谊会、民安队等单位，其中还有老外独唱跳舞，一位8岁的波兰女孩用中国话背诵王世道先生为此片而作的词，赢得群众喝彩。艺术家赵乃义的变脸，技巧之高超更把大会推向高潮。上千座位居然座无虚席，还有不少人是站着看的。临近结束时唐娄彝说了一句：“我好感动，开了这么久的会，还有这么多的观众。”的确前后已近5个钟头了。我不胜感慨地说：“来美27年了，这样的会也参加不少。只有这次，才那么多人。”

这电影还未开拍，人气就这样足，值得庆贺。而令人高兴的是，此片的阵容相当可观。听唐娄彝介绍，当他们向世界各地发出征求主角的信息时，第二天就有八十多人报名，后来一共有一百多名应征，现在经筛选剩下四十多名，不日将会最后敲定。这马丁，可真是百里挑一的。

剧本制作人是唐娄彝，她写了十多部电影剧本，不少已放映了。其中和名编导黄丹合编的《我的1919》，获1999年度第三届夏衍电影文学奖一等奖。影片获1999年度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该年度优秀编剧奖，2000年度“五个一”工程奖，大学生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与黄丹合作的《西洋镜》（剧本《定军山》）获1998年度台湾优良剧本奖，电影2000年度获长春国际电影

节最佳编剧奖、2000年度华表奖优秀编剧、最佳合拍片奖，金鷄奖最佳合拍片奖；与黄丹合编的《给太太打工》在1998年前后，票房排行榜在每年160部影片中位居第六。

总制片人李东东是中央电影学院客座教授。她出身于电影世家。其母李景超是长春制片厂译制片的最有名的女导演，《难忘的1919》、《复活》、《蝴蝶梦》、《缩影》等百余部外国影片上都留有她的名字。她的名字像丰碑似地永载电影史册。

李东东说她从小在这样的家庭长大深受影响。数十年投身于电影事业。长期从事电影剧本阅读改编策划，电视剧制片导演编导责任编辑等工作，她为中央电视台拍了十几部纪录片已播出。

在她无数的作品中，有个片名家喻户晓。与申健合编的电影剧本《金婚》，荣获1988年第二届夏衍电影文学奖二等奖。后来她参与电视剧《金婚》的编剧工作，该剧为全中国电视台近十年来收视率最高的。

李东东从北京赶来参加义演活动，她对我说：“她十分看好这部影片。相信它在中国和美国会有相当多的观众。来纽约后发现虽然经济不景气，但中美同样在精神生活上追求充实，这一点没改变。好的影片可以激发人们的斗志。马丁这个题材正如一些美国人所说的，在今天这个时候放映，有特殊意义。”影片由中、美双方合作，美国“Tiger”电影公司已启动各项准备工作。

在六月七日的大会上，有好几个老外贵宾来参加。其中一位上台致词的老者（86岁）赢得人们热烈的掌声。他说他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1952年曾在中国拍过反映毛泽东和人民军队的纪录片《人民一条心》。原来他被聘为《我们的马丁老师》顾问。这位声名显赫的长者曾三次获得戛纳电影节大奖和终身成就奖、莫斯科电影节终身成就奖的著名导演Vojtech Jasn。

演出团队兵强马壮，又博得中美观众的喝彩声，得人心者得天下，《我们的马丁老师》上演前夕已人气旺盛，肯定演出成功。因为在马丁身上发出的人性光辉，正是人们所渴求的。

二零零九年六月十日

燃烧的岁月如诗

——序李伟贤诗集《燃烧岁月》

■ 冬 梦

一九九六年我返越南胡志明市，期间应华文《西贡解放日报》副总编的要求，替当地年轻诗友发表的作品写些读后感，对于越南，这个生我育我的地方，虽已旅居香港多年，依然未令我有徙土移根的感觉，始终，那是一个难以解开的情意结啊！

逗留期间，我认真地看过很多幼苗新花的作品，综合了二十多位年青的诗人，最能吸引我的，是一首在该报《桂冠文艺》第一百九十三期《幼苗》版刊出名为《白鸽》的小诗，至今我仍然清楚记得那短短五行：

《白鸽》李伟贤

雪白而纯洁
飞翔与云儿竞高

绕着蔚蓝的天空
为和平
报导

当时我对这首小诗有以下的浅析：

白鸽予人的感觉是纯洁无华的象征、和平的意义宣扬。李伟贤相当乖巧捕捉着这两点：既有“雪白而纯洁”乐于“飞翔与云儿竞高”。当真正可以作一番悠然遨游“蔚蓝的天空”之际，牠并未忘记本身任务的行动，是为了“和平”而“报导”。

整首诗的意节简单明快，虽欠耐味紧凑之感，但其重心仍保持清晰分明，可读性还是教我认同的。

那是一九九六年，年青的李伟贤写的一首小诗。

土肥泥香，岁月的诗花从浇水萌芽至灿烂盛放，伟贤今天的作品已然教我另眼相看。去周他给我来信，情真意切的希望我可以替他

要出版的诗集写个小序。

作为他的诗兄，也真的曾看着他在诗坛的路子战战兢兢的展步，无疑我是热情的扶过一把，但伟贤自己亦要真正付出努力，每次当地报章文艺版或海外的文学杂志，我看到他的作品一首首展出，私底下心里还是替他有着满怀的喜悦。

期盼复期盼，伟贤终于出版个人的第一本诗集了。

诗集《燃烧岁月》共分三个章节，这三个章节是伟贤自我追求诗路每一阶段的过程。最初的感喟：在今天的年代／去沙漠里／求水。

（见《寻伯乐》）

或如囚鸟之怀疑：又哪里知道／天空／仅／咫尺之遥（见《寻伯乐》）

诗的路途本是崎岖难行，伟贤何尝不明白，只要勤奋付出自有丰厚的报酬：

当掌声停下／我依然独秀／纵使一天／凋／零／落／索／亦无悔。（见《牡丹》）

好一句无悔！看到伟贤如此的坚持与信念，教我深为动容。

诗的生命孕育与成长，人的感情亲情，亲密或疏离、欢乐或哀伤，每每未尽如意，且看伟贤对爱情亲情的向往：我看到前世今生／我相信缘起缘灭／读懂你／不就是一个眼神吗（见《接触你的眼神》）或者在慈母遽然辞世时的悲恸：泻出一帘没有泣声的飞瀑／横跨在时间的长河上／站在不知源头的深渊／独自徘徊／永远呼喊／母亲（见《六月雪》）

空落了的爱情、切割了的亲情、内心同样兼承两份无声痛苦的呐喊，谁会探

求伟贤真情至性的牵怀：点一盏心灯／燃烧最后的一点火焰／让早已冰冷的心／回温（见《心灯》）

情何以堪，爱何安在，难忍一眶热泪的嗟叹：掌声太多／我们站在台上哭／没有掌声／我们躲在幕后啜泣。与其期望／落幕时的一阵掌声／何不把酒当歌／一饮千古愁肠／管它

曲终人散／将苦辣／留给醉意／慢慢品尝（见《掌声》）

憧憬的岁月乐的苦的一一渡过，别介怀谁引领谁步过，只要驻足细认，诗的

生命和人的生命同样给你遗留漫漫岁月的痕迹：背弃那些放荡如风的日子／从天堂到地狱的轮回／给灵魂安息在一个不需要碑铭的坟墓／在地下／滚滚燃烧（见《燃烧岁月》）

蓦地回首，风雨红尘，云烟花月，十多年的剪影过去了，伟贤的诗笔已然相当圆熟，期望他日后继续努力、继续创作多情多貌的诗篇给大家。燃烧的岁月如诗，我深信，它不会成为缕缕灰烬，它只会见证伟贤诗路历程恒久光辉的印记。

惊雷动笋欲抽芽

■ 海 寒

在2009入年以来的这半年多里，新华文坛仍然处于半休眠状态，联合早报的文艺城一周两期所刊载的作品根本无法带动文学的发展，更无法促进华文在此小岛上已进入“惊雷动笋欲抽芽”的局面的赶紧出现。几份民办的文学杂志勉强肩负重任，以“父代母职”似的方式把新马华文学优良的、以报章副刊为推动文学动力的重任转肩扛了下来。在好几份文学杂志中，2008年8月创刊的《新世纪文艺》半年刊较教人耳目一新，似乎有以异军突起姿态在推动新华文学前进。

这几个月来民间出版社所出版的文学书籍也不算少，风云出版社、斯雅舍、新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岛屿文化社等等都在逆水行舟中出版文学书本。进入6月，国家图书馆竟然出版了一本深富资料价值新书《杏影——他不会寂寞》，厚达390页，几乎把有关杏影的生平事迹、编辑生涯、往来友朋、嘉言隽语、著作详细篇名等等，都详细列出来。此书是该馆继《方修编著资料辑录》之后的极具史料价值的参考书，列为“新马文学系列之2”，《方修编著资料辑录》则是系列之1。如果说方修对新马文学最大的贡献是在整理文学史料方面的成就，那杏影的贡献则是在爱护和指导年轻文艺工作者了。

杏影当年在编辑报章副刊与文学杂志期间所培养出来的青年作家，至今依然有少人在新马文坛上勤耕不已。而且，杏影的影响力是既深且远的。马来亚的马阳于今远在广州；当

年的婆罗洲的吴岸于今在沙捞越；新加坡的柳舜、林臻（还有已仙逝的李向）等等等等，都可说在他们的所在地的文坛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民族文化发展的道路上，有人像司马迁那样把终身精力投入创作中，为后代子孙留下经典之作，功德无量；有人像文天祥那样以正气教育了当时的人及后代子孙，使民族魂能够延续下去，使这民族的浩然之气长存。杏影是属于文天祥型的民族魂的代表，他把时间大多用在关怀、爱护进步的、富正义感、年轻的、站在时代浪尖的文艺工作者。柳舜在6月6日的杏影新书发布会上的情真意切的演说，到最后甚至哽咽、流泪，充分说明柳舜对杏影的感恩和崇敬之深。是的，作为一个报馆的编辑的杏影，在一位文艺青年最潦倒、处境最危险的时刻，竟然毫无顾忌地在第一次访问不遇后，再次亲自上门探访，而且是在组屋两架电梯都失灵的情况下，走了16楼的楼梯去探望一位文艺青年，这和鲁迅当年出门参加游行不带钥匙，是应该可以相提并论的。柳舜在叙述这事件时像是在描绘一场梦境，我却相信这是实景，但在当前一切唯利是图的小岛上，如果这不是梦境，你会相信吗！



东山飘雨西山晴

——记前辈诗人洛夫贤伉俪南游二三事

■ 余问耕

昨日的鞋印才1967

今日的鞋印已2009

应《寻声诗社》站长冬梦、同仁方明之邀，前辈诗人洛夫贤伉俪终于定在二零零九年三月卅一日到越南一游，寻认当年在西贡栖迟的一鳞半爪，也趁便了解一下越华现代诗坛、《寻声诗社》的一些情况。

一九六五年，诗人洛夫到西贡工作，到一九六七年才返回台湾。

遥想洛夫当年，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四十二年弹指流逝，那时正当壮年的诗人，旧地重游，已是白发苍苍一老人，更是在现代诗坛攀登了一个又一个高峰的“诗魔”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越华现代诗先行者多从《创世纪》、《蓝星》、《笠》、《纯文学》、《幼狮文艺》等诗刊杂志求经问道，越华诗坛深受台湾诗坛的影响。洛夫、余光中等诗人更是越华现代诗人的偶像。当年，洛夫来越，曾与西堤的诗人银发、药河、仲秋、古弦等等交流；星期假日又常到从台湾来越经商的诗人吴望尧的家中作客、与秀陶等把酒谈诗学打麻将对对符。四十二年后重来，故交或逝世或移居外国，人非物异，这跨世纪的重访想必有仿如隔世之感了！

三月卅一日那天，午后一场骤雨驱散了连日来的旱热炎炎，面貌一新的新山一机场迎接诗人以一片清凉。热切等候的越华中青两代写

诗人张开着“欢迎诗人洛夫伉俪”的红布条，手持着鲜花迎向景仰的前辈诗人。回酒店的路上，雨又下起来了。

洗尘晚宴的菜式虽未能尽如人意，但诗人洛夫伉俪言谈的风范却为寻声同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的确，能有幸与蜚声国际的大诗人饭聚，大诗人又那么亲切随和，更使我们后辈敬佩不已！席上，一不留神，尝到了越南辣椒的酷辣，诗人洛夫笑着说：“我踩中了地雷。”让我们更体会到了前辈风趣幽默的一面。

在现居纽约的诗人银发的提点下，余问耕等在四月一日上午，陪同诗人洛夫伉俪进入时光隧道到堤岸第五郡白云路寻认诗人吴望尧的故居，可惜旧日的房子已难以辨识，徒然令人感叹！随后又到二月三日大道（以前的陈国篡街）和南圻起义（前公理街）去看看当年洛夫办公的地方和居住的房子。但当年的建筑物亦已被新的取代了；这一份惆怅失落感，相信只有洛夫自己才能体会得到，我们实在难以形容于笔墨了。

其后，寻声同仁又陪同洛夫伉俪到统一会场（前南越总统府）参观。昔日他曾到此为座上客，此日重来旧地，景物如昔，人事非昨，令人低回太息。四月二日，陈耀祖、冬梦、方明、余问耕、邓佩诗等又陪同洛夫到古芝地道一游，看战争纪录片，细想当年战争的残酷与悲壮，令人深感和平的可贵！归途的骤雨令人

想到风雨阴晴之变幻无常，更感珍惜今日的有缘相聚。

四月一日晚，余问耕家庭邀请诗人洛夫伉俪，站长冬梦、方明以及部份寻声的中青年诗友晚宴，还有旅美的前越华诗人杜风人也获邀请出席，共进晚餐。当晚在西贡霜月映街一家颇具越南特色的餐厅COM NIEU SAIGON(意即西贡砂锅饭)用饭。该餐厅的招牌菜式是COM DAP，那是用砂锅烧的饭，饭被烧成金黄色的饭团，像锅巴一样，吃时，侍应生先将砂锅打破，然后将饭团抛向相隔几米处的另一个侍应生，他用盘子将饭团接住，然后放到桌子上，把饭团切开，浇些葱油、混合着盐巴的黑芝麻在上面，再浇点鱼露，让客人品尝，吃起来香脆可口，别有一番滋味。另有一道菜是炒一种越文叫做HOA THIEN LY(英文名叫Telosma cordata，也叫作 Tonkin creeper, pakalana)的花，记得余光中写过一篇散文《吃花的怪客》，那晚，我们应该是《吃花的诗人》了。晚饭中，大家边喝红酒边谈诗论文，大约十点才尽兴而回。

洛夫伉俪与寻声同仁的聚会，我们安排在四月二日晚上于“小美3”餐厅。那天出席的计有：陈耀祖、施汉威、石羚、文锦宁、黄风爱、锤灵、过客、陈能明、林小东、李伟贤、杨迪生、小虎、小寒、邓佩诗、谭玉琼等。当晚，洛夫诗人签赠了他的《背向大海》、《洛夫禅诗》、《雨想说的》等诗集予出席诸人；还赠送了其书法作品予冬梦、陈耀祖等等寻声同仁。前辈的关爱，真使我们感动！

饭餐前，陈耀祖先概括了洛夫诗人的辉煌成就，说出了洛夫前辈与越华诗坛的夤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已是众多越华诗人学习、敬佩的偶像，亦是他本人的偶像。方明亦发言指出洛夫前辈除了在现代诗方面的杰出成就之外，他老人家那“随和而不随便”的个性，诗人的风骨更值得推崇而令人折服！冬梦也表示自己当年的诗创作亦深受洛夫的影响，洛夫的诗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他的一系列隐题诗就是在细读洛夫的《隐题诗》后，迸发出灵感而写成的。接着，林小东、佩诗、小寒、小虎、谭玉琼等先后朗诵了洛夫的《禅味》、《灯火》、《西湖瘦了》、《说徐志摩》、《终归无答》等诗篇。余问耕亦朗诵了冬梦的《洛夫

赠书》，及他自己的《夜读洛夫禅诗》，又发表感想认为洛夫的诗被译成多国文字，不但丰富了中文现代诗作，提升了中文现代诗，以至东方诗作在国际的地位，认为能与诗人洛夫生活在同一时代，是感到庆幸的。方明亦即兴朗诵了洛夫的一首诗作。

洛夫诗人发言谢谢寻声诗社冬梦，方明为他安排的访越行程。并谦虚的说他何德何能受到各人的称誉。说他写诗六十年，全在“努力”二字，勉励越华诗人多努力学习，多努力创作，努力去提升诗艺。希望《寻声》诗人能在寻找自己的声音外，更要在“诗”中寻找一道神性之光。

洛夫诗人也朗诵了他那脍炙人口的名诗《因为风的缘故》，并说出了写作此诗的缘故。他从容不迫，咬字清晰，抑扬顿挫恰到好处的演绎，感染打动了所有人的心，尤其是朗诵到“然后以整生的爱”一句，他拉长音调念出的“爱”字，款款深情，自然流露，更是令人感动。

四月三日中午，冬梦邀请越华诗人秋梦、李志成与洛夫伉俪共进午餐，可惜李志成因事忙不能出席。能与景仰已久的前辈诗人会面，秋梦感到非常高兴。

四月三日惜别晚宴，陈耀祖伉俪假西贡丽池大酒店宴请诗人洛夫伉俪，酒店的越南名菜如：越式凉拌、甘蔗虾、炸春卷、酸汤、荷叶饭，越式打果汁等使大家吃得津津有味。酒店又有越南民族舞蹈，音乐等余兴节目表演，使人对越南文化有更深一层的体会。席上，陈耀祖夫人还向洛夫诗人送赠了一份非常有意义的纪念礼物。敬仰之深，惜别之情，表露无遗。

想及洛夫前辈在越工作短短两年，一别四十多载，仍念记越南的种种，还记得当年学过的几句越语；又想到迎接前辈到越那一天的骤晴骤雨；想起古芝回来的那场风雨，想起那天我们在《PHO 2000》(2000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访越时，曾在这家河粉店进食)吃越南牛肉河粉时，洛夫前辈望着窗外说的“东山飘雨西山晴”一句，想起越华诗坛，《寻声》同仁的逆水行舟，想起前辈对我们的关爱，啊！这一切，岂不正是“东山飘雨西山晴——道是无晴(情)却有晴(情)”吗？

——脱稿于二零零九年四月廿一日

行吟诗人，走好

■ (泰国) 刘助桥

金融海啸震撼全球之际，黄衫军、红衫军把湄南河搅得波涛汹涌之时，泰华文坛却无端地损兵折将，南雁、林光辉、修朝、庄礼道等出色的作家相继去世，叫人心里阵阵作痛。

四位文友中，我和庄礼道接触较多。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作协一次联欢会上与他相识，始知他就是诗风独特的琴思钢。我们同住康讷区，会后他就上了我的顺风车。途中得知我是阳光牌头灯出品人，他像突来灵感似地兴奋起来，要到我家看看。原来他长年跑市场，对阳光灯具早有印象。到我家看过样灯后，问能不能让他代理。我知道他主要做香烛银纸生意，与灯具客路有些偏离；但盛情难却，我不仅一口答应，还开给他最低的厂价。那是信用最好的大二盘才享有的优惠价，只因为他是文友。十多年来，他进货如细水长流，但双方合作愉快。有趣的是，平日给他打打电话，他往往省却寒暄，劈头就说：“支票我写好了，派人来收吧。”弄得我不敢随便给他拨电话。

我也去过他家，见过他教师出身的母亲和能干的太太。三间店铺，整齐清洁，二楼还有一架钢琴。泰华文坛亦商亦文的占大多数，但三十多年走南闯北，独步六十多府的文侠客，所知就他一人。他的作品多写于舟车旅舍中，台湾诗人林焕彰称他为“现代的行吟诗人”，回到家中，忙里偷闲，还有弹钢琴的雅兴，除了琴思钢（钢琴师），泰华还能有谁？这就是他自己形容的“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的寻求”吧。

1946年，庄礼道在粤东普宁县出生，汕头读小学，香港念中学。当时他父亲在泰国还未发达，母亲和祖母在香港做散工维生，他与弟弟学费都不能准时缴交。但人穷志不穷，他以如饥似渴的求学精神，在中西文化交汇的香江，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高中一开始发表诗作，并为著名诗人何达所赏识。十九岁移居曼谷，追求文学的狂热有增无减，诗歌、散文、小说、评论文章频频见报。他的作品贴

近生活，敢闯“禁区”写社会政治题材，富有良知。他的诗歌形式明显欧化，且擅写叙事长篇，年腊梅在《泰华写作人剪影》中，把他定格为“风格西化的庄礼道”。他的散文中常有文学、哲学大家的智慧闪光。文学评论在泰华少现涟漪，庄礼道初到湄江就跃入中流击水，掀起层层波澜。抵泰当年，即抛出《一九六三年泰华文坛之我见》，展示他的能耐与气魄，随后再接再厉，写出多篇万言评述文章，令人刮目相向。陆留在《大众文艺》版为他辟出《艺海扬帆录》评论专栏。中华日报副刊主编许静华，文坛宿将吴继岳都诚心请他写文艺版的年终纵述。这是他认真巡视本地文艺园地后，结合研读鲁迅、胡适等中外名家文学史论的心得，苦心经营取得的丰硕成果。八十年代末，他与四位诗友出版合集《桥》，世纪之交出版个人的《钢琴组诗》，二〇〇三年出版散文小说集《湄南河桥畔的断想》，并准备出版评论集《艺海扬帆录》。元月十二日，他写成该集的“后记”，岂料竟是绝笔，次日他进医院动手术，不幸造成瘫痪。热烈紧凑的钢琴声，嘎然而止。

他上医院前一周，曾到我家串门，告知左颈后长肿瘤已有数年，逐渐长大，致左耳已失聪，非切除不可了。据说属良性，谅无危险。又说生意准备收盘，若能平安无事，以后就专心写作。他对自己的作品并不满意，希望日后能写出代表作。告别时，见他走路仍然风风火火，想不到病魔很快就把他扳倒了！

我带着一个小花瓶，里面插着几支长寿竹（观音竹），匆匆到医院去探望他，还带去一份新中原报，文艺版有他一篇文章，想让他高兴高兴。刚踏进急救房，他一眼就认出了我，然而，已不能言语也没了笑容。他用右手示意左边已不能动弹，左眼也不能睁开。我的心都凉了。

两个月后，他出院回家，我以为已有所好转，一看毫无起色。见面就噢噢出声，扬起

诗人·度假·玩诗·接龙

■ (泰国)杨玲

2008年7月20日下午5时,泰国留中大学总会文艺写作学会举办“文学讲座”和2008版《小诗磨坊》新书发布会结束之后,文艺写作学会会长张永青邀请小诗磨坊全体成员到他的乡村别墅做客,由于蓝焰要去接待旅游团不能参加,张会长另邀了副会长刘助桥,一行九人浩浩荡荡向叻丕府蜜园县出发。

从曼谷到叻丕府蜜园县有150多公里路程,张永青会长安排了一辆十人座豪华商务车,座位宽敞舒适。一路上话题不断,笑声不断。汽车伴着笑语,不知不觉把夜幕给拉了下来。车子一转弯停在了一家餐馆前,会长告诉我们叻丕府蜜园县城到了,并安排了一桌丰盛而地道的泰式晚餐。用完餐休息了一下,就直奔会长的别墅了。

张会长的别墅占地面积共80莱(1莱等于1600平方米),四面环山,小河萦绕,大面积的草地上有序地种植了许多树木,清静优雅;除

了有主屋,工人屋,还有一座大大的八角凉亭和一座别致的湖中亭。主屋是一座三间二层的泰式木结构房,民族风格特浓,这种结构的房屋,在曼谷和泰国其它地区是没有的,只有泰北才有。据张会长介绍,从泰北买了成品房运到别墅庄园,个中确实周折了一番。我们一行人到达时,已是晚上8点,星空晴朗,路灯、庭园灯把庄园衬托得格外美丽。大家坐在八角凉亭中,边欣赏夜景,边聊天聊诗聊庄园。

席间,打开了桂花陈酒助兴,首先欣赏了主人的一首即兴词《山里居》:

山来抱我眠/月入乌云寻梦去/晨起雨寂落,湖亭静/风吹,茫然/修竹林鸟好孤单/卜居岩石涧,相随野草青。

接着是曾心送给主人的一首小诗《眼睛》:

野山下/有座花园//夜里/有无数亮光/不是天上的星星/那是主人的眼睛

(接38页)

左手往楼上乱指,看护和在场的亲人都不能会意,猜了好一阵,他念大学的次女领悟了,快步上楼去取来一本新书,就是刚出版的《湄南河桥畔的断想》。我接领后,他就安静了,但那副病容和无助的神态,叫人难以承受。就这样,他与死神足足苦斗了六年。

火化礼后,翻读亡友的“断想”,老想到他扬手要送书的情景,猜想他家里一定还堆放着不少遗作,分送书籍一定是他的终极心愿。我又想起文友林盛(盛伯)走后,留下许多《嘻哈集》,他的遗孀处理无门,颇感困惑。还有出书多达二十三本的陈博文前辈,最近把积存的著作搬往作协,登报发出大赠送的消息,以免身后给家属带来麻烦。泰华作家的际遇,真叫人欲说还休!

我蓦然想到,泰国正举办第六、七期华文师资培训班,那应是华文书籍最好的去处。

我把自己的想法电告庄夫人卢丽丽女士,她非常同意给师训班赠书的建议,当晚母女就把八纸箱《钢琴组诗》、《湄南河桥畔的断想》和《桥》送到我家。次日我即送往师训班,大受欢迎。

留中校友总会代表师训班主办单位,给卢丽丽女士寄出一封感谢信,里面写道:“您的馈赠,不仅增添了培训班的文化气氛,体现了社会对华文教学的支持;而且可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华文老师分享庄礼道先生辛勤创造的精神财富,并通过他们传播到莘莘学子的心田,花开遍地……”

我默默地祈祷:

行吟诗人,好走。

上路的各位文友,走好。

2009.4.8

这下可把大家的诗兴激发出来了。同时移师到楼下客厅，开始玩起了接龙诗游戏，要求每首三行，四、二、一字形式的排列，每首的第一个字必须接上首的最后一个字，间息时间还不能太长，自由接龙。在座男士每人手中美酒一杯，诗兴大发，自由「抢接」；游戏规则一订下，就由小诗磨坊召集人抢先开了头：

人话不如/酒话/真（曾心）
 真情尽在/酒杯/中（苦觉）
 中中成串/连千/里（岭南人）
 里里外外/皆是/神（苦觉）
 神仙诗人/诗连/篇（焕彰）
 篇篇佳作/笑谈/中（博夫）
 中山戏酒/话磨/诗（苦觉）
 诗情画意/锦屏/里（杨玲）
 里外不分/一家/情（今石）
 情话绵绵/山中/客（张永青）
 客从何处/七加/三（杨玲）
 三生有幸/临福/地（今石）
 地道圣地/出贵/人（博夫）
 人中豪杰/属磨/坊（苦觉）
 坊间奇颂/小诗/好（今石）
 好山好水/难忘/怀（今石）
 怀虚若谷/好人/品（苦觉）
 品诗品酒/品人/生（博夫21日凌晨补接）

这时已是深夜，进入21日凌晨零时三十分，副会长刘先生早已就寝，诗神不敌睡神，玩诗接龙告一段落，各自回房就寝。我单睡一个房间，主人和7位男士分睡三间大套房。

21日上午，用完早餐，第一个节目，主大邀客人植树留念，九个人一字排开，在别墅前种下九棵高大品种的棕榈树，大家祝福主人开发园林胜景，并许下来年相聚的心愿，看又高又大又壮的棕榈树撑起一片蓝天映照大地。第二项活动是，张会长招待大家到附近温泉旅游区泡温泉，享受露天清澈水质洗涤心身的天然温泉浴。

在去泡温泉的途中，大家还是继续玩起了昨晚的接龙诗游戏；这次是按小诗磨坊成员年龄排序接龙，再接上张会长和刘副会长。句型要求也是三行，但改为：一、二、四字的排列形式，每人的开头第一个字也是一定要排上一位写下的最后一个字。这回由老大岭南人开头：

山/山山/山外有山（岭南人）
 山/有水/水动则灵（曾心）
 灵/山中/紫气升腾（焕彰）
 腾/华夏/龙飞凤舞（博夫）
 舞/红旗/旗开得胜（今石）
 胜/一筹/帷幄千里（杨玲）
 里/三层/群贤聚会（苦觉）
 会/幸会/不饮也醉（刘助桥）
 醉/朦胧/携手捞月（张永青）

刚巧接完一轮，温泉游乐区到了。山里的温泉矿物质特浓，硬币可浮放在水面，温泉是一家山里人家私人经营，据介绍才知道，山里人已经经营了好几代，创出了名誉，难怪地方政府想收缴此温泉，但累次三番都未能收掉。天然温泉是大自然赐予诗人们的恩惠，大家泡在温泉里，各自介绍泡温泉的经历，最为动听的还是博夫在日本留学期间经历的那一段；日本泡温泉是不穿泳衣的，每人一条毛巾和一顶草帽，而且男女同在一池，其中发生了许多尴尬和笑话。

泡够了温泉大家继续赶路，途经张会长的橡胶园参观，7000多莱的橡胶园，分处在二个地方，一望无际的橡胶园，园内间种着菠萝，丰收在望。在返回曼谷的路上，大家兴致勃勃，再次玩起了接龙诗游戏；这次的要求比前面二次的法则不一样：四句要分为四、四、二、二字形式排列，并规定以树为首字，最后二句首字都必须相同，但不能重复他人已用过的字。这是张会长的构想，也由他开头，刘副会长接第一棒，小诗磨坊的成员由年龄最轻的开始：

树种南山/根长情茂/加泥/加水（张永青）
 树木树人/十年百年/留爱/留年（刘助桥）
 树长成林/顶天立地/迎风/迎雨（苦觉）
 树大根深/文友情长/聚会/聚诗（杨玲）
 树千年木/万年诗人/同心/同力（今石）
 树高千丈/文财归源/连根/连情（博夫）
 树中有树/诗中有诗/思情/思诗（焕彰）
 树长靠天/根深叶茂/种诗/种缘（曾心）
 树黄枝绿/枝老枝幼/有色/有形（岭南人）

一路的欢声笑语，一车的诗情画意，满载主人的盛情，满载诗人的激情和感激，回到了曼谷，结束一次如诗如画的诗人度假玩诗吟诗之旅。

前言：风沙雁先生的《遥远的期待》是继《追逐阳光的人》之后的又一部长篇，他把理想与现实衔接起来，进一步发掘知识分子在现实中的心理变迁，理想、人生、现实给过他希望也让他失望，但他依然坚守着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为中华文化依然默默耕耘，不离不弃。

在南洋中华文化的边缘化似乎早已不是个新问题，华人、华文在海外遭受排挤使得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忧心忡忡。新加坡作家风沙雁先生根据札记发展而来的小说《追逐阳光的人》描写了一群南大生的生活与追求，反映着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被压抑的过程以及中华文化在南洋面临的种种困境，情感细腻，文字优美，好评如潮。而接踵而至的《遥远的期待》虽然也是由札记发展而来，但是却有着更丰富的内涵。如果说《追逐阳光的人》谱写的是时代知识分子追求阳光的一曲高歌的话，那么《遥远的期待》便是面对残酷现实知识分子永不言弃的奋斗史诗，是知识分子于困顿中坚守人文精神的悲壮之歌。

小说《遥远的期待》分为九章，而第一章开宗明义便是“归来”。知识分子王弘扬回到了他阔别五年的桃花源岛，富丽堂皇的机场、鲜花盛开的路堤、宽阔的马路、明亮的街灯，一切都证明着故里的日新月异。这变化也影响着主人公的心境，小说中有了然之笔“而今阔别五年归来，一切都变得那么美好。他暗忖，桃花源岛的经济建设得这么成功，只差民族与国家文化尚待建设，我此次加入晨报，不正是可在这方面作出一点贡献吗？”由此可见主人公王弘扬是带着文化建设理想归来的，他辞去了薪水颇高的工作，全身心的投入到文化的领域，期待着一展抱负，充满了豪情壮语，英雄终有用武之地了。王弘扬俨然是个归来者，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符号象征。中华传统的文化心理影响着他，作为时代知识分子他的弃商从文

困顿中的追寻

——评风沙雁之《遥远的期待》

■ 段波

自然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在一个华文备受摒弃和排挤的国度，一个有着中华血统的知识分子带着渴望捍卫自己母族文化的梦想归来，在边缘化的中华文化阵营中开始新的奋斗历程，这不能不说也是作家风沙雁的梦想和追求。小说一开始就塑造的这个归来者的形象，不仅与前一部小说《追逐阳光的人》有着逻辑上的承接关系，而且为小说的进一步推进埋下了伏笔，是整部小说的基础，一个带着梦想的归来者在梦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在压抑中毅然决然地操持着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显示了一种文化自我认同的决心。

然而现实与理想之间是有差距的，这个世界不光有着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的争斗，更有着形形色色的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在这过程中展示着人性的复杂与残缺。构陷朋友的李路明、畏忌英才的魏道义、善讲八卦的李遵荣、不辨是非的柳捷敏等等。此书所刻画的文化界中的一些人，既有普通人的常性，也有小人物的悲哀，为了求得生存和维护自我利益，相互倾轧，以放弃文化传统的继承为代价来谋取生存。什么建设文化、什么贡献，这些伟大的词早已在报社的内斗中变成了虚幻。不谙世事的王弘扬以为在受华文教育者的圈子里可以一展抱负，可是好景不长，由于他的才华横溢、锋芒毕露，遭来了同事、上司的嫉妒和排挤。受到冷遇和不公平待遇的王弘扬被降职减薪后，遭遇了张松青的赏识，然而却使他更加被动的卷入了领导层中更加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派系斗争中去，变成了老总魏道义的眼中钉。当初抱着建设中华文化的理想才弃商从文，而现在却面临着理想的即将破灭。可以说王弘扬陷入了困顿中，这困顿不仅来源于在报社的艰难处境，还有理想与现实撞击后的无可适从。

归来者与现实的碰壁本身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永久的探讨知识分子精神家园的话题。风沙雁塑造的王弘扬就是这样一

象。语言是凝聚民族的形式，母语的日渐衰微，使华人失去了与心灵对话的符号，华语与华文文学的困境实际上是海外华族文化困境的缩影。一位失去民族传统与文化滋养的海外华人，无论如何也难以摆脱心灵深处那种时常让人绝望的飘零感。需要归来的不仅仅是有着良知与历史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更是知识分子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对华族文化的精神追求。当然，这追求是快乐的，也是艰难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弘扬的困顿实际上也是作者的困顿，更是这一批执着于华文建设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艰难处境和内心焦灼的集中体现。

风沙雁先生曾经说过：“人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精神家园”，这是他进行创作的精神支柱。对于聚居海外的华人来说，失去民族传统与文化滋养就好比是无根的叶，失掉了自己的精神家园。面对华文文化的急速衰微，风沙雁忧心忡忡，知识分子自觉的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鞭策着他，把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关怀又一次渗透在他的小说《遥远的期待》中。主人公王弘扬在报社压抑的环境中饱受精神的痛苦，苦苦追寻的理想成为了泡沫，这意味着他必须寻求新的出路。他没有了初进晨报时的热情，与一批报社同人聚集一起为报社的琐事所羁绊。然而，值得庆幸的是王弘扬并没有就此消沉，不管是任教于大学，还是搞学术研究，他始终没有放弃他对母族文化的追寻，他的身上有着自觉的文化认同烙印。

纵观全篇：前三章是着笔于归来者理想的破灭与困境的书写，意在展示华文文化在海外的重重困境。而从第四章起依次为破茧、串连、远行、死角、迁馆、眺望，展示了知识分子王弘扬在困境中的努力，一个永不言弃的战士姿态跃然纸上。《新时代学报》的诞生是主人公又一次开辟的理想之路。王弘扬协同莫天骥、吴恩世筹划了这份专业性学术性学报，“以文会友，广泛联系世界各国的华裔学者，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宗旨。”这条寻找精神家园，操守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全新道路，让弘扬柳暗花明又一村。他积极地串连有识之士，甚至为了扩展学报的广度和深度远行他国，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和文化建设构建了新的基础。在海外的大背景下，弘扬对华文文学、文化的执着追求是一个有着中华血脉的知识分子

在精神上的建构与回归，漂泊的游子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根。而全篇小说以“眺望”一章结尾不无深意，“民众在精神上的返璞归真，在文化上的回头深入探讨民族文化的奥秘与精义，对我来说，就是一把燭火，一股潜伏在地下的先进思潮，是我余生的远景，是我们大家的遥远然而不是不可实现的期待。”这是主人公弘扬的理想与期待，也是作家风沙雁的期待，更是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们的期待，他们用战笔来呼唤民众，呼唤回归母族文化精神家园的希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把燭火照亮海外游子精神回家的路！

参考文献：

- 【1】风沙雁编《风沙雁精神家园透视》新加坡斯雅舍2009年2月
 - 【2】风沙雁著《遥远的期待》新加坡风云出版社2008年12月
 - 【3】陆卓宁编《和而不同·第十五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
 - 【4】王晓初 朱文斌编《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
- 作者是中国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相约千里的人文情怀

——读骆宾路新著《千里之约》

■ 张淑云

骆宾路先生，原名杨书楚，1935年出生于新加坡，祖籍中国广东澄海。从上个世纪50年代执笔至今，已有近60年的创作生涯。1982年以来，他前后出版了10多部微型小说集和散文集，深受读者喜爱。2009年2月由香港文艺家协会出版的散文新著《千里之约》又是他献给读者的一道盛餐。当我细细品读这本装帧清新淡雅的散文集时，很快就被书中那文采飞扬、情真意切的文字深深吸引住。字里行间，我看到一位长者、一位教师、一位作家那热爱生活、关爱学生、崇尚母语文化的精神世界，读到了他笔下那炽烈而真诚的师生之情、友人之情、文学之情，看到了他笔下涌动着的人文情怀的浪花。《千里之约》既是对旧日情怀的追念，更是对中华文化的深沉感念。骆宾路先生的这部散文佳作，情景交融又有文化底蕴，营造出如诗如画的充满人文情怀的散文意境。

在这部新著里，骆宾路先生借助“千里之约”寄托并抒发的人文情怀，主要包括三个侧面，一个是师生情，一个是文友情，再一个是母族文化情。师生情主要是通过《千里之约，三十七年师生情》、《老师，该退休了》等与中国学生约会的记叙表达的。继2006年滇西之行，2008年的再次“千里之约”包括潞西、保山、昆明、武汉、苏州、上海等地。《千里之约，三十七年师生情》作家飞去天津，看望三十七年前，在云南潞西民族中学教过的学生刘新瑞。任何作家、艺术家都有一段难以忘怀的岁月，成为他写作最丰富、最熟悉的资源。

《我的教学生涯》正是骆宾路先生对潞西的教学生涯的怀念，“讲堂不是老师唯一和学生建立感情的平台。真正建立师生情，是在讲台下融入学生的生活中。这才是建立师生感情的真正渠道。”《千里之约》所表达的正是骆宾路先生难以忘怀的师生之情和友人之情，“不管是老师探望学生，或是学生探望老师，这千里之约，都是一种系念，一种人世间无法取代的幸福。”《千里之约在潞西》是对2006年承

诺在2008年再次相约潞西的诺言的实践。时值二十九届北京奥运会召开的日子，此次相约别有意义。8月8日骆宾路先生与自己的几位学生在潞西的酒店共同观看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表达了对五千年中华文化的总体精神与气魄文化关怀。《千里之约——保山的约会》结束了潞西之约，先生又沿着2006年走过的线路回到保山，履行与女作家王韵凤的保山之约，同时也会见了另一位在保山的学生胡雪梅。虽因身体不适而使此次之约略显美中不足，但展现了保山女作家王韵凤的人格精神和创作魅力。《酒逢知己千杯少》记叙了2008年云南之行老师、旧同事、同学、学生欢聚一堂敬酒祝酒的场面。

文友之情是从《武汉，拜会石大姐，不去黄鹤楼》开始的。这篇散文写了骆先生专程拜会湖北女诗人石葳大姐的过程。文友相见别是亲切。写出诗人石葳的倔强意志与绝不低头的性格。骆宾路先生与诗人坦陈了各自的内心世界，坦露了作为知心朋友的心声。正如文中写道：“人之相处不在日日夜夜，坦诚才是相处的最高境界。”《千里之约在苏州》拜会神交多年而未曾见面的江苏作家陈新先生。陈先生陪同骆先生游览了拙政园、博物馆、狮子林、寒山寺并特地走访了同里，感受了苏州古城的文化特色。在自然和人文环境中彰显了苏州城的文化底蕴。结束了苏州之约后，作家又来到上海，在《上海滩，浪奔，浪流》一文中写了赴文友施行老先生之约的情景。

在这部散文集里，骆先生一直在记叙内心深处深藏着的人文情怀。这种情怀如上所述，是作家对师生之情、文友情的感念。此外还有一部分篇章则是对中华文化的感念。在这部分篇什里，他用自己的眼光，用自己积累的文化修养去看华文文化与文学。正如骆先生在本书的序言中所写：“之所以回到这条路上来，握笔再写，一是不甘寂寞，二是不甘心、也不忍心这样目睹母语与华文文学在本地社会上急速滑落与倾斜。”这段自白就是这本散文集里骆

先生关于母语与华族文化的高度概括，它表现了作家对华文文学的坚守与执着。《你肯吗？》讲述当地实施“讲华语政策”的二十八年期间，华文在成为官方语言后没有蓬勃发展，反而“江河日下”，反思了这一现象是“孰之过”。骆先生指出：“这里的问题不是‘肯’与‘不肯’，而是‘高瞻远瞩’认清中华文化五千年的价值观，或是‘鼠目寸光’的大是大非的现实问题。”体现了作家对华文教育的深沉思考。《岛国独特风景》写两个年轻的华裔在一起，他们十之七八是讲英语，不说华语的现象。骆先生对这一独特奇异景观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并表达了自己生活中坚持多用华文的实践与信心。《历史不能一刀切，历史是延绵不断的》一文对新加坡历史的压缩，压缩成四十三年的建国史，这种对历史一刀切的现象

导致文化的中断的担忧。这充分体现了骆宾路先生人文情怀的另一个侧面，是骆先生人文学者对现实世界的关注与思考。

正因为骆宾路先生富有热爱生活的多侧面的人文情怀，所以不管是记录师生相见的文章，还是时文杂评，都具有人文之情与自然之情和谐统一的文化内涵，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骆宾路先生用审美的眼光将人文情怀渗透于旅程之中，这正是《千里之约》这部散文集的珍贵之处、独特之处。《千里直约》不仅体现了骆先生对人文理想、精神家园的不懈追求，而且这种追求，可以陶冶情操、净化灵魂、优化人格，提升品位，使读者如沐春风又甘之如饴，是难得的人文艺术享受的佳作。

（作者系文学硕士）

人生如戏 ——读《剧本以外的“戏”》

“人生如戏”这个命题确有太多的消极意味，然就其短暂如“朝露”的忽忽生命与命运的多舛而言，持“人生如戏”如是观便不失为豁达超然之气度。一个母亲仅在失去联络一个钟头的短暂时刻，忽遭“仅有二十二岁”，今年刚刚大学毕业的独生子，驾驶着新买的车子撞车受重伤，“魂归天国”的霹雳般的轰然一记捶击，她在痛哭中自责：我不该“叫你爹地买那辆车给你”。她在悲痛中领悟到：车子就这样买下来，交给儿子驾驶。“谁会想到会发生这剧本以外的‘戏’？爱他，变成害了他。”骆宾路先生的新作《剧本以外的“戏”》的主题格外的沉重。

《剧本以外的“戏”》叙述一个年轻人死于车祸给母亲造成多大伤害的故事。根据主题的需要，作者在剪裁、结构上作了恰到好处的编排。他舍弃了车祸场景、过程，舍弃了抢救伤员、殓殓死者的场景与过程等具体情节不予叙述描摹，对于逝者的父母的悲伤痛苦也写得不多，甚至只是一笔带过。全篇着意叙写的是父母对儿子罹难祸根的探究和两老争相自责。

——一整晚，做丈夫的都在责怪自己：

“我不该买那辆车给他。我不该买那辆车给他。”

——“很对不起，仔，妈咪不知道你这一

生的剧本里会有这样的情节。如果知道，我怎么也不会叫你爹的买那辆车给你。”

母亲自责，反思，进而对生活，对人生有了新的领悟：“每个来这世上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带着什么脚本来，自己会扮演什么角色，正因为我们手上没有剧本可供参考依据，我们无法预知会发生什么事。故事会怎样发展，直到你走完自己的一生，这就是你演绎的剧本了。”

读完宾路先生的《剧本以外的“戏”》，我不禁想起了施蛰存的《梅雨之夕》和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的新感觉派文学。我的意思并不是说骆先生的小说是属于新感觉派的，我要强调的是《剧本以外的“戏”》的人物心理分析手法的刻意运用。在每一篇微型小说的有限篇幅里，骆宾路总是尽可能地简化情节的演绎，而突出张扬、渲染人物的心理活动，以收丰富内涵，深化主题之功效。诸如《它是看第五波道的》、《新病例》和《蟹王》等篇无一不是如此。

我衷心钦佩骆宾路先生的微型小说的独特风格——还是我在前一篇品评他的微型小说所敬赠的八个字：玲珑剔透，精骛八极——更趋成熟，更为风致了。

■（湖南）翁 晖

野火烧不尽的原上草

——读莞尔的《不喜欢学母语的人》

■ (广东) 饶福生

无论从小说或散文的角度来读,我的直觉告诉自己:这是一篇很有思想力度的佳作。作者莞尔先生显然直面新加坡华文的尴尬现状而奋笔挥写的。我是把这篇文章当作小说来阅读的,却也从中发觉一个沉重的话题:对新加坡的华人来说,学习华文有用武之地吗?

作者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写法。用第一人称写法,能缩短文章中人物与读者的距离,让人读来亲切而温馨。在此文中,作者描述了作为华文老师的“我”,如何“谆谆善诱”一位对学习华文有抵触情绪名叫正光的学生努力学华文;半年后,正光的华文成绩终于“取得了明显的进步”这样令人欣喜的故事。故事虽然简单,却发人深省。

在此文中,我仿佛触摸到了一位在岛国语文中心执教的老师强烈的责任心。为了说服正光这位固执地认为“学华文没有用”的学生,“我”的确费尽了心思,既讲了大道理(顺口宣传了岛国“讲华语运动”的口号),又讲了小道理(讲了正光父亲当医生需用华语与病人沟通的事例),意图非常明显:让正光明白学习华文的重要性。但是,“我”苦口婆心的劝说,正光并不领情,使“我”颇感失望:“我的心顿时如六月下冰雹,寒澈骨!”

失望,并没有让“我”绝望。“我”又一次强化了教师的责任心,试图从情感上去启发正光:1. 通过“我”与一位说得一口流利华语的年轻美国人的交谈,去“感动”听得“目瞪口呆”的正光;2. 通过讲解法国作家都德的世界名篇《最后一课》,再次去“感动”包括正光在内的“小东西们”;3. 作为教师的“我”又一次“打铁趁热”,把一个新加坡华裔青年到英国留学时误把英文当母语的窘态,作为“听来的故事讲给他们听”。就这样,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凸显了“我”这位教师谆谆教导学生正光他们学习华文的良苦用心。

教师“我”的启发式的导引,有如春风化雨,点点滴滴渗入到正光那样的“小东西们”的心田里。正光的一篇好作文,让“我”在他的身上看到了希望,也让“我”对华文教学更有信心。“我”用心血去浇灌那稚嫩的幼苗,终于使动小的华文树苗吐出了新绿,且正在茁壮成长之中。

作者在此文中采取夹叙夹议的方法展开情节,抒发议论,让读者从中体味作者的内心感受。比如,文章开头叙写了教师“我”和学生正光的对话,“我”听了学生“固执”的回话以后,心里却在发表评论:“六月下冰雹,寒澈骨!”。还有,“我”跟孩子们讲述了一个新加坡青年到英国留学时不会写华文的狼狈相以后,作者又“感慨万分”地说:“如何引导像正光这样的孩子们学习华文是老师义不容辞的责任”,真使读者深切地感觉到,岛国教华文的老师的确是负重前行,教好华文责任重如天!文章的结尾,当“我”“呕心沥血”培养了一株华文小苗以后,在“颇感欣慰”的同时,又情不自禁地对当前岛国推行的文化政策表示愤懑:在华人数量占多数的岛国里,华文不仅没有得到确认和扶持,反而处处“备受打压”,犹如“长在巨石底下的野草”。读到这里,我便自然想起了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千古名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环顾东南亚,哪一个国家的华人、华文不曾备受压迫和摧残?但是,华人也好,华文也好,都具有野草精神,自信,坚韧,顽强,不怕火烧,不怕石压!我相信,居住在岛国的华人,同样具备着火烧不尽、石压不死的野草精神。

此文中的主人公只有两人:一个是在语文中心负责华文的教师“我”,另一个为原先不爱学习华文的正光。我认为,通过对“我”的言行举止的刻划,对“我”的心理描写,使“我”的教师形象更加丰满,“我”强烈的责

任心传递出了教师对学生那一份深深的爱，展现出了“我”美丽的心灵；而学生正光的人物形象就略嫌单薄。如果文章的结尾部分，作者能够多花一点笔墨去透视正光这孩子作文取得

明显的进步以后的心理变化，那么，正光的形象会更加鲜活，更有立体感，也就可以呼之而出了。

2009年4月30日于梅州

漫笔之中见真情

——略谈骆宾路散文《千里之约，三十七年师生情》的艺术功力

■ 段波波

骆宾路先生的散文集《千里之约》充盈着对往事的回忆、对岁月变迁的感慨、讲述人间的相聚离散、千姿百态，篇篇读来都显示着一位老者对生活的感悟，宛如一弯流淌在山间的清泉。而作为这部集子首篇《千里之约，三十七年师生情》给人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这夹叙夹议的散文讲的是作者重回北国的经历、感受和激情，表达了令人感动的一片师生情。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着尊师重道的美德，创师道之先、教育之先的儒家鼻祖孔子与其弟子颜回的师生情谊就广为称颂。三尺讲台上，老师播下知识的种子，托起明天的太阳。天涯海角有穷时，只有师恩无尽处。岁月有痕，在师生的心田留下了感动、回忆与甜蜜。而现在年近古稀的老师与不惑之年的学生的相聚，其情其景怎不感人？三十七年后，骆宾路先生在叙谈间流露的是师生间不尽思念，浓浓的情怀。

现代散文有“闲话风”与“独语体”之别，所谓“闲话风”的“闲”，即所谓任心而谈，“闲话”也称漫笔，表明了一种笔墨趣味，不仅是指题材漫无边际，而且是行文结构的兴之所至的随意性。《千里之约，三十七年师生情》采用的就是“闲话风”的体式，气氛自然，亲切，和谐，宽松。三十七年的师生情，三十七年后的重逢，没有过多的地直言百感交集，也没有过多地描述重逢喜泪；而是叙述老师到来后与学生的一些快乐、融洽相处的

细节。骆老师到达天津机场学生刘新瑞来接时，作者是这样写的：“她虽然穿着高跟鞋，却像一只小麻雀般连跑带跳，快速跑过来迎接我。她应该是一个心情开朗，口齿伶俐，善于说话的人，但那一刻，她没有多说话，却给我一脸灿烂的笑容。”类似的叙述，贯穿全文始终，这种看似平淡的日常生活的交流，让这份师生的情谊如涓涓细流流入读者的心扉，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写师生间的对话也是如此：从天津机场回市区路上，学生对老师说：“一下子，就过三十多年了。那年在新加坡举行的华人杯羽球赛，我不知道你在新加坡，要不我就跟队来新加坡见你。”老师说：

“世事有时就讲个缘字，有缘千里来相逢，缘未到，见不着就是见不着。”就在这样的“闲话”之中，师生之间多年来思念、牵挂便尽在其中。“闲话”也好，“漫笔”也好，都是用最简单的技巧把一件事写得很感人，是反璞归真，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就像画画，随意的几笔几划，几圈几点，一株草一棵树，一座山一只鸟一个人就跃然纸上。散文的这种直接记事叙情被认为是最能体现作者性情的表现手法。这种笔法看似平淡、简单、容易，其实正好相反。不经过长期的磨练与积累，不能对多种艺术手法的深入了解，做到成竹在胸，娴熟于心，那是无法做到的。骆宾路先生的这篇散文从结构到行文都萧洒自如、朴实真切，无不显示着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力。

探访寮国

■ 博 夫

去年陪林焕彰、蓝焰从金三角乘快速摩托游船进寮国边境游玩已经是入寮第八次了，但真正深入寮国还是这次商务考察之旅。

在寮国首都万象的瓦岱国际机场下了飞机，我站在机场的停机坪极目四望，远处除了绿油油的树木，什么都没有。我当时就想，这方圆几十里，最高的建筑不会就是机场的瞭望台吧？

没想到，还真被我猜中了。出了机场，汽车一路飞奔，刚看见楼房就已经到宾馆了。我问司机，这里是不是离市中心很远？司机说，不远，只要10分钟的路程就能到万象最繁华的地方了。看着司机，我有点半信半疑。

到万象的第一件事是去拜会中国驻寮国大使馆，寻访商务参赞，先从官方入手了解寮国。汽车开来开去，好像走上了乡间小路，路边除了稀疏的几户人家就只有茂密的树林了。

汽车在一个大铁门前停下来，使馆到了。我环顾四周，除了树林和掩映在树林里的几栋小楼，周围什么都没有。见到商务参赞我就问，这里是不是很偏僻？参赞笑着说，这里不仅不偏僻，还是万象市里的风水宝地，使馆办公楼的后面就是一片森林，环境非常好，很多使馆都打算搬到这里来呢。而且，万象跟其它国家的首都的区别就在于它既没有都市的高楼大厦，也没有都市的繁华景象，它有的就是田园般的静谧。

万象的这种安详和静谧可能跟寮国人信仰佛教有一定的关系。在万象，最“豪华”的建筑就是寺庙，而最惹眼的人就是那些披袈裟的出家人了。

这些出家人受到信徒们的尊敬。在我住的宾馆后面有一座寺庙，每天早上往寺庙里送斋饭的女人都排成了长队。

寮国的出家人很开放。在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背着香袋、戴着墨镜、骑着摩托的和尚。有些出家人还在寺庙里学习英语。在寮国总理府对面的寺庙里，我亲眼目睹了一堂寺庙里的英语课。课堂就在寺庙一排平房外的走廊上，

一块木头黑板，几排简单的课桌。老师是一位二十来岁的和尚，学生是一群十来岁的小和尚。老师没有用教材，他熟练地在黑板上写下几句英语对话，然后让小和尚跟着反复读。我站在外面听了一会，发音还挺准的。

考察市场时，我去了万象最繁华的早市。不过，这早市也不能算早，每天早上7点以后才开门，直到下午4点以后关门。

早市有点像泰北美赛的商品批发市场，里面几百个摊位，从家用电器、服装鞋帽到珠宝首饰应有尽有。与泰国美赛不同的是国营商店也跑来凑热闹。我来到一家国营商店，转了一圈，结果我发现市场里只有中国货、泰国货、印度货，就是没看见寮国货。寮国人消费水平很低，没有自己的工业，物品基本都靠进口。所以，除了一些竹编和农具，很难找到真正的寮国货。

寮国人十分好客，每逢宾客临门，主人会显得格外高兴，除热情迎候，还要用各种时令鲜果和自家酿制的美酒招待，因而在寮国流行“主人引路，敬酒在先”的说法。我应邀到寮国朋友家中作客，主人率全家人准时恭候在大门口迎接。见面问候后，引导我进入住房。走进客厅之前，也是脱鞋入内，寮国的生活方式和泰国一样有进屋脱鞋的习惯。进入室内后盘腿席地坐下，主人不是泡茶，而是拿出了酒，先自己斟满一杯，一饮而尽，然后斟满一杯递给我，我学了寮国人的方式，双手接过一饮而尽，以表示对主人的盛情致谢。

午餐时，主人捧出坛酒，放在客厅中央，我们围着酒坛席地而坐，主人当众取下坛口上的封泥，向坛中插入一些细管，每人握住一根细管吸饮坛中的酒，大家边饮边谈，显得亲密无间。坛酒是寮国乡间款待宾客的必备之物，用糯米加其它原料制成，来客后就喝坛酒。

一次欢欣的旅游结束了，但初衷的商务考察没有落到实处，看来想拓展寮国市场的原先设想，在这次商旅中成了泡影。

写于泰北美赛

蝎子山随想

■ 蓝 焰

很高兴，应文友博夫兄之邀，我有幸跟杨玲陪同台湾名诗人林焕彰先生到泰北美赛市旅游观光。美赛市位于泰国的最北端，与缅甸及寮国接壤。这次林先生远道而来，主要是为了庆祝“小诗磨坊”成立一周年和参加“小诗磨坊诗集发布会”等文艺活动。因时间仓促，经商量后我们决定在美赛逗留两夜三天。在东道主博夫兄的精心安排下，这次的泰北之旅，我们参观了神秘的金三角、久违了的美斯乐、姹紫嫣红的皇太后花园、令人心碎的鸦片博物馆、鬼斧神工的隆坤佛寺（泰国著名艺术家查隆猜所建）等地，时间允许我们又多了一个“血拼”闹市及“蝎子寺”。所谓蝎子寺，即越犁欧（泰语），它座落在靠近缅甸边界的一个山头，与缅甸隔涧相望；因在其寺内朝向缅甸的北端，安奉着一只巨大的蝎子，故被博夫兄戏称为“蝎子寺”，而我就管这座山叫“蝎子山”。

七月的泰国，并不会象想象中那般炎热难耐，相反的，从蝎子山中吹来的风，却能劫汗怡心，有法国香水难以匹敌的清香和野味，令人陶然欲醉。说也奇怪，五日的早晨，竟也下起细雨来，细雨中美赛的闹市，又重复着往昔的节拍，显得格格外神气；大街小巷都挤满了商店小贩和伞头钻动的行人，乍看之下，俨然是美赛的一副“雨中商旅图”。在博夫兄的领路下，我们穿过闹市中的一条羊肠小道，沿着蝎子山脚下的一条只能供两辆汽车互避的黄土坡，拾级而上。在细雨的作用下，黄土坡没有飞尘，两边的青草丛中，都挤满了唯恐没得露脸的野花，两只不知归处的野蝶，正翩翩起舞，象是在迎接我们这远道而来的贵客。感觉中，这蝎子山的晨风细雨、绿草野花，象是带了魔咒，令我们几个舞文弄墨的人，显得有些痴迷。谈笑间，我突然想起唐朝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名诗：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惟闻钟磬音。”

应当说，这黄土坡的尽头——那蝎子山上的蝎子寺，应与诗中的意境有些落差，但其实，飘逸的“晨雨”要比和煦的“初日”来得更为迷人、更为浪漫了，因而我的心是跟山间细雨中的野草小花一样充满愉悦的。因没有九曲十八弯，我们没多久便到达了山头的蝎子寺。这个山头的蝎子寺哟，并没有我想象中那般威严壮丽，它面积约莫半个足球场大小，与曼谷一般的寺庙没有什么不同，虽没有什么画梁雕栋、粉墙红砖之类的，却也流露着佛教的神圣与庄严；香烛缠绕处，可隐约窥见百姓对佛教的虔诚与重视。趁着飘飘洋洋的细雨，我巡视了一下，这细雨飘逸的蝎子山哟，也未免太年轻了？你看它群山环抱、峰峦叠翠，虽拦腰而驻的轻烟薄雾让其显得有些苍老，但远近却见不到苍松古柏般的树木；山泉长歌、林鸟相呼及山脚下彼此间交错有序的民居，已教人分不清哪边是泰国、哪边是缅甸了。

蝎子山是有情的，年轻的蝎子山引领我叩响了蝎子山的蝎子寺。趁着“晨钟惊飞鸟、风清细雨酣”之时，我独自来到了蝎子寺的北端。北端的山色最美；北端的秀气最浓；北端的鸟语最动人。然而，我似乎不感兴趣，最吸引我最让我着迷的，还是莫过于那只恭奉在两米多高、与缅甸隔涧对望的巨蝎了。这只威风凛凛、神气逼人的巨大蝎子，真的让我震撼，它的体积约莫一只小车般大小，趴在恭奉台上，举着两支硕大的“钢钳”，尾巴高翘，眼盯前方，一付跃跃欲试的样子。要不是我神志清醒，准以为是当年孙大圣护唐僧往西天取经、路过女儿国时所遇到的那个手抱五弦琵琶的蝎子精再世，不被吓哭才怪。面对着这只灰褐色的巨蝎，我端详了许久，思绪连翩。为何要安奉它？为何要面对缅甸？有什么意义……？正当我丈二金钢摸不着头脑之时，一个穿着普通、手拿扫把、约莫六十多岁的老人来到了我的身边，看其样子，应是这蝎子寺的清洁工。老人看着我狐疑的样子，笑着问：

“小伙子，是曼谷来的吧？”

“是的，老伯伯。你是哪里人？”

“啊，我是缅甸人，小时候为了逃避战乱而来到这里，跟佛祖结缘了。”不知怎的，一提到小时候，老人脸色一沉，象有些失意。他的话让我萌生几分敬意，问：

“老伯伯，这蝎……”还没等我把话说完，那老人便抢着叹气道：

“小伙子呀，你有所不知，这叫‘镇缅甸’，泰缅两国曾经有过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泰国人做了这只巨蝎在这里，就是希望借它的威力来镇住缅甸，不要再象以前那样兴兵入侵，你看对面的山头，虽绿树成阴，但里面都是暗堡啊……！”老人说罢又叹着气扫起他的地来。他充满伤感，从他的脸色和眼神，似乎可以捕捉到一个说不尽道不完的故事，在他的心头激荡。我的心一下子被揪住了，似乎跌回到尘封的十八世纪。

根据历史，泰国有四个朝代，即素可泰王朝、大城王朝、吞武里王朝（也叫郑王朝）及拉玛节基王朝（也叫曼谷王朝），其中要以大城王朝的历史最为悠久（417年）。但是，当历史的车轮来到公元一七六六年的时候，大城王朝便被缅甸入侵并被攻陷，王朝灭亡，结束了由三十四位君主所统治的四百一十七年的辉煌历史，只留下了一大片古迹废墟供后人凭吊，一个辉煌的王朝就这样地在历史的长河中搁浅了。搁浅的历史，搁浅的历史回想起来着实令人倍感神伤。都这么久了，人们还是没法忘记它。站在巨蝎子面前，我沉思了许久、许久，感觉中，似乎这年轻的蝎子山，心情象我一样沉重，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是的，历史让我倾慕，历史让我慨叹，历史也让我敬畏！可不是么？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人类的发展，人类的图腾，几乎是在战争中进行的，从古早的茹毛饮血，到当今的太空电子，哪个时代没有发生过战争？侵略与反侵略，欺压与反欺压，奴役与反奴役……多少个文明的毁灭，又有多少个文明的复兴？时到今天，人类还是离不开战争，仍然受到战争的威胁，虽大型的战争已不太可能发生，但局部的战争时有所进行，如反恐战争。如今，人类已走出了愚昧野蛮而进入了文明发展的和平年代，根本已不存在着侵略与反侵略、欺压与反欺压、奴役与反奴役的战争，但是，各国政府

每年都有高额的军事预算，仍然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做着有可能的打算。在人类用火与血写成的历史当中，大都是正义战胜邪恶，侵略、欺压、奴役者大都在“失道”的最后以失败告终，如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的抗日战争……曾有多少次，人类的发展差点就毁在个别头脑发热的战争贩子手里（如希特勒、东条英机）？难道，人类的进步与发展得需要一番生灵涂炭的战争之后，才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么？面对着年轻的蝎子山，面对着那只巨大的蝎子，我想起了明代的郑和。当年郑和七下西洋所率领的船队，船坚炮利，浩浩荡荡，但他所带去的不是武力与侵略，而是友谊、技术、文化，所到之处，都是促进交流促进发展，为当地民众带去“爱”。在战乱的年代里，我们确实需要这种“郑和精神”，不是么？我想，要是在今天，郑和及有可能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了。面对着缅甸的那座青山，我希望那老人所说的话是错的。真的，可别再让历史的悲剧在现今的时代中重演，让人间仅有的净土充满仇恨、充满火药味了。郭沫若先生说得好：“以侵略为目的的战争，不用说是专以破坏为能事的，它不仅要破坏被侵略者的文化设施，同时也要破坏侵略者自身的文化设施，把一切有用的人力集中到毁灭的一途，这是人类文化的叛逆，人类历史的叛逆。”

蝎子山的细雨还在飘着，美丽的蝎子山此时象是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雾，感觉中已没有花香鸟语，也听不到山泉长歌了。看着老人远去的背影，我移步来到了蝎子寺的另一处——辽望台。这是一个圆形的、四层楼高的观景台，观景台里面的墙壁都绘制着那个刀光剑影的血腥年代，那是血的记忆，血的记忆被烙印在这青山古寺之中，不免令人萌生几许伤感。迈着沉重的步伐，我登上了四楼，见两个约莫八、九岁的小孩正在上面玩耍，银铃般的笑声让我如沐春风。我一时失忆，于是走了过去问：

“小朋友，你们是哪里来的呀？”其中一个年纪较大的笑着对我说：“我是从那边来的，我早上出国跟朋友玩耍，中午回国吃饭。”他指着缅甸的方向，说罢嘻嘻地笑了起来，我一下子被逗乐了。这调皮可爱的小孩，他说的实在太有趣太可爱了。我一时忘记了那个老人所说的话，也忘记了那段伤痛的历史，忘记了墙壁

上的那个血腥年代，转过头来眺望着迷离的远方。山脚下，那座象征友谊的“泰缅友谊大桥”，正横卧在山涧上，那桥的这边是泰国，那桥的那头是缅甸，两国的国旗正在细雨中飘扬，两国的人民正在桥面上川流……

看着想着，我脑海里突感一片空白，只觉得这细雨中的蝎子山，虽没有名川胜景般那样诱人，但置身其中，却还是能让人感受到自然

的魅力、佛教的庄严、文化的传承和历史的暗示！

踏上归程，我的心一直难以规静。我想着老人的话，也想着小孩的话；我想着这蝎子山的蝎子寺，也想着这蝎子寺的蝎子山，千头万绪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

愿泰缅两国人民远离战争，永世友好，永世和平！

“风暴”与“海啸”

■海风人

风暴与海啸，是可怕的自然灾害，近年来却被世人用来形容金融危机。一九九七年在东南亚泛起的经济危机，称为“金融风暴”；而二零零八年源于美国华尔街的国际经济危机，则被称为“金融海啸”，来势之猛烈，不亚于二零零四年底将数十万人葬于大海之中的印度洋海啸。本人不会做生意，不懂金融经济，却阴差阳错踏入毛衫界，开了针织厂，见识了泰国针织行业的大起大落，尤其是“金融风暴”和“金融海啸”给毛衫界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不无感慨。

毛衫行业在泰国崛起的历史不长。三十年前，泰国针织厂寥寥无几。那时，针织毛衣主要用简单的手摇机编织，需要大量劳工。在香港台湾做毛衫生意的厂商为摆脱劳工短缺，工资昂贵的困境，纷纷来到泰国开针织厂。不几年，生产毛衫的工厂发展到近百家。加上泰国有充足的出口配额，做毛衫生意成为当时很赚钱的行业。谁知好景不长，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进城做工，很多人成为针织厂的主力军。于是，大量订单转到大陆。泰国失去竞争力，很多任务厂准备向大陆迁移。这时，亚洲金融风暴骤起，泰币从二十五铢跌至四十五铢兑一美元。这本来是一场灾害，却给出口业带来一次“咸鱼翻身”的良机。尤其毛衫界，许多人一夜成了亿万富翁。原因是：毛衫订单一般是在年初下的，下半年交货结账。如果每件毛衣十元美金，年初折合二百五十泰铢。七月二日以后结账时，每件毛衣变为四百五十铢，净加二百铢。一家年产

一百万件毛衣的厂商无形中就多赚了两亿铢，不少人因此暴富。

这场金融风暴，无疑给泰国毛衣界打了一支强心剂。加上政府容许百万外劳在泰国打工，针织厂有了生力军后起死回生。懂得享受而又野心勃勃的港商台商如虎添翼，纷纷建大联邦工厂，引进电脑全自动机器设备。置豪屋，购名车，娶小妾，上马金下马银，花天酒地，霸气冲天。又是好景不长，到了二零零五年，世界贸易组织（WTO）取消全球出口配额限制，市场调节机制下泰币兑换率优势已不复存在，订单越来越少，日子很不好过。每年工厂数量按几何级减少。聪明一点的厂商草草收场，及早关厂。爬得高高的，跌得很惨。国际金融海啸在泰国表面上风平浪静，但是，毛衫主要销往欧美国家，二零零五年以后利润本来就很薄，到二零零八年金融海啸时，很多任务厂把毛衫做好送出去后，却迟迟无法收到那些曾经让他们成为亿万富翁的，信用十分可靠的老客户的钱。早年赚来的钱花光了，用银行贷款做成本的货送出后血本无归，一幕幕惨剧比海啸还可怕。下面几家针织厂于“风暴”与“海啸”中的大起大落，令人触目惊心。

W厂：可说是一九九七年金融风暴的暴发户。成了亿万富家之后，老子娶了可做孙辈的小妾。小子们每娶一房配以一栋别墅。公司买了几亿铢电脑机，几千万铢的小车。风光十足。后来老子退居二线，生意由小子们经营。二零零八年前后，生意亏本，经济拮据，老子为索求生活费致父子成仇，闹得老子脑中风暴

毙。如今，小子为逃银行欠债不知去向。

S厂：金融风暴时赚到了钱，老爸逢人便夸其子如何如何能干。后来把生意全盘交给儿子。儿子忘乎所以，工厂开了一家又一家，遍及全国各地。谁知，是时势造英雄，不是英雄造时势。近半年以来，来追债的如过江之鲫。找不到儿子便找老爸。老人家无法还债，便告诉讨债的人：如果看到他儿子就把他打死。辛苦一辈子创立的一大家业，被儿子断送，天天被人追债，难怪他对儿子恨之入骨。

SM厂：原是全球最大的针织手摇机生产商，有名的国际集团公司。生产的名牌机器比别人要贵很多。董事长看到当年泰国毛衣行业行情好，高薪聘请在美国开公司的，才华横溢的林先生来泰国分公司任总经理。林先生在泰国十几年兢兢业业，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业务蒸蒸日上，业绩非凡。二零零八年的金融海啸也使这家公司难逃厄运。年底时，林先生进退两难：如果生意要继续做下去，银行贷款已经用尽，总公司自身难保，已无法支持泰国公司，成本费和周转资金无从着落；如果结业关闭工厂，便要付工人福利补贴（遣送费）几千万铢。正是；创业不易守业难，结业更难。权宜之计，宣布停工待料，并按劳工条例停工期间发给工人75%的工资。二零零九年二月初，公司无法发还工人工资，工人围厂讨薪。林先生急忙到邻国举债救急。结果因急病发作而魂

归他乡。

金融海啸中，目睹耳闻的惨案不胜枚举。事实上，灾难有的可以避免，有的显然可以防范。吃一堑长一智，人们已认识到，祸根出在机制的缺陷，人的贪婪和盲目无知。所以，我们不必恐慌。二零零四年印度洋海啸时有一个小故事，说是有一位九岁的英国女孩随父母来泰国普吉岛旅游。在海滩戏水时，很多人玩得高兴，游水搏浪。而她看到远处的海浪中有一阵阵泡沫出现，便叫父母及同在海滩的人快离开海岸，说海啸要来了。于是救了两百多名游客的生命。后来人们问她为什么知道海啸要来，她说，老师上自然常识课时讲到海啸出现前海浪中有泡沫，她牢牢记住，果然发挥知识的无穷力量。本人也在开针织厂，但读书人做生意谨小慎微，似乎看到商场中处处都有海啸前的泡沫，不敢轻意去“搏浪”。前几年表哥黎若英在大陆的工厂要送给我经营，我没有去吃这块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在泰国有朋友几次要将工厂廉价出让，我审时度势，未曾接手。现在看来，好在没有冒失扩大生意，不然也难逃一劫。想想有点后怕。多年来，我只做我的来料加工，与几百员工一起齐心协力，稳扎稳打，量力而为，知足常乐。“不管风吹海打，胜似闲庭信步”！

2009年3月18日
于曼谷



曾心诗选

1. 春牛 ①

翻一个懒身
什么宿怨都没了

睁开眼
河边长满青青的野草

尾巴一甩
拖着犁耕田去

<诗外>睡够、吃饱、劳动是牛的精神。

2. 裱书画 ①

两张素不认识的脸
吻在一起
越吻越紧

不必海誓山盟
谁能把你们分开

<诗外>爱在默契中。

3. 石的惊觉 ①

仰卧
见天边的水滴
点点落在身上

不知不觉地睡去

千年醒来
惊觉自己竟成了湖泊

<诗外>滴水可敬可佩。

4. 岸石 ①

天天站着等待

她带着咯咯笑声奔来
只沾湿裤管

伸手拥抱
她含羞地转身奔走

只好痴痴再等千年

<诗外>缘分是朵捉摸不定的浮云。

5. 哈达 ①

心中的洁白哈达

秃鹰俯视眈眈
老想从我睡中抢走

谁知，我
看似睡着
实是一直醒着

6. 静观 ①

风平浪静
还是惊涛骇浪

天海之间
眯成一条线的眼睛
不眨一眼

——冷静、默察

<诗外>心静，眼睛才能成为望远镜。)

7. 家史 ①

三代沧桑
藏存于尘封的老烟斗

岁月的过滤
待我吐出时
依然是缕缕血丝
如烟似雾

<诗外>家史之大，以“老烟斗”之小写之。

8. 雨中品茗 ①

亭内
风和我茗茶侃艺

亭外
雨，独占
壶嘴吐出的小诗

<诗外>诗心在，到处都是诗。

今石诗选

1. 白纸 ①

那时我有张白纸
终日在上面画画写写

多少次梦回
手上白纸成了惨白的灯光
心中倏地痛了起来——

我再也没有这张白纸

<诗外>人生的白纸只有一张。

2. 官 ①

乌纱帽下
张大两个
口

一吐
一吞

<诗外>吐水火，吞金
银。

3. 牛 ①

我和你每天
一样耕作

只是
别人鞭你
我鞭自己

<诗外>一步一鞭一台
阶。

4. 蜘蛛 ①

网上张贴征婚广告
附上近照——

一头雄猛的蚱蜢

中午来了应征者
蝴蝶坠入情网

<诗外>网路劫。

5. 豆芽 ①

脱光光的一刹那
都沉默了。第一次
羞涩和恐慌是有的
在这天体营里

眼睛已变异
森林太少了

<诗外>人的身体越来越
暴露，心灵越来越封闭。

6. 金鱼 ①

顶着乌纱帽不安地游曳
鼓凸的眼睛闪烁，心思在
飞——

得安上腿，酒楼才上得去
得安上手，桌底下的钱才
拿得走

这样，那位俏阿妹
才叫我搂

<诗外>钱生官，官生
钱，生钱好当西门庆！

7. 红灯区 ①

这么多媚眼
在空中地上
抛

媚眼扩大
瞬间变成

一口口深潭

<诗外>无底潭有一只只
吃人的水怪。

8. 人妖 ①

在门口种树
花开了
总不见结果

花开得真艳丽啊
背过脸去
朵朵滴着眼泪

<诗外>用金子来打造阳
具的变态者，才是人类丑恶的
妖怪！

晶莹新诗两首

■ 晶莹

致海这边与海那边的你

我采撷海涛的低吟
撰写了一阙忧戚的挽词
当我倚风哀咏时
海风传来了你
——淋漓尽致的欣畅

我临摹浪花的舞姿
素描了一幅狂欢的画卷
当我凭月欣赏时
月光映出了你
——抑郁已深的脸庞

风景怎会这样？

是因海、因月、因我吗？
或是因我们传诵过的——
一根琴弦演绎的阳光绝唱？

我的无畏希望，
仍驻留在凛然的笔尖上
正弹奏和弦，
正赞美上苍
仅存的时光里
不说爱
更别言恨，因为——
集成全部音符，

才能构织大海交响
荟萃全部色彩，
才能装点月宫画廊

你看，太阳从海这边跃起
我看，月儿向海那边隐去
已然淘尽了折戟沉沙的悲

怆

何患忧戚交加的神伤？
我懂了的，你懂吗？
大海同是日月的故乡

抚慰北方

无力偿付岁月的恩典
我卸载了全部承当
包括生命和希望
最离奇的梦境
终结了——，
想象不到的疯狂

安寝在蕉叶的雨滴上
我看见了——
北方烛光的惆怅

风萧萧，
雨潇潇
一波急促，

一波悠扬
夜幕号迫山庄

别问种子对花儿的记忆
别问冰凌对寒冷的收藏
我已注满腔热血，
入江河——，
入海洋——
还要燃烧我的躯干，
去祭奠大地吗？
她什么都没为我生长！

不忍吞噬对你的承诺
太阳——

不堪忘记你唱给我的童谣
月亮——
内心渴望与平和的冲突
撞击着心壁
扭曲着灵魂
撕裂了时空
累积了沧桑
……

生命的蕾又将绽放，
就在那——
喧嚣的河床上

杨玲诗选

1. 七夕有雨 ①

看不到喜鹊
找不到鹊桥

看不到星星
找不到银河

织女呢 牛郎呢
古老的传说在哪里

诗外：七夕夜，曼谷一直
下雨，看着茫茫夜空，有感而
发。

2. 快乐 ①

为一朵花
唱歌

为一滴雨
写诗

为一朵云
画画

诗外：唱歌、写诗和画
画，都是快乐的。

3. 椅子 ①

每天默默
承受压力

没有怨言
没有逃避

椅子坐在我心里

诗外：让我也修炼成一把
椅子吧。

4. 梦 ①

没有你的夜晚
夜长 梦多

梦中有笑
梦中有哭

一个梦
一首诗

诗外：喜欢做梦，更喜欢
美梦。

5. 磨坊 ①

磨坊里的足迹
能否不再
花开才来
花落又去

前世推磨契约
能否成为我的证据

诗外，《小诗磨坊》陶冶
我的情操，我愿日夜推磨。

6. 夜幕 ①

夜幕太沉重

曙光用整夜的时间
才把它打开

遗憾
我写的梦境
来不及保存

诗外：有多少个夜晚，眼
睁睁地等待黎明。

7. 猫 ①

我要养只
吃素的猫

不吃鱼 不杀生 不捉老鼠
咕噜咕噜 诵经念佛

每天和我一起
在磨坊散步

诗外：能找到这样的猫
吗？

8. 溶化 ①

糖
在水里溶化

冰雪
在春风里溶化

心
在柔情里溶化

诗外：春天为我们带来希
望。

苦觉诗稿

1. 我们长高了

——致姚明
一颗篮球
一颗星球

星球环绕你运行

运动场上
你一站
我们都跟着长高了
<诗外> 移动的长城。

2. 二月十四日晚

晚上九时
玫瑰花仰面躺在我的手掌

心

投影在
墙壁上花的梦花的裸体
且长且大且黑

夜，打翻了一砚新磨的墨
汁

<诗外> 让梦想变成梦
想，不是梦想。

3. 高与矮

路本来就不窄
而是，我们的心本来就不

宽

有人常常
数落我的影子

正午时，说我矮了小了

黄昏时，说我高了大了
<诗外> 面向光明，满眼
皆光明。

4. 千年一笑

大声稀音的笑
自梦的高处传来

光与时间
都到了更年期

有歌声
正悄悄地蚕食我们的宇宙

注：08年12月1日傍晚，
地球天空的金星、木星和月
亮，上演了双星拱月的天文景
象，从地球上观看好像空中挂
着一张笑脸。

<诗外> 笑，都是副良药
吗？

5. 写竹

绕过玫瑰红
绕过巧克力
绕过情人们的夜
绕过红地毯上的掌声

行走在板桥的修竹中
猎月光走过留下的诗和银
子

<诗外> 用竹筷吃竹笋，
方能体会竹的品格。

6. 夜的女郎

蓝色的口红
夜海中的浮标
诱天空一起熬夜
黑眼圈的星星和月亮都失
眠了

她是一位
只会在白天睡觉的女孩

<诗外> 红的不一定就是
花，红的不一定就是火。

7. 吻

你的吻很暖
像吐鲁蕃正午的黄沙

夜潮，已经过去
月亮，已经退色

窗外那株含羞草
装饰着无数小小的星星

<诗外> 夜里的吻，更像
吻。

8. 黑夜

我家的狗和猫
我的王羲之的《兰亭序》
都失踪了

眼睛和我
都无法躲过梦，躲过夜
黎明前我用夜色悄悄地制
成了墨

<诗外> 夜的世界是缤纷
的世界。

蓝焰诗选

1. 秋

曾见证过，你的青春你的美丽

如今，你容颜萧瑟、荒凉而秃然

你发愁了么？我问

山野一片死寂
风捎来了远鸦的
倾诉

诗外：天地万物有情，春夏秋冬的变化，只不过是它发育成长的一个过程。

2. 乡愁

有一种基因
静静地跟随着我长大
——从跨出家门的那一刻
开始

襁褓里似曾相识的啼哭
是寂寞夜空的
思念

诗外：亲近你，没有感觉；远离你，太有感觉。

3. 发呆亭

山吐春了

发呆亭在湖边发呆
我在湖边的发呆亭边
发呆

诗外：偶然被一座小亭吸引，因它叫“发呆亭”，我因此而“发呆”。

4. 古迹夜游

你在夜间沉思
伤残的体肤向人诉说尘封的往事

饮血千年的野草涂满光阴的砖砾

呼唤着流离失散的灵魂
回归

悲呼？痛呼？
我在夜间 沉思

诗外：有417年辉煌历史的泰国大城王朝，1766年被缅甸军攻陷，王朝灭亡，只留下一大片废墟供后人凭吊。

5. 巷的苦思

它一直静静的
一直看着你的早出晚归
一直让你占据着它的心

你没有觉察
只是用你那飘逸的身影
吻它

诗外：愿天下的有情人能早日“离苦得乐”。

6. 稻草人

出于一种信任
我被赋予了生命
在老牛古锄耕下的曲线谱
上

唱着早春
守望金秋

诗外：小时候，我常到田野里的池塘边垂钓，稻草人就常在不远处偷偷看我。

7. 听月

你一直在欺骗着人们萧索荒凉
没有生命的夜风中
我分明听到
你那儿有的在捣药
有的在伐桂
有的在唱歌

诗外：生活中有许多美丽的传说，我想通过诗让美丽的传说在想象中复活。

8. 无量

地大山大
山坐在地上
我坐在山上

跟天对峙

诗外：佛曰：“不可说，不可说呀！”

博夫诗选

1. 春梦

春夜难眠
似醒非梦

渴望
象雨夜湿漉漉的的秋风

那飘零的落叶
是我期待的破碎的梦

诗外：“春意看花难，西
风留旧寒”李清照这两句词很
符合我昨夜之梦。

2. 秋思

思乡的路上
被一杯乡愁灌醉

一曲箫笛
吹不出满腹心事

披着斜阳
走进暹罗的中秋

诗外：年复一年，穿越异
域的中秋。

3. 雨情

故乡的春雨
带着云的思念
被燕子衔到湄公河畔

滑落多少问号
丝丝亲吻我的脸
倾诉曾经的缠绵

诗外：不是每一段故事都
有美丽的回忆，故乡的春雨却
是那么的刻骨铭心。

4. 星星在看我

沉默的苍穹覆盖沉默的大
地
夜 成了一本读不完的巨
著

我在月下读你

一颗最亮的星星
眨着眼睛

在看我

诗外：在黑暗中，最容易
发现光明。

5. 属于

星星属于月亮
月亮属于地球
地球属于太阳
太阳属于世界
世界属于我的

而我，只有你才知道属于
谁

诗外：情有归属，真爱无
界。

6. 柳

想看清自己的娇容

把湖当面镜子

梢公 无数
木桨下
刻尽人间残梦

诗外：烟雨缥缈的红尘，
感觉不是梦，而是真实的一场
戏。

7. 看夜色

风儿渴了
就去热恋小雨

蝶儿倦了
飞进睡莲的梦里

我寂寞了
看蝙蝠将夜色加浓

诗外：以动显静来渲染寂
寞，犹如“倚杖柴门外，临风
听暮蝉”。

8. 水灯

——记2008年美赛水灯节

月亮吟着孔明灯的韵律
水灯驮着游子的思念

许下一个愿
让时光捎去我的胎记
徜徉在你的溪涧

诗外：水灯节，是泰族从
传说故事中延伸出来的节庆。

岭南人诗选

1. 与鸟的对话

鸟，把我带上天空
鸟说，飞得越高
离天堂越近

你到过天堂？我问
鸟默默无言

诗外：天堂是千古之谜，
信则有，不信则无。

2. 梦如海鸟

大海当床，仰卧在
无浪无波的床上
天空，云白天蓝

梦，随海鸟翩然飞远
心境澄明如镜
无尘也无埃

诗外：心静，则波平浪
静，海阔天空。

3. 风

你来
旗，因你而飘逸
风铃，因你而叮当

你不来
旗，寂寞
风铃，也寂寞

诗外：风静树静，叶不

飞，鸟不鸣。

4. 流动的桥

没有桥的河
只有渡口，只有渡船

走向渡口
走下渡船

渡口，是过客的驿站
渡船，是流动的桥

诗外：渡口渡船是河上一
道亮丽的风景。

5. 船的心情

台风过后
避风港的船
纷纷扬帆出海

想知道船的心情
请看迎风的帆
请看船头的浪花

诗外：帆与浪花，说出船
的心情；船的心情，也是人的
心情。

6. 唱歌的石头

春水，哗哗擦身流过
水中的石头，身上的青苔
绿了

放开喉咙
唱歌

诗外：春天来了，春水
绿，也暖了，万物生机勃勃。

7. 观海

海，睡了
渔火，醒来

渔火睡了
鱼醒来

诗外：静观，便能听到海
的呼吸。

8. 海滩，冷冷清清

窗外是阳台
阳台外是海
秋雨绵绵的海滩，冷冷
清清，夏天的喧哗远去了

都远去了
那帆影，那人影

诗外：季节变化，物换星
移，人事也是。

梦幻岛纪事 (3)

第三章 暴雨

■ 风沙雁

—

“快到了吧？”我问。

“还早呢！从这泥路开始，得走大约半小时的山径，再左拐看到一个种满浮萍的大池塘，那就是余歌策的家了。”徐真敢笑笑地说着：

“怎样？大少爷，少走这样的泥泞小路，吃不起苦了？”

“真敢，你这样说就错了！沙雁住在乡村，走这种泥路对他来说比吃番薯还简单呢！”谭正天露出洁白的一嘴牙齿，笑声朗朗地说。

“别说沙雁走这种泥路没问题，即使像我这种住在小镇上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泥路我还不是走得快步如飞吗？”杨志福说，他特别加强语调地说自己是小资产阶级。

你知道的，那是一个反殖反帝的年代，也是民族教育蓬勃发展的时期，更是一个青少年充满理想的时代。我们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学，共同学习，共同出游，经常集体组织野餐露营，一同研讨功课，成绩较好的同学就帮助成绩较不理想的同学补习功课。我们都很穷，请不起补习老师，就只能这样大家互相帮助渡过难关。也因此，我们的感情深于兄弟。对于现代的学生会偷拿同学的笔记丢进垃圾桶，以打击竞争对手，我们感到很费解。

“你猜等一下余歌策会告诉我们什么消息？”伍宏亮问：“应该是关于号召我们罢考的事吧？”

宏亮的声音有点颤抖，看来他对罢考很担忧。前数天，我班上的班长黄树盛在上华文课时曾向王憾北老师借用20分钟对我们解释为何要抵制会考的理由。

“同学们，我们从内部机要人员得到秘密消息：当局取消校内初中考试作为升上高中的依据标准，隐藏着的是扼杀民族教育的玄机！”树盛露出掉了一根门牙的大嘴，沉着地、微笑地说：“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安排，当局下一步就会把民族教育彻底英文化，那民族教育便会变质！所以，同学们一定要团结起来，不参加这场会考，这样一来，当局的阴谋就不能得逞。”

“我们要怎样抵制会考呢？”我当时站起来问树盛：

“会考是全国性的，集中在师训大学考试，如何阻止同学们去参加呢？”

“我们会组织纠察队，劝导同学们抵制会考，不让他们进入考场！”树盛用他那对经常流露着柔情的眼睛，横扫了全部同学和王老师一眼，然后微笑着说：“沙雁同学不用过分担心，我们会组织足

够的纠察队，使用软的、劝说的手法，劝导想参加考试的同学放弃考试！”

当我提问和树盛说这些话的时候，王老师睨了我一眼，再扫了树盛一眼。我完全读得出王老师的眼神含义。对我，王老师感到有点讶异。在

他眼中，我是一个品学兼优，但相当怕事的人，而今天竟然敢在众人面前问问题，确实是出乎他预料之外的。我不怪王老师，因为他在课室里，自然只能看到我“奉公守法”的一面，而无法窥探我性格中具有的一如李遵荣所说的那么一点“流氓气”。然而正是这“流氓气”弥补了我性格中相当懦弱的缺点，并防止我在这弱肉强食的当今社会里，像我在东京工作时的顶头上司王希仁所形容的那样，被恶人吃得连骨头都不在的原因。

王老师睨了树盛一眼的含义却是：这位瘦小、缺了颗门牙、功课又并不好的学生，竟然有能言善道、领导群“雄”的特别才华！然而“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古人的话往往充满着智慧。三十余年后，有一天我在梦幻岛的白度路遇到树盛，彼此都愣了好久，翻箱倒柜地搜寻记忆，才又同时叫出对方的名字来。

“我是从你微笑时露出的那颗掉了的门牙认出你的，并想起你名字的！”我激动地拉着树盛的手说：“喂！树盛兄，侨民中学一别，至今40年以来我俩从未碰过面，你的景况可好？”

“我的门牙哪有掉呀？我离开学校后已补上这金牙了！”树盛张开嘴，用食指指着金牙，笑着说：“我倒真的是从你刚才习惯性地摸鼻子这动作才想起你的名字的！怎

样，沙雁，这些年来你的日子过得如何？”

我们走进一间咖啡座喝着饮料。

“我从东京回来后就走入报社，抱着满腔热情想在发展民族文化方面出点力，结果却落得个焦头烂额的下场，现在在崇文大学教点书过日子。”我感慨着说。

“哦？我只从报章上的报道知道你被外贸公司派往日本，任东京常驻代表，后来回来了，又跑去报社工作，却没听闻你在报社有什么不寻常的遭遇。”树盛说：“但在我们这批同学当中，就以你的成就最高。”

“哪里？哪里？”我辩解着：“我穷得至今还住在三房式的政府组屋呢！你看看周围的同学，像谭正天不是已成为百万富翁，听说还在买卖房地产呢！而你老兄，既腰缠万贯，又担任全国布商联合总会会长要职，有钱又有地位，多羡慕人呀！”

“哪能这样评价人生呢？”树盛笑了：“若把你的学识具体化为金钱，单单你那些著作至少也有几百万字吧，以一个字一块钱计算，那你不是百万富翁吗？”

“如果这社会这么重视文化，我真的也会是百万富翁，可事实并非如此呢！”我不同意树盛的看法，便转移话题：

“歌策景况如何？我记得你俩是死党嘛！”

“你应该记得那是罢考后的第二年，你们去补考，可歌策和我是学生领袖，我们不去补考，也不能继续升学，便这样离校出来社会找生活。歌

策的这一生是充满着辛酸眼泪的，他既是领导大家罢考的领袖，自然被列入黑名单，又没一纸文凭，找工作处处碰壁，最后只好去“枋廊”扛木条，却因体力不够被开除。辗转几次，终于入行家具业，从学徒开始，每月薪金30元，这样的薪水要如何生活呀？但他还是得做，熬到今天，才勉强拥有一间小店来摆卖家具。你还记得你的篮球搭档梁尚泉吧，他两手空空走出学校，求职无门，只好到远大制衣厂当车衣领工人。你猜猜看，他一天薪水多少？”树盛停顿了好一会儿，见我答不上来，便笑着说：“信不信由你，一天薪水五毛钱，是五毛呀，不是五块呀！沙雁兄，你说他要怎样生活？但不做更惨，连吃饭的钱都没着落呀。尚泉照做，他走路去工厂，午餐吃两毛钱的饭配一毛钱的菜，最后终于熬出头来，他转行当烧焊工人，慢慢学会手艺，学习投标工程，成立公司，自己当老板，现在他驾着大型的“马赛地”满街跑，你羡慕他吗？他一说起往事，却还会流泪呢！所以我说，沙雁兄，你一路读书做官，坐在冷气房书写文件，你哪知道在热日下讨生活的辛苦呀！”

树盛一口气说完了几位同学的艰苦遭遇，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那你自已又是怎样熬过来的？”我似乎发觉树盛有意避开自己的境遇不说，便这样问道。

“古人说‘英雄不问出身’，我却要说‘英雄不言当年勇’，说来惭愧，老实告诉

你，我离开学校，真的是走投无路。你知道我去做什么吗？猜猜看，猜猜看？”树盛露出一丝狡猾相，逗着我，要我猜。

“做布匹生意！”我从报章报道获悉树盛曾任布商总会会长，当然是做过布匹生意的罗。

“怎样做法呢？猜猜看，猜猜看！”树盛把食指放在鼻尖上，做出一个神秘的微笑。

“猜不到！”

“看在老同学，又是罢考的同路人的份上，我坦白告诉你，我是抬着一匹布，沿着我住的乡村挨家挨户去兜售布匹的，是一码一码零卖的。每天，我早早出家门，迟迟才回家，一个月下来，往往只赚那么三几十块钱。而且，经常走了一整天，连一码布也没卖呢！你说，当年我们为了维护民族教育而罢考，没有了一纸文凭，吃尽苦头，这样做，你说值得吗？”树盛突然问我这样的问题，使我相当惊讶。

“当然值得！”我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不都熬过来了吗？如果当年我们没杯葛会考，我们的良知会让我们安宁地过日子吗？树盛，我相信历史会记载这段事实的，会给予我们公平的评价的。”

是的，当年我们正是为着维护民族文化和正义而去团结同学、策划罢考的！

二

余歌策像尊大伯公大刺刺坐在一间高脚茅屋里，他周围摆着几张椅子。看到我们五人来了，他并没起身迎客，而是依然坐着，抬起右手掌，掌心

向上地说：“真敢，叫同学们上来开个讨论会吧！”

徐真敢回头对我们四人笑一笑，说：“大家上来吧！”说完话，就带头带领我们四人沿着木梯子爬上茅屋。

“欢迎同学们光临寒舍。”我们五人坐定了，余歌策在经过徐真敢的一一介绍我们几位的姓名后，用不是他那个年龄应有的语调、缓缓地、一个字一个字像似咬瓜子那样地把话吐出来：“各位同学不辞艰辛，长途跋涉来到寒舍共商罢考的大事，令我十分感动，尤其在这么炎热的午后，走在这泥泞乡间小道，应该更不是像志福同学这种住在市区的人所能忍受的吧？”歌策捋着下巴的胡须，像个高龄的老翁那么神色自若地摆着脑袋。

“歌策同学未免太小看我了！”志福说：“判断一个人的品格或意志力，不是从他的居所在何处着眼，而是从他的交友、教养去分析才对。”

“我们不要在这些小问题上兜圈子，别忘了，我们今天聚会是要商讨如何组织同学们来抵制年底的会考！”歌策伸出右手，用食指一扫而过指着大家，像老师般以训话的语气一板一眼地说：“真敢同学，你负责联络南方女中的方韵真同学，约好考试开始的那一天清晨七点在师训大学门口集合；志福同学负责联系北佳中学的何其南同学，同样的时间、同一地点集合！”歌策指挥若定地继续说：“正天你领导纠察同学唱《团结就是力量》歌曲，要注入真感情，要用激情高歌；沙雁你负责动员你班上的动摇分子，努力说服

他们抵制会考；记住，大家要用手巾在鼻孔下绑住脸，以免被特务拍到脸部引来后患！”

歌策一边分派任务，一边斜眼瞄着伍宏亮。宏亮是我们五位同学中唯一没获派任务的，我知道，歌策对宏亮的摇摆不定的立场很不放心！

“奇怪，为何没派给树盛任务呢？”我故意转弯抹角地问歌策为何没派任务给树盛，其实我是想问他为什么偏偏漏派宏亮任务。

“他是我们的总策划人，有更重要的任务在身！”歌策说。

“什么任务？”我追问。

“嘘！”歌策把食指放在唇间说：“天机不可泄漏！”

“宏亮同学我想也应该派给他一点任务吧，比如到现场派发传单。”我终于问起有关宏亮的事了。我看到宏亮那嗒然若失的神情，心里实在有点过意不去。

“你难道看不出宏亮是犹豫分子吗？他会不会参加我们的罢考队伍都成问题，你还要我们派任务给他！”歌策没好声好气地回答我。

“谢谢沙雁的好意，我想我和你们不一样，我是家中的长子，父母又年迈，这张文凭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得靠它来申请工作，赚钱养家。我可能无法参加你们的罢考行动。”宏亮嗫嚅着，他低着头，不敢正视我们，继续吞吞吐吐地说：“我很感激你们对我的信任，也感激你们把我当作同志。我佩服你们的正义感，你们的为民族文化、为真理而牺牲个人前途和利益的行动。我惭愧我无法参与你们的

义举，我的内心深处是同情你们的，可是我的家境太贫困了，我来读中学，已经很不容易了，我想尽快毕业找份工作帮我爸爸维持这个家，我的弟妹很多，年纪都还小，我得资助他们读完书，至少是中学毕业。”

说着说着，宏亮竟然抽泣起来。他拿出手巾揩一揩眼睛，然后不好意思地望向旷野的远处。

此时，在远远的地平线上的几棵椰树上，已纠集了一大片乌云，天骤然变得黑沉沉的，且低沉了好多，风猛烈地刮着。

“刚才的天气的确很热，现在看来却又要下雨了。”徐真敢望着天空，又开话题说：

“但不管刮风还是下雨，同学们都一样的会英勇面对。”

在地平线处的雨开始淅淅沥沥地洒下，且越下越大。

众人被宏亮这一席话感染得不知所措，都默默无语看着雨景。

“我希望20年后重逢，我们还是好朋友！”宏亮终于把视线收回，用乞求的眼光凝视着众人，说：“我会永远把你们当着知己的。”

说完话后，宏亮竟然呜咽起来了！

“各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问题，今天的会议就此结束，11月25日早上七点半我们在师训大学集合！”歌策说。

于是我们五人在宏亮哽咽得发不出声的情况下，悄然离开余歌策的小茅屋。

20多年后的一个冬天黄昏，我在我们的东京外贸部办公室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

“沙雁兄，猜猜看，猜猜看，我是谁呢？”

“真的猜不着！你是哪一位呀？贵姓大名？”

“我是你中学时代的同班同学呀！再猜猜看，再猜猜看。”对方还是故作神秘，不透露身份姓名。

“真的猜不着。我中学时代的同班同学这么多位，我哪能猜得到是谁？”我有点不耐烦，想挂掉电话。

“你记得我们在余歌策家的那间小茅屋开会讨论罢考的事吗？我当时也在场！”

“你莫非就是伍宏亮同学吗？”我终于想起他了，那位双眉总是深锁着，两个门牙前突着，说话吞吞吐吐的宏亮的那幅神情立刻浮现在我眼前，便这样问他：“你几时来东京的？”

“上个星期五，是农粮局派我来日本受训的，为期一个月。”宏亮说：“我一到东京，就投入训练课程，忙得很，到今天才腾得出空来找你。现在接近5点钟，相信你快下班了吧？待会儿我来你的办公室找你，我们来聚一聚、聊一聊，好吗？”宏亮的声音清脆、铿锵有力，与20年前的他的声调迥然不同。

“好的，我带你到浅草看黄昏的景色，但你得早一点到我的办公室来，别等到太阳下山了，那就没什么好看的，5点半行吗？”

“行！我现在在虎门地铁站，立即就去找你。”宏亮说，语调愉快而坚决。

一场初冬小雪刚停的浅草的黄昏，空气清静得像黎明的原野那么教人沉醉。挂在西边天空的那一大片残霞，把浅草半公里长的、两旁一间紧挨着一间的、贩卖民艺品的小商店屋檐上的红灯笼映照得殷红一片。一间间小商店播放的日本民谣或演歌，旋律哀怨而婉转，把原本就弥漫着愁绪的黄昏，搅拌得更为凄清迷蒙了。

“沙雁，这浅草的黄昏的气氛是这样的凄迷，真会教异乡人兴起怀乡思绪。你这些年来，在年年冬季都如此肃杀的景物中是如何度过的？”宏亮问我。他瘦削的脸被晚霞映照得通红，显得红润多了，比起我刚才在办公室骤然见到他时的那张瘦削苍白的脸庞好看多了。

“我到东京时在初冬，严寒的天气、肃杀的街景，异乡的落寞感，曾使我哀伤了好长一段时日。你知道的，我是学文学出身的，唐诗、宋词中的那些流泛着落寞愁绪的作品，在我最失意时，曾以“以毒攻毒”方式抚平了我的创伤。你应该有听说，我那些年是多么的不满现实，我的到日本，是带着挂剑走天涯，一去不复归乡的决心的。或许就因为这种愤世嫉俗的愤恨，使我虽然感到落寞孤单，却甘之如饴地留在异乡。”我们此时坐在一间小食店，吃着日本小吃、喝着日本米酒。

“沙雁，你现在还不满这社会吗？其实，你是我们同学当中在职业发展上最为顺利的。你别忘了，你当年是要考生，是同学心目中的正义的维护者，尔后，你又有机会到

大学深造，并平步青云，以一个华校生而能跻身外贸部，成为驻外代表，那多教人羡慕呀！”宏亮说：“我当年是带着被你们这些罢考的同学歧视的耻辱进入考场的，勉强考到一张丙等文凭，上了高中毕业后，我幸运地进入农粮局当个小职员。因为英文不好，历经千辛万苦，才升到今天这个中级的职位。但回头一看，我的成就反而都不如罢考的同学像黄树盛、谭正天、徐真敢、杨志福，甚至余歌策。如果时光倒流，我是会选择罢考的！”宏亮的脸因喝了点啤酒，在夕阳照耀下更红润了。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是没有如果的。我们这一群罢考生，当时参加罢考，并没想到将来的事情。我们只是认为那样做是维护民族教育和文化。跟你们这些参加考试的同学一比较，当年我们在求职方面，吃了多少亏呀！我们后来的境遇，如果可以说是成就，那是经过千辛万苦后才得到的。”我有点动气了，相别20多年了，宏亮在思想上不仅没进步，还变得市俗起来。我因此不客气地说：“人生有很多考验的关头，在紧要关头一个人所做的决定，一定会成为后人评价他的依据，文天祥选择成仁，他成为民族英雄；汪精卫为虎作伥，他就是汉奸！历史就是历史，文天祥和汪精卫都无法有重新的选择，历史就是这样无情！”

“历史当然无法重来，这点我很清楚。沙雁，我只是说如果我当年能预见到罢考和与考的后果是像目前这个样子，我是不会参加会考的。你知道



吗？我参加了会考后，我失去了多少朋友？在会考后的前5年里，没有半个罢考的同学愿意和我来往！”宏亮幽幽地说，显得有点委屈。

“每年农历新年期间，我们不是都有约你一起去团拜吗？是你自己不要跟我们来往的嘛！”新年期间团拜，这是当年我们那一群穷同学的一个传统。

“你们都是罢考生，我在心态上矮了你们一截，我哪敢跟你们交往呢？”宏亮苦笑着，露出两根前突的门牙。

“我们并没瞧不起你呀！”我声辩着。宏亮低沉的回答教我想起来在校时他那种羞涩、内向、可怜的模样来了。虽然目前他已不是当年的那个样子，变得坚强而果断多了。

“是的，我也感觉的到你们没轻视我，但那时的整个气氛就是这样：罢考的同学在上高中时走在一起有说有笑，而与考的同学尽管貌合神离，却自自然然地聚在一块，说写无关痛痒的客套话。”

“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谏，别再一味述说过往！”

“说真的，我来东京这么多天了，却待到今天才联络你，并非我真的那么忙，而是我担心你不会与我见面。你记得吗？当年我在我老母亲的带领下走进考场，你在考场外还再三劝阻我：‘为捍卫母语和民族文化，宏亮！我们一定要抵制这场考试。’我却不听你的劝告，甚至还大声喊你，我怕你到现在还记恨嘛！”宏亮微微笑着，那两根前突的门牙又露出来了，且露出有点内疚、腼腆的表情来。这表情让我回

忆起20年前那场场面混乱又有些火药味的罢考运动来了。

那年年底的一个清晨，才7点多，坐落在山岗上的师训大学的篱笆外已陆陆续续聚满了参加罢考的同学，除了我班我校的同学，还有好多别校的、我从没见过面的学生，尤其是女生，对我们这些和尚学校的学生来说，更是新奇。那个早上下着微雨，我们照着吩咐，用手巾从鼻子以下绑住脸，大家手牵手，唱起《团结就是力量》的歌。

雨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猛，远处守卫着考场的警员们都穿起了雨衣。我们因为没准备雨衣，又不能撤退，只好拉紧彼此的手取暖，并继续唱歌壮大气势。歌换了一首又一首，歌声也越唱越激昂，渐渐的我们忘了满身的雨水，融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气壮山河的意境中去了。

“程必真同学打人，程必真同学打人！”这时斜坡上的徐真敢一边挥手，一边向着站在坡下的我们喊话。

“别冲动！别冲动！”站在半斜坡上领导众人纠察的黄树盛一边打手势叫我们拥上斜坡，一边自己先冲上坡支援徐真敢。

“他妈的，我参不参加考试关你们屁事，你们阻挠我们干什么？”程必真又挥着拳头向徐真敢扫去，真敢一闪，没被击中，却擦过站在徐真敢旁边的黄树盛的鼻子，树盛流了满脸鲜血，我们随后也赶紧拥上来。程必真一看局面不对，狠狠在地上吐了一口浓痰，搭着他的死党钱书学的肩膀大摇大摆走进考场。

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正要返回坡下继续纠察，左边山坡又闹哄哄的，有几位纠察考场的同学大喊：“又有同学打人！又有同学打人！”我们赶紧又冲向那边，只见我的一位小学同学陈畅秋和三位罢考的学生揪成一团，有人还在劝导畅秋抵制考试，畅秋满脸愤怒，一言不发，挥起拳头就要打人，情势正紧张时，我班上的方伟从坡下冲了上来，大喝一声：“不准打人！”声音非常洪亮，在清晨的山坡上回荡好久。与畅秋揪成一团的三位同学放开了手，畅秋趁机逃脱，扬长步入考场。

大家在舒了一口气后，正想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去纠察时，却见一位老妇人撑着雨伞，带着宏亮走上坡来。

“宏亮同学，你好！”徐真敢趋前问候。

“大家好！”宏亮牵强地微笑，然后指着身边的妇人说：“我妈妈。我一直叫她别来，她总不听，说一定要护送我进考场。”

“我们家穷，宏亮得靠这张文凭赚吃，你们让他参加考试吧！”宏亮的妈妈轻声细语地说。

“宏亮，为维护民族教育和文化，我们一定要抵制这场考试，我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我在一旁劝阻宏亮。

“沙雁，我想不到你也和他们一样阻止我参加考试。我不是曾和你说过，这张文凭对我找工作很重要吗！”宏亮嘶喊着，用含怨的眼神盯着我。

我上前紧牵着宏亮的手，继续说：“别考了，宏亮。我们要明辨是非！如果大家都罢



考，当局就有可能收回政策的”。

“宏亮，我们走！”宏亮的妈妈喊道。

“你放开我的手！”宏亮大力摔开我的手，跟着他妈妈走进考场。结果，他考到一张丙等文凭，不过，因为是第一年参考，高中毕业，他就很顺利地申请到农粮局的工作。一千就是20年，还升了职，并被派来东京受训。我在第二年补考，考到甲等文凭，高中毕业后，到邮政局工作，后来又上南大深造，一再转业，进入外贸部，最后来到东京。我们经过曲曲折折的生活道路，今日两人竟然在异乡聚餐深谈，恍如隔世，更像是做了一场梦！

忆起往事，老实说，我是有点厌恶宏亮的。然而，时过境迁，宏亮来到异乡，还会想起我这位老同学，在情在理，我都不应该拒人于千里之

外的。我因此笑着说：“哪会呢！那时我们都很年轻，所决定的事情不一定是正确的。老实说，我当年也在参加或不参加会考之间犹豫着，但一股大潮流把我推向罢考的行列，这是历史潮流推动了我前进，我当时并没意识到这样做是在提高自己的形象。即使意识到，它也不是推动我罢考的主因。”我觉得我应该原谅我眼前这位同学，便这样开解他。

“你这么说，我就释怀了。来，沙雁，能在这异乡的初冬的黄昏与故人相聚，又能听到故人这一席教人感动的話，让我来敬你一杯酒！”说着说着，宏亮竟然站了起来，跟我碰了一碰酒杯，一口喝干杯里的米酒。

“宏亮，你不用过于自责。我们只是有幸或者说不幸经历过好多重大历史事件的那一代人，在面临重大抉择时，

有时我们选对了路，有时又作了错误的判断，不同的抉择必然换来不同的评价。何况那时我们还都很年轻，无法透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我进一步阐述着：“要负全部责任的是主持大局的人，他们的任何错误措施，历史都会给予公正的定位。当时过境迁，当事人都成为历史人物时，历史就会作出公正的评述，这是人类不断前进，社会不断进步的依据。”

“哦？沙雁，你这一席话倒真的有点哲理，值得我再三深思！”宏亮笑笑地说，他的眼睛眯了起来，更显得细小，在昏黄灯光下，只能看到两条细线。宏亮此时的神情，我似乎感到很熟悉，让我想起已经20多年没见面的故友伟雄来了。

松开手

■ 马 姐

你松开了手

往后道途

也许 曲折斜陡

曲折斜陡的小道

比宽坦的大路易走

此去道上

远岸一方

纵有愁绪随着秋风

染遍满江的孤单

伴着清清 月光

你准备的行装

拒绝带上 虚浮喧张

你松开了手

这或者是洒脱

绝无勉强的难过

如冬阳绽放 冰霜消融

你抬起下巴

昂然迎向 雾雨的前方 (4)

史英新诗11首

一、世界诗会的片断回忆

——出席墨西哥世界诗人大会后之作

一、为追梦万里赴会

飞赴万里程外的异地
与追梦旧雨相聚
欢谈间
总觉有甘霖洒下似的
滋润着
干而孤寂的心田
结新交
播下友谊的种子
盼有花开结果的一天到来

二、一同点烛传圣火

为追梦添彩而点烛光
诗之圣火在延烧
互传递
满腔热忱啊
遂燃起
与会者心灵深处
无不增暖意

三、欢聚时刻心花放

宛若春至花开时
引蝶来
花粉因之得以传播
为圆一个梦
而欢聚
诗人们心花怒放

四、引水到渠汇成河

互赠诗集似引水到渠
终汇流而成
激情迭飞溅的河
欲渡时
心与心之间

友谊之桥由是而搭起

五、互赠诗集传心意

诗集为心声结晶——
一面镜——
照出抒情者
灵魂深处的隐秘
互赠送
形同引发蜂儿采蜜的效应

六、心弦因舞受牵动

会场上因此而火热起来
当迭夹着马蹄声
那美妙步伐
舞起时
赴宴者的心弦受牵动
而弹响

七、为糊口表演跳崖

以性命当为赌注
竟作出
向死神挑战表演——
一再从千尺悬崖跳下怒涛
虽博得
无数次掌声
总觉有苦转化为乱丝缠心

头

任解也不开
欲诉更是道不出

注：墨西哥有一胜景，危崖削壁甚险峻，临海而耸立，成为穷家青少年为赚取微薄生活费而表演跳崖之处。

（寄自奥地利）

二、闻名全球之赌城素描

第廿八届世界诗人大会去年十月中旬在墨西哥名市举行。笔者出席为期3天会议后，返回途中转程至拉斯维加旅游，一睹闻名全球之赌城风貌。作两天观光后有感于怀而写诗四首，以资留念。

八、为织梦沉迷于赌

入夜后 尽显贵妇的风韵
灯火无数盏
璀璨似五光十色水晶
闪亮在眼前
殊不知
疮暗生于内
隐发出阵阵异味
红男绿女老少赌客们
潮涌般奔至

视赌城为神而迭膜拜
把钱当为丝
以织成梦而献上
盼催化出可触摸金蛋

九、表面繁华内阴暗

长于任人放纵社会的恶瘤——

燃在胸膛间
狂热表演的色诱
图点着观赏者之欲火
留住心
让人沉醉于享乐或赌
是表面繁华
那都市
阴暗的一面
纵使驰名于全球
形同名牌圆镜损一角
只能留缺憾



十、美女卖酒勤兜客

挺胸露腿的美女

旋风般

穿梭在老虎机间

问赌客

要一杯在手中否?

声甜胜枣汁

洒心头

争着促销那据说

能化解心绪过浓的酒

十一、溜冰显美妙舞姿

旋风式轻盈舞姿

由溜冰启动

与临崖有危般耍技

相融合

动态更绝美

似鸟展翅而飞翔

料不到

以钱挂帅的赌馆

也有脱俗的杰作上演

杏林漫步之一

——难言之隐

■ 仲 原

在我逾卅年行医生涯中，虽曾过着饱尝辛酸の時日，但亦有过甜在心头的欢乐时刻；曾治过药到病速愈的急症，也医过长久服药始复元的杂症。一般来说，不论医轻病或旧疾，为病黎施治若收效佳，自会引发快慰之感，相反的，则精神上会生发无形的压力。这是作为医者无法避免的苦中有乐心理反应。

我在行医的征途上，曾遇过不少奇难之症，当中有一种顽疾治疗不易，那就是有些患者羞于启齿的阳痿之症。对如此之疾病，我在试医过程中虽累积了些许临床经验，但收效率不高，经一段时日的摸索后取得突破性的成果，治愈率大为提高。

我以补肾达致医好阳痿的疗法，与服食伟哥藉之壮阳的消极医法截然不同，它不是仰赖刺激性以取效，而是通过循序渐进的疗程细加调治始会见效者。此一补法着重在治本而非治标，故而对患者是有益无害的。然知识界有些外行人，对我能治好阳痿之症表质疑，他们在匮乏医学知识的情况下贸然断言，指我所开处方有损人体健康，误认我研制成功的壮腰粉末为春药。殊不知，如是轻率地表意，无形中隐含着诋毁之含义，我对这一类乏深思而引发的误解，只好一笑置之而不加以辩解。

多年来，由于掌握了调治阳痿的要诀，我不但因之赢来薄名，亦因之挽救了原亮红灯终

得以幸免破裂的婚姻。

须知，性方面的需求是维持正常婚姻生活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性无能易于导致婚姻生发危机，凡已婚者对此疑难之事不可等闲视之，须从速妥善处理，求医治病是唯一消虑上策，除外别无他途可解决。正基于此故，阳痿患者务须勇于面对现实，自行揭去视性为神秘那片面纱，坦然告诉医者以寻求消解难题的途径。若是讳疾忌医，可能会闹出离婚的悲剧。这是我行期间一再遇到的事实，当中有些患者初病时不愿求医也不肯离婚，听任另一半挨受春闺寂寞之苦，以致损及家庭生活的幸福犹不醒悟，终闹到夫妻之间感情濒临破灭才着手补救，即危急始寻医求诊。虽说如是延误稍迟了些，但仍存有摆脱感情困境的希望。

我以药作为触媒，为他人引燃即将熄灭婚姻之火，本是一件好事，不料却惹来流言蜚语的暗讽，指我在杏林闯出名堂，乃凭卖春药起家，含有贬低我人格之意，实为不智的行径。面对乱语的夹击，我先是保持缄默而不作回应，然胡言说多了，遂渐在文艺圈、医界扩散开来。出于无奈的我，被迫得为文道明以药医阳痿非可耻的事，反之，是促使婚姻由亮红灯转为绿的导因，为何竟有人视为非正道之举？说穿了，乃置是非准则于不顾而恣意妄为的劣行。

炮竹



■ 马 姐

“铃——！”厨房的铃声轻响，红灯泡大亮。

“快！快！”老板老刘丢下手中的蔬菜，向小方喊道。

小方转身奔向垃圾槽，只见垃圾槽高高地堆满一大袋一大袋的垃圾。

“来不及了！快！钻到炉底下去。”老刘急急地向小方招手。

小方跑到他跟前，马上趴下。老刘和油锅张合力把小方推进炉底。

小方在低窄有限空间里，尽量向内匍爬。

这时，小方听到厨房的门被打开，有两个人走了进来。老刘和油锅张站在炉边，设法掩蔽小方。

小方从炉底的地板转头向外望，只能看到厨房地面上的活动。两个便衣警察进了厨房，便站在老刘身边。他们的鞋子很靠近小方的脚边。他们向厨房里的油锅张、老刘和老板娘淑美打招呼：“大家下午好！”

“一样！”“下午好！”三人齐声应道。

“刘先生，下午好。生意好吗？”其中一个警察认识老刘，问道。

“……”老刘一边抄面，一边回答。
“……”

“不了，谢谢。”对方回答。“……”

“……”老刘说道：“……”

小方听不懂老刘和警察的荷兰语。他看到更衣警察走到长桌另一边，走向厨房后门旁的大垃圾槽。他们把叠在上面的几个大垃圾袋提出来，看了看，又放回去。

小方趴在炉底，忍着头上背上烤热的炉火。压在油腻而冰冷的石砖地板上，小方的脸庞一塌糊涂。小方躲着，熬着身上的烧

热。心中求菩萨保佑，不让警察发现，警察快点离开吧！快熬不下去了。这时小方感觉到颈部发痒，有东西在爬行。他慢慢地转向墙内望去，只见积满尘埃的墙脚上到处结着蜘蛛网，有几只蟑螂在爬行！啊！真要命！小方最怕蟑螂！小方的左手没有移动的空间，颈部仍在发痒！一只蟑螂爬进他的头发里！他浑身发抖，感觉非常恶心。

小方的泪水流了下来。小方的脸和肩头烧热着，快撑不下去了。小方转过头来，看见更衣警察隔着大桌站着。他们在说什么，小方听不来。

油锅张若无其事地吹着口哨，站在炉前炸虾饼。小方咬着牙，告诉自己不能爬出去！再辛苦也得挨下去！如果一现身，老刘就得遭罚款！捉到一个黑工老板要被罚款八千欧元！小方不愿意被带走，被关进监牢，然后遣送回大陆。

更衣警察的皮鞋终于移动了！一步，一步，再一步！他们走向厨房门边，又站定了。该死的荷兰鬼佬习惯，总在告别前，像生离死别似的，再三聊话，道安。

好不容易才挨到两个鬼佬警察出了厨房，老刘跟着出去，想是到楼上睡房查看，然后送到门口去。

当小方听到通往厨房的门关上了，他把手伸出去。油锅张一把把他拖了出来。

“没事啦！没事啦！”淑美笑嘻嘻地说。

“头发被烫去一绺儿！”油锅张把小方扶坐起来，随手抓去小方额头上的蟑螂，笑道。

“没被烧着吧？”淑美过来看了看，说道：“等鬼佬走后，你去洗个澡吧。”

小方蹲在炉边，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鬼佬大概不会再折回头来查吧？小方等到老刘回厨房来后，确保鬼佬离开餐馆再去洗澡。

上回的突击检查大约是半年前，那时小方头上包了餐巾，跳进垃圾槽底。油锅张把一大袋一大袋的垃圾堆在他身上，才逃过更衣警察的眼。那些垃圾几乎令他窒息。

小方在老刘的餐馆里干了两年黑工，经验过几次夜检突击。幸亏他睡在储藏室里，那扇门跟老刘的卧室的门成切角，老刘把他们的门扇打开，便遮着了储藏室这扇门，才躲过突击检查。

这回，小方沮丧了。

火车徐徐地开动着。

小方坐在油锅张身边，心头上兴奋得很，不时探头望向窗外的景观。

在荷兰厨房里做杂工，每天上楼下楼就是在餐馆里转。小方很少进城市里消费找乐子。

油锅张是老马识途，鹿特丹他去过好几回。

农历年前两周，餐馆已经关门了。小方洗抹过地板后，壮着胆子走到正在休息喝酒的老刘跟前，对他提出要求：“这农历年，我要去鹿特丹看看，您说好吧？”

“没问题。”老刘点点头，应道：“刚好是餐馆休息日，油锅张也爱去凑热闹的。你跟他一块去，挺有意思的。小心点。”

平常的休息日，小方都留在这个小村子里看电视。为了储蓄薪水寄回家乡温州，小方不肯外出溜达花钱。况且他没有居留证，担心在街上给警察截住查问。

一个穿着制服的鬼佬走了过来。小方定睛一看，原来是火车查票员，他心头刚刚一紧，顿时松放了下来。唉，只要看到所有穿制服的，都会让小方神经紧张。

查票员跟每一个乘客道早安，一一查剪火车票。

油锅张掏出火车年卡和火车票，交给查票员。他剪过票，说了谢谢，就走开了。

“看你！紧张兮兮的。”油锅张瞥了我一眼，用带有广东腔的普通话说道，“没事的！查票员只管查票，才不理你有没有居留证。”

“唉！老张，有居留证和没居留证，差别多大啊。”小方叹了口气，对油锅张说：“搞到居留证，就可以买火车年卡，乘搭火

车有折扣优待。又可以光明正大地去申请银行户口，薪水不必绑在身上，安全多了。”

“有居留证的好处多了！失业了有援助金可提。可以买医药保险，不怕生病住院。政府搞选举时，钟意去投票呢，可以去投票。不钟意去，也没人来逼你。收入不多不要紧，可以申请住屋津贴。所得税务还有回扣。有子女的，子女到十八岁都享有养育费。”油锅张摊着手指数。“我比你幸运，我出来得早，以前好申请。现在呢，除非很好运。如果去自首的，听说有人可以过关，有人就被送回去了。看时机再说吧。”油锅张拍拍小方的肩膀，安慰他。

从中央火车站走出来，油锅张和小方沿着大街走。

出来五年了，这是小方第一次在农历年里放假。

来到华人商店和食肆集中的这条街上，只见整条街早已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华人，小方心头上很温暖。

街上，什么人都有。荷兰鬼佬、黑鬼和其他各种不同发色肤色的人，带着小孩，都来凑中国人过年的兴。

有意思。

油锅张领着小方在人群中钻。不久，挤到地上摆放着四只红艳艳的醒狮巨头前。这儿旗帜飘扬，带着大锣大鼓的武术团队多是年轻男女，街上围了一圈封绳，观众不能靠近。

等了一会儿，来了几个中老年模样的重要人物。一阵锣鼓声轰天轰地地敲响过后，他们上香拜神祭天。而后，其中一个老者执起沾了红墨水的毛笔，给醒狮画睛开光。

一经开光的醒狮，一只只便活动起来。锣声鼓声鞭炮声响彻云霄，醒狮舞动，跟着舞龙队伍，红堂堂地在街上游动，跳跃。

小方站在锣鼓队伍旁边，双手捂住耳朵，心头上快乐万状。这熟悉的鞭炮声、这纷洒的鞭炮烟屑、这锣声这鼓声，小方的泪水流到眼角外了。

悄悄地，小方用捂住耳朵的尾指，抹去泪水。

“真过瘾啊！”油锅张大笑着说。

“久违了这鞭炮声。”小方也笑着说。

醒狮团分成两组，到挂着红彩的商家们门前去采青。

小方和油锅张随着一支醒狮团的队伍



走，看武术小子表演功夫。

在老家过年时，小方没看过醒狮去邪纳福这种迷信的风俗，只有燃放鞭炮串，点烧爆竹的欢乐情景。

商家在门前挂着青菜，青菜里裹着红包。举着狮头的武术小子跳到披布下身后的小子肩膀上，舞立醒狮，竖立狮身，把青菜吞食，然后，抛出碎菜来。接着，醒狮口递给商家老板一幅吉利红卷子，老板把那红卷子展开来给大家看，上面书着“招财进宝”之类的吉利话。要醒狮的武术小子们还得留心，千万不能踩着摆在地上的橘子。对那些迷信的商家来说，橘子被踩烂了，表示来年霉运连连。

采青后，醒狮队便为商家燃烧鞭炮串。长长的红鞭炮一烧起，叫满街围观的人感到痛快。大家都捂住耳朵，但这爆炸声响让许多人兴奋大笑。小方望着那些鬼佬，心里想，他们哪能理解我这异乡人的心情？

一串一串的鞭炮被燃放，一阵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小方看到父亲东挪西借，缴了钱。看到自己在巷口和家人告别。看到自己走过关卡，登上飞机那时的心情激动。看到自己抵达罗马尼亚机场。看到自己跟接应的鬼佬蛇头转船到意大利。看到那夜狂风大作惊涛骇浪的海面上那时以为必会葬身怒海。没死。跟蛇头告别后，坐火车到荷兰。看到自己千山万水找到父亲的朋友施先生，他的冷淡眼角足以说明一切。看到在潘老板餐馆做第一份黑工……

这些年来挨也挨过去了。但还需要再挨多少年？

鞭炮声又轰然爆响了起来，小方脑海里有一个很大的声音：我要去自首，申请居留。是祸是福，听天由命。我要光明正大地过日子！

鞭炮声还在响着…… (2)

虫鸣



■ 连 奇

那一声声虫鸣：唧唧，唧唧唧……你听到了吗？

顺着跑道，那大树阴影下的斜坡，一路是虫鸣声，此起彼落，不绝于耳。唧唧唧、嘶嘶嘶、曲里里……从草根旁，从坎坷上、枯枝败叶下，一串串弹出，穿过草叶的缝隙，在夜幕下交织着。你听到了，那鸣声就在前后左右。仿佛引导着你，唧唧唧，一声接一声，在前面，更前面，在渐渐微弱的地方，你看到了更远的斜坡，笼罩在大树的阴影下。

斜坡外，高速公路上飞驰的大卡车、巴士、轿车、电单车……轰轰作响，隆隆震动，机械发出最强音，振荡着空气，一波又一波冲过来。虫鸣声可不曾淹没，唧唧，唧唧唧，在噪音的冲荡中，一声声弹起来。

你听到了，可又不是一直都听到。虫鸣声响个不停，你听着，走着，不知不觉想起私事，公事，人事……烦心的，顺遂的，欣喜

的……意识流动着，情绪波动着，你沉浸在我中，周遭似乎都静寂了。一直到迎面走来一个人，或者脚下踩到一截枯枝，你才忽然回到现实世界，一瞬间，虫鸣声又唧唧唧响在耳边。

这时，橐橐的皮鞋声传来，擦身走过一个人，衣着光鲜，趾高气扬。你联想起满脑子权力，金钱，欲望……高高在上患得患失的人，能听到虫鸣声吗？

是啊，从往昔到如今，多少个闷热难耐的夜里，多少个苦雨过后的晚上，多少回虫鸣响起，诉说着世间的凉热，你听到了吗？最难忘的，是那隔着木板墙的鸣唱，像身边朋友的倾诉。在黑漆漆的夜里，你用心灵倾听着，透过板墙的缝隙，仿佛还能感到虫的触角……如今，在高楼包围下，在这斜坡旁，你听到虫鸣了吗？你感到虫的触角了吗？



雨心

散文二章



是
的清风
襟，身上
的。望着天
的天空，白色的
眼的阳光射入我的
使到眼睛一闪一闪
我立即将视线转向地
地上的行人道，看似干燥，
应该是挺热的，一点儿水的迹象都没有。

一、迟来的车

天气依旧
炎日，微弱
吹过我的胸
感觉挺热
空，蓝色
云朵，刺
眼，
的。
面。
觉得

坐在巴士车站的长椅上等巴士，等了……
看着手表，十分钟，十五分钟，二十分钟，巴士还是没来。快捷巴士，顾名思义，就是能够快速抵达目的地的巴士。快捷巴士，虽然途经的巴士车站较少，巴士行驶得快，但等候车得时间实在是漫长。繁忙时间得等上十多分钟，非繁忙时间得等上二十多分钟。感觉有些心烦气躁的，我挺起身子，起来走动走动。

望着对面的车站，周末中午时分，人烟稀少。对面巴士车站的车，一辆接着一辆，都是一般的短程巴士。想着，为何不干脆搭德士。但又不急，罢了。

一位老人家慢条斯理地从对面的巴士车站走了过来。老先生的皮肤有些皱纹，又黝黑。枯瘦的双脚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他身穿白色的短袖衣服，短裤，手上拿着一袋东西，一瞧，是一袋铁罐子。白苍苍的头发，也有点儿驼背，走起路来看似很费力气。

走到了车站，将垃圾桶的盖拉开，赤手伸进垃圾桶里，将一个一个铁罐子拿出来，放进袋子里。之后，他再把垃圾桶的盖放了回去。此时，他叹了一口气。老人家一脸无奈，想必

他也不想做如此劳累的事。

我的肚子咕噜咕噜地叫了，想早点儿回家吃午餐。等了将近二十多分钟的巴士终于来了。我上了巴士，找个舒适的座位，调一调头上边的冷气方向器。巴士开动了，在离开巴士车站之时，我再次回望那位老先生。我想着，我不必如此劳苦捡垃圾铁罐子，卖钱讨生活，实在是挺安慰。我不必苦恼着，接下来三餐吃什么。我不必烦恼着，接下来是否有东西吃。反之，这位老人家，黄金年华之年龄来得出外到处捡铁罐子，拾破烂，生活真是如此苦命。

太阳还是炎热无比，在热炎当空之时，老人家履步蹒跚地巴士车站，想必是要前往另一个巴士车站找寻生机了。

新年来临之际，还真希望活在当下的社会底层人士能够过个快乐的农历新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无论生活多么辛苦，还是在佳节期间，放松心情，放慢脚步，过个轻松的佳节。

在高速公路上，思索着，每个人的命不同。我没驾照，不能够开车，只好乘搭公共交通。有些人生于富命，有些人生于穷命。人生的命运就应该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当然，若有贵人相助，人生必定会更好。毕竟，人活在世上，得有些朋友、交情，互相照应亦是。

天上的云彩逐渐暗了，枯燥的气候相信变得凉快了。

二、请向后移

天空传来轰隆隆的巨响，震耳欲聋。下雨了。雨水一滴一滴地淌在巴士的车顶上，形成一股美妙的雨声之乐。望着巴士窗外，滂沱大雨越下越大，路上的行人赶紧跑到附近有盖的地方避雨。

繁忙时间，傍晚时分，巴士行驶的速度非常缓慢。好在有‘巴士专用车道’，在繁忙时间，除了巴士之外，其它的公路使用者不能够使用这类特设的车道。有些路段还设有‘全日制巴士专用车道’，让巴士无论在什么时候穿行，都畅通无阻。

巴士来到了车站，人潮汹涌。在车站等巴士的人一窝蜂地往巴士的前门走去。由于车站位于地铁站的对面，同时也位于巴士总站的外面，有些乘客乘搭巴士转车，有些则乘搭地铁，到此车站转搭巴士。

司机在他的驾驶座位上按一按后车门的控制器，将后车门打开。司机先让即将下车的乘客下车。之后，司机将后门关上，再按一按车门控制器，将前车门打开。巴士车站的乘客陆续地涌上巴士。巴士车站不像巴士总站那样，能够有秩序地上巴士。巴士车站的乘客，每每巴士来到车站，有些乘客便急忙地跑上前去，希望赶紧上车，能够找个好位子歇歇脚。那些上了巴士却没有位子坐的乘客，只好站着了。

不知怎么的，有些乘客就是喜欢站在靠近门的走道上。可能是为了要方便下车吧。但一瞧，巴士的前端是挤得满满的，而巴士的尾端却有许多能够站着的位子。单层巴士，坐位有限，站位也有限。望着窗外，还有许多人等着上车。

这时，有个不耐烦的中年人在车门前大声说道：“开后门啦！我从后门进啦！”巴士司机连忙站了起来，转过头，大声说道：“请大家合作，请向后移，pleasemovein！”望着巴士车站的一些人，在指指点点着，想必是在说巴士里的情形。在巴士里的一些人便慢条斯理地向后走，走进去，挤一挤。

我在座位上安安稳稳地坐着，想着，有时乘搭巴士，我也得站着。如果是几个站的路程，还不要紧，站一站，无所谓。但如果是一段好长的路程，那可就要站到脚酸了。特别是对于年长者，肯定的极为不便的。

看着前门的乘客，将门前挤得连门都关不上。还有许多人等着上车呢。司机便大声说道：“后面还有一辆，要来了。”又问道：“我可以关门了吗？尽量挤上来。”站在车门的乘客小心翼翼地前进几步，司机连忙按了车门控制器，将车门关上了。

此时，司机坐了下来，一只手从裤袋里拿出一条手帕，抹一抹额头上的汗水。慢慢地，启动引擎，开往下一站去。

虽然下着一场那么大的雨，但巴士里还是挺热的。可能是人潮拥挤的关系。想着，‘请向后移’这句话，相信是许多巴士司机的口头禅。身为乘客的，应该多多为其它乘客着想，不是吗？（3）

光辉新诗二首

一、建造楼房
重重山岳，密密野林，
抵不住铲泥机威武

一切移为平坦，空旷一片。
重型打桩机，
“轰轰轰”昼夜操作

建筑工人勤奋地拼搏，

楼房一幢幢，
如朝阳般升起，
呈一片繁华亮丽的景致。

二、鱼尾狮
沉默了多时，安份守己。
坚守新加坡河。

不忍目前动乱的世界，
满腹牢骚，
不吐不快，
语多必有失言。

缴怒雷神而被严厉警告，
敲击多虑的脑袋。
施个轻微的惩罚！

老爸，你真牛

■ 骆宾路

至高点离地面一百六十五公尺，号称世界第一高的摩天观景轮，开业运作以来，出了几次机械故障。有心想去乘坐的人，好多都“望轮却步”。偏偏韦老头不信邪，要去乘坐，与其说圆其高空观赏远景的心愿，不如说是他喜欢逆流而上的性格使然，

做儿子的不满意老人家固执：“老爸，你真牛。万一出事，把你吊在半空不把你吓死，也把你吓出病来。”

韦老头没有回话。那天，他独个儿摸到滨海湾，买了票，乘着那庞然大物的观景轮，徐徐向高空上升。就在他乘坐的那一卡观景厢上升到离至高点还有一个观景厢的位置时，“咔嚓”一声，观景轮卡在半空，不动了。

一个小时后，韦老头的儿媳妇给她的另一半挂通了手机，气急败坏地告诉丈夫：“老爸被困在观景轮上下不来。”

做儿子的也急得跳脚：“真的是，越怕黑，越见鬼。现在怎么办？”

“还在抢修。”儿子的另一半说。

“人呢？没有抢救人吗？”

“情况不明。”

做儿子的放下公司的事，跑到现场。

有关人员安慰大家说：“出了点小事故，正在全力以赴抢修，没事的。”

这小事故折腾了六个小时，韦老头在还差一个观景厢的位置才到至高点处，给救下来时，做儿子的以为这下，老人家会吓得脸青唇白。谁知，老头子若无其事。

“叫你别坐，你偏要坐。你真够牛。”

“还要坐第二轮呢。”老人家说。

“还要坐第二轮？你嫌命长啊！”

“还差一个观景厢才到至高点。”老人家说：“一半都还没坐完，要坐完全程才算数。”

儿子把韦老头带回家。儿媳妇说：“好险，老爸，你给困了六小时，不害怕吗？”

“害怕，”做儿子的说：“他还想坐第二回呢。”

“还敢坐第二回？”

“他说，不到最高点，不算更上一层楼。没有坐完全程，不能算数。你说他够牛吧。”

牛？韦老头侧侧脑袋，不禁哑然失笑。心想：“我真的是很牛啊。”时至今日，开支票，别人都习惯用one, two, three, hundred, thousand书写数目字，他还是用壹，贰，叁，佰，仟，万。有一次，他用行草写了个壹仟元。银行柜面的小姐看不懂那个行草壹字，问他：“你不能写英文么？”

他回说：“能，但我不想写。”

银行柜面的小姐，瞪他一眼。他知道，这一眼就表示说他很牛。只是，那小姐可能不知道“很牛”是什么意思。

他回家和儿媳妇提起这事。儿媳妇说：“你能写英文为何不写，写了不就省很多麻烦。”

“偏不写，除非没有华文。”

儿媳妇这才知道她这个家翁“很牛”。

正如此刻，儿媳妇听说韦老头还要第二次去乘摩天观景轮，劝他说：“真要到高处看风景，那不如去泛太平洋酒店的高层住一个晚上，拿个望远镜看个够，四平八稳又安全。”

韦老头开口了：“四平八稳看不到漂亮的风景。四平八稳，就不懂得欣赏奇景。你听过，‘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句话吗？”，说完，韦老头对着儿媳妇摇摇头：“你不懂。”

儿媳妇的确不懂韦老头说的话。她的英文灵光，但华文不灵光。

儿媳妇想起每次韦老头接到电话，一听到对方和他说英语，他就问：“会讲华语吗？”对方如果回说“不会”。他就索性把电话撂下，听都不听。想起刚才她家翁说的话，儿媳妇悄悄在丈夫的耳根说：“老爸好像话中有话。”

“有什么话？”

“有话就是了。”

“牛！”儿子说。“你不觉得老爸越变越牛吗？”

雪莉与华文老师

■ 陈伦新

他是个刚退休的公务员，临休之前匆忙考了张北京海外进修的大学文凭。于是，有好几个洋学生向他学习华文华语，日子还算写意。

学生之中，雪莉却例外，是个单身华裔女银行经理。“哼，我最瞧不起那些老南大生……”他仿佛与他们有什么过节，有过什么深仇大恨。

雪莉不解的看着家庭老师：“为什么这么说，黄老师？”

“第一，他们很排斥英文，英语又说得不好，很给人瞧不起……”

雪莉点点头，她左手按住课本，右手挪了挪鼻梁上的花边眼镜，但仍有点疑惑不解的问道：他们和我们好像有些一样，他们读华校，英语说得不好；我们读英校，there fore华语很差？

“唉，you know……他们太不争气了，今天教华文补习的几乎都是来自中国的新移民……这些南大生，只懂波，坡，墨……不懂什么汉语拼音……他们的华语，都是土腔土调……”他似乎越说越神气，很为自己曾经学过拉丁拼音感到得意。

“老师，我听说很久很久以前，不少华校的老师，华语讲得不好，但很有学问。”

他犹疑了一会儿：“是的，是的。早期教过我的老师，有Teow Chiu腔的，也有海南腔的。你们也不要以为现在那些中国老师，来自北方的，华语就一定讲得很标准。你们外行，不知道他们也是南腔北调……比如，讲英语，也一定要讲得有水准，要有文法……安娣，安哥的Broken English常给人笑话，你说的是吗？……不谈题外话，我们还是来复习一下课文吧。”拿起桌上的一杯开水，喝了一口。

下课时间到了，他开门准备送走雪莉。在雪莉穿鞋之际，一个老头自远处走廊颠簸奔来，呼喝着不停按电梯键钮的四五岁孙子：boyboy, don't play...stopplay...wait贡功。

“贡功，法斯的，法斯的……”

“I come, I come...wait, wait...wait me...”

“Shirley, can you remember what I always mention华人一定……”黄老师压低声音说。

“叶斯，华人一定要先说华语。”雪莉会心地回答。

一个星期后，他和太太携了一袋水果到陈笃生医院探访。在九号病楼，他不停来回徘徊，忘了雪莉究竟在病楼的那一号病室留医？幸好，他此时记起了雪莉的英文全名。

走向病楼查询处，宛如病楼温馨的灯光，令人感到优雅，他客客气气的低声细问：Excuse me, Madam, can you speak Mandarin?”

“Yes.”那护士刚抬头答复他：“Why not?”

背后已传来微弱的呼唤声：老师，黄老师！

他立即兴高采烈的朝病床上熟悉的身影走去，雪莉正频频含笑向他招手：“老师，你忘了……”

“What?……Why?……”

“那四是猜你死啊，你不是教我，华人一定要……一定要……”雪莉略微停顿，等老师回应。

“一定要先说华语，对吗？……但，不是这种场合？”黄老师摇摇头。

“为什么？”

“啧啧……我知道她是华人……如果由我先开口说Mandarin，她一定以为我老人家不懂英文英语，我就会在她面前矮了半截……”

她不置可否默然沉思。

雪莉出院时曾来电致谢，至今已经一个星期过去了，还没见到她来上华语课。

黄太太催促他拨个电话问候，他信心十足地说：何必呢？下个星期她会回来上课的。

一个月很快又过去了，还是没见到雪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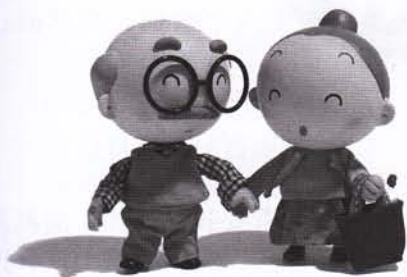
雪莉也许被派出国公干了吧，也许她找到对象忙着拍拖，或许是金融风暴让她失了业，无论如何半年一晃又过去了。

黄太太还偷偷到雪莉办事的银行去了一趟。

少了一个雪莉又有什么关系呢？不到有冷气中心课室学华文华语，特地上门报名的学生

依然络绎不绝呢，他安慰着自己的太太。

此时，黄老师正在自己厅堂里来回踱步，仿佛重温当时在九号病楼寻找雪莉病床的情景，可惜一直没再听到雪莉甜美的召唤声……



夫 妇

■ 潘海玉

“夫”与“妇”这两个语素搭配起来的词是“夫妇”，就是人们眼里相濡以沫，互扶互持的夫妻。然而，在人们的生活中，“夫妇”这个词又常常被分开成两个独立的字来看待，怎么说呢？我们且看：

三个人三辆车

素娜拉开车门就猛力坐上车座，似乎要借此动作发泄什么。思仁从眼角处瞟了她一眼，默不作声地开着车，直勾勾的两眼只顾向前望。车子来到近街口的转弯处，素娜开口了：

“两个月前动痔疮手术的伤口还没复原吗？”

思仁先是一愣，很快地，他低声支吾：“哎呀！是尿……喷到啦……”

“为什么你就不可艾萨克好点嘛？”

“哎呀！不是啦，花洒掉在地上啦，才会……”

没等思仁说完，素娜就发动连珠炮的攻势。“为什么东西总是拿不稳？为什么你每次用完厕所，厕所就像经历一场大海啸？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你每用完厕所一回，我就得忍住不作声把马桶、浴缸和地板擦干，你会不会用现代化厕所？你……”

这时的思仁像一只坐以待毙的小绵羊，嘴上不吭声，心里还真不是滋味。

车子来到如切路，两旁商店林立。由于路窄车又多，所以车子开得不快，素娜才能把排列在左侧的商店一间间地看清楚。突然间，一个白底红字，写着大大的“SpatheCar”的招牌出现在她眼帘，她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叫了起来：

“SpatheCar”！汽车能做spa吗？怎么做啊？”

“大概是汽车打蜡之类的啦。近年什么东西都套上个spa才是时尚。”

“噢！我差点儿忘了问你，在这一、两年内，你会不会换车？”素娜问道。

“做什么？唔……早在女儿换她车的时候，我就想卖了，只是……”

“什么？你要卖车？真的要卖？”素娜紧张地插话问。

“怎样？三个人三辆车，不给别人笑死吗？思仁一脸阴霾，阴声阴气地说。

“怎么会？你大哥家也是三个人三辆车啊！”

“哼！三个人三辆车，给别人笑死。我在台湾做工，每天也只是搭公车上班，你们母女子三个人用三辆车，让人看了笑死。”思仁越说越气，恨不得立刻就把车卖掉。

“为什么你总是没有把我考虑在内？当你在国内开着这辆车的时候，你怎么就不怕被人笑话“三个人三辆车”？素娜胸中的火苗又被点燃了。

车内顿时一片寂静。

“你说话啊！”

“你开着我的车去教补习，你那一点收入……入不敷出，你懂吗？”思仁一脸不屑地说。

“哦……哦！你对我的感情是用计算机计算的？你看不起我教补习赚来的小钱？你就是看不起我开着你的车去教补习！想要切断我赚钱的来源？你怕三个人用三辆车会给人笑死，我说你自私，心理不平衡才是！”素娜吼了起来。

晚餐过后，在阳台上，思仁对女儿说：“早上你妈和我吵架，她说不再开我的车。待我下次回国，要是她还用我的车，我就把车卖掉。哼！三个人三辆车，让别人看了笑话！”

死猪

他说的话

“珊珊，我打这通电话给你，是要告诉你，早上艾倩喊着要离婚，我答应了，还叫她去找律师，我一定签给她！”戴斐在电话另一端声粗气喘地说。

“怎么会搞成这样？”珊珊一脸狐疑，耳朵紧贴着听筒，生怕听错了。

“昨天，我再一次提醒她把威士卡帐单寄出去。你知道吗？最近有好几次给我抓到她没及时缴付帐单，让银行打电话来追我，多没面子！今天早上，我发现帐单还躺在餐桌上，哇！我气得会吐血咧。”

“那也只是小事情啦，别闹了你们。”珊珊没好气地说。

“你听，在车里我讲了她几句。哇！她竟然跟我大喊大叫，我哪里可以给她喊的！每次吵架她都说要离婚，好哇！离就离咯，我这次就签给她！”戴斐越说越气愤，“我忍她很久了，又不是我养不起她，她有必要从早教补习教到晚上吗？现在连礼拜天也教了。家里又乱又脏，我晚上回到家里，水壶里一滴水也没有。晚上我碰她，她也没反应，她给我过的是什么家庭生活呵？她就是死爱钱！”

“戴斐，你要冷静，一定要冷静哦！让我听

听艾倩那边她怎么说，回头我再给你电话。”

“你不必再给我电话了，我不过是通知你一声。上回我们吵架时，她向你‘唱’我，所以这回我也要‘唱’回她。”‘咯得’一声，电话挂断了。

从来没扮演过调解人角色的珊珊愣愣地看着电话，心里仿佛吊着七八个水桶。突然间，“铃……铃……铃……”

她说的话

“珊，早上那个鬼嚷着要我找律师，离就离咯，谁怕谁呵！他也不想，我为了这个家，连佣人也不请了，洗衣打扫做饭看管孩子不说，平日更是省吃俭用，有时还默默地自掏腰包，帮他缴付一些额外开销，他还想我怎样？”艾倩声音沙哑地哭诉。

“唉，倩，虽说今天你们吵架的导火线是因缴费而起，实际上，他埋怨你白天教课，晚上也教课，没能让他享受家庭生活，你就少教几组课，挪出些时间多陪陪他咯。你连晚上那回事也给他抓把柄来讲，又何必呢？”

“哼！我是故意不作反应的。谁让他每次吵架后，连句道歉话也没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忍够了！早上，他对着我呱呱叫，还说在床上的我像一只死猪！哼！死猪！他叫得这么爽呵！我是死猪？好哇！我就做死猪给他看咯。哼哼！我是死猪，你看吧，我不跟他离婚，我就是死猪了！”艾倩受了伤的感情像缺了口的大动脉里的血，滔滔不绝地涌出来。“他怎么能怨上我教补习呢？他平日晚上不到一、二点不回家，就连礼拜天也说工厂有工作，我不教补习，难道叫我呆在家里等他回家吗？我不是爱钱，而是我要把悲愤化作力量，努力赚钱以备将来买自己的房子自己住，好替自己争口气。真要离婚，我也不怕！”

情到浓时情转薄。在人们的生活里，还剩下多少海可枯，石可烂，爱情永不渝的经典故事？

“夫妇”这个名词对许多夫妻而言，既陌生又熟悉，而且随时可以拆开来。“夫”在某些时候是她的丈夫，“妇”在某些时候才是他的妻子。



何逸敏

新诗三首

一、东方式的迷宫

希望自己从迷宫里走出
墨绿森林的黑暗依旧遮挡
着艳阳

妄想自己跳上了枝头
滑向缕缕的微弱光线
别把我，再坠入云雾惘然
的若隐若失

城堡的建筑闭锁到令人窒息

总有一道，我要寻求的亮光在闪烁

在闪烁，一条指点迷津的
通亮小径在闪烁
不再漫游已历经坎坷维艰

东方式的迷宫
带着内敛和失落，张开了
辉煌纯金的苦难

于是，劈开人生的心锁
驱逐暗夜的台阶
一滴一滴地流到天明

畏惧、迷阵、舷梯
苍凉、价值、希冀

在迷宫里，我何尝不想清

在迷宫里，我何尝不去幻

只有心中在盼望巨大的日

月是否在为我而低吟
只有生命在抗争渺小的天地
依然在为我而青绿

也很简单

升入遥远的时空，自由的
深深呼吸着
我跃出的痕迹
一棵密封的、走动的树，
激荡在

大垠的人生迷宫，激荡在
奔腾的疾行路途

东方式的迷宫
心灵腾挪流转的透明空间
投射在现世画布上的影像
我，来不及遗憾！

三、左右的世界

透着殷勤独绽的期待
悄悄地、无声无息地、偶然地

把她燃烧的花瓣，连载起
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河流、森林、阳光
逃遁着、躲避着、神秘着
刚踏青的泥路，弥合上两个
浩荡追逐的紧密碎影

夕阳涨潮，汹涌澎湃如六
月的万马奔腾

黑夜恬谧，水波轻柔如一
月的白雪皑皑

双手捧起高贵完美的玫瑰，一片飘落
才错愕，缺口正显出花有正反向

贴于脚下的香气，还是升华了自己
轻轻掠过风的耳际
弱不禁风的身躯，呵护沉落的风风雨雨
一夜覆盖了伟大

倔傲的头急着说出左右的徘徊
已轻易关闭了同心锁，柔水的另一种美丽

从没有做过的事，如命令般此刻响起

此刻，当是最纯洁的奉献，誓言的感动
善良在手心，写下黄叶飞临的一寸寸的斑驳

净土的车站、月台、列车
最终，依然还只有我一个、一个人

消散了，现场的等待
我，孤单的旅者
只好娓娓打开生活的一片色彩缤纷的帷幔
在自身之外

左右的世界，竟是如此这般的真实不变！

三、大树的枝叶总是朝一个方向摇动

如果说大树的枝叶总是朝一个方向摇动
如果说我们的心灯总是往九天闪烁微光

我们，心路的历程是多么的不平坦，带着
远远凝望你的月色，朦胧中的潇洒，回头
是天涯的愁，化作银河喃喃地低吟踟蹰

千里奔驰，挥走了青春和汗水，我们的高
亢豪迈

南洋的小舟倾斜了水平线，翻江倒海的波
涛托起，我的

惆怅和忧忧，浸满了我的全身，淋湿了我
的面颊

那乘凉的小亭，还有徐徐的寒风刮过
幸亏有你的，及时地搀扶，有力地握手
恢复从前的岁月，那，仿佛等着再握你手
的世外桃源

是否，留给我的只是
新的萌芽，逍遥的心境，还是瞬息的流星

我望着，鸢纸忽远忽近，
我想成为那根细细的幼线

我，原来不变的永恒
飘远了，飘得更远了……

我，是否，依然可以牵动那根绳索，
荡漾于苍苍的天际，空空的手心。（6）

我与海

■ 秀 仪

儿时的海

我清楚的记得我是在九岁时第一次看到海。在这之前，对海的印象仅是爱情电影里的画面。画面常是这样的：女主角拿着围巾高举着双手，在无人的海边慢跑，而男主角却在后边追着。海上没有任何船只，天空是蔚蓝的，海浪澎湃的拍打着岩石，习习凉风，是一幅让人向往和心旷神怡的景象。

真正看到海的时候，有点失望。那是圣淘沙的海边。沙滩上挤满了人，类似我后来所知的小型迈阿密沙滩，热情如火，但缺乏了海应有的宁静与诗意。天白茫茫一片，让人睁不开眼。太阳当空怒吼，人们却无视于它的愤怒，尽情地在水中戏耍、在沙滩上曝晒，与它老人家对抗。

这之后，再也没有人提起要带我到海边儿去，我也没有机会再看到海。

少年时的海

许多年之后，我选择了又称为海城的维多利亚初级学院就读。除了已厌倦了十多年天天冒着日晒雨淋徒步到学校的日子，更有一种莫



名的、让我暗自痛快的、复仇似的快感催着我自私冲动的不顾父亲肩上的经济重担，朝离家很远的东部学府奔去。彼时总幼稚的觉得远方有着所有年轻人渴望的自由，靠近大海的学院能补偿我童年所失之交臂的喜乐和海阔天空。

接下来的两年，我与大海果然有了许多接触的机会。体育课时沿着东海岸的户外长跑训练、级任班的烤肉会、同学的生日会、度假营、都是在海边度过。

黑夜的海是神秘、宁静的。远处水平线上一闪一闪的船灯，仿佛是海上寂寞的小精灵。万籁俱寂，充斥着耳朵的唯有海浪冲上沙滩的清吟或是偶尔的咆哮。东海岸的夜空时而飞过一架不知是载着兴奋的游人或是归心似箭的游子的客机。它那充满爆发力的隆隆声，在黑夜显得格外的突兀，划破了暗夜的寂静，也打破了灯火阑珊的孤寂。

生平第一次看日出，是在十七岁那年参加的户外营时。华文班的同学把我从睡梦中摇醒，说是要去体验一下巴金老人笔下的“深红

的圆东西”。第一次看日出正值涨潮。在太阳相比之下，显得格外苍白的月亮并未娇羞的躲起来，反倒是落落大方的映着红太阳的金碧辉煌。比起别的国家，太阳在我们这儿并不早起，只有在六时半左右，才能见到它的踪影。先是看到云彩由灰变成暗红，在眨眼之间，由暗红染成淡黄，继而成了金黄色。最后才慢慢地看到太阳的脸。我没能看到巴金老人形容的太阳，却惊奇的发现，太阳对海所使的魔法。东海岸的太阳一露脸就带着几乎是让人睁不开眼的万丈光芒，映在海面上，整片海竟像是从睡梦中被人唤醒似的活了起来。它一扫黑夜的神秘与孤寂，顿时变成一个生气蓬勃，活泼开朗的小孩。船只不再沉睡，即便是在远方，也让人觉得船员正在积极的劳动着。这景象让我感动了好久，再也没有什么能比海上的日出更能为人们带来一天的新希望了。

游轮上的海

我从没听父亲提起过海，但我知道父亲是在九岁时与祖母飘洋过海南逃而来的。那是193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未开始。我从父亲那儿得知，祖母是祖父的填房，而父亲是遗腹子。大房的伯伯们与父亲的年龄相差二十几岁，祖家的事由他们做主，孤儿寡妇不事生产，在家中被视为白吃，遭尽奚落。祖母带着父亲相依为命过了几年苦日子，后来因不堪这种寄人篱下的日子，本想带着父亲去跳中国乡下老家的粪池，却在父亲死命拉住她的衣角，哭哭啼啼哀求声中，放弃了寻死的念头，转而起了南下的决心。

因而我想，海之于父亲一定有其特殊的意义；虽然我从未听他诉说飘洋过海来南的艰辛路程，但当时的情景可想而知。回想起来，父亲再次乘船，是在我大学后毕业不久。那也是唯一一次与他那么接近海。我在抽奖中赢得了双人来回槟城的海上游，因此带着父亲与我同游。父亲是典型的严父；他不苟言笑，沉默寡言，不善表达自己，与自己孩子不甚亲近，唯独像一般老人，对孩童无比和蔼。我是家中的老么，排行第九，与父亲的年龄相隔了近50年，所以父亲对我特别慈爱。虽说是慈爱，言语还是不多，他从不述说他的心事或烦忧。依稀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他最喜欢抱我坐在

他的盘膝上，偶尔心血来潮才会对着我说些我不太听得懂的“和平以后“的人事。

那次海上游，是在母亲去世后的第七个年头。母亲因癌去世后，她的死是大家禁忌的话题。每个人各忙各的，绝口不提此事，仿佛母亲从未离开，或从未存在。那日是在油轮上的第三天，父亲从船舱的小窗望了出去，凝视着海及在水平线上彼端的豆般大的船只良久，沉湎在自己的思绪中。过了很久，他用很平静的声音和我不熟悉的深情对我说，“我没有一天不是在思念你的母亲中度过，我想我对她的思念将会在我吸最后一口气时随之停止。”我忘了我当时有没有安慰他，也记不起自己说了些什么。我只记得，那一天，那个风平浪静的海看起来是暗灰色的，天空依旧是童年记忆中的白茫茫。此后，我对父亲少了一些畏惧、多了一些亲近、多了一些理解、也多了一些怜爱。我相信那是父亲唯一一次对人谈起他对母亲的感情。

孩子的海

成年以后，我开始到各国旅游。看过了不少海，发现各国海边都别具特色。澳洲和纽西兰的沙滩很干净，沙既细且白，天空永远挂着一片片镶着银边的白云，海天成一色。后浪总是有力地推着前浪，不曾中断，是冲浪板好手的天堂。芭提雅和巴利岛海边种植着许多椰树，让它们的海具有浓浓的热带风味。可这些地方对我八岁的女儿来说，比不上咱们的东海岸。东海岸蕴藏着她童年的许多美好回忆和笑声。海之于她只有快乐和美好。因为有海，所以有渡轮、有贝壳、有许多海上运动和游戏。天真的她不能想象海可以是生命的泉源，但也可以吞噬人的性命。它记载着多少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又带给了人们无数的欢乐时光。她，一如许多家境较好的小孩，在大人的呵护下成长，只享受到生活的美好，只享受到海的美好。

海，是奇妙的。它就像个万种风情的千面女郎，有着不同的造型和形象，给予不同的人不同感悟。一如它在我小女儿记忆里播了种；它，也在我生命中每一个旅程碑扎了根，留下一些不可磨灭的记忆和感触。（7）

霍 阿 里

■ 日落冬

我依惯例，在初二摇个电话给老张拜年，老张告诉我阿里就在他家。

“霍阿里？”

“就是他。”

“你叫他等我，我现在就过去。”

(一)

我们一直要阿里讲福利工潮的故事，而阿里并不是讲故事的能手，他常语焉不详，情节不连贯，更多时候拖泥带水，重复又重复，但是，似乎不影响我们听故事的兴致。

我们的提问，不断地补充、丰富和完整了故事的内容。

最后，我们竟然为了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合理性”，与阿里展开激烈的辩论。他当然辩不过我们，他会悻悻然地笑着说：“不是这样的啦。”

我们通常会以小说的“经验”，检验故事的真实性，给故事下判断，尤其是，他说到镇暴队向罢工工人进攻时，他和另一位工友带着工人领袖逃离现场的情形，我们觉得那太荒谬了，那工人领袖太窝囊了，工人领袖怎么可以在敌人进攻时逃离现场，而置工人于不顾？我们觉得，工人领袖应该像漫画里的主角一样，挺起身，挥动强壮的手臂，大声呼喊：奋斗到底，决不后退。

“工人领袖被抓了，罢工行动就失去领导，就会失败。”

“一个人被抓了，更多人会站起来，怎么会失去领导，怎么那么容易失败呢？”

“许多领袖现在不就被关在牢里，外面的斗争还不是一样展开？”

他大力地抽了两口烟，淡淡地说：“不是这样的啦。”

我们私下讨论的结果是：阿里这个老工人有两面性，既有工人阶级的硬骨头，也有旧社会给他的落后观点，我们应该对他进行团结和斗争。

阿里其实并不老，只有四十七八。短发方

脸，没修刮的须髥，乱七八糟地钻出来，再加上一口污黄的烟屎牙，就显得有点老，更正确地说，是我们年轻，我十七，青山只有十六。

我们三人会同牢共住，完全是巧合。之前，我们都互不认识，却因为同时参加一个支持政治扣留者绝食斗争的集会，而一起被逮捕一起被判入狱的。

阿里因此失去工作，我们则失去学业。

把青春献给祖国，坐牢算什么？青山和我意气奋发，阿里看起来却有点忧心忡忡。

参加福利工潮时，他是剪票员，现在（应该是之前）也是剪票员；以前，他是单身汉，现在他一家五口。

剪票员的薪水不高，刚刚可以糊口，老婆在家做一点水货，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可以给孩子零用，买作业簿。

谈到他的家庭，谈到他妻子，他两个孩子，还有他母亲，他的声调就从开朗转向低沉。

“现在没收入，家庭开销怎么办？”

“暂时工会有帮忙。”

“出去还当剪票员？”

“做惯了。改行就要从头学起，很难的。”

生活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我平时也得帮家里干活，参与生产活动，比如到田里拔草，浇水，施肥，采酸柑……但是，伸手总想得到钱，不会感受到什么生活压力。从来也不会为没饭开而烦恼。

“所以说，我们要再努力，再奋斗，要打倒人剥削人的制度，建立一个和平自由平等的社会。”

他抽了一口烟，说：“不是这样的啦。”

青山和我面面相觑。

(二)

青山除了非法集会之外，还被控告涂写标语破坏公物。结果那项控状，使他成为本地十六岁以下少年，被施以鞭刑的第一人，成了

本地的司法判例。

当天青山受刑回来，脸色苍白，步步维艰，他还是咬着牙撑住，一直到牢门关上，他伏倒在弹簧床上，才发出一声呻吟。

阿里把他的裤子扒下，说：“裤子贴住伤口，要再分开，会把伤口撕裂。”

青山那个圆浑的八月十五，披上一片残蓝，蓝色间有殷红的血水渗出，三道整齐等距平行的鞭痕，横跨两片臀肉，作锯齿般的裂开。

“还痛吗？”

“嗯，刚才我喊了。在鞭子打下来的时候，我喊了祖国万岁。”

我抓住他微微颤抖的手，说：“你是我们的好板样。”

阿里以书本当扇子，给八月十五煽风，说：“干了就会结痂，会好得快一点。”

“你好象在烘沙爹。”

“你想不想咬一口。”

“那一定是臭的。”

青山挣扎着要爬起来。“我想尿尿。”

阿里按住他的身子说：“你就这样伏着尿。”

他把尿壶提了过来，一只手在弹簧床下寻找尿尿的器官，为青山把尿。

“你这样子我尿不出来。”

“怕什么？你把我当作你老爸好了。”说着，眼里竟然有泪，“这些人，真狠心，别人的孩子就不是肉？怎么可以这样打？”

拉尿可以这样处理，拉尿就麻烦大了。

马桶是蹲式的，可是，青山不能蹲啊，一蹲下去，臀部的肌肉就拉紧，伤口就裂开，痛得他汗水泪水直流。

“你过来。”

我们一人一边，手臂插在青山腋下，把他架空在马桶上。

“毕生难忘啊。”

“哈哈，我们是挟青山以令尿尿。”

擦屁股的事当然是阿里来做，他做得那么自然，就好像给儿子做清理一般。

“你完了，你什么都给阿里摸过了。”

青山在我手臂上咬了一口。

“我是说，这回你不作他儿子都不行。”

“不是这样啦，不是说要互相关心互相照

顾互相帮助吗？”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Diam!”（安静！）

夜间巡察的狱卒，敲着门，大声喝止。

（三）

老张家离我不远，出门就截到德士，十分钟后我就到老张家门口。

新年快乐！

在祝贺声中，我一把把阿里抱住，紧紧的抱住。

“怎样？你们在玩摔跤？”

阿里比以前有肉，下巴刮得光溜溜的，看起来比十五年前还要年轻。

“你还在工作吗？”

“在小食档做帮手。”

“孩子都工作了？”

“都做工了。”

“那你也应该退休享清福了。”

“自己找点烟钱酒钱，花得自在些。”

“他还要找点外甥钱。”张嫂在旁插嘴。

“什么外甥钱？”

阿里笑笑不作声。

“他啊，嫁某做大舅（嫁老婆当大舅）。”

阿里还在笑。

“别说了。”老张阻止张嫂说下去。

（四）

囚犯们每个星期都允许有一次家属探访，当“囚仄”来到工场，喊道：“jumpa!”（会面），原本嘈杂的工场，立即都静了下来，待狱卒一喊出自己的号码，那人就会像中万字票似的，跳了起来，高高兴兴地会亲人去了。

虽然见面要隔一层玻璃，对话要用听筒，有狱卒在旁边监视，说话时间只有几分钟，但是精神的安抚却是巨大的，这，就是亲情的力量吧！

今天阿里会见亲人回来，却变得异常沉默，烟一支接一支的抽。

我挨过身子，抓住他的手，抚摸着 he 厚实有茧的手掌：“孩子们都好？”

他把头昂起，泪水从耳际顺着脸颊滑下来。

我默默地看着他。

他用手背擦去泪水，吸一吸鼻子，说：“她跑了。”

“谁？”

“丢下两个孩子，他跟了别的男人。”

“你太太？”我愣住了。

“跑就跑好了，当自己的男人最需要她的时候，她竟然丢下两个孩子，跟别的男人跑了，这样的女人，有什么可惜的？”

青山这小家伙的反应还蛮快的。

“是啊，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

“大丈夫何患无妻？告诉她：再回头我也不要你。”

“老弟，原来流行歌曲你也在行。”

“电台天天播，耳熟能详啊。”

“我说，应该有‘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的胸怀，看得开点。”

“我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阿里一掌打在青山后脑上，咧一咧嘴：

“不是这样的啦。”

两个不知情感为何物的毛头小子，胡说八道的，好像暂时舒缓阿里心中的沉重。

(五)

张嫂趁我上洗手间的时候，在厨房偷偷告诉我：“笨蛋阿里，现在还要拿钱给那个女人。”

“覆水重收？”

“才不是。那女人和那个男人，也生了两个孩子。现在那男人中风，不能工作，阿里可怜她，时不时还拿钱给她。”

“阿里心肠太好了。”

“我说他笨才是真的。”

呵，原来“嫁老婆当大舅”，这句话是这样来的。

(六)

牙齿痛了好几天，吃了几天的止痛药，全然无效。虽然有人劝我不要让监牢医生拔牙，但是，痛苦难耐啊，我对医生说：“请您拔掉它。”

医生二话不说，给我打了一只麻痹针，拿起钳子，花了很大的气力才把它干掉。

我怀疑这是他第一次给病人拔牙。

咬住一块大纱布，水不能喝，饭不能吃，

饿得我金星四冒，浑身乏力。

半夜里，喉咙失火，烧得七孔冒烟，爬起身，想把口里的纱布吐掉，喝一口水。刚站起来，脚却突然一软，向前扑倒，乒令乓郎地把水罐都打翻。

“什么事？”

“没事。”我含糊地回应。

阿里画亮火柴，发现遍地是血，大声喊叫着把我抱起来。

“阿山，快喊救命。”

青山慌忙拍打房门，呼喊救命，沉重的木门发不出声响，青山的呼叫声竟然显得很微弱。

“你坐好。”

阿里把我放在墙角，拿起铝制的水罐子，一面大力敲打房门，咚咚咚，一面大声呼叫：

“救命啊，死人了……”他的大嗓门立刻惊动整座牢房。

“那一间？”有人问。

“613。”

“Help!613;Help!613……”

整栋牢房有节奏的喊起来。

不一会儿，就听到踢踢哒哒嘈杂的皮鞋声直奔而来，还一路用木棒敲击房门，一边喊道：“Shut-up!Shut-up……”

“YesSir,thisroom.”

随着木门上的小窗被打开，钥匙咔咔声也把房门打开。

举着木棒的狱卒站在房门口，厉声叫道：“蹲下！”

阿里抱着血淋淋的我站在床边，我已陷入半昏迷状态，一切声音对话都似有似无飘飘忽忽的，接着什么都不知道了。

当我醒来时，我已经躺在医院的病房里，身上插着管子，右手却被铐在床头，一个贴身保镖就坐在床边。

两天后回到牢房，原本的三人组已被拆散。

后来我才知道，阿里和青山还因为扰乱监狱秩序，个别被处罚单独禁闭一个星期，并且取消7天的假期回扣，这意味着要多坐7天的牢。

(七)

谈起他用水罐子敲打房门求救，抱我上

救伤车一事，我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轻轻地回应：“不是这样啦，当时我只是急了，什么后果，想都没想。”

好一个想都没想！

在毫不利己的情形下，理智的人都会想了再想，可能还要转几个弯，下几个决心，才硬着头皮去做，而他却做得那么自然，没有丝毫的犹豫。

谈到他还不时接济前妻，他一点也不在意张嫂的冷讽热嘲，他说：“当初错的不全是她，现在能帮她一点忙，也算不了什么。”

哦，这样的汉子，你叫他对老婆说：我爱你；我会照顾你一生一世……他一定说不出口，但是，他表现出来的，就是这般的似水柔情，令人为之动容。

“那个蓝山，现在做些什么？”

“哈哈， he 现在是红山，红得很。在中国做生意，听说捞得不错。”

“那就好。”

“不是这样的啦。”我以他的语气和口吻这么说，他竟然紧张的连连追问：“为什么？为什么？”

“哎呀，他啊……”

“怎么啦？”

“他，还在等你给他抹屁股。”

哈哈，哈哈，他笑得眼泪都流出来。

(八)

别后，我曾按照地址去寻访阿里，却没找着，因为他给我的地址是不完整的。而老张也在第二年去世，我和阿里就成了断桥的两岸，联系就这么断了。

过后，也不曾在任何场合见过他，如果他还健在，今年该有八十了吧。

漓江游

■ 成 君

水墨重叠远方
群峰浸入淡绿
层层山霞
尽染云烟外

一面鳞镜
映入了叠叠重重的秀色

似长卷千里
似碧漾万顷

山色唤来永恒的静谧
水光呼起万代的绮丽

稿于二零零九年二月九日

■ 竹 石

竹石微型诗7首

1、失眠

把漆黑的天花板
呆望成白色

2、病痛

恨她
又离不开她

3、人生

如果没有酸甜苦辣

就没有味道

4、读诗

用心灵去感悟
然后发出会心的微笑

5、故乡

他的模样
让你日夜怀念
爱心永不变

6、缘尽

这一走
走出你的视线
永不再回头

7、如果

如果你不动情采花
玫瑰的刺伤不了你
如果你不缠情痴恋
苦酒满杯与你无缘



热带乡土组诗

■ 康静城

之一、亚答树手臂高高 举起

梦里曾经
寻它十遍百遍
今天双溪志那 (Sungeicina)
自然公园里
突然打个照面
它们牢牢站在河畔
一丛又一丛
手臂高高举起

过去
农村人家木板屋
遮风挡雨的勇士
如今
成了观赏的植物
叶柄粗粗长成茎
叶子片片像利剑
阳光下绿得发亮
风中左右摇摆

早年乡下村民
编织成宝贵材料
一排排的亚答叶
筑成热带的南洋风貌
替农舍鸡寮猪栏
遮挡风雨抗拒艳阳
百姓和家禽
日夜免遭伤害

坚强翠绿的亚答树
现代的少男少女
都值得把它认识
并且铭记着过去
它对我们的先辈

有过非凡的贡献
在那垦荒开芭的年代——
流血流汗的农村岁月

之二、亚答籽

叶柄间悄悄结果
大绣球般的果子
由一瓣瓣子房组成
里头藏着晶莹的珍果
那可是我们的童年
望眼欲穿的美食
多少个日子
才有机会品尝一口
难怪迄今
那清甜爽脆的感觉
犹令人惦记回味

之三、稻草人的坚持

——访绿园生态农场主人翁女士有感而作
也有青菜数畦
瘦瘦番薯藤几行
矮矮柠檬树三五丛
以及其它各色各样的菜
参差依偎在一起

为着念念不忘的生态环保
你和先生始终坚持
不施化肥不喷农药
让瓜果蔬菜自自然然
以原花原叶面世

十五年过去了
你说：管理瓜瓜果果容易
管理人工最困难
所以凡事亲力亲为

想当初
双双放弃高薪
就是为了
呼吸一口清新的空气
过一种无欺无骗的生活
所以落户偏僻的梁宙路

如今
双双白了鬓发
瘦了身子
然而信念如盘石
依然未曾动摇
就像当初
竖立在路口的那尊稻草人
拒绝在季节变换风雨交加时刻
悄然偃息

2007-08-10作

之四、书法奇人

——赞地道艺术民间书法家
头顶倒立
一脚直指蓝天
一脚夹笔出招
千山鸟飞绝
万径人踪灭……

你是奇人有人惊呼
你是天才有人赞叹
且慢
好戏还在后头

一手持双笔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让两行中文字

同时龙飞凤舞
书法也产双胞胎

单手反向挥毫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一字接一字
刹那间
精彩亮相

还有
更绝的招数
双腿一字马伸展
一脚按兵不动
一脚让拇指和食指
发挥天才
江山代有人才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个个汉字
活活泼泼跳出来

随缘啊朋友们
喜欢就拿走
价钱我不计较

08. 12. 2008作

楠楠诗三首

一、夜游新加坡河

一道彩光
剖出两片墨缦。
上边是一天的寂寥，
清清的黑伴着几点心跳；
下边是一水的纷扰，
皱皱的纹驻着我的离骚。

二、忽然

清清的一片天，忽然，
飘来一朵云；
清清的一片海，忽然，
飘来一只船；
清清的一片山，忽然，
飘来一卷雪；
清清的一片我，忽然，
飘来一个你。

三、有的人

有的人认为生命只是一种结果，
自己总要走，
所以他们不管过程如何，
只是走着，尽力缓缓的走着，
而从不问自己为什么；

有的人认为生命只是一束焰火，
自己只是看客，
所以他们不管焰火何时熄灭，
只是看着，仔仔细细的看着，
而从不问自己为什么。

只要活着，只要安乐！

有的人认为生命是一顿丰富的晚宴，
自己是食神再现，
所以他们利用每一分钟的时间，
细琢着每一道餐点；

有的人认为生命是一场刺激的挑战，
活着就是为了去冒险，
所以他们无畏，一心只想向前，
征服每一道险滩！

不要平凡，只要绚烂！

有的人什么都想拥有，
可是却失去了一切；
有的人什么都不曾奢求，
却让人想要给他整个世界。

有的人把命运交于别人手中，
自己的悲伤快乐全由别人操控；
有的人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让自己的每一天都画满了彩虹。

其实人的一生就是一场选择，
选择痛苦还是选择快乐，
选择付出也可以选择吝啬。
所以，
在他们死去的时候，
有的人嘴角挂着微笑，
有的人沧桑堆满眼角



迷离的雨季

■ 黄坤浩

人物:

少女海伦 (简称伦)

少女凯玲 (玲)

男青年志雄 (雄)

园林巡逻员甲 (甲)

园林巡逻员乙 (乙)

地点: 热带雨林公园

时间: 热带的黄昏至亮灯时分

雨,把黄昏的雨林公园抹上一层淡淡的迷雾,既浪漫又神秘。酷爱跑步运动的男男女女一下子消失在雨林中。

园林巡逻员甲和乙冒雨上,东张西望,好像在找什么似的,神情和举止很紧张。

甲 倒霉极了,雨季一来就常常有人发出求救的讯号!我讨厌雨季!

乙 都是那些迷路的单身女子。你忙什么?雨停了自然会走出来的。

甲 如果是迷路,那就无所谓。反正这里干净得连乌鸦都不来,会吃人的野兽早在一百年前就绝种了。

乙 你错了,还有比吃人兽更可怕的……

甲、乙色狼!哈哈。(二人找个地方歇脚)

乙 (胆怯怯)还是回去吧。

甲 你又不是女人怕什么?

乙 这年头好人坏人是分不清的!

甲 你看后面。(对着乙的后脑勺装鬼脸)

乙 (转头,回头,突见甲的鬼脸,惊叫。)啊!

甲 哈哈!

乙 别吓我!我是有心脏病的。

甲 你说我是人还是鬼?

乙 无聊!回去喝热咖啡吧。

甲 好,该吃晚饭了。

乙 我们管不了的事,叫警察来管吧。

(远处突传来惊叫声。二人吓得目瞪口呆。)

甲 走。不要走相同的路。你走那边,我走这边。

乙 不不不,你走那边,我走这边。

(两人急忙各朝不同方向下。)

(一身运动装的海伦冒雨跑入小亭子。)

伦 雨太大了。好冷呀。左右没有人,先把Tshirt拧干。(正想脱下湿淋淋的汗衫,突然远处传来两声很恐怖的啼叫声,吓得她把刚撩起一角的汗衫拉得更下,然后双手抱着胸前,左右张望。)吓死人了!这时候有个人作伴多好。嘘,好冷呀!warm up一下。

(做热身运动,越做越起劲。突然有所见。)

凯玲 (在后台)豆豆,豆豆。

伦 喂喂,救命啊!救命啊!

(凯玲撑着一把小雨伞上,东张西望,正在寻找迷失的小狗。走入亭子。)

玲 你没事吧?

伦 没事、没事,我一个人在这里避雨有点害怕。你有雨伞好极了。

玲 我只有这一把。没有用的。你看我全身也差不多淋湿了。

伦 我急着要回家,怎么办呢?

玲 打电话叫德士呀。

伦 没用的,德士不肯进来。

玲 这里是林间小路,车的确开不进来。向你家人求救吧。

伦 我没带手机。

玲 那我借你。

伦 没用的。这样偏僻的地方,他们找不到的。

玲 那只好等雨停。你别担心,我陪你。

伦 你能陪我没有用，可我不能等呀。倒霉倒霉真倒霉！

玲 别说话。你听，你听，有铃声。是保安巡逻员吧？

伦 （先喊）救命呀！（接着二人齐喊救命。）

伦 没有啊。哪里有人？

玲 也许我听错，也许那人没听见。

（各自沉默片刻，看看雨景。）

伦 我叫海伦，你呢？

玲 我叫凯玲。

伦 雨变大了。我看我还是冒雨跑到大路去。

玲 看你这个样子。

伦 （看一下自己，几分得意）。很性感是不是？

玲 当然啦。碰到色狼怎么办？

伦 给我你的雨伞。

玲 雨这么大，没用的。反正你已经湿透了。

伦 我是用来打色狼的。

玲 有用吗？

伦 当然有用。（主动伸手要玲的雨伞。）

玲 好，就给你吧。

（伦接过雨伞。）

玲 不不，可我怎么办？

伦 反正你没有急事，等雨停吧。

玲 我一个人在这里，比你更危险呀。（二人各执雨伞的一端）

伦 你等人来救吧。bye。

（突然一阵铃声响起。）

二人救命呀！救命呀！（二人叫了一阵子。）

雄 我来了！

（雄突从林间出现，把二女吓坏。）

（雄故意绕亭子观察二女。）

雄 没发生什么事吧？

伦 你是做保安的？

雄 不是。我是来避雨的。（停车）

玲 请进来吧，外面雨大。

雄 亭子小，不要紧。都被淋湿了。你们也湿了。（对伦）尤其是你，

小心着凉。

伦 （很感激对方的关心，热情地伸出

手。）谢谢你的关心。我叫海伦。

雄 （与海伦握手）我叫志雄。（马上被凯玲的相貌所吸引。）

伦 （发觉雄在凝视玲，热情地介绍。）我朋友凯玲。

雄 你好。（主动与凯玲握手）

玲 你好。

（雄失态地紧握玲的手不放。玲不悦，挣脱被握的手。）

雄 你们常来附近jogging吗？

伦 常常来。你呢？

雄 常来。

伦 难怪很面善。

雄 是吗？（发现凯玲东张西望，问玲）你好像不见什么东西？

玲 你怎么知道我不见了小狗？

雄 你一路上东张西望。

玲 你？你原来偷偷地在观察我？

雄 （故意不直接回答）刚才你们干吗喊救命？

伦 我们两个女子在这里避雨，看到周围这样的环境，一怕就喊起来了！

雄 既然两个人结伴，就不要惊动旁人，搞不好弄巧反拙，引来坏人怎么办？

玲 （严肃地追问）雨那么大，你一个人还在公园里干什么？

雄 你们的叫声不就把我引来了！

玲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雄 （开玩笑）等你们呀，等你们喊救命呀！

玲 （对志雄渐渐提高警惕）鬼鬼祟祟！

雄 哈哈。

伦 （对志雄却产生极大兴趣）我就喜欢你故作神秘的样子。

雄 （望着远处）我喜欢雨天，喜欢那迷迷茫茫的雨。（跨上脚踏车，慢速绕着亭子。）我喜欢在雨里骑脚踏车、奔跑、跳舞。

伦 啊！太浪漫了！我也喜欢在雨里跑步、跳舞。（边讲边追雄）

雄 （向伦招手）来吧、跳吧、来呀跳吧。（让脚车躺在地上）

伦 我来了，我来了，嘻嘻嘻！

（二人在亭子前狂舞一番。伦借跳舞的掩饰移步至亭子取雨伞。）真好玩，好刺激呀！

(伦假装跌坐雨伞旁，正想取伞。玲过来扶她起来。二人同时握住雨伞的一端，也同时被雄的怪异语言吸引而停止抢伞。)

雄 (就在二女抢伞时，他只顾自言自语，凝视细雨蒙蒙天空。) 你来了，你回来了!

我们又可以在雨中奔跑，你追我，我追你!

伦 (放弃抢伞) 来呀，来追我!

雄 (对伦) 你跑呀，我来追你!

伦 来呀，来呀!

玲 (退缩在亭子里。) 别闹了!

雄 (一愣，转身邀请玲跳舞。) 美玲! 来呀，来跳舞。别害羞!

(海伦拿起凳子上的雨伞，掉头就跑向一条小路。)

玲 别碰我! 别碰我! (发现伦的举动。) 海伦，放下雨伞!

雄 海伦，别走开!

伦 (转身向他们假装肚子痛) 哟哟! 哎哟!

雄 什么事?

伦 我肚子痛! (蹲下) 快，快送我去医院。

(雄、玲扶伦在椅子上休息。)

玲 快送她去医院!

雄 没问题。(备车) 好。上车吧。(对玲) 凯玲，你别走开。再见

(二人下) 再见!

玲 海伦，路上小心。(突然觉醒) 雨伞，我的雨伞。海伦……

(雄与伦没回头。)

(玲孤零零地在亭子里，东张西望，远处又传来凄厉的啼叫声。她害怕得畏缩在一角，哭了起来。不断地喊道：“豆豆，我可怜的小狗。”天色越来越暗。玲突然惊叫一声。)

雄 凯玲! 凯玲!

(雄蓦然出现，玲一时忘了少女的矜持，冲向雄的怀抱。)

雄 不要怕，不要怕。

玲 (带哭) 我还以为你不理我了。

雄 我一定回来的。我舍得留下一个美丽的小姐吗?

玲 (推开雄) 如果是一个老太婆你还会回来吗?

雄 (若无其事) 那更要回来。

玲 每逢下雨天你到底在公园干什么?

雄 你以为我是个疯子，哈哈哈。

玲 我的雨伞呢?

雄 那雨伞是海伦的!

玲 那是我的!

雄 你们不是好朋友?

玲 我们不是朋友，我们刚认识的。

雄 我要把雨伞带来给你用。她说她还要放在身边预防色狼。她刚才一手紧紧地搂着我，另一手又握着雨伞，一路上又叫又笑! 很刺激! 哈哈哈，我像头色狼吗?

玲 知人知面不知心。

雄 你现在没有雨伞怎么办? 左右没人!

玲 你别过来。(打手机) 你别过来!

雄 你们早就应该打999了。

玲 你别逃。

雄 哪里有色狼等着警察来? 快上车吧。(打开车上的袋子。) 这是我救人的急救箱。(从箱子里取出一件透明的雨衣。) 这个比雨伞好。快穿上!

玲 你到底是谁?

雄 我是公园巡逻员。

玲 你不是! 你不是巡逻员! 是冒充的!

雄 我是志愿的。快上车吧。

玲 你有企图!

雄 这是我的居民证，给!

玲 那是假的，我不看。你不说清楚，我不上你的车。(雄不语) 说呀。你为什么叫我美玲?(雄不语) 美玲是谁?

雄 (脸色一沉) 我的女朋友。

玲 那你为什么叫我美玲?

雄 你很像美玲。……她死在这里……那也是个雨天。一下雨我就……

玲 对不起。

(雄转身扶着车子低头暗暗哭泣。)

玲 (收手机，犹豫一下，拍拍雄的手臂) 别难过。

雄 (抑制悲痛，抬头望天) 谁说我难过? 雨呀，你看我难过吗?

玲 我们走吧。

雄 没事了，来，我帮你穿上雨衣。

玲 (穿雨衣，要哭。) 对不起! (转身抹眼泪)

雄 我都说没事了，别难过了。上车吧。

玲 雨小了，走出去吧。

雄 （又恢复爱开玩笑的本性）好啊！走路出去比较浪漫！

玲 （假装生气）谁跟你浪漫？

雄 （开玩笑）你还是不敢坐我的车？

玲 （带笑）知人知面不知心！前面带路吧。

雄 （唱）“哎，妹妹你大胆往前走哇，往前走，莫回头……”

玲 （笑了）白痴！

（二人下）

（巡逻员甲先上）

甲 （对手机）喂，我到了雨亭了，你躲在哪个洞里？喂，喂，喂。

乙 我到了。你看（把手里的小雨伞给甲看）。

甲 不过一把雨伞。就紧张到连电话都不会听！

乙 你看！（把已被撕成碎条的雨伞打开。这雨伞似乎与凯玲的一样。）

甲 （目瞪口呆）啊！

又见到相思树

■ 凌江月

再次看到相思树，感到很意外！一丛相思树大约十来棵，高大挺拔，长在一片黄色的土地上，若以现今的环境状况来说，应是草青地绿才是，为什么变成黄色？那是因为这一两个月来没下雨，草色枯黄，因此从地铁车窗处远眺，就是一片黄土地，但相思树却不因干旱而枯黄，在这多风的日子裡摇曳生姿。

常年居住在岛国的中部，平日所见的景物没什么引人瞩目之处。偶尔到岛的东部，就别有一番景致令人欣喜。

跟随家人到东部的白沙镇、罗央度假屋住上几天，让久不出外致心情孤寂得以消解，也是生活上放松自己得来一段好时光。乘坐地铁前往，眺望窗外欣赏一路风景，更是另一种喜悦。地铁快到白沙镇时，忽见车窗外路旁的人行道的树，长得特别茂盛。远处的相思树丛一片翠绿，更叫人为之愕然，这是意外的惊喜！久

违了的相思树，那好优美的林木啊！只是短短数分钟的凝视，由于地铁急速而过，相思树丛随即消失在车箱后头。

虽是匆匆而过景物，但却印象深刻，只因相思树的身影早已深沉刻印在心版里，从记忆深处去搜索，那些曾经在大学校园里的相思树，一棵接一棵栽种成荫后，又一棵棵被人砍伐掉。

想起那些曾经在云南园里浸润多年的莘莘学子，早已各散东西，有者遥至天涯。但他们对记忆里的相思树应保有一份思念之情吧，相思树似乎已成为本土历史文化中令人怀念的树木。

早在七八十年代，岛国各处也曾将相思树栽种成遮道良木，或栽在公园的一隅，当人走在相思树下，偶一抬头望见那一串串的小黄花，总会有人误以为相思树即将结出相思豆子的那种错觉。

无论曾经是云南国、路旁

或公园里遮荫的相思树，都早已消逝无踪。如今，相思树只能在远离生活环境的郊野处生长，它原是本土文学作品中占有一席位置的树种，但它与榄仁树、木麻黄等一一已被排出局。

当我们阅读古诗词或文学作品时，那些杨柳、梧桐以及许多不知名的树木，都曾经在诗人的作品里亮相，为诗词文学作品增添灵感情趣。如：

“一夜西风雕碧树，江水两头隔烟树、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等等诗句。对树木的生动描写，为文学作品润色添姿，营造美好意境，让读者仿佛看到一幅优美的图案，以增加想象的愉悦美感。

岛国的相思树、木麻黄等优美的树木，在无人关注的角落自生自灭，由是从人们的视线消失，不再出现于文学作品殿堂，终寂寞而枯萎了。

华中在叮咛

——为华中九十周年校庆而作

■ 旭 原

你听，华中在沉吟！

九十年的风雨

走过挨过

无怨无悔

在无情的战火中

无畏

蝗军的践踏与蹂躏

在苦难的岁月中

无惧

强权的打压与欺凌

在那动荡的大时代

他怀里的莘莘学子

热血沸腾，勇往直前

在校园里

集中，集中，再集中（注）

不是搞颠覆

而是为国家为民族

必须团结，团结，再团结

年少的生命

随着时代的洪流发光

被扣在头上的大帽子

一时摘不下来

但是

历史的长河会还他们一个清白

几度翻新的校舍

如是说

不曾退色的铜钮扣

也这么说

你听，华中在叮咛

九十年的岁月

不算长

先贤用血汗浇灌的土地

要

绽放千年奇葩

先贤用睿智擎立的旗帜

要

万世鲜明

不管

时代的巨轮

转得多快

不论

跨出的脚步

伸得多远

华中

传承中华文化的使命

永远不变

注：1954年5月，在请愿被拒之后，不少华文中学学生先后在中正总校和在华侨中学集中，抗议殖民政府的“民众服役法令”。这法令在学生眼中等于强迫他们捍卫一个歧视华人的殖民政权。

1955年5月，新加坡福利巴士工潮演变成暴动，当局便以学生声援工潮为借口，下令封闭华中、中正及中正分校。莘莘学子深感不满，遂发动在华中和中正两所学校集中，进行抗议。

1956年10月林有福政府镇压左派学运，封闭中学联，要教育部开除一些活跃的学生。这回有多达两三千名学生再次在华中校园集中，与蛮横无理的英殖民地统治者对峙。

写于21/03/2009

华中动力

——为华中九十周年校庆而写

■ 戴纯如

翻开新加坡华校史，自然会看到不少由华社兴办的学校，在改朝换代、制度变革、土地规划的洪流中，悄悄地被淹没。因此，当我们看到一所由先贤创办的中学经历了九十年的风风雨雨，却更具规模、更加昂扬地屹立在眼前的时候，内心深处怎不波澜起伏！

遥想91年前，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以身作则，首先慷慨捐输，积极推动，呼吁各华侨侨领出钱出力，组织董事会，筹建中学。陈先生登高一呼，大家热烈响应。于是，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终于在1919年3月21日诞生了。在初创时期虽然仅招收到78名学生，但今天已发展成拥有约4000名学生（从初中到高中共六个年级）规模庞大、表现优异的现代化新加坡中学。

这一切看起来好像顺理成章，其实不然。熟悉我国历史的人们都清楚，十九世纪下半叶，我们的先辈大量从中国飘洋过海，来到这荒毛之地，披荆斩棘、备尝苦痛、受尽欺凌。他们披星戴月、克勤克俭，只求温饱，从不过问政治。然而，当时的英国殖民地政府只把他们当作营利的工具，对他们的福利和教育一概不闻不问。在这样的环境中，办教育便成为华族先辈的一项责任，一项使命！

就已知见的史料来看，是槟城和新加坡的福建帮最早在自己的族群里开办了闽南语私塾，让族群子弟免费受教育。接着，其它方言族群也竞相办学。可惜由于人力财力都很有限，所办的学堂水平当然也很有限，同时由于教学的方言不同而加深新生代的隔阂。尽管如此，方言学堂到底为华族的教育铺下了基础。

到了二十世纪初叶，方言学塾顺应时代的改变，逐步采用华语教学，学校的门户才全面打开，而华社也从几乎四分五裂的危机中走了出来。这其中，陈嘉庚先生的努力更是功不可没。他身为闽南人，慷慨赞助的学校并不限于

福建帮。他不但打破方言帮派的藩篱，同时也捐款给英文源流的学校（1919年捐献3万元给英华学校；1929年为莱佛士学院的创办捐款10,000元。该学院于1949年改名为马来亚大学，于1962年改名为新加坡大学。）也许正因为他的高风亮节，慷慨无私，才能发挥力量，一呼百应，使第一所华文中学应运而生！

常言道：“创业难，守业更难！”华中成立之后，又经历了重重磨难。四十年代，新马沦陷期间，他的校舍被日军占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又迅速蓬勃发展。来到五十年代，适逢政治局势动荡不安。英殖民地政府为了提防左翼势力的侵入，对华校的动静特别敏感，把学生的爱国热忱和情绪当成非法活动，动辄勒令在校内活动的学生自治会必须申请注册，又下令禁止学生纪念五四运动。这种压制行动当然引起青少年学子的反感。据说，当时华中学生不加理会，照例出版纪念五四运动的壁报。于是，在1950年5月31日早上，镇暴警察和政府官员约两百人包围了华中，对全校师生和房子进行严密的搜查；接着，又发出通令，宣布华中为非法团体，须加以封闭。幸亏证据不足，公理站在正义这边，华中才没被封闭。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54年4月，英殖民政府公布“民众服役法令”，规定凡年龄在18岁至20岁的青年都必须登记服役。在长期受压迫的华校学生眼中，这法令等于强迫他们充当炮灰去捍卫一个歧视华人的殖民政权。于是，在1954年5月，不少华校生（各华文中学学生约二千余人）先后在中正总校和华侨中学集中，进行抗议。抗议行动后来演变为暴力冲突。华中董事李光前先生急忙从国外赶回新加坡，努力劝说，苦口婆心地呼吁华校生好好读书，不要破坏华校的社会形象，而导致英殖民政府乘机关闭华校。尽管被激情冲昏了头的热血青年并没有完全接受他的劝告，他还是出资



三万元聘请女皇律师出庭为被捕学生辩护。在五十年代的非常时期，华中可说是面临了存亡的考验。幸好当时有校董李光前先贤出来遮风挡雨，才化解了危机。

到了七十年代初期，华中应我国（成立于1965年8月9日的新加坡共和国）教育部的要求，把高中部发展为初级学院。由当时的董事主席陈共存先生带头成立初级学院筹备委员会，继续投入巨资，拓建现代化的校舍，招聘海内外优秀人才，最终克服了世界性的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困难。在1974年下半年，崭新的华中初级学院以典雅亮丽的姿态屹立在华中校园的东侧。

华中和华初虽然校舍不同，行政分开，但在本质上，他们还是一体的。如陈共存先生，曾同时担任华中、华初两校董事长20多年。他秉承了陈嘉庚热心办学的精神，殚精竭虑，全力以赴，对推动两校的发展与贡献，更是功不可没。

过了千禧年，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教育制度的演变，我国教育走向让学校自治自主的

潮流。于是，华中华初又双璧合一，在2005年正式成为独立自主的“华侨中学”。

这“华侨中学”似乎又恢复了1962年之前的模样，但实际情况是两所发展健全、规模庞大的学校重新整合。他人才荟萃、设施先进、更具备走向世界的条件。他已今非昔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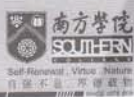
华中从当初的广纳人才、站稳脚步，发展到今日“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今时今日，华中校园不再局限于新加坡的华岗和黄城。为了让学生“走向世界，扩大视野”，自2007年开始，华中率先在北京设立“卫星校园”。除此之外，我们也知道，华初从创办到现在，仅仅三十多年，荣获各种奖学金的学生已多得不胜枚举；而华侨中学培育的精英人才更是遍及国内外的各个领域。当然，我们都不会忘记，我国第一位民选总统王鼎昌先生正是华中校友。

华中！华中！你酣饮了先贤的甘露，秉承了诚毅信实的精神，团结一致，自强不息，动力无限！你不仅要在10年后缔造一个百年奇迹；你还要让中华文化的旗帜飘扬千秋万代！

Kolej Selatan : 南方学院, Southern College Co. No. 1881967

PTD 6466, 15 Km, Jalan Skudai, P.O. Box 76, 81300 Skudai, Johor, Malaysia

T 07-5586605 F 07-5663306 <http://www.sc.edu.my>



南方學院
SOUTHERN
Self-Reliant, Virtue, Nature
自強不息 厚德載物

日期: 2009年01月28日

欧清池博士
斯雅舍 (Beauty de Classic)
150 Orchard Road
#2-31 Orchard Plaza
Singapore 238841

敬致: 欧清池博士

查照

承蒙各方的鼎力支持与厚爱成立民办高等学府，作育英才，南方学院如今已是步入第十九个学年了。

2. 本馆马华文学馆的目的在於支援教学、研究及保存马华文学史料，因此需不停的收集与典藏相关的图书资料，并善加处理，以便利用。

3. 嘉应社热心教育，特此奉函向贵社索赠《新世纪学刊》第5期2册，《新马文学评论集》1册，《新马汉文文学评论集》1册以典藏於马华文学馆。如蒙惠允，感激不尽。



许通元敬启
马华文学馆主任



南方學院
SOUTHERN
KOLEJ SELATAN
Your Great learning begins at



柳舜杂文二则

■ 柳 舜

一、无辜·无奈

由美欧“主导”的金融危机，铺天盖地祸延全球，有钱佬口中的肥肉掉在地上；穷苦人三餐无着走投无路；各国政府不择手段拼命举债；未来一二十年尚待征收的岁银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挪来用（发公债、印钞票。）。五湖四海的人民纷纷节衣俭食，防备将临的失业与灾难。……

谁挑起这场浩无边际的大危机？谁在贪得无厌地吹胀大汽球？谁把财富以几何级数层层叠高？谁在口沫横飞策动迷失良心的“全球化”？谁在面对灾祸时引别人入彀拖别人下水？……

无辜的人民只能无奈地摇头。

有人怨叹，有人饮泣，有人追讲读马列要证明资本主义的末落，有人忙着点算积蓄、提前卖掉四房换三房，选择住窄屋不想饿肚子。

饥馑和疾病席卷落后国家每一个阴冷的角落，彷徨与无助压迫新兴国家灰沉沉的天空。

记得吗？大人先生通过媒体侃侃而谈GDP高成长率，精英学者拍响胸膛确证人均收入达若干倍，官长委员开口三年计划五年远景，传声筒复印机放大该放大的一切、缩小该缩小的“边缘新闻”。

“全球化”光华刺目的帽子，戴在“谋达”（Botak——秃头）头上特别合适。当年高喊默迪卡（merdeka——独立/自主）的仁人志士，目睹股市腾涨房产增值，改口嘶叫“全球化万岁”。当年被唾弃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披上新装，于是货真价实当上“我们的友邦”老大哥。

一直到——金融危机铺天盖地，一直到“全球化”美名扫地，仍然尾随着大批深谙其妙者。一批批既得利益者仍然忠诚地护航，令不知它伊于胡底的芸芸众生哑口无言。

倘若血管注满了“全球化”的菌毒，你还能够做什么呢？

二、地上的炼狱

全世界善心灵寄予厚望的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敦促众生要“向前看”，不要回头望。

阴天里向前看，一线曙光足以令人雀跃三千；回头望呢？烂摊子、鬼把戏、乌天暗地、血流成渠。

布斯那小子大权在握的时候，亲手或假手他人打恐剿恐，冰雹似的弹丸摧毁一个个城镇，一条条人命。恐怖份子额头没有TERRORIST的刺青，布斯“有理”，宁可错杀绝不放过，因而不少无辜者被投入黑狱，生不如死。

今天，奥巴马决定向前看，不扭转头去检讨错失，不准备去翻查血迹斑斑毛孔悚然的冤错案件。当中若有差错，都是布斯造的孽，与我何干？（潜台词是：若有误捉误判误杀，无非为了反恐，反恐主调已定，何必挖根究底？越挖越多越搞越臭！）

奥巴马政府公布的四份备忘录，列述布斯核准的审讯方式中有这么几项：水刑、不许睡眠一星期之久、剥光犯人的衣着、关在昆虫遍地的密室……。

这一件件违背人权有悖“美国道德标准”的不人道手段，奥巴马不追究了。他说：（相信我）我不会像布斯那样。不安的局势仍未消除，所以，既往不究。

好一个摔掉旧包袱的聪明人！好一个取出隔夜“油炸鬼”油锅里滚几滚、腥腐的鱼虾用咖喱粉泡煮得香辣辣的滑头厨师啊！

无论如何，布斯认可的种种非人刑罚，让我们“回味”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日本占领军的暴行：灌水、竹片插进指缝、鞭抽、棍打、火钎烤肉……青出于蓝的布斯，伤人技高一筹，外伤不显而体魄皆损，犯人最终不是发狂，就是沦为禽兽不如求死不的人架子。

“地狱”其实是地上的炼狱，它的布置、刑具和制度，牢牢握在大国如布斯这样的“人”的手里。

梦回故里

■ 赤道赤子

这里是孩童们的天堂。比起我出生的都市，我更愿称这小乡村为我的故乡。因为那漫山的黄土地埋着我的祖辈，也葬着我欢乐的回忆。记得童年的每个暑假，我总在书包里装上我的假期作业和一整年的期盼，跟随祖父坐整天的火车来到这里。

第一章：水牛儿

“水牛儿，水牛儿，先出犄角后出头……”刚满周岁的儿子每次听我唱这首儿歌总会露出无邪的笑。他自然听不懂歌词，也不知“水牛儿”为何物，却总能感染我，让我想起那属于我的童年。

大雨过后，房檐还滴着水。几个十岁上下的孩子便丢下手中的扑克牌，撒着欢儿蜂拥而出，就算不小心被门槛儿绊了个跟头也不嫌疼，爬起来继续疯跑。顺手在路边折了支蒿草，“打水牛儿去喽！”——伴着响亮的口号，雀跃着奔向那熟悉的“河湾地”。

被雨洗过的天空蓝得通透，远处的“老牛山”葱翠挺拔，连上面蜿蜒曲折的长城也清晰可见，像翡翠玉玺上镶着白玉蟠龙。眼前涨满了的河水也耐不得寂寞，漾到了岸边翠绿的草地上，清得见底。那草地也比平时绿得多，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像涂了层发油。蜻蜓和蝴蝶自在地嬉戏，但没人理会它们，孩子们追逐的是飞舞着的水牛儿。

水牛儿是一种黑色的昆虫，体型介于天牛和蝉之间，样子也很相似。听大人们说它们幼虫时期生活在地下，叫“地黄”，经过几年的成长进化，才变成现在的样子，在雨后泥土松软时破土而出，之后就算不被捉住，几天后也就“见光死”了。

水牛儿飞得不算慢，但总比不过有如踩着风火轮的孩子们。几十米的追逐后，总被孩

子们手中的蒿草击落在草地上，然后被捉起，进了挂在腰间的布口袋。我和二表哥是“黄金搭档”，我们总是兵分两路进行围剿，再加让跑得快，从来没有哪只可以在我们手下逃脱。一轮又一轮的追逐，让原本平静的草地顿时热闹起来，到处都你追我赶、上窜下跳的孩子；嬉笑声、喊叫声不绝于耳，淹没了潺潺的流水声和鸟雀的啼鸣。当落日烧红了西山的云朵，孩子们虽然意犹未尽，但还是带着自己的十几只战利品凯旋而归了。回去的路上，我便得意地带头朗诵起隔壁“毛秃子”前两天教我们儿歌：

“小伙子二十五，放屁赛擂鼓；崩到山海关，扫到永南埠。来了两千兵，崩死了一千五；剩下五百兵，崩折了肋条骨。”小伙伴们也欢笑着齐声应和。

二

星星还没出全，东方的天空已渐渐被村口的炊烟染成了浅黛色。错落的土坯房里跳跃着的点点灯光，照亮了我们回家的路，还有那初升的半轮明月。奶奶已做好了晚饭，但灶膛里的火还红着。汗水沾满背心儿的“泥猴儿”们还是不嫌累，像上满了发条般冲进院子，恨不得撞倒那残旧的土墙。井边那打着补丁的铝盆已经盛了一半的水，装在口袋的水牛儿们便被稀里哗啦地倒在了盆里。一袋袋，一只只，黑压压漂在水面上，蒙住了原本倒映的弯月亮。虽叫做水牛儿，却不懂水性，进了水就只有垂死挣扎的份儿了。娃儿们早已嬉笑着操起了剪刀，随便逮起一只，熟络地剪掉翅膀和触角。三下五除二，整盆的飞虫顷刻间成了蝉蛹一般，接着便进了灶上的炒锅。八十年代的山村虽不富裕，但因有些土特产，生活还算富足，家家还是吃得上肉的，但那香脆的“满口酥”和分享胜利果实的快感却是顽童们无法抗拒

的。咯吱吱、咔嚓嚓，有时连大人都忍不住来凑上几口……

水牛儿啊，你带给孩子们如此多的欢乐，但你的命运何以如此悲切？在地下既温暖又安全，为什么要来到地面上而提早结束自己的生命？你说你为了追逐光明，但光明真的比生命本身更有意义吗？我曾嘲笑过你，就像嘲笑那扑火的灯蛾。直到看见报纸上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过劳死”，越来越多贪官巨富要么被正法，要么携巨款潜逃，才发现这“见光死”却是生物界的通病。人类不也以“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为纲本，整天念叨着“出人头地”吗？还把这些传给了子孙后代。

曾几何时，在钢筋水泥的丛林和玻璃盒子里，生活突然变成了一出永远演不完的戏。不照镜子很难感觉的自己的存在，而对着镜子，又觉得里面的人很陌生。那些关于故乡的回忆也一度随着祖父母的故去而化成衣襟上的尘土，被无情的时光拍掸着。而我，也随之踏上了万里的远途。

三

前年清明，驱车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那土墙外坐着吃饭的门墩儿和旧石磨变成了镶着铁花儿的围栏和钢板焊成的铁大门，还有那一家比一家大的红漆“福”字，有正的，也有的倒着。据说村里几年前开了采沙场，壮年的劳力都放下了锄头抄起了砂铲，挖出河沙运到城里的建筑工地。搞城市化建设，砂石自然供不应求。河沙流入城市，淘来的黄金铺在了自家的地上和墙上，变出了一栋栋镶着白瓷砖的平房。偶尔也还有零星几间土坯房，谈起话来，老迈的主人总埋怨老婆不争气，当年没能生个儿子出来，说女儿不能去沙场工作，嫁出去了也是赔钱货。二表哥会驾驶，前些年借钱买了辆挂斗货车，专门运输沙料，每月总有上万元的盈利，几年下来，自然“富甲一方”了。难怪他家大门上的福字特别大，连房基也比人家高出一尺多。

我坚持让二表哥带我去打水牛儿的“河湾地”，他诡异地笑了笑，摇了摇头。尽管不情愿，但终究无法拒绝我。车子在泥泞的山路山颠簸着，顷刻间，有种只属于孩童的原始欢乐，犹如流星雨般钻进心坎，默默凝聚成一种

蓄势待发的能量，伴着那心中流淌多年乡愁随时都准备迸发出来。车终于站稳了，我赶紧打开车门，蹿下车，但脚还没落稳，却倒吸了一口凉气。迎面扑来的是满目疮痍，那刚迸出胸膛的喜悦与兴奋也骤然凝结在空中，缓缓掉落在地上，霎那间摔得粉碎，变成了满地的碎石和泥沙，还有那车辙里的积水与青苔。河水已经干涸了，河床也被拓宽了几十米，吞没了那片翠绿的草地、树林和旁边的农田。让你只能凭记忆来分辨它们从前的位置。当年的顽童曾用削铅笔的小刀在树干上到处刻着自己的名字，还有刚从连环画封皮儿上学来的几个小篆字。每次刻完，总骄傲地反复抚摸与修饰，一厢情愿地以为自己的大作可以和那树一起流传数十年、几百世。如今它们在哪里啊？也许变成了灶膛里的残灰，也许变成了堆砌得在垃圾站里的旧报纸，也许变成了昨天午餐时的廉价一次性筷子，用完后随手丢弃了。不远处，十几个村民忙碌地飞舞着沙铲，那一张张质朴的脸和一双双壮硕的手臂上，让你很难分辨出到底是写满了勤劳还是贪婪。突然，耳边间歇传来的卡车轰鸣声让我回过神来。——“还有水牛儿吗？”我问二表哥。“五六年前还可以零星看到几只，这几年连影儿都没有了。现在的孩子都没见过那玩意儿。”他不屑地说。“是啊，他们现在有的是从城里买来的玩具，还要那些虫子干嘛？”我还了他一个不屑。

这真是个荒唐的世界！千百年来，水牛儿总是不畏孩童的追逐在雨后如期而至；如今的小皇帝们已经不再捕捉它们了，它们却何以消失得无影踪了呢？既然“物竞天择”是自然法则，为什么有了句“人定胜天”？难道人心真的比天还要大？

我捡了块儿干沙地坐下，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远方的老牛山被城里飘来的尘雾推得更远了，隐现一条灰带子有气无力地搁在上面，我不愿相信那就是梦里的长城。隐隐间，那心底水牛儿原本清晰的影子也慢慢暗淡了，终于随着嘘出的烟雾缓缓飘到了空中，随风散去了。（待续）

叩响萧村的心扉

一篇未曾发表的访谈录

(1985/05/05)

■ 忠 扬

忠扬：萧村先生，听说您正忙着整理和修改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期在新加坡和马来半岛所写的作品。新、马的许多稍有年纪的读者都听过您的名字，知道当年您的一些写作活动，为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至今，他们都还很关心您，怀念您，也想了解您离开新马之后的写作情况。不知您能否就这些问题谈一谈您目前工作的进展情况？

萧村：匆匆忙忙对旧作初步整理，新马的小说共选了现有的七篇，除了纠正个别错别字之外，原封不动，但尚不能代表当年自己的水平。我比较满意的习作由韩萌兄编入赤道出版社印制的《椰子园里》。此集子绝大部分在新马报刊上发表过。但我自己手里已无此书了。我想新马大学图书馆里或会保留当年的中文报刊的。故如有需要，可请新加坡友人查找1949年到1950年5月（包括5月在内）的《南侨日报》副刊《南风》。

忠扬：您当年在新加坡、马来半岛所写的作品中，至今有哪些您认为最满意，或者比较满意的？

萧村：我自己最满意的一个短篇小说题目叫《弟弟》（署名萧村）。在此期间连载了三天，最好能编入。此外，我在1947年10月至1948年期间（具体月份也记不清了），在《星洲日报》的副刊《晨星》上发表一个短篇叫《末路》，反映当时新加坡神女的生活，寄于我——一个十八、九岁青年的同情，习作水平不高，但能反映当年自己对社会问题的一种看法。还有一篇题目叫《一千分》，大约于1950年1月至5月这个时间范围内发表于《南侨日报》上，大约连载六、七天，这是一篇应时之作。艺术水平一般，但很能反映当时华侨的激情，如需要，烦请查找选入。

忠扬：您回到中国后，在不同年代里仍然写了一些作品，这些作品您是否打算也收入您

的选集里，或者另有安排呢？

萧村：回国后我发表于五十年代报刊上倒有几篇，但按兄长的建议，不宜编入，仅寄去六十年代的两篇、七十年代末及1984年写的三篇。

忠扬：您目前所选编的集子当中好像有个中篇小说，这是您什么年代所写的？

萧村：对！其中，中篇小说《雅宝路重逢》未公开发表。征求东北著名文学评论家平复先生意见，他认为写得不错，自己也比较喜爱，因为所反映的人物、情节、思想、感情，颇有自己经历的影子，希望能编入最好。总之，此次共寄去短篇小说十一篇，中篇小说一篇，约165,000字左右。请筛选、修改，严格把关，再转寄星洲为好。

忠扬：我初步的设想是将您的这本选集交给新加坡风云出版社，由他们去处理。风云出版社的社长李拾荒先生（本名陈忠良），是位很有文化使命感的作家和出版家。他不惜成本，在华人处于逆境当中，仍然热情地为新、马和东南亚地区的华文作家出了不少书，其中包括他们的个人专集、多人合集等丛书，在新、马地区有相当的影响。

萧村：从名片上得知兄的笔名为忠扬，在马仑兄篇著的《新马华文作家群像》第301页“忠扬——评论界的翘楚”评介中，得知您目前正处于年富力强黄金时期，几十年来对新马文学的发展作出较大贡献。而且是一位出色的组织者。论著甚丰，除擅长文艺评论之外，能编剧，主编不少有相当影响的报刊。马仑兄称之为“波澜壮阔自由轮上水手群”，您是属于“水手长”的中坚人物。应该列入大副船长的行列。祝愿您取得更丰硕的成就，盼望今后加深联系，需要我为新马文学方面做点什么工作，请来函告知；你有什么事托办，我也会尽力而为，我目前从事对外经研工作，出国，去

港澳的机会，有机会当去拜访求教。新马有什么文艺动态，也请转告。

忠扬：马仑先生的评价太过誉了，让我汗颜；先生您的抬举更让我惭愧，不知所措。请问您的稿件几时可以整理选编完毕？

萧村：稿件已用印刷挂号从沈阳直接寄港，随件附去目录一份，供出版社查阅。

忠扬：我想您如果能提供一些个人的资料，方便出版社向新、马读者介绍和报导会更好一些，因为有些年轻的读者对您的一些情况，并不太了解，尤其是您回中国后至今的情况，更加感到陌生。

萧村：其实，我当年重返新马，并于报刊上发表一些习作。年纪仅20岁左右，思想、艺术修养都很差，只是文学战线上的一位新兵（无名小卒）。毫无成绩可言。但兄长很热心，却又却之不恭，故还是向您谈谈自己的一些身世和经历：

忠扬：谢谢萧村先生。请问您是哪一年出生的？在哪里出生的，原籍是福建吗？

萧村：我1929年12月14生于一个世代华侨工人之家。原籍是福建省晋江县南郊的新店村。曾祖父为加入闽的太平军，参与攻打漳州清政府衙门的战役。后太平军失败，他逃往菲律宾种烟草为生，死于国外；祖父也走上一代的“独木桥”，在菲律宾当店员，晚年回故乡，在军阀混战，农村破产的暗无天日环境中，贫病交加而去世。父亲先是侨居新加坡，做工度日，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迫使新、马胶、锡价格暴跌。企业倒闭收盘甚多。父亲被解雇，不得不携眷回国。在故乡混不下去，只好又去菲律宾当店铺伙计，含辛茹苦，不得温饱。我五、六岁时，他回国探亲一次，从此再也不见其音容笑貌了。据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占领马尼拉时失踪了，至今音讯杳然，肯定是东洋鬼子屠杀华侨时受害了！

忠扬：目前您有没有其他亲属还在菲律宾或东南亚、海外生活的呢？

萧村：伯父在新加坡当码头工人，积劳成疾而埋骨于异国他乡。我姐姐为了供我读书和维持断绝了侨汇的家庭，十七、八岁时，就忍痛嫁给一位印尼泗水华侨当“填房”，年纪相差十几岁。她为了养家，为了弟弟，做出了很大牺牲。我永远铭记姐姐的恩情。现她已年近

六十，还侨居住在印尼泗水市，全家都加入印尼籍，只有她仍然保留中国籍。拙作《姐姐》大部分是真实生活的写照。我有个妹妹，比我小两岁，因得糖尿病，没钱就医，十一岁就活活病死了。目前，在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四个国家，我尚有姐姐，姑母，表兄弟姐妹，外甥等几十口人，但大部分都失去联系了。

忠扬：李君哲是您的原名，还是后来改的？问您这个问题主要是不想出版社在介绍您的时候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况。

萧村：我原名李扶西，海外亲属都知道我这个名字。李君哲是参加工作后改的。所以，如写介绍时，请将我的原籍，少年时代名字写上，也许可以因此而与海外亲友取得联系。从小随父母由新加坡回国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一直在福建晋江县仙游县读书。师范学校毕业后，在故乡当小学教师。

忠扬：请问您对文学的兴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萧村：我奶奶、母亲均是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但奶奶、伯母很会讲故事，常在夏夜星空下，边摇扇赶蚊子乘凉边给我讲许多古老的民间故事：从“昭君和番”，“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讲到三宝公七下西洋，太平军造反；从秦始皇焚书坑儒，讲到梁山伯与祝英台，还有许仙与白娘娘等等。我小时候也喜爱看《水浒传》，《三国演义》和《封神榜》，常常躺在故乡龙头岩的卧牛石上，在蝉声中看得连午饭都忘记吃了。

忠扬：您什么时候开始提笔学习写作？

萧村：十二，三岁开始在福建泉州市内的《儿童报》及当时改进社在福建出版的《现代儿童》月刊上发表习作。十六，七岁时，以扶峰等笔名在泉州的《青年导报》等报纸副刊上发表《迫婚》。《金相院游记》等小说、散文。

忠扬：这应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事吧？战后您什么时候再次到新加坡来？

萧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逃避蒋管区的抓壮丁当炮灰和养家活口。又重返新加坡。那年头，新加坡战后创伤累累，百废待兴，职业很难找到，便寄居于直落亚逸大街附近一条横街上的乡亲家里。这个乡亲经

营汽灯、桌椅餐具的租赁业务。宝号叫《泉和棧》，属于小本经营，获利有限，但“头家”和“头家娘”对我很好。还借给我叻币100元。让我在街头上卖绿豆汤（白天）和油茶面（闽南人叫“三合面”，夜间经营）为生。

忠扬：白天、晚上都在为生活奔波，您是怎样利用时间读书和写作的呢？

萧村：在此期间，经同乡李东升（同乡也是同事，现已去世，是一位马华作家）介绍了诗人米军，小说家韩萌和《星洲日报》副刊主编文之流（即苗秀）等先生。在他们鼓励、扶掖下，我走上业余文学创作之路。

忠扬：您还能记得当时您在新马发表的第一篇处女作的篇名吗？

萧村：记得在新马发表的第一篇习作题目叫《遥祭——悼志雄兄》。发表于1947年10月至1948年初这个期间的《南侨日报》副刊上，当时该刊主编是丁家瑞先生，我在文之流先生主编的《星星》上发表的第一篇习作题目叫《散文家》的讽刺性的散文作品。

忠扬：听说这个时期您好像还在新加坡教过书，是吧？

萧村：1948年初，我经过米军介绍到新加坡北部十三条石万礼律青云学校任教，韩萌是校长，我是教导主任，同时还兼任十条石大众学校的英语课（米军当时是校长，因为缺英语老师，我去滥竽充数）1947年下半年至1948年底在新加坡期间，我用萧村（一般是发表小说的署名），雁翔、李子核（是发表散文的署名），发表了诸如短篇小说《国术师》、《丰天娘娘》、《末路》等和散文《年关小景》、《雨天》、《生命之歌》和《塔》等（以上各篇均未收入散文集中）

忠扬：这个时期您的作品是不是大多以反映底层民众的生活为主？因为您也生活在底层，熟悉他们的情况。

萧村：这个时期的习作，一方面试图反映新加坡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与呼声，对他们的艰难是同情的，又怒其不争；另一方面是抒发自己对殖民地社会的黑暗腐朽的愤慨之情，不时，也流露自己悲观情绪（但非主流）。

忠扬：殖民地当局在新马实施“紧急法令”前后，您的写作情况，遇到了什么样的变化？

萧村：1949年倒1950年应吡叻州兴中中学校长陈存光先生邀请，和韩萌兄、庄牧兄、李东升（萧阳、马华作家已在故乡晋江去世了）等北上。在和平期间，我业余时间比较深入底层，与不少从事割胶，挖锡，狩猎，炒硕莪粒等各行各业工作和种菜、种木薯的工人、学生广交朋友，也较常与做小生意的乡亲联系，生活底子渐渐充实起来。除了继续发表短篇小说《山芭》、《弟弟》、《一百分》等以外，主要精力在于写《山芭散记》。韩萌兄大力支持我这样做，苗秀兄又以较多篇幅发表我以《山芭散记》为总标题的一系列散文，记得直到1950年6月1日我被殖民者逮捕之前，《晨星》副刊大约发表到《山芭散记之二十三》，用的是夏青峰这个笔名，后来选出大部分结集为《山芭散记》，由香港学文书店出版。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物，有故事情节的散文，很接近小说。我自己觉得这一年半左右所发表的习作，生活气息比以前浓厚了，针对时弊，用折射的方法，反映当时新马华族劳动人民的不幸遭遇和强烈的愿望。因为当时正是殖民地当局实施《特别紧急法令》的非常时期，为了作品能见报，不被新闻检查官扼杀，只能这样写。虽然这些作品中“此类人物”反映的是“次要社会问题”方面，但我认为却能折射出社会的本质。

如果说，我在新马文学史上要能留下一鳞半爪，我到吡叻州后的创作实践的印迹，会比在新加坡期间深一些吧！

忠扬：据说，在吡叻和丰任教期间，您在学生中培养了不少爱好文艺写作的青年学生。您是通过什么方式培养的？

萧村：在和丰兴中中学期间，由于韩萌兄倡导。我和李东升等，还在中学生中播下文学种子，主要是通过周末文学讲座和大型墙报《星火》大周刊（我是具体编辑），培养了一批文学青年，如林元振、邱瑞葵、房玉林等，均在《星洲日报》中学生副刊上发表过文章。

忠扬：在殖民地当局实施“紧急法令”的情况下，你们的文艺活动肯定引起他们的注意，甚至指为不合法活动，这是否就是您后来被殖民地当局逮捕的原因？听说您后来曾写过一些有关的文章。

萧村：1950年6月1日。我被殖民者逮捕，

拘禁在怡保集中营，同年11月底，由中国派船接回。在此期间，历尽千辛万苦，也受到莫大鼓舞，看到华族与马来族、印度族人民团结一致，争取民族独立，建设繁荣的新马的意志与毅力。为此，我回国后，在1951年连续写了《在马来逮捕记》（短篇小说）《国旗》（散文）、《烧芭》（报告文学）和《在吉隆坡发生的一件事》（散文）等，发表在当年的《新观察》、《展新》和《光明日报》等报刊上。1984年我写了长篇回忆《在马来(亚)集中营》，发表在辽宁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辽宁文史资料》第11辑上，算是完成了当年集中营难友的委托。

忠扬：回到中国后，您为什么不再继续从事文艺写作。

萧村：至1957年到1977年长达二十年之久，我看到米军、韩萌、莆阳诸兄所受到的不公正的政治待遇与委屈，便心灰意冷，发誓要与文学绝缘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涤荡着自己的心头。对文学创作的萌念又复活了。由于长久笔墨荒疏，文思枯竭，加上繁忙的经济研究工作，所以尽管千方百计挤时间“爬格子”。数量不算太少，但质量很差，发表不多。这期间写了短篇小说《祖国》。获沈阳市文联颁发的国庆三十周年创作奖。在香港《地平线》月刊上刊载了散文《新加坡情思》，新加坡《文学》上发表了散文《怀念苗秀先生》，吉隆坡《文道》月刊登了我与韩萌兄合写的《忆新马文友李东升》和黑龙江省《北方文学》发表了短篇小说《姐姐》。福建新创办的《华侨世界》第二期发表我的散文《华侨世家话沧桑》，《新马文学生涯杂记》，《侨居新马二、三事》和《在抗日军的日子》等五篇回忆录，对当年在新马期间的政治风云，人事沧桑、社交活动，喜怒哀乐见闻的往事作一个总结吧！还撰写了二、三十首古体诗，起了个《蜗牛居诗抄》的题目，大部在内部刊物《辽宁侨务》上登载过。

忠扬：改革开放后，您的写作热情很高，笔耕不断，您可否介绍一些情况？

萧村：自1983年起，我赶五更爬半夜，完成了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柔佛海峡两岸》（原名叫《风雨马来亚》）初标。福建出版社已审阅，列入1985年选题计划。目前正在进行

第二次修改。此书主要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马来亚独立之前这段历史时期，马、华、印三大民族并肩战斗争取独立的可歌可泣的战争，和华人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丰功伟绩，力争能出版问世。再就是写了《雅宝路重逢》这个中篇小说了。今后计划再写一部五十万字长篇小说《侨乡春秋》，主要写我家四代华侨在新旧社会的巨大变迁。这仅是计划而已！

忠扬：您回中国后几十年的学习、工作经历，可否也介绍一下？

萧村：我回国后，在汕头市登岸，原先去广州华南文艺学院学习。走一辈子文学创作之路。但被北京来的人，弄到现在叫“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一个中央机关工作。不久，我考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工业统计，毕业后分配到建材部沈阳市一家国营企业——沈阳石棉水泥用品厂工作，长达25年之久，先后担任过统计员。统计组长，计划科副科长，宣教科副科长，生产总调度。车间副主任和厂部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1979年调到辽宁省计委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研究工作。这单位后改为辽宁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我担任处级研究长。现任对外经济研究主任（正处长级）。经研中心是省政府经济上智囊团、参谋部。我是滥竽充数的。在社会活动上，我曾担任过市、区人民代表，现任辽宁省政协华侨工作组领导成员、辽宁省侨联委员。辽宁省华侨历史学会负责人。在学术团体方向，我是全国华侨历史学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会员、东北国际金融学会会员等。

忠扬：本来想让您谈一谈您个人的婚姻和家庭情况，以便让关心您的读者和朋友们了解一些。但因为时间关系，暂时不谈，等以后其他场合，我们再详谈。不知您的意见如何？

萧村：其实我们已经谈了不少，但有些事情没法详尽地谈，主要也是考虑时间问题。以后我们往来方便了，再找个机会长谈，或者能写出来就更好了。

忠扬：谢谢萧村先生给我们谈了这么多过去的经历，给新马华文文学史留下了宝贵资料。

萧村：谢谢，谢谢。请代我向新马的读者和关心我的朋友致谢。



河湾旧事

■ 黄叶时



(一)

这里的小河川是砂拉越河的右上游，河水从罗港及西里京的山峦尽处蜿蜒流下。由平地耸立起来的、连绵不断的黛翠，一种长缠而延续的永恒颜色，重重叠叠的山峦排列在蓝天底下，形成了本土和印度尼西亚边界上的一道道的自然屏障。

在屏障下，一凹凹的深深峡谷，夹在峡谷的两旁，峭岩中的潺潺浅流，这儿的浅水清澈沁凉，成群的小鱼儿，一窝儿的聚在浅水中，幼细的鱼鳍在摆弄，拨起细沙，它们在觅食也在戏耍。鱼儿都是瘦削的，这条河的土壤太贫脊了。浅流急急地流泻过磊磊砾石。即使在大旱天里，那断断续续而流的水，也不至于干涸掉。

流水不会断绝，它一样洒洒落落地，漫漫长长地汇成一条大河流。天下有的河流都一样，每一条河流总要回归到大海洋去。这条弯弯绕绕的河水悠悠地经过古晋市，越过本岭河口，直往三十多公里外的南中国海奔去。

这里延河而下的两岸上，漫生着一层浓绿又一层淡绿的矮灌木林。地方的范围当中，还有十多个小埠头，附属于小埠头上的村落，居民的房子有些是用亚答叶子，或用萨莪叶子编成一张张屋瓦来盖成，甚至围墙也是用亚答叶层层砌上。那有用锌片盖的屋顶，当阳光晒上来，若是新盖的屋顶，那一块块的锌片会在太阳光下闪闪发亮。

吊脚屋依傍着河水，在屋子的后门下，小木梯一搭就搭往河滩，用来过渡、挑水和洗衣服。乍看起来，是多么的古老和幽雅，它大都是马来人的住家，在屋子旁边，种上一两棵椰子树和槟榔树，成丛的佬叶藤，叶子很俏嫩的，直攀到木柱上，另一部分的根须黏黏的垂落，嘀嘀嗒嗒的。一伙儿搭在窗门下。篱笆

边，美人蕉风姿妩媚，风过时，在痴痴地望优雅着人微笑。

因为那日以继夜的、永不误时的潮来潮退，那风景，这一看也就从儿时看到年老，所以，大家对那一淌从家门前流过的水，都抱着一份难解说的感情！

山脊下面的莽莽旷野，给人的感受是一份幽幽的苍凉。干焦又贫脊的石灰质土壤。在土壤中，不难找到遗留成堆的海螺化石，据说在亿万年前，地壳变动之前，这儿是一片海洋；在礁石缝隙中长起来的野樱桃树，看上去的枝干一枝枝都很枯瘦，细尖的叶子缝隙当中，它粒粒香甜的红果实，都是禽鸟的粮食。

早晨的时候，有成群的歌罗鸟聚在梢头啜食，好一份活泼的景象，人若要采摘这野樱桃果，除非赶在鸟儿们到来之前，否则留在枝梢的都是青涩的嫩果；它也是一种极平凡的树木，还有蛙子藤也一样的遍地而攀缠。

在很久以前，也就是在一个个半世纪前，最初到此采金的人呢？现在也都已老了、散了。

在岩壁上挖掘的坑道，坑道伸延到山岗，现在，坑道已被藤蔓杂草淹没了，残留在矿地上的，都是那些黄金已被榨取掉的秃秃石渣。或者还能叫稍微有一点脑筋的过路人，把这已腐蚀的铁器工具和被时光遗失的往事，拿来和今日的世界连在一起想！靠近汪汪水流的地方，地面上的软黑土比较肥沃和湿润，收成的季节到了的时候，这儿能被太阳光晒到的土地，都是一块块绿油油的田园，那旱稻田和意米田原来是达雅族人的产业。

玉蜀黍都有肥长的叶子和大簇的花茎，稻穗还幼嫩，他们不能不在田垄中高高吊挂起红红黄黄色的花布块，作为赶麻雀用，随着一阵风大，一阵风小，花布在田垄上飘曳，不懂麻

雀有没有被吓走，眼望去，倒像是在办什么喜庆似的，在热闹。

假若能讲达雅话最好，不妨在四周游逛，随意地在褐雨燕飞上飞下的小亚答屋前，找几个老人家来说说话，他们也乐意跟你聊聊，谈一谈那些叫得上名字的，或者叫不上名来的，可以吃的果子和青蕨。最叫人泯心的，也是那生长在树梢头上的野胡姬，野胡姬花散发醉人的清香味，一缕缕，在随着清风，这儿飘来、又往那儿送去。

聆听那些谈话，也都足够使你逗留半过下午，尤其，过了十月后，太阳又朝南半球回归了，吹来的北风也凉了。早晨，山峦还是青色的，它刚从梦里醒来，任由轻盈的白雾，回荡在山腰。黄昏到来的时刻，又可以看见灿烂的晚霞飞扬，从辽阔的天边飞起，哗啦啦，直舞到农庄上来。农家的屋前屋后，开始燃烧起熏蚊子的草烟，这飘绕的烟气迷离。多少也有叫人情绪安定的作用。四周围都安静下来，人们都留在屋里吃晚饭了。当看到呈现在眼前的一切，还有谁不倾慕这片大地的丰盛呢？

这儿，是小镇所在的地方，由古晋往石隆门去的公路走来，只有十二公里。这里有一重巍巍的比玲瑶山，在山脚下，河流突然在此拐个大湾，湾头的上端原来是华人传统坟场。河湾的侧边，满布枝叶浓密的、像竹一样的竹草。急水旋涡搅成一个深潭，这个深潭阴森森的，有人说是鳄鱼的窝，都说鳄鱼原来是三保太监下西洋的时候，郑和统帅在中国的广州捉到了鳄鱼，就用蚊帐把鳄鱼包起，放在船里，千里迢迢地，把它们载来南洋的。所以，住在河岸边的居民，都已被教导为不可以在河边洗蚊帐，否则，那回不了家乡的鳄鱼，一看见了蚊帐，会恼怒起来迫人来啃，这是大家必遵守的规矩；这大爬虫经常横身趴在河滩上晒太阳，令人又好奇又恐惧。

再步行十分钟，走过中华小学和政府诊疗所，沿着河岸上头，傍着这条河水而建的小乡镇，当中一条窄窄的街道，两排面面对应的百年店铺，在垂垂老矣中发出一线活泼的生机，犹如一颗老树，还出芽发叶子。

店屋的柱子和墙壁的材料，大都是以珍贵的婆罗洲盐木竖起，这坚硬的木材亘久耐湿，虽然木料没有腐化的迹象，却能叫人感受到它

的岁月沧桑。从街头到巷尾，在窄窄的街道上走，你会问，这样的一个小地方，它还会再年青一次吗？

现在，旱季一过去，又是农历年底，下雨季节了。这一带接连下了整个月的雨，滂沱的大雨带来大量的水，以至水自到罗港和西里京的山脉高处冲下，直到深谷，再由深谷冲入盆地，滚滚淘淘的水，由黄泥浆浑成，直奔窜到河面上来。

旱天季节里的浅流石滩，此刻汇聚成大洪水，洪水疯狂地越过堤界。泛泛滥起来的当儿，已经冲毁沿岸园坵，把农作物漂走，把家畜淹死，鱼塘的堤坝崩泻，饲养的鱼只随水溜走掉了，追都追不回来。这一场的水患，已浸了将近三天了，滞留的水在泥浆沉淀后，由浊水变为清澈的，冷冷的水越清澈，表示水浸的时间越久，时间越长，破坏越大；好在这两天以来，一阵一阵南来的风，急急地把云层吹散去，雨云稀薄了，大雨已经停止了。没有雨水落下来，地面上的积水已渐渐往低洼处退去，很快的，都退回到河床上，倒是河上的波涛滚滚，汹涌的奔驰嘶喊，它还很不甘心似的，在人们的面前翻腾，眼望去，叫人心慌！

几天来，小镇的店铺和处在低洼地带的庄园，都被高涨的河水淹过，黄泥浆糊到十多尺高的墙壁上。现在，居民把被浸湿的家具拿到屋外边，一件件的晾起来，把那些水浸不腐的，还可以补救的物品，大站板也摆放在五角基上。那是卖猪肉店铺里用的，要给阳光晒一晒，屋内，湿漉漉的，都是水的印迹，在这场大水消退后，满地的泥泞不堪，走在路上，泥泞一寸加一寸的厚度，死硬地胶黏着鞋底，重甸甸的，觉得光脚不穿鞋反倒好走。

那一场狂啸之后，只要转过街头屋角，可以看见大堆大堆的断木头和长竹竿，都是被大水冲刷后，再带下来，除了这些碍人手脚的垃圾，继续后来的，还有更麻烦的，更需要忍耐的事要做。

好在今天一大早就出太阳了，大地和往常一样，完整地存在着，以温柔的胸怀抚育青草，喂饱树木，班鸠鸟栖在梢头梳理牠的花羽毛，牠咕咕叫的声调，和在园坵内的喔喔公鸡啼，亲昵地竞相呼应。青山青得迷人，阳光从青山岭上晒下来，那光芒足足把整个小镇和村

庄注得满满!

似忽只需用三声口哨长的时间,就可以从跑完整条街巷,再转进一条小路,那儿一些园坵也已荒芜了;却在这个不大的园坵内,在稀疏的番石榴树荫中,一间洋灰墙,锌片盖顶的房子,是这地方上一般的住屋模式。在屋前和屋后的土坪上,女主人会找来漏水的面盆和破洞的水桶,给它盛满泥土,在上头栽种一些可养眼也可入药的花卉,有祖传秘方的,或者是从亲朋戚友那儿讨来的,治咳嗽的、给退热的,据说还有降高血压的,去胆固醇的。总之,最好不要让屋前屋后空荡着。螃蟹目、七里香,尖尾凤甚至身份娇贵的绣球花,若自己有的人家没有,就赶紧拔了一把连根带泥的秧苗,用旧报纸一包,给她拿回去好栽种,对于客家女人来说,这些花卉药草可以成为睦邻的质源。

今天,余鸾从古晋赶回来,望着整间似呼还在喘息的房子,空气中散放着发霉的树叶和刺鼻的泥浆味,她伤感地说:

“这个地方还能再住下去吗?”

母亲在屋外,俯着瘪瘦的背脊在整理被打坏的青菜苗,她无奈地答不上话,倒是余大哥经过几天的折腾,又烦躁又气恼,说:

“还能不住下吗?这是我们的家呀,还能说什么呢,你大嫂整天嚷着要搬迁,想一想,又能搬迁到哪里去呢?”

余鸾也觉得再多说话,等于是落在井下石,给家人加倍困扰,自己心里也不好受,她转身到屋内帮大嫂洗抹柜橱。

“水无情呀,妳看,年糕也坏了?”

年糕?对呀,今天才农历年初五。

余大嫂在挑那些可以漂洗的,或非得丢弃的对象,忙得头发散乱,她气急败坏的一甩手,把腐烂的食物往地上抛成一堆,嘴上在骂,又拿不准该骂谁才对,大地这么辽阔,那里不好去,怎么自家偏挑上这里来住呢?说不恼也是够恼人的了!

屋外,风微微的在吹,婷婷玉立的槟榔树梢,一搭一搭的,仿佛是一个身材曼妙的、西洋油画中的美女,在独自拨弹竖琴,悠扬的琴声随着风,飘绕在层层云朵上。中午时份,太阳光哗啦啦地,越晒越炎热起来,似乎,在蔚蔚的天空下,在这片土地上,什么事都不曾发

生过,触摸着暖和的阳光。大家紧绷的神经也有一些的舒缓,让一肚子的抱怨和焦虑,也稍微压低了下来。

沿着泥泞路走去,越过一条水流喘急的小溪,攀上山岗,这山岗上有一棵巍巍斗斗的大板根树,顶着天空而长。这树木的荫影当中,恰恰遮盖着一间亚答屋,亚答屋不大,也恰恰给那个“巫让兄”李元叔住在里头。现在,李元叔在以轻快的脚步走下山岗来了。

因为山陡路滑,举步艰难,不穿鞋反更好走。他心情愉快并不是因为大水没有浸到他家,而是天气好起来了。因着好天气,他大早儿就起来,本来想吹一回唢呐,练习一下上工尺的调子,但想了想,免得被人误会自己在幸灾乐祸,就赶紧把唢呐挂到壁上去,一径儿到邻居来看望灾情,都要七十岁了的老人,尽管心情很好,他的脸上还是挂着那一份永远的忧郁,镶着许多的劳苦、愁烦。

在唐山时候,华文书也念过几册,足够用来读报纸,看帖子之类。李元叔十几岁坐船南下,就跟随着接他来的叔伯们在这片深山野岭中开垦耕植,胡椒和橡胶都种在陡坡上。而各样农作物都需要施肥料,才能茁壮成长,于是,就往树林里砍大木头,一截截扛回来,用来烧火。再挑来一担一担生硬的黄泥土,把黄泥土覆盖在猛烈的火焰中,连日继夜的在焚烧,熬成一堆堆的,焦褐色的火烧土,做施肥用的肥料。储存了堆山似的火烧土,似乎表示

这个农夫多么的勤奋、多么的有本事。

那时候,一天三顿都是白饭咸鱼和咸蛋。除了过年、过节是休息日。也只有在过年过节的日子,才能吃到半碗酱油焖三层猪肉,更没听过有什么叫假期的。当时,也曾经有过娶个女人回来的念头,可是,到那里去找个适意的女人来和自己相陪呢?年纪越大嘛,机会也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呀,这个念头也就越来越淡了,到最后连想也不用去想。

这几十年下来,他的背驼了,挑担子的肩膀也歪斜,现今的胡椒无价,橡胶树又已老化,找份替人扛货物的钟点工来做,赚些少许的生活费,偏偏又是没工做的日子比有工做的日子多。好在自己屋里储藏几包干白胡椒,必要时,提一两公斤往土产店卖去,买几公斤的白米,和一两瓶风湿药酒回来,除了买养命的

食物，还有买药酒的钱，就退一百步来想吧，这个世界还不算太丑恶。

好在他爱吹唢呐，空闲儿，就到镇上的华社音乐队中聚会，和和音，吹个曲。表现自己还有一些的涵养，叫人不要忘记自己是吹唢呐的，也是乡镇上唯一的唢呐手。

若当天没其它乐手来的话，就逛到街头去，那边的一间脚车店老板经常在店铺前摆一张下象棋的桌子，有同好来了，就在那儿下半天的象棋，谁输谁赢都不要紧。反正大家的背景都一样，没什么可以拿出来矜夸的。

当太阳偏西了，各自回家去，日子也过得和别人的一样容易。那管他一个小锅烧的饭菜，自己一张嘴吃罢了，李元叔和这里的许多人一样，都有一套自我安慰的宿命论，反正好事我没份，坏事全归我。他人看花开，我却看花落。算了，接受了这套宿命论，情绪上也就平静多了！

现在，他戴一顶草帽，大草帽遮掉他半个额头，身穿短黑裤，灰黄色的衬衫有些破洞，走起路来，两片起皱的衣襟在掖下浮浮荡荡，像漫画上的铁拐李，他赤脚尖站在门坎外的水洼上，唇上叼一根芭草红烟卷，烟卷冒起一缕白线似的白烟，悠哉悠哉地，还近乎有理的，对余大哥说：

“咱儿的事先放下，要给观庙打理去，淤泥沾在娘娘的神坛上，得先抹干净，就要元宵出巡了。”

余大哥把饭桌移到土坪上晒太阳，还没来得及有回应，余大嫂的火气按不住，抬起声调说：

“我们不敢得罪你的观音娘娘，可是我们分身不来，你有心儿就代我们积德去！”

“暖哟，我是好心被雷打，我是路过顺便来看你们的，这时候，谁人的火气不大呀！”李元叔也有反应，话也说的极快。

“是呀，你是上屎坑顺手拣咸菜，因为你家房子又不浸水，可以坐得高高的，翘着脚尖看别人的家在倒霉，你快乐死啦！”

余大嫂皱眉嘟嘴走进了屋内之前，回头顶了一句。声量更重，虽然李元叔在专注一株倾斜的芒果树，也把余大嫂骂他的话听得清清楚楚。而站在土坪上晾被单的母亲听了媳妇这样的言语，感到十分尴尬。

这位七十几岁的妈妈，走过来，苦笑着对媳妇说：

“在他老人家的心头上，还有什么好记挂的呢？任凭他说去。”

李元叔一曳头，回身就走，看来有些不悦了，大哥赶紧上前陪笑说：

“元叔心肠好呀，我们得空会过去，反正都是大家的事。”

“呐，知道就好！”

这个老人说的话，叫听的人啼笑皆非！

受了余大哥的恭维，他满意地点点头，态度还保有几文雅，他是必需向余大哥表示自己对万事都能理解，心胸也极宽阔。所以，他也绝不和女人计较，于是，李元叔满意地走开了。

余小维念初中的学校也因为水患而放了假，在和他的母亲到后房间清理杂物，那些他为可以丢弃的东西就该丢弃了。当中有一个三尺阔两尺高的铁甲箱，黑黝黝的，那个黑锁头生了厚厚的铁锈，都被一拚儿往屋外掷，余大哥一见，忙把铁甲箱拣起，说：

“收着它呀，老祖公在世时常说这个铁甲箱很重要，留着它，当年玄曾祖逃难去山口洋，就用它来装吃的，回来的时候，也就带着它回来……”

尽管做父亲的一厢情愿地娓娓诉说，而这个十五岁的小儿子，自然受妈妈的影响比较深刻，他撇了撇嘴，说：

“精美的行旅箱在超市内多得很，这样的箱子谁还要用呢？”

“我收着它又没叫你们用呀！”做父亲的还委屈地说。

“你家的家传宝贝与我无干，你家玄曾祖逃难艰苦，可怪不得我。”

余大嫂是累了吧，看来看去，这些事更使她感到厌烦，就算她说的是实话，可又是说得太肤浅了。

余大哥低着头，有话就让话搁在心里，也不敢向妻子开口。

余大嫂狠狠地，用脚尖一踢，铁甲箱滚跌在废物堆上，像个可怜巴巴的小动物，她还补上一句话，说：

“就收到木寮去吧，反正也没人偷。”

“好吧，就收到柴寮去，唉，罢了。”

余鸾看在眼里，听在耳里，心里也不好受。也不免在悄悄地嘀咕：

“人的胸怀那里去了，为什么不能容纳那一点东西呢？”

且又无说话的余地，老母亲在旁看了，也不能表示自己的意见，只一声轻轻的叹息，说：

“一代亲，两代疏呀，现在嘛，连影子也没处找了。”

“找来干什么？又没钱赚。”余大嫂不屑地说。那余大哥手提起铁甲箱子，落漠地往屋后边走去。儿子看了，又感到于心不忍，也跟在身后走来，这屋后边的土竹丛下的木寮，原来是以前的小柴寮，现在已不储存木柴了。许多年来，余大嫂的厨房早已不用木柴而改用煤气，当年烧柴用的黑镬黑锅子都存放在寮里，和几把不腐朽的铁铲锄头，这些当园坵内的草长了，或掘菜畦了，可以拿来用的工具，把那已没有什么用处的铁甲箱搁到高处，放稳妥了。余大哥还仔细地把小竹门拉上，深恐失落了。走开前，余鸾一回转头，蓦然，在门板下，竟有一株开着黄花的南瓜藤盘踞在此，须蔓缭绕，叶子绿油油，她不免自语：

“嗨，还有这般妩媚的花儿开在这里呀！”

“是祖母种的哩，要不然，它不会自己长出来的。”

余小维在一旁慢慢地说，余鸾听了笑了笑，淡淡地回答一句，说：

“噢，那当然是种的了。”

(二)

一个人在河流边生长，自小都聆在听关于河水流动的声音。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的日子里，人们在旱天时候忘记雨天的沉重，而在雨天里又叫人们不记得长缠的旱季，所以，这是大家可以生活下来的一种原动力。

余鸾站在路旁的土竹荫中，想起在自己小时候，那一年，那跟随悠悠似

水流去的一年……

又一个晴天的下午，天气燥热得很，长辈们坐在枝叶茂密的龙眼树下，蚊子和草蝇在四处飞舞，为了驱走这些昆虫，就堆起干草，点

着火，让丝丝火烟回荡在周围，嗅着焚烧的给人一份安闲的草香味。

余家曾祖父卧在摊开的草席上，草席轻柔，给人感觉凉爽。曾祖父已失明了三十多年，遗憾当年的医院没有医治白内障的手术。他后脑勺的白发稀疏，脸颊深陷。他没有太多的动作，右手摸着草席的卷边，这是他唯一习惯做的，也是一个连续的动作，不管坐在旁的人是谁，他老人家一样讲述那长长的，绵绵的旧事。

聆听一句句的，河水流到那里，那里就有人的故事！

一百多年前的一个端午节日，一样是个热辣辣的大旱天！

经过几天在古晋和英王拉者的格斗后，刘善邦和他的同伴们从古晋退到砂拉越河左手港，守在巴都吉当的一座山头上。这山头不高，树林茂密。又恰恰处在砂拉越右手港和左手港的三角洲上。在这儿可眺望古晋和石角那一端的河面情况，守在这儿已有好一段时间了，还不见英王拉者的追兵赶来，天下出奇的平静，大概是英王拉者认输了，静悄悄没个人影儿，在放晴的蓝空下，眺望河水波鳞光闪闪，两岸树木翠绿，芦苇摇曳，苍鹭悄悄地在河滩上踱来踱去！

这当儿，惊人的事出现了。几个脚夫划舢舨来了，他们很费力地把酒肉

杠上山头来。说是英王拉者派来的，送给你们华人敬酒呀！

脚夫把酒肉留下，不动声色地，打起桨划船离开。年轻的勇士们天真的在揣

测，还带几份得意，说：

“那英王敢情是来投降的吧！”

大家也只能看到这个层面，又是许久不闻酒肉味，这些食物来的正是时候，自古以来，勇士再英勇也难抵抗饥饿的袭击，揭开酒瓮喝酒嚼肉，同时又可以骂粗口，用那“嗒啦喇啦”三条沟的语言来说咸湿话，发泄情绪。对长年在金矿场上劳苦的工人来说，能酒醉吃饱也是极重要的事！

余琅佬和亚志觉得事有因由，英王拉者凭什么要送酒肉来，这不是阴谋是什么。现在不是喝醉的时候，旁边的亚志也不喝酒，他最重要的食物却是鸦片，他们两人吃了些饭，饱了

肚子，就靠在陡坡上打盹。等待上头另一个命令，可是，四周除了鸟声蝉鸣风声外，四周一切都平静，在这平静中的不平静，可以感受到当中暗藏着不能告人的恐怖感。

就将日暮了，这凝结在四周围的恐怖感越来越重。

果然，该来的终于来了，苍茫的暮色里，远远的水面上，有船只沿着河湾荡过来，一艘两艘三艘，来势即凶又猛，从河湾直冲了过来，还可以清楚看见船上的人都手握武器，大家猛然明白，来者没有善意，可是大部份的勇士已喝醉了。

当英王拉者的兵士围攻上岸来，虽然也开火反击，直抵抗到天亮，但是浓酒把勇士们的气力拖垮了，当死尸横卧，血、淌在山头上的血，直往河里流，对这批义勇军来说，这场争斗似乎已是彻底溃败了。

血，染红了奔流的河水！

眼看大势已去，在混乱中，群龙已无首，亚志往河边逃去，余琅佬也催

促说：

“亚志，走快些，被他们赶上，就没命的。”

他们逾过一档档坚实的芦苇丛，翻身潜到河水中。

他们沿着河岸而上，避开被发现的危险，来到加兰依，天黑下来了，亚志的鸦片瘾发作，双腿无力，全身几乎瘫痪，他支持不下去，扒在河水中，绝望地说：

“你逃吧，我走不动了，”

“亚志，快走吧，逃得及，我们就有命。”

“你逃吧，我走不动了，我宁愿死。”

余琅佬拉着亚志的脖子，说：

“走，一起走，快！”

亚志摆摆手，一双脚瘫痪似的，动弹无力，他就任自己的身体往水里沉下

去，芦苇竿子托他不住，也一齐横卧到水底。

夜深了，今天是初五，夜莺在梢头深处凄啼，萤火虫闪烁聚在矮树丛中。没有明月的夜晚，只有水面反映着天际中的一线冷冷银光。没有时间让自己回头看，余琅佬本能地晓得，他不能有片刻休歇，他又游水又徒步，第

二天下午回到家，在土灶边烧柴火，妻子在煲开水，镬中焖已熟透的蕃薯，一见丈夫的狼狽样，她被吓呆了，手提追水壶愣住了。他在屋内，翻起一个黑铁甲箱，把一些米粮往箱内放好，他抱起刚满三岁的儿子，催着惊慌失措的妻子，说：

“拿一些食水，快，不能慢了。”

“他们呢？事情怎样了？”

“不要问，快走！”

看见丈夫那紧迫惶忙的神色，妻子再也问不上话来，她的一双脚如负着万斤铁块，难于举步。

“那边有山洞，就进去避一下吧。”

“不行，山洞太危险了，我们得越过这重山林去！”作丈夫的脚不停步，直往树林里走，妻子在后不能不跟着来。

余琅佬一家人，一径儿往西里京的三发镇方向逃去，后边发生什么事，他们想都不敢去想。

这当儿，局势一下子恶化了，英王拉者的追兵已赶上石隆门来了，见华人就挥刀砍杀，不留活口。

那是一八五七年。

到罗港的巍巍山峦，也是连绵的，永远都是重重迭迭的黛翠色！

几年来，余琅佬一直都留意打听砂拉越的情况，几年后，余琅佬又悄悄回来石隆门看个究竟，那时间，局势已平静了，金矿也逐渐回复开采，他打定主意后，就对妻子说：

“我决定回去，那边没乱事了。”“是，我们回去。”妻子十分同意。

又收拾了一铁甲箱的食物和几件衣裤，那天一早，晨曦照耀，田园内，公鸡啼了。昨夜的露水还沾在草叶上，像下过雨似的潮湿，在闹喳喳的鸟声中，余琅佬携带家眷，辞别了接待他们一家的表亲，缓缓上路，他们翻过树林高山和峻岭，几经辛苦的，返回砂拉越来！

余琅佬没有回到石隆门的金矿场去，却来到新尧湾，这依依小地方，背山面水，住户不多，傍着河岸有座小渡头，渡头原本是给人们往来的交通驿站，小船往来上港的乌梳和下港的古晋，行在砂拉越河流上的船只，会把远方的人客带进来，也同时带来货物，交易可使穷僻的地方有能力繁华起来，于是，做土产买

卖，垦荒种植，余琅佬就在此地把家安顿下来。

坚强地把日子过下来，自己也已暮年，余琅佬还是念念不忘当年生死与共的同胞们，但又不能对不了解当时境况的人说起，也曾经对人把话从头说起，却又被人笑话着，说“你们真是有勇无谋的一群哪！”

观点和志向得不到认同，也无人赏识他们的付出，从此之后，不想再招惹自己内心的酸楚，却只能把这份心事埋在心坎底，当想起来的时候，也不免声声叹息。

虽然没有参加队伍攻打英王拉者，这个留在金矿原地上的后备人员，也是从那场屠杀中死里逃生的李力，他一家人也没有躲进山洞内，逃过被集体熏死的劫数。

由印度尼西亚的三发重返石隆门来之后，却又回去矿场工作，因为在断崖上收采黄金矿体样本，一失脚，滑落下断崖底，人没死，腿却摔断了。被同事扛回来，邻家刘伯在野地里采来药草，把药草春烂后，再加一只活活春死的公鸡，包裹在伤口处，说是接骨生筋，接下来发炎发烧，整整躺了半年的床，不死还算命大。断了的右脚跛拐着，于是，李力带了一家人搬来镇上居住，给人家耕地养猪为生，地方上有添加新住户，这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李力虽鲁钝但讲义气，每年的三月到来，他总先提起，说：

“老余，清明了，我们得去给刘善邦的坟上个香。”

刘善邦的坟在半里外的牛栏肚村落的河岸上。

这段往事一被提起，就叫人顿感悲伤，当年，在巴都吉当河上那一役。死的死，逃的逃，还有谁留下来给领袖修坟呢？

“你知道坟是谁修的吗？”余琅佬又问。

已经问过几十遍的，搁在脑中的老问题，今天，仍然在问，因为他很想知道，当时还有谁存活下来。

“说来那个修坟的人，可真的是有情有义。”

“在这大蓝天底下，有情有义的人还有。”

“是呀，有情有义的人还多的很！”

走过观音庙，庙前一湾河潭，河潭水深

邃，岸边的硕莪树丛，那一把把翠绿的叶子曳在水波上，李力手提祭品，不过是香烛和三牲，他说：

“当时，刘善邦阵亡后，妹妹刘珍珠就在这儿投水自尽，可怜她一个女孩子，孤单得很，也给她烧柱香。”

李力在河岸边敬虔地燃上一扎香，冉冉升向天空的白湮，霎那儿全都消散去，没留下半丝痕迹，他望着悠悠河水在脚下流过，凭吊一会，他以感触无限的心情来过这个每年在清明节时候，他都会做的一个动作，那也是他的固执性格。

李力回转身，他又矛盾地说了一句。

“我没见过这个妹妹，你见过吗？”

“应该也有一个这样的妹妹，谁没有妹妹的呢？”

湮尘杳杳，问谁去？

因为历史是凝固的，而岁月却是流动的，两个年岁衰迈的老人，没有太多的话可以说，其实很多事儿，原本就很难说明白，这段回忆，是痛苦的，也是揪心的，他们沉默地，步履蹒跚地往树林走去。除了脚踩泥地的声音，周遭只听闻树梢头上的风声、蝉鸣、鸟叫。

世事茫茫啊……

余鸾望着蓝天，想起祖传到五代的庭训，对余大哥说：

“记得曾祖父在生时，常挂在嘴上叮咛的话吗？”

“不喝酒，不抽鸦片。”

因为不喝酒，不抽鸦片。玄曾祖父才能给自己一个逃生的能力，而生命活下来。余大哥望着搁放铁甲箱的小木寮，喃喃地说：

“我没有忘记，但已事过境迁。”

(三)

早上，余鸾坐了公共汽车回老家来。

今天的天气出奇的美好，这个长年沉寂的小镇，热闹只有在一年一次的元宵日。

用石杵在白里舂花生米，母亲蹲在檐下的水池边洗青菜，青青嫩嫩的尖尾凤、苦刺心、一筛儿的，在滤干菜叶上的水滴，做擂茶用。

余大嫂在厨房内，煮沸一大锅的水，往水里抛下了一把盐，用来泡豆腐干，她嘴上没好气地说：“家里有谁今日吃斋，就吃这个菜

了。”

这句话的苗头分明是冲着这个家婆来说的，母亲拨着指缝中的水珠，委屈地吞着声音对余鸾说：

“唉，想当年，我们做媳妇的，那敢用这种口气说话呢？”

“大嫂年轻呀，妈就包容一点，也就没事啦！”

母亲背转身，轻声说：“年轻？已不年轻了呀。她没听过檐前滴水的老话吗？”

余鸾想了想，轻声对母亲，说：

“妈，媳妇虽然不称自己的心，一天三餐的，摆在桌上的饭菜，可还是热腾腾的哩！”

热腾腾的饭菜呀，这倒是真的，母亲也觉得女儿说的确是实话，自己也就收了口，站起身，把一筛子的菜拿到屋里，预备下镬煮炒起来，还说：

“阿鸾，妳把蒜片爆香，把白米粒炒一炒，再煲。”

元宵节吃斋饭祈福，这是地方上历来的传统习俗，现在，守住这个习俗的人也还有一些，也都是老一辈的妇人家。

过元宵，可还是在一年里，在期盼中盼过来的一个节日。游行队伍上，当然是李福叔的唢呐在打头阵，吧啦吧啦的，他吹得可起劲了。余鸾看了小维这个侄子竟还随在李福叔的左右，感到愕然，愕然也就愕然吧！舞狮和扮彩妆游行的角色，一律都是通俗的神话人物，孙悟空、猪八戒、蜘蛛精、七仙女等等。历史故事里的人物角色众多，也不是每个老乡都认识他们，要不然，扮彩妆的人不懂，看的人也更不懂，也不讨好的，所以，大体上来说，大家看的懂的故事人物也只有这些了。

平时不出门的，只留在庄园内，打理自家门前杂草泥沙的农家女人，只有在这一天能到镇上来，聚到店铺前看热闹，看表演，也看人。

日头高挂在屋顶上，亮光光的，穿着粉色红花布缝的过膝裙子的玉花小表妹，她在人群中慌忙地走来，附着耳对余鸾说：

“我爸来催我们回家，你不知道吗？有人看到榕树精化成美丽的女仔，搭舢舨过河来了，在街上逛来逛去看热闹。”

呃，在这大白天也有这样的讹传，余鸾稀

奇地问：

“谁说的？”

“我不管是谁说的，妳不怕我可怕了，妳不信我可信了。”

玉花小表妹说罢，就紧跟着家人，跑过散满鞭炮红纸衣的小巷口，匆匆往村里的小路走，赶回家去，看来，她们把讹言当真了。

余鸾虽然不信，视线也不免在人群中搜索，看看是否有类似榕树精的美丽女子。

在镇上，真能够的上妖精一样美丽的女人还没看到，余鸾回到家，问起母亲这件事，母亲还在弄斋菜，做午饭，听了这番话，笑了笑说：

“姨丈他呀，还不是为了要吓唬妻女，骗她们不敢出门罢了。”

“为什么要用骗和吓？”

余鸾问，心里十分反感。

“骗和吓是最好用的土方法！”母亲淡淡地说。

“哦，那小表妹和姨妈也相信呢。”

“还能不相信吗？”

是冲击性很强的神话故事，已习惯被拿来做为处事的手法，余鸾望着小镇店屋上，那褪了色的，已生满赤色锈纹的锌板屋顶，独自在发闷，这是长远以来的一脉民情，余鸾晓得，这儿的信仰和这儿的日子和生活已成了共同体，人会在时光中成长，也就在时光中苍老。

母亲吃了半片白豆腐，喝了半碗青菜汤，轻轻放下筷子，叹口气，摇了摇头，矛盾地说：

“小维跟了李福叔学唢呐，我没话说。”

“哦。”

余鸾记起游行队伍上的情景，想了想，也觉得那不是什大事。便说：

“学唢呐不好吗？”

“唉，什么不好学，去学这个东西。”

“大嫂怎么说呢？”

“你大嫂向来瞧不起李福叔，只得气在心里头，又因为疼儿子呀，儿子要的，她连说不都不敢。”

余鸾心里突然有一股深深的感触，也不想对母亲说，只低着头舀起一匙匙的，甘涩味很重的尖尾风菜，留在口中慢慢啃，慢慢嚼。

母亲见女儿静默不语，自己也不必多说

了，收拾碗筷，放在洗涤槽里，开水冲洗。

元宵节一过，热闹也随即过去，人散了，各自回到各自的庄园，在平庸的年月里，又是各人流各人的汗水去了。那斑斓的、遗留在街道上的、包过糖果的彩纸，寂寞地在风里翻飞，刚刚在向着的锣声，鼓声和唢呐声，霎那

间都烟消云散去！

小镇，依旧静静地，傍着悠悠的流水，那水悠悠的一曲河湾呀，长长远远的在流……

15/1/05

贼赃找不到 法律护航

■ 纪 照

中国的两件文物——兔鼠首青铜器，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在颐和园衬英法联军抢掠走，而成了欧洲富豪或收藏家的珍藏。

这两件兽首铜像由佳士得公司在巴黎拍卖，由一“神秘人”以合共1亿3070万令吉购得。成了轰动遐迩的大新闻；更引起中国的愤怒认为法国佳士得拍卖公司的行为是非法的。同是严明声称：此次拍卖造成的一世后果，应由佳士得方面负责。

中国发言人指出：国家文物局负责人曾多次约见，并致函佳士得负责人，敦促他们撤拍圆明园文物。但佳士得公司一意孤行，坚持拍卖该圆明园文物。中国指责，这是违背国际公约的精神，和该文物应送回中国的国际共识。

据悉：国际社会于1995年曾通过《国际统一和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诽谤出口文物公约》，规定被盗文物的拥有者应该归还有关贼赃。然而，拥有众多中国文物的英法美等国，并没有签署加入公约。中国虽然是签署国之一，并且声明要索取回被非法抢掠走的文物，但是不能做什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据有贼赃者为珍藏者。

法国在中国多方劝或反对下，仍然不顾国际道义与法理，让佳士得拍卖走贼赃兔鼠首青铜文物，而且已有了神秘的投标买者。

然而，这些表示事件已打下了句号。

问题还是存在的。

首先，无论如何，中国或中国人必须惊

醒，不能？信依靠由西方人提出论述的道理，以及一切由他们起草订立的条约或公法，认为它们可以作为确证是非曲直的依据。必须意识到这些东西，基本上是维护与保障他们的利益服务的，有利害冲突时，这些东西，就会一股脑汇成为讽刺与废纸。

中国和中国入，站在世界里，要确保维护自己的权利，必须思考找出自己的办法作依据和后盾。否则，永远只能落得临事而制于人的可悲与可怜的处境里。

另外，有一点非常重要：兔鼠首青铜器文物拍卖成交后，贼赃的据有者皮埃尔·贝尔热的表态值得我们费心深思。

他说：“？？，买家不是我。”

为什么他不为据有贼赃卖得的好价而高兴？而要急着澄清他不是制造法律资本，自卖自买呢？

我觉得贝尔热的澄清，此人应联想到中国的格言所说的：“此地无银三百两。”

恶者或强盗，在不知不觉道破“秘密”？这虽说不出道理，我们只能归之于上天的安排，是天意。您说：是也不是呢？！

2009. 2. 27





弥补春天

■ 朵拉

因为爱树，所以无论到哪一个地方旅游，抵达目的地首件要事，留意当地各种各类的树。

树是非常美丽的。要是不相信，缓下你疾走的脚步，慢慢地，仔细用心观赏，每一棵树在你眼光的碰触下，都会发出它独特的风采。

中学时代格外钟情雨树，却不关伤春悲秋的多情心态，认识它们是由于每天下午放学后一贯在树下等巴士。下课钟响往往不急着回家，一迳快步到图书馆找个无人的角落，拼命看书，囫圇吞枣式，因为图书馆太早关门，能够借回家的书仅有一本，疯狂地爱上阅读的我不足够，那个年代在外头难以找到水平较高的课外书。等到同学们几乎都走光了，迟至下午三四点，图书馆老师木无表情地手拿着一串锁匙和锁头在门口喊，要关门了。才单独一人在冷清清的巴士站等待回家的公车。

学校对面的公车站，静悄悄的大马路两旁，种满了参天的行道树。叶子小小的，细密成排，却让满树挂满了青嫩嫩郁葱葱的苍翠，枝桠丝毫不受阻挡、无限自由向外开展，到最后长成一棵足以遮荫的大树。单独一人伫在凉意森森的巨大树影下等车，感觉大树为你付出的温情。有时候抬眼一看，还有飘飞的花，就在公车的来与未来之间，它们在空中轻盈潇洒地飘落下来。

惊艳之余，去找字典，原来它的名字叫雨

树。那么漂亮的名字，如何忘得了？难怪阵雨过后，明明雨已停，它还时不时滴滴地下着雨后的雨。

当时极其缺乏花树的字典，就算有，内容多也含糊不清，有时候便把这树和那树的名字都搞混了，然而，认识一棵新的树，就有了一种愉悦的满足。感觉和树成了好朋友。也许它见到我，不知是我，不晓得我究竟是谁，但我却知道是它。一边看着它，想起它的名，仿佛身边有个不说话的朋友，自己微笑起来，心中生出一种非常的欢喜。

教人一见难忘的大树还有青龙木。同样是小而密集的翠绿叶子，花开时节，璀璨灿灿点亮了人的眼。悬在树上的串串黄色小花，遇风便轻轻地洒下，洒下，洋洋洒洒地把停泊在树下的车子点缀得绚烂明丽，待得一个小时过后，事情办完，再来拿车，车子不折不扣，成了名符其实的花车。舍不得马上把车开走，站在树下车旁，抬头仰望，光影斑驳的树叶间漫天飞舞着诱人目光的黄色小花，在空中自在随意地编织成一片轻柔澄黄迷离的花网。空气中弥漫清雅的花香气味，叫人怎不怦然心动呢？

一回在加拿大，旅游巴士经过一条全是别墅型洋楼的大路，路中间有一棵开满了淡红又似粉紫的花树，一簇簇地缤纷盛放，却也是一边开花一边落花，令人一见到就抑止不住要满心惋惜。到底是什么花？怎么可能在还未绽放到萎靡就开始纷纷掉落呢？随便问一句，导

游耸耸肩以日文回答，SAKURA。听到答案的人，身体即刻挺直起来，什么？出来前正在安排到日本去看樱花，已经翻阅许多有关樱花的故事和传说的书籍，日本人将樱花盛开的季节当成朝圣的日子。樱花是日本人心中的一则神话，没有一个日本人不为此花倾倒。包括皇族、文化人、政客、商人、学生、几乎所有的民众，更不必说是诗人了。在日本的文学书上，樱花之美是一种绝美，绝对，毫无商量余地，一种走到最尽头的卓越之美，再也没有其他花树的风姿可以与之相互比拟。

这是多么诡异的相遇呀。原本应该生长在东方的樱花，日本把它当成国花一样的绝美之花，我竟然在西方，在一个风吹过来充满寒意的夏天，心中毫无准备，差一点失之交臂，却又乍见一眼，马上便得分别的情况下，和它相遇。脑海中不知为什么即刻涌上弘一大师的偈语“悲欢交集”。浮游、浮游着，久久不散。从此就算在书上看见樱花的图片，也深深地产生出“悲欢交集”的似喜还忧，似忧还喜的感触。甜蜜的忧伤，优美的苦涩，人生不正是如此这般吗？

同样我见犹怜的是美人花。台湾毕业回来的年轻美丽的画家女儿告诉我，这一朵朵长得像喇叭一样娇娇嫩嫩而有不同色彩，粉白，粉红，粉紫的花，只要有风掠过，它便让风吹落下来。颤颤地飘着飘着，一朵一朵，永远也掉不完似的，伴随一份迷人的婀娜多姿，台湾人索性就称它美人花。

后来才发现，霹雳州很多城市的行道树都喜欢栽植这花，虽然叶子常落，花儿也常掉，大家都不以为忤，更不嫌麻烦，定是被它惊人的美震撼得毫不介意时时为它埋葬落花。

首次在大山脚去北海的新建道路上，一个新区花园住宅的外马路，整排齐齐矗立的美人花在风里在空中悚悚地落着落着，仿佛棉絮般飘坠一地。我看呆了，握着驾驶盘的手禁不住转了方向，到路边随便停下来，痴痴凝视，直到手机响声唤我，才记起约会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大树开花有一种特异的强烈的艳美。大树原本就让人仰之弥高，一抬头，青翠碧绿的树上居然还开出绚烂灿美的色彩斑斓的鲜花，更是令人惊讶赞叹。

走在泉州市区的路上，遇到刺桐的时候，真的只能傻傻地望着鲜红的似几根辣椒束在一起的花膛目结舌。如此璀璨明媚的红花，正使劲地绽放，在阳光下也不退让一步，照样艳光四射，强抢镜头般的耀眼夺目。因为是头一回看到，惊艳之余赶紧问同行的教授，这焕发着朝气的炫红花儿叫什么名字？大概是看多了被这花惊喜的呆相的教授微微一笑说，啊！这叫刺桐。据说此树身上长满尖刺。

在福建开会和旅游过后，将泉州的刺桐印象带着回来，方知大马亦有刺桐花。源自同一家族，花的形状类似，挺立而神气，稍有分别的是花型尖端。也许是气候和土质的关系吧。这一点和移居海外的华人一样。纵然同是福建人，中国本土和南来的移民，在气质上清楚地令人一眼看透。

人在外国遇上陌生的树，好奇地问当地居民，很多时候的回答是，不知道，哦，没有注意，一回有个教授级朋友，听到提问，愣一愣，回答说，啊，大概是桉树吧。结果和他在一起五天，所有路过时指着询问的树，不同的树型，不同的叶子，不同的枝干，在教授眼里，居然全是桉树。

绝无嘲笑他人之意，只不过，人生苦短，在生命中有那么多值得观赏，值得了解，值得令自己的生活更丰富，眼界更开广，心胸更宽阔的东西和事物，我们竟然一点也不珍惜，毫不介怀，随便放弃，未免太可惜。

听说中国有本杂志，选拔主编人选，其中有一条标准是“不认识五棵树以上的人不提拔。”有个作家认为毫无理由，摆明是为难，蓄意挑剔的苛刻条件。可是，作为热爱生活的艺术创作者，如果连大自然的大树也不识一棵，那么他的作品会充满什么样的气息呢？

爱看花树，因为生命的春天总在不知不觉中过去，盼愿生活中一棵棵不同风姿的大树，永远在心里蓬勃繁华地鲜活，起码，可用来弥补已经过去的春天。

风雨人生的悲壮诗曲

——序《房月友、房晓青创作歌曲选》

■ 吴 岸

这部歌曲集的作者叶萌（又名方宁）与房晓青，是砂拉越音乐界杰出的人才。他们两姐弟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学生时期，即积极参与各种学生进步文娱活动，并且在歌唱与作曲方面展现非凡的艺术才华。离开学校后，他们各自投入社会运动的洪流，在生活的实践与生命的历练中继续发挥艺术的潜能，成就了各自的音乐事业。这部歌曲集即是他们两人作品的合集。

本名房月友的叶萌，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记得1950年我初进古晋中学念初一时，叶萌也同时进来，先在乙班，后来调来我们甲班。当时的她皮肤略显黝黑，位留着两条辫子，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姑娘。她爱唱歌，是一位女高音。我第一次听她的歌声，是她演唱周璇的《五月的风》，令人难忘。我还记得三年级时有一次全班同学到野外旅游，余兴节目时她演唱那首白杨唱的电影插曲《山河泪》，我二胡伴奏，因为她的嗓音很高，在紧张中我把琴弦也拉断了。

月友的歌唱才华受到当时的音乐老师著名花腔女高音李克莹的赞赏。在李克莹老师教导下，歌艺更为精进。

离开学校后，正值砂拉越人民反殖运动方兴未艾，随着1958年人民联合党成立，身为文化工作者的热血青年门也投身反殖斗争。月友即开始以“叶萌”的笔名创作的歌曲。她创作的第一首歌曲是《人民的歌声》，随后又以“方宁”的笔名创作《三圈旗之歌》。两首歌的词作者“林间”和“林艺”，正是我当时参与创作所用的笔名。

1963年，叶萌随着砂拉越独立斗争形势的急递变化，远赴边疆投入艰苦的战斗生活，期间创作了许多鼓舞民众勇敢斗争的群众歌曲，而一首由笑山作词所创作的抒情曲《怀念》，更融入作者的真实情感。

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反映上世纪社会运动的群众歌曲，现在虽然已经不为人们所传

唱，但却生动地回响着当年砂拉越反殖斗争历史的声音。

八十年代以后，叶萌歌曲创作以抒情为主，如《美丽的砂拉越》、《犀鸟之乡》等歌颂祖国的作品。其中还有以我的诗作谱曲的作品，如《达邦树礼赞》、《波浪》、《椰颂》、《含羞草》等。我的诗作在叶萌的音乐创作中获得艺术的升华，真是难能可贵。

如果说叶萌的音乐纯粹诞生于生活的土壤，她的弟弟房晓青的音乐创作则具有专业性。

房晓青在中学时代即参与各种音乐活动，并开始作曲，1962年中学毕业后，他曾先后在新加坡和香港专修音乐课程，曾在多位著名的音乐家如声乐家费明仪、袁恩光、叶惠康等的指导下，完成对乐理、声乐、作曲、作词、钢琴及指挥等各方面的学习，获得优异的成绩。

房晓青于1970年返会家乡砂拉越后，便致力于推动本地的音乐活动，更积极从事歌曲创作。他是古晋音乐戏剧社的发起人，担任主席达15年，也是砂拉越歌唱协会的发起人，屡次主办全砂歌唱赛会，发掘了许多具有潜质的本地歌手。

房晓青的歌曲，在风格上甚受中国民歌的影响，如早期在香港创作的《小路上》、《菩萨蛮——思乡曲》等。2001年，他曾为文史家方修的诗词谱曲多首。近作如《九月九的酒》、《我今夕为你歌唱》等，曲风更显淳朴明快。

房晓青的重要成就还在创作四部混声大合唱《远航之歌》。这部歌曲初谱于1963年，经近年的精心整理，作品更臻完美，其内容包含七首不同曲调、曲式、旋律的歌曲，充满青春活力，表达对砂拉越土地与人民的热爱。他近期的作品尚有《二十四节令鼓》、《护航》及《文化颂》等。

2006年，砂拉越留华同学会曾主办《房晓青作品演唱会》，由古晋三中校友会合唱团成功演出，这是本地作曲家个人作品在本地盛大

跌到、爬起

■ 苏清强

最近我在家里跌到了。啊，更正确地说，是滑倒了。倒下之时，整个人震了一下，臀部与背脊隐隐作痛。身体触及椅子，把它弄翻了。椅子倒下的声音引起在厨房的太太喊道：“什么事？”我本想喊出“为什么地面这么滑？”然而，想到自己刚冲完凉，湿的是自己的脚板，便把话收回了。只说：“我走得太快，滑倒了！”

太太走了过来。我已挣扎着坐了起来。她开口道：“跌痛了？”

“不痛不痛。。。”我还努力挤出一个笑容，让她放心。

其实，滑倒后，脑子闪过星花，骨头松软了似的，坐在地上，一段时间的调适之后，我才能站起来。

“有了年纪，你已不比从前啦！”太太说：“走路要小心。”

的确是。连在最安全的自家大厅中都会滑倒。在根本就不平坦的人生道路上，谁敢保证永不跌到？

我想起婴儿，在学爬的时刻会翻倒；到了学习站立走路时，更是时时跌撞。跌倒似乎是成长过程中一门很重要的功课。小孩能够很自信的踏步，都是从跌倒爬起的磨炼中来的。

跌倒后怎样爬起来，是学问；对成年人来说，可能也是修养。小孩心灵单纯，跌倒了就努力站起来，再来过。跌痛了、跌伤了，小孩痛哭呼喊，是一种自然的生理反应，很少会故作。顽皮或顽强的孩子，一般是不哭的。

跌倒的时刻，很容易怪咎路面不平，地上坑洞，或者是别人所造成的障碍，所设下的陷阱等等。矛头向外，找人过错，举手之劳。

就像适才，我要怪怨太太洗地时抹不干的话，是遮掩自己走路不小心的一个很好的借口。然而，这不是不体恤太太做家务的辛劳，对她造成伤害吗？说不定还惹来一场争吵，伤了和气。肯定的，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跌倒了，就只好承认这个事实，看看跌得如何，再设法站起来。或许，有人见到了，伸出援手，那是多么温馨的一件事。这时候，没完没了的向这个伸手者投诉、追责，不但大煞风景，也破坏了人家的一片好心情。不如感恩人家的及时援助。或许，根本没有人看到你，或是有人视若无睹，你是否就要向空气吐恶言，指桑骂槐呢？与其让这些言行破坏了自己的心情，不如等闲视之，酝酿重新站立起来的勇气。有一句隽言说：“从那里跌倒，就从那里站起来。”这当然得学习。有时想想，顽强的小孩，屡跌屡屹，肯面对，敢担当，反而是我们的老师。

成年人往往忘了小时的洒脱，在面对挫折或失败时，反而不能放下自己，当机立断的面对。我们花了太多时间在寻找原委，由於不能真诚的面对自己，於是，找出的不外是一些借口，是责任的推搪。结果，搞得自己不愉快，别人也受罪。问题打了结，纠缠不清。小事也可能弄成大事。本来，随着人的经验增长，智慧也应该提升。然而，人的实际表现又好像不是这样。我们进步了吗？

能够跌倒、爬起而不哼一声的，我由衷的敬佩。这种人有勇有智，肯担当责任，必然能活出生命的精彩。人生不可能永不跌倒，问题是，跌倒之后，自己怎么做？又如何站立起来？

演出的首创。

叶萌与房晓青的歌曲创作，不仅具有浓厚的本土色彩，更为半个世纪以来砂拉越社会的沧桑历史以及作者自身风风雨雨的人生，谱下一部可歌可泣的诗曲。

已年届74的叶萌，老当益壮，对音乐创作

仍契而不舍；而房晓青虽已届乐龄，更对音乐事业仍豪情不减，精益求精，这部歌集只是他们创作事业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人们正盼望着他们新作品问世。

2008年11月15日古晋葛园

序梦扬散文集《生死之间》

■ 吴岸

在年青一辈的作家之中，梦扬是一个异类。他沉默寡言，心中却隐藏着许多的梦想，这也许也是他取名梦扬的缘故。中学生时代，他追随现代主义文学，是星座诗社的领导者，他关心社会，虽经历贫苦生活，奔波中却写下大量的诗和文章。他很年轻就参与社会活动。1994年星座诗社首创《族魂》晚会，他策划组织古晋7间中学的华文学会举办文娱演，负起民族文化传薪的使命，催生了如今已有近20间中学华文学会参与的省华文学会。

1996年，第四届《族魂》有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接办，在直至2003年的八年中，每届的《族魂》演出，梦扬都担任顾问，也因此与我甚多来往，并加入了作协为会员。

梦扬于1997年出版处女诗集《星恋》。这本他自认为“纯粹是个人心路历程中的备忘录”的诗集，以颇为繁复华美而略带晦涩的现代主义的手法，展示了他的诗艺才华，反映了诗人人生成长中内心炽热的梦想。但此后多年，他似乎在诗坛上消声匿迹，直到最近他向砂华作协申请出版散文集《生死之间》，我才发觉他其实并未停笔，只是已经向散文方面发展了。

梦扬原本就是个诗人，所以他的散文的语言具有浓厚的现代诗的色彩，不仅是抒情的散文，就连那些评论世事的文章，从思维到语言，也有诗化的特点。所以你如以平常阅读的速度来阅读他的文章，常会在他的繁复的思维与绚丽的文字中迷失了方向而蓦然驻足。这并不是他的文章不好，而是作者创造了一种具有现代文学特征的文体。

梦扬的评论文章，涉及对民族文化、华文教育特别是华文独中、政治、影艺等课题，他以一种年轻一代人的立场和观点观察事物，从梦想与现实的落差中向社会提出许多质疑。他有太多的疑惑，他问自己，也问读者，仿佛在苦苦寻求一种答案，一种出口，不论是社会的、人生的或爱情的。

我说他是以“年轻的一代人”，是因为在他的文章中，他的第一人称并不是“我”，而是“我们”。

翻开首页，你就读到这样的文章：“当火云邪神遇上如来神掌，当神雕侠侣颠覆陪伴青涩岁月的记忆，我们在粗狂的包租婆的眼神中，看到世间万物不外是一场游戏，问世间情为何物，我们其实都了解，只是我们在棒棒糖的甜腻中，全都给忘记了。”

随便再用翻一页：“从小到大我们都有数之不盡編織又淘汰的夢一路陪伴成長，從小到大我們永遠都有無法滿足的慾望需要不斷的努力爭取，從小到大我們都沒有聽過有白吃的午餐，直到有一天當我們可以在一張紙上打個叉，就以為可以找根拐杖幫我們解決所有的煩惱，那算不算是個偉大的夢想呢？”

即使是谈论政治课题，也不例外：“走在街頭巷尾招搖過市的布條海報旁，我們看不到未來5年的承諾，也看不到治國的方針，到處喧嚷的是討伐和唆使平民百姓情緒的口號，如果說站在台上的領袖們都是治國平天下的棟樑，如果說這些領袖都是年輕學子們學習的典範，那我們還能指望擁有心懷天下謙卑服務人民的未來社會領航人嗎？”

梦扬对社会的评论，即使是尖刻的，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你都能感受到他（这一代人）是出于善意的，是对社会的关怀及对人类前途的焦虑，感受到年轻一代特有的历史使命感。

在《星恋》一书的扉页上，有粗体字写着“所有美丽的事物都夕阳般很快就会消失”，而10年后的这本散文集则以《生死之间》为题，“生死真在一线之间，如何抉择如何掌握，除了等待，没有答案。”梦扬的诗和散文，不论题材与体裁如何不同，都表达对生命珍惜的主题。在他的部落格上，更有这样的标榜：“夢揚抓住的夢囈，留住的心情——在夢想與生命裡留住更多可以掌握，或者無法擁有的愛恨情仇，說說生活中心情的轉折，留給虛擬的互聯網去撫慰生命裡難於磨滅的記憶。”

这就是梦扬文学创作的原动力，伴随诗人生命的成长，这种原动力之产生更多的文学作品，将是人们所预期的。

2008年9月25日古晋葛园

他深思着，早已忘却我的存在。

眼前这名学者，著作等身，是新生代的佼佼者。这次受邀前来出席华人文化研讨会。我见证了他的才华，六瓶啤酒下肚之后，尽管眼神涣散，一上了台，却口沫横飞，气也没喘一回，讲足两小时的中国哲学，若不是时间的关系，他仍可继续讲下去。答复听众问题时，他思路敏捷，见解精辟独到，令人赞叹。

我把他带到古晋河滨公园一所旧船坞改建的餐馆吃宵夜。论及各洲各国各朝各代的文艺思潮，经他娓娓道来，无不让人佩服他学识的广博与精湛。

事后，我指了指右侧的一画墙，把母亲曾说过的话相告，突地想起同一饭桌上，他坐在母亲曾坐过的位子上，就此沉入自己的思维中。我看着窗外粼粼河面上，映着灯光，只见流银斑驳，早已漫步其上。

许多年前，我从海口区回古晋，下船的时候，船上的一名杂工阿拉下忙着把新的救生圈一个个叠好。

当时是雨季，海面上的风浪大，驻守在砂捞越河河口的水警要求十分严格，船主不得不

添置救生圈。在船头迎着搭客的那一面墙上，还破例为这些救生圈安置了一个新玻璃橱。

阿拉叠到最后两个，玻璃橱就已经满得塞不下了。我见他想了想，然后把那两个多出来的救生圈正面朝外的往里一挤，一手将它们按住，另一只手飞快地把那扇玻璃门关上。他往后退了几步，看了看，又把那多出来的两个换个角度，重新来过，再退几步，又看了看，这回显然是满意了。走开之前，发现我一直在观看，向我竖起拇指，笑笑。那些救生

圈上的白色带子，似有意无意地在那一层层凹凸有致，划出深浅的鲜艳橙黄色泽中懒懒散散地露了出来。效果是如此强烈，却又是如此调和。玻璃橱门又给擦得如水晶般的光亮，救生圈像是经一番设计之后给镶在褐色的镜框里。

这时，船里来了两个背着背囊自助旅游的年轻男子，一径往里走，坐在离我不远的后座。在渔村里，我已经见过他们，听说是刚刚自外国学成归来，到这儿来拜访亲友。看着他们周身散发着学有所成的自负、自信，潇洒，直叫人万分羡慕。这些品质，在我的生命中，从没出现过。想着无声无息流逝的年华，无不感到有一种无可弥补的缺陷。

后设主义

■梁放

王涛诗二首

一、诗人、大海、大草原

——致蒙古诗人森·哈达

我梦中的草原是你澎湃的大海

你心里的大海是我思念的草原

大海哟是那么无边
草原哟是那样辽阔

我的船儿耕耘蓝蓝海洋上
你的羊马奔腾青青草原上

人类的心掉进大海洗涤吗
人类的情溜进草原生长吗

我们的爱呵那么浩瀚
我们的爱呵那样无垠

2001-9-4于邦咯岛

后记：2001年8月19日在第六届大连实德国际华文诗人笔会上

认识了豪爽蒙古诗人及汉语学家森·哈达。我们在大连海港

湾浏览，诗人欢跃说他第一次看到大海，跟海这么接

近。

二、光源

天光了而灯还含笑着
而饥饿了仍要存活
必须接触开关
却隔离不了口
这小小的洞坑
整个宇宙也填不饱

门孔在等待钥匙
时光在岁月里寻找光源

18-10-2008憩园

真，如法喜

——与你共沾

■ 唐 珉

九月，想北国正是秋高气爽的时候，淡淡的云，或拢聚或展漫，量也总是一派气定神闲，在开阔的天空中忽悠。犀鸟乡热带雨林中的你，却说：九月，州议会选举要来了，这阵子会很忙。

为谋那份在世资粮，于上恩奉慈亲，于下惠济子侄，你忙，一身古铜色的肌肤，便也见了端倪。没在直升机上被炙熟，没再旷野里被烤焦，是为甚幸。而个中玄机，实也不出于胸臆那灵台方寸地的吧。那里边，端的是一颗清凉的心啊。

作为政府机关雇员，二度仰赖公家颁发的奖学金留学海外，即便将自己归类为自了汉，总也的回馈。舞台上正是紧锣密鼓时候，哪个地方淹水不得，哪个河床也不能淤塞；剧情所需，跋山涉水，日以继夜不眠不休；管你有多波希米亚，却总也不由得不应应急，扮演受人钱财，替人消灾那种手扬幌子翻筋斗的跑龙套角色。

时时刻刻都在醒觉当中，清楚自己做着什么，不染不著，如此客串演出，当真是功德圆满了；世廛论斤掂两，山居风檐展读，万般又如此不轻安？

周末晌午，欲欲魔魔的的瞌睡中，你在电话里问有否听到雨声。（噢噢，说得是雨声，还真够浪漫。）

淅沥沥，淅沥沥，很清楚，是雨声啊。

周末下班后，你在办公室里听雨。老大不小了，而今夕何夕，竟还浪漫得起来，并且在这时节，这些个非天凉好个秋，俗务缠身的“非常”日子里。

你说那个地方空旷，虽临攘攘嚣市，倒是个闹中带静，也不妨结廛而居。说得是啊，大隐隐于市，方才真功夫。有别于更浓烈亮丽的大溪地色彩，南洋的棕榈树的婆罗洲风情，一个供闲时候读书及打坐（或者听雨？），也随时可拆卸搬移，类似度假屋的私人空间正在筹划中。

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中，你曾说自己是个漂泊的野人，惟一身棱角业已挫损。今天的你，无疑更面面俱圆了吧。你已变成了滑不溜秋的鱼，偶然在雨声中逆流溯源而上，终于找回你的浪漫？找回你自己？

你若真的变成一尾狡黠的鱼，你根本就不听雨声。而你，不正在听雨的吗？你既种菜，自己烘焙面包，自己做饭；你读书，修禅；你问我有没有听见雨声；你，从来都那么浪漫。昔日的眼神，昔日的敖涩笑容，昔日的缄默，昔日的真性情，十多年前初晤时那个儒雅书生，性情中人特有的棱角，并未被岁月磨平，适当时还会抵抵人。若真的说今昔有别，也只在于那偶尔展露的涩笑容，已坦然已沉稳；深沉的眼睛，也更安静；而眉宇间，谦冲淡泊中略见幽冷的神色，则露出了丝若现还隐的淡淡的忧戚。

人生可以浪漫到八十，而浪漫两个字，从来不需要挂在嘴边。不避稚拙不欺诚，不味实笃不失真，不必说浪漫，不必经营浪漫，便已浪漫起来。十多年前在文坛前辈招呼的会聚中，首次会晤获赠书，一翻，那份诚笃那份真，直是教人持续读到今天。

而浪漫委实不在于言词，亦与形迹无关。至于浪漫不浪漫，谁又在乎呢？我只关心自己今天的心舒坦不舒坦，盘中的饭食欢喜不欢喜，还有午后的那盏茶，又或那杯咖啡，喝得如意不如意。泰山上，一文友举起相机猎取镜头，我让开。你对无处不是好风光的摄影家说“我是野鹤，她是闲云。”。惟其如此，一幅闲云野鹤图，总算满足了好玩相机的人的癖瘾于一时。

只因为是野鹤闲云，便各自浪漫去。相知十余载，碰面也不过是区区数日。而既为闲云野鹤，鱼雁往来，自是嫌多事了，故也不写信。野鹤爱到哪里去，便到哪里去，虽行踪杳杳，倒也不觉彼此遥隔万水千山。年终拨来一两通电话，你果然没走远。为纵使浪迹天涯，

来年，那一两通电话，仍旧会告诉我，你依然没有远去。就像当年留学苏格兰，尽管其时相知互谙尚算不上深，业已感觉到彼此以熟络得仿佛比邻而居。“天天照面”的呀，那从爱登堡寄来的明信片读过后，也无需回音了。沉默是金也未尝不是你的座右铭，而若有珍惜自己翰墨如珍惜自己瑰宝般的不轻易以只字片言向人致意更甚于我。翌年，你这样写道：来到莎士比亚的出生地，想起的是自己的文化根源，想起的是你；什么时候啊，让我也看一看楚辞汉赋——瞧吧，你又何曾远去呢？那时电讯服务系统远不像今天这么完善，站在严冬骨的街头打来电话拜年，又何止声音清晰而已。你呀，不就在那里的吗？温馨柔婉的声音直窜心头，而暖暖的气息，仿佛已呵到脸上，化入眼里，盈盈然凝成晶莹的露滴。

无需假借文字，甚至语言，神交十数年，灵犀之所以互通，凭藉的，不就是贯流在你的散文篇章里头那抱朴含真中的实笃及挚诚？

李青莲仰慕孟浩然年轻时便已弃轩冕，因爱恋花草而不愿替君王做事的风流，慨然说道：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高山安可仰？从此挹清芬。

因为“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田家能把酒话桑麻，向往“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的悠然境界的孟夫子，受邀至田家用过饭后，推窗但见栽种瓜果的园圃，自然便约定有人“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便诗仙挚友也自叹不如，又怎不是早早便归隐了呢？

我无田园可归，无山林可隐。一个因缘际会，觅得一处仿若结廬于市，却又更近似结庐于野的居所，正如王维说的“我心素已闲”，便天地不管，自嚣市卷起铺盖，应许了很早以前的自我承诺，开始把玩我人生的终极目标的“山中岁月”了。

其时你已从苏格兰回来。有一份工作比较好，你在电话里说，语气淡静。没有表示羡慕，没有批评，你续说：没有钱用，你要告诉我。

嗣后，你带来了米，却一个阴差阳错，喂了别人。

恰是你淳实朴真的散文所展现的精神面貌，那份冲淡，充满艺术性，轻巧曼妙的化入彼此相惜相知的岁月里；年中一张贺年卡，一两通电话，便韵味十足地将日子堆叠起来，不

觉又一近十载。

醉心舞台表演艺术及音乐，留英时，买了站票，数点钟企立角隅看一场演出，聆听一场演奏。归国后，你潜心学佛修禅，体现了佛使比丘看只是看，听只是听，不要喜欢，不要憎厌，即时即刻醒觉的教诲；既无爱染，那卡拉丝，卡拉扬，卡鲁素，玛歌芳婷，纳雷里耶夫等一众艺术精华演绎着的形象，似乎已从你的生活中淡出。古人有溪花与禅意，相对亦忘言的诗句。溪中的花也罢，风中的树也罢，夜空中的月也罢，与修静习道的意态两相对，觉得很是投契，尚需说什么话呢？于是那些充满意象的形声，对你已不重要了。故你独处，不多言，总是默然。“安禅制毒龙”啊，默坐静修，朝内观去，片念不起，恶龙般的渴爱，无明，执取等妄念，又从何而来，不就等于被制服了吗？就像出家人三衣一钵，日中一食之外，尚还需索求什么身外的累赘东西呢？你于是说：我什么地方都可以安眠入睡。

犀鸟之乡，有壮阔的河流，有巍巍耸立气势磅礴的崇山峻岭，更有各族原住民姿采丰饶的文化色彩的点缀。从早居无定所的流荡，到今天间中作业于户外，与大自然融成一体浪人式生涯，什么日月星辰，什么山岳江川，什么花草树木，从来都是你的；而这万物因缘生，万物因缘灭的种种假相，司空见惯，岂还能撼动你的神经？

惟对一个没有出惯门，未尝走远路而天禀大自然无为习性的人来说，任何怡情的天象，任何怡人的自然物象，都足于撼人心胸。我在这自诩为世外桃源，有或视之为道场的绿色天地嬉玩了八九年。你来都门，又或路过，偶尔也挂个电话来招呼一声。一回，电话从机场打来说：我来了吉隆坡，现在在机场，要回去了。搁下话筒后，突然对自己从来未动过邀请你来坐坐的念头，觉得好奇奇怪。想来也许是潜意识里便碍于这方外世界远在城郊，上下往来对一个远方来客和气不便而有以致之。忧或者这儿确无好山好水，藏拙为妙，以致没有让你来我这绿色道场，一起参参我的糊涂禅。

古诗有吟：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虽欲修，却不得其门而入，我也不无我的‘禅房’，而我蜃居的小楼，确是在花木深处。你修禅，你经营自己特殊的文字艺术，你保有那些西洋古典音乐黑胶唱片；而你呀，不始终就在那里

的吗？心血来潮，我对初晤不久，移砂州多年的与你相熟的文友戏说，有朝一日，且偕同这位才子登楼来，齐齐吟风弄月，有将何其风流啊。

直到那一天，一个殊胜的机缘，你促业已回归都门的文友领路，周周折，终于也登上山中一隅的这方小楼来了。满风楼风满楼，花摇影竹生姿，楼外群鸟梵唱不绝，楼里禅意亦已渐渐生；你一个双盘的示范姿式，着实教人钦羨。

离去时，真的不舍，送了一程。你来电说：不敢回头。我答：是啊，是啊，真的舍不得，舍不得。

"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虽然不栽木槿花，也没有松树，我确是过着山中习静观朝颜，窗下清斋折露葵，这种剪下窗前带露的落葵，便是你带来的帝王苗啊。王维还说，若有人问他有关穷困和通达的理由，他会建议他们不如听渔人在浦中不断吟唱的歌声。日子丰俭由人过，而面对自己自己其实并不那么困难。那年，你再次问我缺不缺钱用时，除了感动，我对我自己说将来的要过得更亮丽，

好与你的一片冰心相映照。

你终究也不怀疑这儿确是个养老的地方。而更确切的说，是个好道场。世事没有两全，将人怀抱的青山既然那么美丽，那令人深感遗憾的化粪池，就当魔障把人来考验。"水月通禅寂"，静思，冥想，幽暗的池水，便化成一片汪洋，一叶法舟，荡漾其上，水色和月光，都通达了你修行学静的道理，便连那鱼儿和浮游的微生物，也都在倾听梵音呢。

你说除了书，什么都显得累赘了。即使书，再过一些时日，也只需丢剩那可供终生翻阅的一，二十册便足矣。确然，人赤条条而来，光溜溜而去，又何需将人生刻意搬弄得姿采纷繁闹热风光？日子清简的过，就像吃未经仔细研磨的粗谷粮，香淳的原味，总是让人咀嚼得满心欢喜。

万般法门，也不过归宗于一个真字。诸法之体性离虚妄而真实，你质朴无华情真意切的散文书写，体现的，正是你那"真实于一切法"的精神面貌。

真，如法喜，真如法喜，愿与你共沾。

中华文化颂

■ 沈保耀

古国文明数四河，浪洗波翻几消磨。
物竞天择进化律，盛极必衰自然梭。
底幼^①空传悬苑丽^②，尼罗徒托金塔峨。
独有黄河与恒河；至今滚滚仍浩歌。

黄河浩歌震古今，文化博深是其因。
道家易理穷宇宙，儒学恕仁通天人。
穷日旷怀乐自我，达时尽瘁惠万民。
衰世救危勇受命，困途守节甘殒身。

泱泱襟抱臻圆通，释耶与回尽包容。
如龙饮涧轻万斛，如乳入水相交融。
非无异族据金殿，终教胡服认汉宗。
非无外敌鼙鼓侧，^③终教噙泪辞瑶宫。

东风南被已千年；瀛海沐化到穷边。
忠孝节义修心本，俭朴诚信立身源。

敬老尊贤崇美德，救灾济贫结善缘。
睦邻友族相濡沫，合绘小康大同篇。

注：①底幼：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古巴比伦，今伊拉克。

②悬苑丽：指空中花园，传是巴比伦豪华宫殿。

③鼙鼓侧：指英国强租香港，终于在1997年归还中国，而后总督彭定康挥泪离开总督府。

编者按：

2008年，北京《光明日报》主办“帽天山杯”《中华颂》征文活动，砂拉越传统诗词作家、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会员沈保耀作《中华文化颂》参与角逐。沈先生的作品在2000多篇入选21名中脱颖而出，荣获第二奖。

秋山诗三首

一、流水

没有大石阻拦
创造不出轰隆的巨响

不敢站在悬崖峭壁
冲身而下
不见其磅礴壮观

勇敢在旋涡里打滚
与污泥砂石搏斗

创造两岸美景
蜿蜒曲折的迤迤

不怕山高
路远

你的前方
就是
大海……

二、星光

明知自己那么渺小
还要撑起那宽大
无垠的
夜空

明知黑暗是那么漫长而

无止境
依然发出那一点都不吝啬的
光芒

为了未来
为了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坚守立场
站稳岗位

夜空中
一直保持沉默

抱着晴朗的心情
我看你很远
却感觉很
靠近

你的渺小
显示了
你的
伟大……

三、司阍

坐在树荫底下
太阳
是从东边走到
西边

我随着太阳的转移
而转移
坐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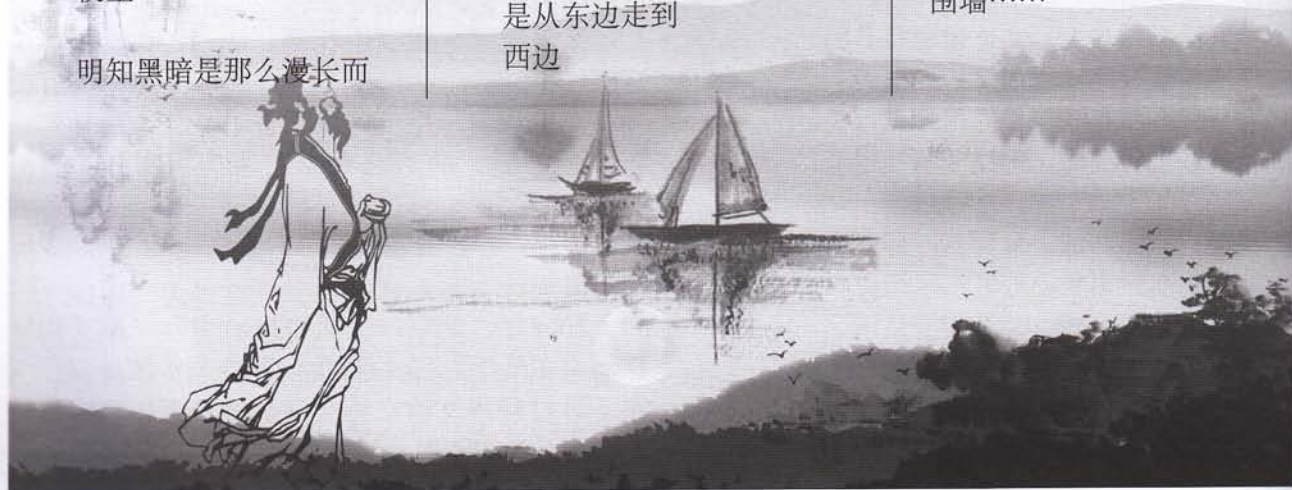
坐在树荫底下
太阳
从南方走向
北方
我的位置
也随着太阳的转变
而转变

坐在树荫底下
我绕了又绕
还是
坐在树荫底下

是我守护这一棵树啊！
还是
树在守护着我

思想在天空中盘旋
地球在心中转动

我还是坐在树荫底下
前后四方
筑起了高高的
围墙……



过端午节

■ 流 云

今天(2009年5月28日,农历戊子年五月初五)是端午节,由于是上班的日子,中午照例在公司吃午饭,与平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一位罗姓同事,在餐厅门口把鸡蛋立起来,并呼喊同事前来观看。传说在端午节的正午,鸡蛋能够直立不倒。他们一试,果然如此。要是在过去,我肯定会去凑凑热闹,欣赏立起来的鸡蛋。然而,随着年龄的增加,人生经验多了,端午节立蛋没有科学根据,不看也吧。我只是告诉他们,明天再试一次,便知道真相了。我知道,只要有耐心,生鸡蛋可以立起来。如果是煮熟的鸡蛋,由于鸡蛋内部已经凝固,重心难以控制,反而不容易立起来。

端午节是华人传统节日,节日的气氛,几天前就感受到了。一位好友上星期就赠送一批粽子给,算是品尝过了;星期天,某团体义卖,孩子去买了一批;姐姐和弟媳等人聚集在一起包粽子,又送来一批,这几天,吃了好几粒粽子。

也许是年龄的关系,这些年来,端午节过得比较平静。父母已经去世多年,内人和孩子都在身边,“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感受,没有过去那么强烈。只是觉得节日不是假期,有些遗憾。然而,想到某些机构,有权力安排一部分节日为假期,却也没有把端午节列进去,就是中国也迟至2008年才将端午节列为假日,心情也就释然了。

端午节的晚餐,虽然加了两个菜,也不算太丰富,高兴的是一家六口都齐了,这是老么从外国工作回来又结婚后才有的情况,也就是这两年的事。

晚餐过后,坐在懒椅上,欣赏卫星电视所播出的端午节特备节目,也是一件快事。端午典故、屈原故里、粽子介绍、龙舟競渡、楚辞朗读……节目多彩缤纷。我强烈地感觉到,中华民族对本身的文化,空前重视。

前几天,晋汉省华总妇女组主办包粽子比



赛,会长提出要恢复端午节龙舟赛,也曾经勾起21年前的记忆。1988年五月初六,晋汉省(当时称第一省)华青团主办戊辰年端午节龙舟赛,共有16支队伍参加。为了举办那次的龙舟赛,古晋11个社团共赞助订制了八艘新的龙舟,并举行了隆重的点睛仪式。1988年8月27及28日,华青团再接再厉,又主办了国庆日龙舟赛,共有38支队伍参加。当年的两项龙舟赛,都出版了特刊,我有幸参与了编辑的工作。国庆日龙舟赛,我还和钟锦林担任赛会华语司仪。21年过去了,我却记忆犹新。假如能够恢复端午节龙舟赛,肯定会有一番热闹。

我曾经多年离家在外,每逢过年过节,如果无法回家,总会思念家人。我的《新年》、《但愿新年胜旧年》和《端午思亲》等篇章,就是有感而发写成的。多年之后,重读这些文字,也会觉得当年实在是多愁善感了。然而,谁没有年轻过呢?

翻阅旧稿,找到几篇有关的文章,虽然已经时过境迁,读起来却仍然有极深的感触。以下就是多年前所写的一篇回忆儿时的端午稿件:

这是第几次在外过节,我已经记不起来了。

从十三岁开始,我就离家在外求学,因山河阻隔,经常在外过节,那种滋味,尝得多了,一次比一次更不好受,良辰佳节,异地漂零,情何能已?这种感受,真非笔墨所能形容。

大前年,我从外地回来,母亲便催我和爱人结婚,我有了一个小家庭,心想从此不要在外过年过节了,即使在外工作,逢到良辰佳节,也要设法赶回去,看看妻儿,与家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怎知这个愿望竟落空了,我又一次在外过节——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

“每逢佳节倍思亲”，这话说得一点儿也不错，我对它有着很深的感受。昨天内子来探望我，带了两粒粽子来，说是亲戚送的，家中因为岳母进医院动眼科手术，没有包粽子。今天我吃着粽子，不禁又想起家人，想起去世的母亲，想去住在家乡的老祖母，顿觉神伤。

华儿已经一岁半，应该是学讲话的时候了，不知他会叫爸爸妈妈了没有？我和他分别的时候，他还未满一周岁，这段时间里，我只见过他三次，他已不认得我这个爸爸了。记得我离开他的前几天，内子和我商量如何给他做周岁生日，我笑着说随她高兴好了。她决定让小华渡过一个快乐的生日；买几件他喜欢的玩具和新衣服，还带他到外婆家去玩。然而，我竟不能和他一起欢渡他的生日，也不知道他怎样渡过这一天。此刻，我若在家，逢此良辰佳节，我一定会留在家中，陪他玩个够。

想起内子，我更觉难过，因为我不能使她过更快乐的日子，反而要她受苦。我们结婚两年多，她几乎有一半的时间过着不安定的生活。结婚前的一段时间，她每天早上从她那几里外的家骑脚车到我的居处来看顾我的母亲，傍晚又回去，可真难为了她。直到我的母亲回到家乡去后，她才不需如此奔波。

我们结婚的时候，我的母亲已经病危，我是为了使母亲完成亲眼看我们长大成人、娶妻成家的心愿，才答应在那个时候结婚的。在她的观念中，一个儿子，一定要娶一房媳妇；一个女儿，一定要嫁一门女婿，就像一株藤状植物，一定要一根可以攀依的树枝。我们原本不该在那个时候结婚的，因为那时候我正失业，我的爱人也没有找到工作。

婚后第三天，内子便和我回到家乡去，一方面拜见亲戚，一方面和我的家人一块儿看顾我的母亲。我们不但没有出外渡蜜月，连在一起的机会也不多，她留在我的老家，我出外为职业而奔忙，那种新婚生活，真难为了她。

几个月后，我的母亲不幸去世了，我在古晋找到一份工作，内子才从老家出来，和我生活在一起。过了一段时间，她怀了华儿，我们才开始觉得愉快些。可是，上苍好像有意和我们作对，给我们安排下多离少聚的命运。当内子有了两个月身孕的时候，房东要扩建房子，恐怕伤了胎神，要内子迁往别处暂住。我本不

相信这回事的，奈何左邻右舍都这么说，内子也认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平安便是福，我只得送她到岳母家去，每星期去看她三两次。

那房子扩建工程原本只需一两个月的时间就可完成的，不料却碰上洋灰缺货，工期安排不妥当，竟拖了好几个月，内子在娘家直住到即将临盆才回到我身边。

华儿出世后，我们的生活才算安定下来。小家庭多了一个孩子，内子又是初为人母，生活虽忙碌些，却较愉快些。我那时和内子开玩笑，说她几个妯娌之中，她最好命，我是受薪阶级，别无家庭副业，她除了料理家务外，不需从事其他工作。我的哥哥和弟弟都是务农和做小买卖的，嫂嫂和弟媳除了料理家务外，还要帮忙干活，比较起来，内子“好命”多了。

“人算不如天算”，谁也没想到内子的“好命”日子竟是那么短暂，先是我服务的那间公司误聘庸才，造成业务受影响，亏蚀钜款，幸董事长终于发觉，下令公司进行整顿，实行裁员减薪。我平日工作只知尽力去做，并无过失，职位得以保存，薪水则照其他同事一样减少，幅度高达六份之一。百物涨价，收入却减少，如何分配家用，便令内子颇费精神了。如此一来，便时常捉襟见肘，生活大不如前了。

如今，内子的困境更困难，我离开了家，家庭收入没有了，她不但要设法争取收入，还要照顾华儿，再加上她又有孕在身，而且即将临盆，不久之后，那区区廿几块钱津贴，如何能维持她和两个孩子的生活？想到这些，我心中无限难过。

际此良辰佳节，我最容易想起母亲，因为她最先使我知道这个节日，告诉我有关这个节日的种种，她也是我今生最难以忘记的亲人之一。

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农历五月一到，母亲和姐姐便忙起来了，准备做粽子过端午节。第一件事是采竹叶子，这工作通常是由母亲去做的。她带着篮子，到竹林里去，把长在树梢上的比较大片的竹叶子采下来。如果多人采的话，大片的竹叶子不多，要好些时间才能采到足够的竹叶子。我常跟母亲到竹林里去，她采竹叶子，我就在竹林里钻，有时不小心，

竹毛刺在手上，怪痒的，很不好受，我便会向母亲投诉，她叫我把刺有竹毛的手放在头发上用力摩擦，说这样就不痒了。这法子是否灵验，我已记不起来了，因为这已是十多廿年前的事了。

母亲除了采竹叶子外，还要砍几段节子间隔较疏的竹子回来，剥成细丝，用来绑粽子。竹叶子采回来後，还要用开水烫过，扎成一束一束，以备应用。

到了初三那天，母亲便和姐姐更忙了，直忙到厨房挂满粽子为止。

每年端午节前後那几天，我很少吃饭，满肚子都是粽子。我想，许多人都有和我一样的儿时记忆吧？

端午节那天早上，母亲便叫我们把床底下的许多大小小而透明的玻璃瓶拿到池塘边去洗乾淨，准备午时一到就到水井边去装“午时水”。据母亲说，在端午节那天正午装起来的水，就是“午时水”，收藏起来，历久不坏，可以医病救人，可以清凉解暑，可以益寿延年。母亲的床底下藏有好些“午时水”，有旧年的，也有更久的。其中有一个特别大的瓶子，里头装着的“午时水”，据说是老祖母年轻的时候装起来的，由于年代久远，能医百病，祖母视如珍宝，除非有人病重，否则不轻易拿出来用。记得那年我得了重病，才有机会喝到一小杯从那瓶子里倒出来的“午时水”。

瓶子洗好後，便等待午时降临。看看时间差不多了，母亲便在门前的晒椒坪中间插上一根扁担，以日影来测定准确的午时。看守扁担的工作，通常是落到我的身上的。我拿了一张矮凳坐在屋檐下，耐心地等待。当我看见扁担的影子和扁担完全叠在一起时，便叫一声“午时到了”，于是我们兄弟姐妹便拿了那些洗净的瓶子，向水井冲去，把瓶子装满水。这些瓶子里的水，便是“午时水”了。

装水工作完成後，我们便跳进池塘去洗澡，尽情地玩。在平时，父母是不许我们下池塘玩水的。有时我们偷下池塘玩水，被母亲发觉，便会挨打挨骂。母亲认为“午时水”能驱除百病，所以这一天正午破例准许我们下池塘玩个够。

如今，母亲已经去世两年多了，当年她床下的“午时水”和瓶子，不知还在吗？然而，我的童年已经远去了，纵使时光倒流，儿时还在，母亲已不在人间，许多往事也无法印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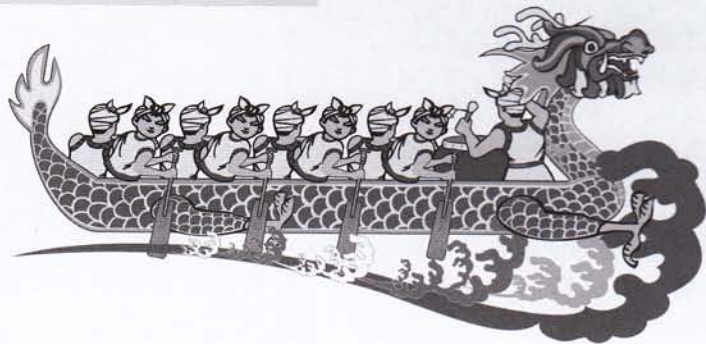
回想父亲去世多年，母亲含辛茹苦扶养我廿几年，在我刚有能力供养她的时候，她却患癌症死了。“鸦有反哺之仁，羊有跪奶之恩”，我却不能尽一点做儿子的本份。“子欲养而亲不在”，有什么比这更令我痛心的呢？

此刻，我吃着粽子，又想起了儿时的端午节，想起老祖母给我们讲的端午节故事，有屈原投江、龙舟竞渡的典故、有蒲艾簪门、虎符系臂的风俗，她每年都重复着同样的故事。那时，我还是小孩子，如今，我兄弟姐妹都已长大成人，有者已儿女成群，有者出外谋生。老祖母身体健康，我想此刻她一定在对着曾孙们，讲她那讲了几十年的老故事。

春节、元宵、清明都过去了，端午节也要过去了。再过不久，还有七巧节、中秋节。白云苍苍，大地墙房，不知我还要在外过多少个节？

但愿在下一个节日里，我能和家人在一起，永不分离！

看看这篇稿子的写作日期，屈指算来，已经相隔四十年了。四十年前，我只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如今却是年过花甲，两鬓花白的人了。端午节照样过，只是心情大不相同了。



让我们重新起航

——《燭火》创刊10周年感言

■ 吴 岸

《燭火》

创刊十周年了。

上世纪90年代，马华文学遭到标榜现代派文学的蓄意否定与颠覆，

其时大马华文作协又因某帮派的分裂致使许多资深作家被排斥，文学创作一时陷入空前低潮。在这样一个艰难时刻，伍良之、杰伦与甄供三位作家，本着捍卫马华现实主义文学事业的信念与决心，在人力、资力与物力困乏的条件下，毅然发起筹办这份文学季刊。

深具历史意义的《燭火》出版宣言，十年后的今天，看来仍具有积极的现实的意义：

“自八十年代末期以来，马华文坛频刮歪风，刹那之间，恶浪滔天。黑云压城，出现了种种令人惊骇的

怪现象……处在漆黑之中、频遭侵犯的正派文学，正需要有一点火光，以照亮着她的前行。……于是我们创办《燭火》文学季刊！”

十年来，《燭火》遵循继承与发展马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宗旨，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发表了不少当代马华作家的作品，包括小说、诗歌与散文等，同时以极大的篇幅刊登介绍与研究前辈作家作品的系列专文，如对方修先生文史工作及其崇高治学精神的详尽介绍，对方北方等已故先辈作家的缅怀与纪念等。此外，《燭火》还经常刊载年轻一代的习作，特别是独中生的优秀作品。

进入21世纪的今天，马华文学的发展仍面对重重困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经济全球化已给我们的文化到来日益严峻的挑战，我们的文学更需要更多像《燭火》这样的火光来照亮

前行的道路。

甄供先生曾在了一项文学研讨会上指出：“大马华文文学的兴衰，前途是光明抑或黑暗，首先必须探

讨如何突破目前的困境，才能预见未来的前景。这个重担还是落在我们的肩上。”

甄供先生提出三项具体的方法，即组合志趣相投的文艺力量，整篇现役的作家队伍；中老年作家注重抗老防衰，赶紧落实写作计划；设法克服马华文学的断层危机。

在克服断层危机问题上，甄先生提出了“师父下山找徒弟”的构想：“过去的年代，如我这样年龄的作家朋友，在文学起步的道上，总是希望上山去找师父，以增强自己的文学功力。现在的‘徒弟’们未必要来找师父。所以有条件成为‘师父’的作家朋友，当云游四方，缘分一到，何妨收一两个徒弟？”

对于中老年的作家来说，我们应牢记方修先生在2005年的一段谈话：“不管全球化不全球化，也不管外国对我们作品的水平评估到什么程度，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些停笔半停笔的朋友都应该再拿起笔来！……我觉得我们这些人对同时代的人亏欠很多。我希望这些停笔的朋友至少能写一篇长篇小说，或一个回忆录，或者一首长诗，都可以。新题材不能写，就写旧题材。”

马华文学事业不但寄望于老一辈作家，更寄望于年轻一辈。甄供、杰伦、伍良之和我等几位虽然都在“设法延迟老化的到来”，但毕竟岁月不留人。我们殷切希望年轻的作者们，特别是众多的曾经在《燭火》上刊登作品的独中师生们，在文学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为马华文学事业接班。

记得1983年11月，也是我们这班老作家朋友曾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举办主办“马华文学



史展”，这项展览会的宗旨，也是为了继承与发展马华文学。这事距今已经26年了。换句话说，那时我们都还是40几岁的中年人。在展览会上，观看了马华先辈作家的文学创作的历史文物，有感而写了一首题为《我伫立在时光倒流里》的诗。今天处在古稀之年，面对“断层危机”，无奈之余，想把这首诗介绍给年轻的作者们，表达我们老一辈作家当年的情怀，诉说“远航者征服大海的故事”，这或许也堪称一种“师父下山找徒弟”的做法吧。

我伫立在时光倒流里
历史
袒露出
磊磊滩头
一副残损的舷
一具锈蚀的锚
一柱断折的桅杆
默默
向我诉说
远航者征服大海的故事
想当年
你们乘风破浪

是怎样的
英姿

潮声中
遂惊觉
我曾是少年的搭客
此刻
正昂立在
你们歇足的
好望角

嗨水手们
让我们重新起航
解缆
以他们的风范
不管骇浪来袭
不管
多少年后
有否劫后传人
凭吊我们
不折的旗杆……

2009年5月30日与古晋葛园



已凉天气

■ 驼 铃

你不高兴?凭什么不高兴?我又对不起你啦?在哪上点上对不起?

你既然黑了脸,而且不声不响地转身往里走,我又何须呆着自讨没趣。走吧,看来你我已经犯不着勉强凑合着了。

我们牵扯在一起已经大半生。当初,我是你就读过的学校的校长,而你则是离校不久的所谓校友。大概就因为我比你年长,每次你来探访,总是带带笑脸,以示尊敬。不论是谈社会问题还是一般的个人生活取向,你总是听的时候多,发表意见的时候少,而且往往点到即止。后来,咳,后不的事还值得回想么,自己竟是城府深而有手段的人。

在组织上,你自然而然地成了我的领导。为了理想,为了建立民主自由的公平社会,我可是冒着莫大的风险去干。我不但对你有求必应,譬如利用学校的油印机,假借运动会之名购买药品等等,更主动去寻求支持者、筹募金钱。大概就因为这样,当时我们可以说是合作愉快。只有一点,我不同意干掉住在我家隔壁的那位警探。你问我为什么?我说看不出有这个必要。再说,打草惊蛇,反而对自己不利。你只闷声一哼,没再说什么。当然,那并不表示已经接受了我的意见。接着,你竟失踪了。我们也因此失去了联系,直到半年后才由比你还要年轻的小星来接头。

事情的发展,简直就如一场恶梦。准备上队的组织成员,竟纷纷落入了警网。‘马列阵线’的新名词儿,也终于见报。就在那风声鹤唳的时刻,我通过交通员,约小星在老地方见面,共商应变之策。结果,在那里等候我的,竟是政治部人员。虽然,一进入政治扣留营,便发现小星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至今得不到答案。

在那里,尽管不时可以听到同志们说要‘坐穿牢底’,但陆陆续续都有人获得释放。我和小星的罪状可说不轻,但十年之后,当局

也都还了我们部分的人身自由,就是限居在家乡,禁止早出晚归以及参与政治活动。当时,我的内心深入实在不无无奈之感,对于大伙儿的斗争仍然充满憧憬。

谁知不多久,你们居然主动向政府求和,而终于签下了销毁武器、重返社会的协议。

既然如此,我们还能干什么呢?不过,小星仍然蹦蹦跳跳的,要组织什么家属访问团,到你们的营地里去寻亲探旧。我当然也不放过机会,但我的主要目的是在于探索;为何会有这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莫非我们过去所作的宣传、所进行的工作全属错误。

真没料到,这一朝圣之行,竟让我发现了一个秘密,你当年的失踪,原来是到这异国他乡来了。

“这位就是马列阵线的主度阿福!”

小星似乎怀着无限敬意,热情地为众家属作介绍。你也表现得很得体,始终微笑着和所有到来拜见的人握手。

“久违了,阿福。你能告诉我么,为什么要和解?”

我的确有点迫不及待,开门见山地问。

“这……这……这是上头决定。”

你啜嚅了半晌,才祭出这法宝来。

念在难得重逢之情,我也就暂且按下了追索之心。

你们终于分批先后回国。阿福,我记得你原是单身汉,但回来时却有个称为爱人的妻子志红陪着。你可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呀!从你的生活照片看来,在部队里你可是个头角峥嵘的人物哟。单是打篮球的特写镜头就胡好几张。你那高头大马的身型,还真教场中的队友相形见绌。我忍不住说:“你简直鹤立鸡群嘛!”

“嘿嘿,随便玩玩……”

听语气,那实在是不值一提的闲事儿,你显然有其他更大更重要的成就或表现。

“他是机关队的队长呀！”

平时鲜少开口的爱人，却赶紧向我说明。

你不也是名列第的北马局属下的州委？

对，这才是真正说明你的分量之所在，篮球队队长算得了什么。

“阿福啊，现在你可以坦白告诉我的吧？

为什么要放下武器重返社会？”

这回，你答复得很快，丝毫没有一点踌躇。

不说也罢，其实在这民主思想日渐被民众接受的趋势之下，坚持武装斗争是否行得通，是否有前途，自己的内心深处，似乎也有了疑问。尤其是日前民报副刊的那篇题为《论烧枪杆子》的短文，自己就一读再读。他说，看似为了寻求和解而让步，实为文明演进的客观规律。枪杆子只在非常时期出政权。而这政权也不一定能长久，更不一定能改变社会，促进文明。除非人民的思想认识得以不断提升，普遍接受科学、民主、法治与大同愿景。不管烧毁枪械的行动是否出于形势所迫，都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值得所有迷信武力者深思。

咳，往者已矣，一切犹待从头来过。

“阿福，你俩的生活费没问题吧？”

对于自己的能力，我实在有点抢憾之感。

到头来只能为你介绍这分踏三轮车为代理商派送香烟给零售商的工作。

“……我想尝试卖保健品。”

原来，你还另有想头。

“尝试做生意我不反对，但于卖保健品，我却有所保留。由于时当景气，大家手头松动，自然两然关注健康问题起来。保健品的种类也就因此不断涌现。而且，同一种东西竟有多种有其一定的营养，那些聪明人为了谋利，竟不惜工本打广告，吹嘘其功能与价值，大胆招揽人手为他奔走。阿福啊，这当中免不了有欺骗的成分存在。小心，别被市场奸徒利用了。”

“嘿嘿，你见过或且听过这东西么？”

原来，你已经在干着了，还说什么想尝试。

“百一，如果你加入为会员，年费不过五十块，不论购买多少，一律八折优待。”

“除了黑豆，还加添别的什么吗？”

“瓶上有说明。”

“砂糖、调味剂……没有了呀！”我越看越感费解。净重不过一百克，一公斤黑豆，可以制成十罐咧。“黑豆一公斤多少钱？这赚率可惊人呐！”

“喂，黑豆的营养价值比什么豆类都高呀，尤其是像你这种贫血者最为需要。”

原来，你早已经想到推介的对象。

“我不会直接买黑豆来吃？”

我实在不服气。

“哪会相同？这是通过高科技，提取其中的精华，浓缩而成的呀！”

“除了冲水喝，也可以涂面包吃……”

“我没有这么多钱，吃不起。”

我不得不直截了当地加以回绝。

你失望、不悦，自是情理之中的事。我实在也没有闭起眼睛丢钱让同志或朋友高兴的能力。

总算你没有因此把我忘记。后来，《方的历史》出版了，你还是主动到我家里来，问我要不要买一本。其实，你是知道的，我肯定会买。我告诉你，我也写了一部叫做《文明的进程》的报告文学，想要一张当年烧毁枪械的照片做封面。你说这种照片当然有，但属内部资料，不能外传。这实在令我感觉不是味道，为何如此见外？十年的铁窗岁月岂非虚掷！

叨在同志份上，失望归失望，人情道理还是不得不讲究。既然让你知道了自己也有书要出版，到时能不送上一本么。

其实，不送还好，这一送却招来了无妄之灾。你竟然矢口否认是马列阵线主席，斥我胡说八道。为何如此，当年在营地里，小星为你作介绍时，你不是满怀高兴地与到访者逐握手么？

你莫非心虚？嗯，世事的变化也实在难以逆料，红高棉的领袖们，三十年后还被人搁上法庭受审呢。你显然是北马局门下的哼哈之将，否则如何能在州委名单中名列前茅。北马局为了清党，大开杀戒。也许，你的双手也染有血迹。

咳，我还一直以为，你头上是有光环的。

不知怎的，后来我竟想起了项羽。两相比较，还真教人啼笑皆非。

我以为我们的关系从此断绝了，哪知金融海啸袭来，我们却又无端撞上了。

原来，保健品的直销生意一直是一枝独秀，让你赚得盆满钵满。你不止买下了这里原属租用的铺子，还在你当年活跃过的城市勿洞与合艾大展拳脚，与人合营这门生意，可说正是商场得意之时。而我的处境刚好相反，从报馆的记者岗位退下已经十多年，由于老迈多病，正想迁往儿处求靠，岂料儿子经营的建筑公司，又因屋业发展商的破产拖累，而濒临倒闭。我能做的，只有把占地半公顷的老房子卖掉，以助儿子度过难关。大概就因为不景气，开价五十万，竟然无人问津。后来一减再减，直到三十五万时，你的爱人志红来了。她先是要求佣金一万照扣，我答应了，她又进一步要求把屋价减至三十万。这和我既定的数目实在相差太远了。但不卖么，又无以助儿子脱困。一时迟疑不决，只好说：“让我考虑考虑吧。”

由于不愿儿子的商场信誉受损，两天后我终于横下心来，主动到你们店里，决计忍痛放手。可是志红一脸冷冰冰的，一反目前要求减份的殷切态度。我一时摸不着头脑，只好直问：“到底怎么啦？”

我当然只好把视线移向你。

“她自作主张，完全没有跟我商量过。”

你的神情十分淡定，教我无从怀疑：这是夫妻在演戏。

我的心虽然曾经一阵摇晃，但理智随即告诉我：用不着示弱。

“也许你是对的，人人都说：慢些时候，有钱就有一切。”

表面上我好像也承认眼前形势严峻，其实心底里还是有所不甘的。

“嘿嘿，金融海啸肯定还有第二波。”

你笑了。阔了的脸，油光闪闪，跟当年方从山上下来的样子，判若两人。

然而，一天过一天，始终不见第二波海啸。债主们也通情达理，并未逼我儿子走上绝路。天真豪爽的小星找上门来，小心翼翼地问：“老胡，你真的要把这祖业卖掉？”

“是的，但是没人要呀！”

“你想卖多少？”

“三十万。”

“哦，你不觉得吃亏么？”

“算了吧，我也老了。人的一切终归是人

空，实在无所谓得失。”

当时，如果你也在场，也许会笑我消极。不，不对，你是讲现实的，应该是乘机再压一压价钱。

不是么，你现在为什么生气，怪我不再通知一声便卖给别人。小星是外人？不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一起奋斗过的同志么？

哦，不，我又搞错了。理想，你真有什么理想么？

你既然不悦，不屑与我多谈，我又何必自讨没趣。

你往店里走，我又何妨往店外走。外面的世界更广阔更可爱呀！



不倒翁

■ 小 寒

三年了，已经三年了，我还是没有勇气把它拆开来看。

那是一个多雨之秋，天空整天密布着乌云。那年是我读初中最后一年（其实尚有一个月的时间，我就要考毕业试了）。当时学校选了我 and 班上一位同学小玲代表学校参加胡志明市优秀生大赛。试毕，期望甚切。

发榜前夕，阮老师送了一份礼物与我，并说了些祝语。在接过礼物时我心田甜滋滋地，当天回到家里我并未拆开礼物来看，原想待明日发榜之后方拆开来看。好不容易等公布名单送到学校，我带着兴奋的心情迅速地在公布栏看了一回，结果没有我的名册，怀疑自己的眼睛是否看走了眼或看得太快了，心里在想；哎，不用紧张慢慢地再看吧，于是我再仔细地用手一行一行的指着各同学的名册顺势的滑动着自己的手指。在找自己的名字，突然我感到身体似乎失去了平衡，从十万八千里的高空上掉下了万丈深渊下，顿时没了知觉，心里反复地默念着；唉”完了，什么都完了……。

我对不起阮老师，辜负了老师对我的期望，她一定对我是很失望了。

那天之后，我仿佛变成了一个机械人，一个行尸走肉，对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做任何事情都做不好。连最重要的毕业试也只能考上个中等，还逊给我的小妹（优等），毕业后的几个月，我的意志更消沉了，整天都躺在床上，那里都不想去，一看到书桌上的那份礼物，我更难堪了，仿佛是世界末日来临一样。

某天，小玲打电话给我，约我到她家去坐，说有要事。刚到她家大门前就听到清脆的拍掌声和稚嫩的叫喊声，“不倒翁，不倒翁，太棒了，我要做个不倒翁。”我步入大门后，看见小玲的弟弟和小妹在玩耍，便问：“不倒翁？小庆你在玩什么啊？”“哈，我在玩不倒翁呀！姐姐你看它多棒啊！”他一边回答我一边在推着不倒翁，“不倒翁，真是名副其实的不倒翁，无论妳怎样推它，怎样把它按住，只

要妳一放手它就立刻站立起来，而且永远都带着一副笑脸。一副永不认输的样子，多顽强，多勇气，多有毅力，多么坚强的小人儿啊！做人应当做不倒翁。”心中暗忖着。

小寒！妳来了，小玲从阁楼上走下来神情怆然，突然她双眼红红地对我说，“阮老师于一个月前因急症而病逝了”

“什么？”妳说什么？怎么会呢……。？阮老师她挺强壮的，怎会……。妳可别瞎说，不久前我在超市还见过她呢！妳是胡听谁说的。”

“不，那是千真万确的，是教导主任亲自对我说的……这不会有错误的啊！”

听她这么一说，我当场跌坐在椅子上，愣在那里，老半天都回不过神来，小玲也难过的望着我，我俩抱头痛哭……

我和小玲乃阮老师之爱徒，读中学的时候，老师对我们特别关爱。如今她已离我们而去，身为学生的我还不知道，更没去参加她的葬礼。真惭愧！

当天午夜，我见与阮老师穿越时空在异乡的梦里重逢，梦醒人散，我独自醒在床上，望着天花板，突然我好像想到了什么似的，猛然跳下床，步到桌前，小心翼翼地打开阮老师送给我的那份礼物，原来是一个“不倒翁”，望着手上的不倒翁，我潸然泪下。

“不倒翁”，是一个不倒翁，阮老师希望我能像个不倒翁一样，永远不倒下去，可这么多年以来我却当了个泥沙翁，一击即倒，我不但倒了下去，而且还粉碎了！我实在太不争气，太失败了……

握着手上的不倒翁，拭去泪水，步到窗前，抬起头望向遥远的天边，已经泛起了一道光芒，那是曙光，我抖擞了一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远处我听到了清脆的拍掌声和稚嫩的喊声，但这次却有多了一个成熟的喊声，不断地在我耳边响着……

我们拍的一张 大合照

——致诗人洛夫

■ 冬 梦

四十二年后的统一府
今天站立着一排
欢乐开心的笑容
我们拍的一张大合照
至于一九七五年冒昧走进
来的那辆美制坦克
在我们的身后
多年了
它是否早已学习
懂说懂听越南话吗？

因为风的缘故（注一）
我看未必
这里没有芦苇弯腰喝水的
地方（注二）
没有代你写情书的烟囱
至于禅想说的
纵玄，我们依然乐于听听
啊！原来是雨想说的
镜头下朦胧地从右方摇摆
到左方
当年戎装的古芝
今日便服的古芝
弯弯曲曲的地道
诗人的硬骨头

会不会甘心屈膝伏身而
行？

难得午饭此刻悠闲的心情
一个椰子
一身细滑的白肉
一啖清甜的水汁
莫非仍要教您想起白色的
喧嚣（注三）
而我面前的这杯雪茶
的确越饮越淡越淡越白
白，这个颜色
在灯火橹声中
秋千仍在晃荡（注四）
再晃荡，也只能
晃荡到我梦中的童年

要飞的鸟飞了
笼子空着
鹰也是鸟，飞了
天空同样空着
你说：西湖瘦了（注五）
我答：西贡何尝不也瘦了

算吧算吧

这张大合照终于嚓的一声
拍下
今天背向大海
明日面朝蓝天
心境不难一片豁然
我们自会好好珍惜处理你
的格言
“一个诗人主要在寻找神
性的声音”（注六）
它会永远裱贴在
我们诗的眼中诗的心中诗
的生命中

注一：洛夫2008年出版诗
集《因为风的缘故》
注二：诗句来自洛夫诗集
的《因为风的缘故》
注三：《白色的喧嚣》来
自洛夫诗集《洛夫禅诗》
注四：《秋千仍在晃荡》
来自洛夫诗集《雨想说的》
注五：《西湖瘦了》来自
洛夫诗集《雨想说的》
注六：洛夫于寻声同仁邓
佩诗的纪念册留下的句子

莫回头

■ 施汉威

莫回头
回头
会变成往事的化石

烽烟烧得焦黑的青春
无从细辨
迢遥来路
已为时间封锁

半世纪的风风雨雨
理想的彩泡
一个又一个幻灭
可很霜雪
过早漂白了发茨

难舍难休
欲回头

灯火尽阑珊

所以
切莫回头
回头
泪水就会缺堤
心颗就会淌血

书中遨游世界

■ 林燕华

我是在越南蓄臻省郊外度过了漫长的童年。

那时，我家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白天，我赤着脚，一早穿着补了又补的破旧衣服，头上顶着一屡地方小吃（竹荀棵）沿街叫卖，临到上课时间才匆匆回家里拿书籍上课，中午放学后又去卖；到一点左右快拿小吃回家交给妈妈拿去卖，我再去上课，（一天上七节课，再加午休20分）。晚上，点着家中唯一的火油灯，放在哥哥做功课的木桌上，我和妈妈借着这暗淡的灯光忙着洗洗切切，准备好蒸小吃的原料以迎接满怀希望的“明天”。

“明天”是吸引的——所做出的小吃如能卖得完，我们的晚饭不但有得吃鱼或虾，而且做完功课和家庭工作之后，我还能够看书。我可以使书中虚构的人物再复生，带我到各地去游览。他们哭、我流泪，他们笑、我开心极了，他们遇到困难，我以为自己也身历其境。书中人物的行动、处境，也使我辨别善与恶；他们往往把我带到优美的境界，有时也把我带到不幸的、狂风暴雨似的无边无际的荒地。我也经常陪着他们漫游各地，又是逛书店、有时游市场，有时漫步、有时坐汽车、甚至坐飞机……

的确，阅读，其乐是无穷无尽的！

可是，如果当天所作的小吃卖不完，那么，这个“明天”是不幸的：不但晚餐只有一个鸭蛋和野菜，一家四口人都埋头吃，妈妈静静地担心爸爸无故发脾气，我和哥哥更不敢出声，赶快把饭吃完，离开饭桌，并找一些工作来做。由于没钱买火油电灯，所以做好工作就灭灯睡觉。可是我老睡不着，书中的人物出现在我眼前，我想问阿甲考试成绩怎样、又要知道阿乙去旅游了没，而且，《黄金海岸》那本书的主人翁回中国了，能否见到五十年前的心

上人呢？……

不幸的是：小吃卖不完的情形经常发生，尤其是下雨天。我唯一的白衬衫（校服）补了又补上许多片旧布，厚厚的凉一个晚上肯定不能干，有时我放在火炉上烘，第二天同学都说我身上满着烟味，有时我不烘了，干脆穿着湿校服去上课不要紧，晚餐没有好菜吃也无所谓，最烦恼是没钱买火油点灯看书，甚至不能做功课。后来，我的班主任张应威老师送给我一瓶火油及一盏油灯，吩咐我每晚帮妈妈做好工作及做完功课后再看书；同时，每当看完一本书后要写读后感，几时火油用快完时告诉他。我高兴得泪水夺眶而出，把他当作我一生的恩人。可是，母亲认为不能长期接受此恩惠，理由是我们没有机会报答；父亲就主张“积谷防饥”，那瓶火油留着慢慢用。于是，我只期望哥哥的功课做得慢，因为他“有权”点用油灯来做功课的，而我也可以借光看书了。

我为此感到不平，老师曾告诉我们，除了课本之外，还要读课外书，因为阅读有很多益处，不但能增广见识，而且日后受用不尽的。但我却因家庭经济困难而不能顺利地阅读，呜呼！

我将此不平发泄在周记中，老师批改后叫我到办公台边，送给我一个小手电筒以作阅读之用。但我家临近左右都没有电灯，更没有街灯，晚上一开手电筒，不但全家都亮得几乎像白天一样，而且其灯光还穿过我家茅屋，远射到邻家，这还了得！父亲肯定不会放过，我更不敢这样‘放肆’。于是我上床把被盖起来，在被里开手电筒看书；往往看得满身大汗，但乐在其中，暗地里佩服老师的创建。

由于每看完一本书或一篇短文要写读后感，渐渐，我对写作也感兴趣。星期天，有时和班内同学骑着自行车到附近乡村同学家里玩回来，我就有新的题材写一篇生动的周记而得



到高分，心里觉得很高兴。我也渐渐体会到要多注意周围活生生的事物。我发现有些人物很像书中所写的；我也发现我和我的同学有些地方有点像鲁迅的《阿Q正传》中的“阿Q”，这使我对阅读更加发生兴趣，于是我更喜欢看书，甜蜜蜜地欣赏书中所发展着的精彩的故事；同时我也更喜欢远游，以增加视线，观察每个地方千变万化的景物、事物，那是多么可歌可泣的现实呀！于是我更加倍努力学习，希望将来以学到的知识回报社会，期望着这个社会日加美好，每个儿童都能上学、都有钱买火油点灯看书、都有机会到处旅游、看看世界有多大多美、多富饶。我总是以为到各地旅游对于写作是有益的，总比在家闭门造车好得多。

后来，1956年我离开出生地到堤岸（今胡志明市）升学，晚上去教书。每次我领到薪水

后就去逛书店，这是最开心的时刻，每当寻找买到一本心爱的好书，我会埋头阅读，读后又写心得，心中感到万二份幸福。假日我经常和同学、同事们骑着汉达车到郊外远游，呼吸新鲜空气多轻松愉快呀！我往往把这美丽的生活片断反映在日记或短文中。

1989年，在外子的主张下，我开了一间中文书店，本可以尽情阅读我所爱的书，有不少在我年轻时找不到的好书，现在也出现在我书店的柜台中了，这是多么难得的阅读机会呀！可惜如今我已经是个白发斑斑的老太了，又忙着教书、又要搭理店务，没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来阅读，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也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去周游各国，实在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多么遗憾呀！

尊严何在与生命何价

■ 鍾 灵

每天走经过这十字路口，总见她 and 两个小孩尊坐在那路边，大男孩约是三岁左右。而手中抱的那个尚在哺乳！不论日头灼热；或是细雨飘飘。纷纷小雨时，她会戴回那顶旧笠帽，把怀中的孩子抱紧点。而斜靠着身边的小男孩，会有件旧衣抱在头上。

没下雨时候，她就抓着那顶笠帽，伸在路旁。等悲悯的过路人，放下那一二元同情心！越南的路，交通是以摩托车为主，而十字路口停红灯的时候，这乞丐的妇人和稚子，就最让人聚焦！

这乞丐“少妇”，因她年龄顶多是卅岁左右。她需让风霜的境况折磨得；黝黑骨瘦，蓬垢的发和褴褛的衫。与及那永不抬起望人的畏缩双眼。存细看她，眼鼻嘴的轮廓很分明，不失为清秀的一个女子。正因为如此，就引来过路人的许多质疑和评论：

“年纪轻轻，若不是爱跟男人，何来两个孩子拖累！”

“这样的乞讨，不如索性去做妓女，不是尚有餐好饭吃和好衣裳穿吗！”

“哎呀，天可怜，既要去乞食，就不要生孩子啦，让稚子这么现世！”

“孩子的父亲呢？怎么有这样狠心的男人，要自己的妻儿坐在路边去乞食，如此受

罪！”

“乞讨够食吗？养，还要给乳！”

“何不把孩子送到孤儿院，然后自己去呢！”

女人坐在那里，像一尊泥像。紧合的唇片和低垂的双眼，总是抑郁的表情。只有当孩子哭喊时，她以手轻拍幼儿给予抚慰，那动作，是天下所有的慈母都同样的温柔细腻。而那稚嫩的婴儿，把小手脚伸懒腰的劲儿，和全世界的孩童同样的娇憨可爱！唯独他们的处境是那么的不一樣！

由于她的年轻；由于她相貌的端正；俩个孩儿同样的面貌憨厚天真。可她却偏要坐在这十字街口乞食。偶然，哺乳的孩子扭动小身体，把那本不属她的衣衫挣开，引来过路人，一些不正派的贪婪眼光。我每次经过看到她，心理头总有说不出的不舒服！反复的想着两句话：

这样的活着尊严何在？这样的活着生命何价呢？



何来营
孩子哺

做工

梦里梦外

■ 李伟贤

时钟敲了十二下
飞升的时候
一片沉寂

就任由躯体被支解吧
无非是作个恶梦罢了
要脱离的早已在呻吟
不朽的肉体
这个该死的灵魂

如果罪恶可以不用记帐
灵界也能当作天堂享受
如幻如真
酣畅时
顺便念一句
观自在菩萨

空虚总是一言难尽的

■ 邓佩诗

日子是这样渡过
没有你
是谁在我枕边细语
是叫呼唤吗

酣睡后的宁静
是谁带走了
我唯一的梦
是叫落寞吗

仰望夜空
星星仍然高挂
只是掠过窗前的风
没有你，我感到好冷

空虚总是一言难尽的
一次一次的回忆
一次一次落在
我的枕边我的梦里

兰台幽梦

■ 伊尹

清茶淡香
幽幽飘浮
在寂冷无声的空气
如何幻成熟悉的轮廓
哀叹随烟
消散消散消散

兰台梦情根深种
轮回痛相思非成空
心事挂在眉上
彻夜起伏由谁来数

繁华背后小径无风
馥郁来自何处
幽兰与佳人
一为清丽一为绝俗

爱何需情留青史
赢得千古热泪
如果如果如果
今生可以化蝶
凡尘中
只想双双飞舞于幽兰

西贡的初雨

■ 过客

四月的阵雨，
如天河倾泻，
来得过早。
好像，老天爷也怜悯，
田间的辛劳，
但过多的恩赐，
预示秋后的洪涝。
故乡的雨，
虽没那么粗暴，
却像个长舌妇，
叨唠不休。
更增添——

远客的离愁。
可去过巴山的“听雨亭”，朋友？
雨打芭蕉，
雨落梧桐。
我听到的可是：
楚人的长啸，
蜀客的悲号；
金戈铁马，
大江断流！
我蜷缩在庙堂一角，
看雨打湄江水，

顷刻破碎。
“菩萨啊，人生就像水泡，
何处来，何处去？”
菩萨微笑扳着指头：
“要永不枯竭，
只有投身大海……”
我可没这个勇气，
看来，还是继续寻声赏雨的好。

是缘还是债

■ 谭玉琼

“你要节俭些来储蓄钱还给人家啊。你爸很担心你没钱来尚还，不然就欠人家一辈子了。”

母亲的一番话儿，使我感到自己的心宛如风中的一朵云，心里凝聚的无数雨点。只要寒风来轻碰一下，雨点就会随着寒风一滴一滴地不断流露出来。

我欲哭无泪地凝望着那辆红色的摩托车。窗外，“哗啦、哗啦”的夜雨滂沱声音，似打开了我心中的那朵云，让我的万般思念从雨声走出心扉，痛快地流出雨来。

你我的相遇，是缘分的刻意安排，抑或是老天爷的故意作弄？五年前的一次征友，五年后的一封来信，就是这么简单，缘分就给我来了一个特殊的邂逅。不能相见、不能触摸，只能把思念写在一封封白纸蓝字的信笺里、把你我的心灵从远拉近、从思念酿成心灵的感应、从相隔天涯海角而聆听到对方的心声。

虽然你我素未谋面，但你的多情关怀、我的柔情爱意，在你我的感觉里早已看到对方的心思，而心思早已擦亮了爱情的火花。

欠缺微风和谐的五月里，火红的太阳比往年更加炎热、秋季的黄叶比以往更加早熟。而我就是一只井底之蛙刚刚跳出学校的井口。因没有工作经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在西宁展鹏工业区的一间公司工作。每天都要坐在车上捱着三个小时的路程。闷热的天气，更使我每天下班回家都感觉疲乏无力而躺在床上什么都不想干，只想睡觉。你看到我在计算机上发给你的句句唉声叹气短信。从你的回音字里行间，我感到你在为我的健康着心，因我感应到你的关怀、我阅读到你的心声：

“我真的不愿让你每天都要上班得这么辛苦啊，你辞职吧，我给你买一辆摩托车，在城市内工作就行啦，不要跑到西宁去那么远。你身体已经不太好了，每天还要早起晚睡，这样

是很影响身体的，你知道吗？”

你的一连串的话儿，顿时，有一种温暖如春的感觉在心里一一呈现。

你在键盘上继续写着：“每次聆听到你疲倦的叹气，我都感到心里有一种阵阵的酸痛。你可否离职吗？我真的不愿意让自己的女友要受苦。”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一番肺腑之言是否真的发自内心，但在我的心灵深处真的感到有一股笔墨难喻的暖流围绕着。可当我想到我们的相遇，种种的顾虑便使我的眼里看到我们的将来乃是茫然一片，我不敢去憧憬我们的将来，因为女孩的直觉告诉我：“我们的感情是没有结果的。”因此，我迟迟不敢去接受你的好意。

一天，霓虹的灯光为整个漆黑的晚上逐渐亮起了七彩缤纷的光芒时，便是我下班回到家的时候。公司的职员接送车把我送到家的港口，（每日除了8个小时在工作外，还有3个小时是坐在车上。因从胡志明市到西宁展鹏工业区逾50公里，故来回达长3小时）。我为了一天的工作而感到浑身疲乏无力，带着沉重的步伐走回家。母亲在厨房一看到我的身影出现，便大声的说：“你有一封信。”母亲的话并没有给我感到有什么惊讶，而更不用问我就知道是谁的信，但我却做梦也想不到，这一封信比平时的信不同，它是由邮政局寄来的。我感到十分莫名其妙，为什么邮政局会寄信给我呢？我打开这封信慢慢地阅读它的内容。

一边阅读一边感到自己眼里的泪水悄悄地淌流出来。你我只是萍水相逢、只是信笺里的知己、只是素未谋面的笔友，你又何需如此认真寄了一千多美元给我呢？在我的思想正在喃喃自语、感动的情绪正在流动，突然，桌子上的电话机播出“铃、铃”的响声，使我从沉思默想中醒觉。我连忙拿起电话筒接听，一个熟悉的声音从电话筒传播出来：

“喂！是你吗？”一句温柔的话儿
我在个不胜感激中细声地回答“是，是我啊！你所寄的钱已到了。”

“哦！这么快就收到啦！那你不要再在西宁工作了。”

“可是……”我犹豫不决，你早已从灵犀的感觉中看穿我的顾虑，便说：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要对你这么大方，我只知道自己真的很想照顾你、保护你、疼爱你。”

“但是，这笔债款我不知道要等到何时才能还给你？”

“傻瓜，这是我自愿给你的，不用还。只要你明白我对你的感情就算了还给我啦！”

你接着说：“人们常说：‘能做到夫妻的，都是前生尚欠了对方的。’可能我前生欠了你，所以今生一世都只想去关怀你、照顾你、保护你、疼爱你！”

我从你这番什么前世今生的似是而非的话中微笑又情不自禁地流着幸福的泪珠来。虽然我看不见我们的未来憧憬，我不知道你今夜的这番话是真或假，我亦不知道明天你所选择的

终身伴侣是我吗？我只知道认识了你，是上天送给我最大的一份礼物。

而从此我们更加着紧对方，一天没有跟对方倾诉过，就有如有着千言万语的话累迭在心里、存着心绪不灵的挂念抑压在心头。因而，不论那天对方的工作要做到有多深夜，甚至是午夜你我都要在盼望着对方致来的一份关怀、一句问候、一声晚安。

可缘份往往如此“可遇不可求”冥冥中自有安排。我亦想不清、猜不透在你与我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只是简单地写出几个字，便要我收下无声无息的痛苦、便要我抱着一生的恩债、缘债、情债。

每当我骑着那辆你买给我的摩托车慢走在街上行驶时，我都感觉到你在与我同行；每当我凝望着那辆摩托车而冥思苦想时，我总会百遍同样问这句话“在你与我之间究竟谁是债主？”

窗外，“哗啦、哗啦”的夜雨滂沱声音潇洒地响着，我又再六神无主地凝望着那辆摩托车问“在你与我之间究竟谁是债主？”

亲缘

■文 卿

白色病床上躺着你那瘦小虚弱的身躯，被缓缓推进那又高又大、冷漠而寒气迫人的白色大门里，在泪光中，你那双似空洞但又隐约透露着无助的眼神，苍白如纸的脸，明显留下那早已干了的泪痕，似笑非笑的表情，深深的，痛痛的拉紧我的心弦，一片空白的脑海，只一次又一次重复着：“愿我能取代！”

深吸一口寒气，才觉悟，原来我根本没长大过，温室里的小花，却原来一直被你像空气般包围着，为我送暖驱寒、抗菌，默默的为我付出你的所能，如今你面对死亡的挑战，而我竟不知所措。

从不知道“门”会这样的深不可测，也从不知道“门”是能够如此轻易的把人分隔成两个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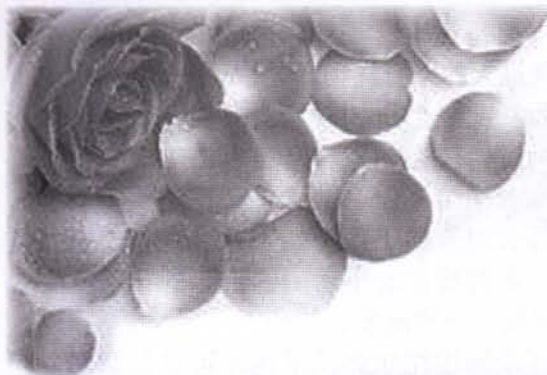
童年的片断，就在等待中，一幕幕清晰的

跳出来，仿佛又看到那长发披肩的你，口中轻轻呢喃着：“我的家庭真可爱，父亲母亲都健康……”你那含蓄的微笑，那慢得有节奏的动作，还有，通常都要听你讲好几个晚上才能把故事结局讲完的往事！及你从不忍责备人的忍耐和包容……。

烽火无情，把我们那可爱的家庭分隔两地，你从温室里被逼移植到旷野外，饱受风吹雨打，离开了同根生的枝干，没有了树荫的拥抱，你孤身作战，坚持自信有一天会能重过“可爱的家庭”重新投入被爱被保护的温室里。

病魔挫败了你的自信，缩短你的理想，减少你的希望，但他打不垮你的意识和爱心。

不知不觉，眼泪一滴滴一串串夺眶而出……。



婚宴庄园

■ 江国治

我们三人乘坐一辆七座丰田车驶过居民稠密的隆城县，继续在51号国路飞驰？我让司机把音乐关掉，因为同车的两位朋友老曾和老黄只喜欢喝啤酒尤其爱谈天说地；我们一路有说有笑的再跑一段路，竟然把话题扯上味丹公司污染了环保这件事去，因为这时候车窗外正是味丹公司壮观的厂房。

过了味丹公司不远有一四岔路，车子向左转便是我们要去的克奕县潼彩村，记得80年代末，有一位家住定馆名叫德成的好友来堤购置农具，曾经对我说起他要到克奕垦荒，问我有没有兴趣？

直到2000年之后，在一个宴席上，德成兄邀我到克奕作客，因为他已是一位拥有廿多亩咖啡庄园的主人。

我当然前往参观过这位朋友的庄园；也因为到过潼彩村，通过德成兄的介绍，我认识该村的好几位新朋友，其中有一位姓廖的名唤日新，听说这人近日得了个外号叫做“聊得食”。

今天是日新兄喜作新翁的好日子，我和曾、黄二人就是要去喝他家的喜酒。

车子行驶于铺设还不到十年的柏油路上，路两旁绿树人家，美丽的景观跟着汽车弯弯曲曲地旋转，使人心旷神怡。

看看驶近一座小桥了，老曾忙把汽车叫停，他说：“老廖的家分明在桥的这边，现在怎么不见了”？

我连忙给德成兄打电话，这才得知：原来老廖早把路边的庄园卖掉，此刻已成为亿万富翁，正是这个原因才得了个“亿万富翁聊得食”的外号。

此刻，廖日新的宴席就设在他家的庄园，这偏僻的庄园从大路转入小路约一公里之遥，更须转上一条泥路，我们的汽车再没法子驶进

去，只好徒步踏着泥泞而走，一路上见到不少赴宴的摩托车，老曾总会问那相熟的骑士：

“老廖的家快到没有”？

终于快到了，我隐隐约约听到音乐声在前面响起，而且越来越清晰？嗯！偌大一个庄园就只住着老廖一家，竟然还有电源供应，如果在十多年前，真是想也甭想。

黄泥路已经走完，我们又循音乐声再走进一条小径，还好，老廖为了他的宴席，竟在小径铺上碎石子，这样一来，脚下的泥泞都有机会擦净了。

来到现场，我才发觉婚宴的排场竟达40席之多，但见帐篷在老廖家门前的晒场搭起，桌面全都铺上红布，竟然也有司仪乐队等人在大吹大擂，比任何地方的婚宴不遑多让。

我到乡下参加婚宴绝对不是第一次，宴席在家门前排开的也不是没有，不过，在村子里总有隔篱邻舍，乱哄哄地没有情调，绝对不像今天这个情形，宴席竟然排在咖啡树包围之中。

看来这个乡村的青年人一点也不老土，在宴会中他们也唱时下流行的歌曲，甚至还有人跟着音乐跳起舞来。

宴席虽然只拖长约一个小时便散去，可是由于我们远途而来，许多和老曾相熟的地方人都留下和我们喝酒谈天，猜拳行令直到下午四时，太阳偏西的时候我才提醒曾、黄二位该起程回家了。

在回程时，我心中想：潼彩村在上世纪80年代末还是一带森林，经过成百户华人家庭从别地到来垦荒，由于当时的日新兄来得较迟，分到约二亩瘦地，仍然咬着牙龈苦干，到底皇天不负有心人，到了今日终于时来运转，公路局开路把他家的庄园开出来了，有人同意付给他19亿把庄园买下，那可不是天意。

坚江、安江写生之旅

■ 野 声

为创作寻一点灵感
为己丑写一幅春耕
为艺苑添一番新意

我们第五郡美术俱乐部会员一行12人，于孟冬11日凌晨前往南部西区水乡，作一次回归大自然之旅。

黎明时分，车子已抵达坚江省新合县。由陈文海画友的乡亲事先安排，我们全团下榻云秋宾馆。用过早膳，我们改乘一艘长长的电动木艇。在纵横交错的水泾上，再椰荫竹影下，在青萍绿藻间，徐徐地穿过一横又一行横独木桥，正是：

一横独木桥，两岸花草娇。
汹涌青萍乱，风来翠竹摇。
垂柳迎远客，啼鸟报晴朝。
日丽气清爽，顿时倦意消。

大家兴趣盎然，心花怒放，紧紧地拿起相机，不停地猎景。尤其是两位摄影家——林金兰和李晓云更不错过每一个焦点，按下快门，美景尽收。

花约一小时航程，行艇减低速度，缓缓地拐进一条较为狭窄的水泾，映入眼帘，使宁静的小村庄，绿荫垂岸，鸟声婉转，突然：

一呼四应犬汪汪，三五人家探首望。
好客乡亲迎上岸，递樽零度解干肠。

朝阳和煦清风送爽，各人提画具沿着林荫小径，探胜觅景。写生对一个绘画嗜好者是一门必修的课程。先要“师法造化”，从中领悟，然后善用文房四宝来“妙造自然”。

画家张路，素来对写生有造诣，自成风格。在短短的半昼里，一气呵成好几幅风景素

描，微妙维肖。年逾花甲的陈珠画家，老当益壮，气魄豪放不羁，线条遒劲，给人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然美感。在水畔的另一方，何丽华女画家正在凝神注目一株盘根错节的老树，勾勒轮廓，笔简而态真。

不知不觉已近正午，得到主人的盛情款待，大家开怀畅饮：

碟碟海肴香，殷勤请客尝。
满壶鲜果酿，引兴劝倾觞。

颜酡腹饱，小休一会儿，继续航程，长艇离开村落，环视四野，人烟稀少。一阵阵清风迎面拂来，吹散了午后的暑气，吹乱了葱茏的枝叶……沙沙作响，是多么悦耳！或许，浮萍亦梦想着安顿的时刻，成簇成簇地，在这段河道上相互依偎纳凉——艇儿呀，轻轻地，《莫教踏碎琼瑶》·长艇好像在一张绿色的长毯上行过，走出这一段树荫茂密的小河，眼前一下子豁然开朗——翠绿的芭蕉，稀疏的棕榈：

望尽天涯不见洲，茫茫浩淼淹田畴。
半弯荒渚两三户，数段河流一叶舟。
飞鹭俯冲银尾隐，耕牛憩息白鹅浮。
农家闲待洪峰退，及时插秧解虑忧。

在小小的荒渚上，住着三两人家，过着与世隔绝的平淡日子。洪涝来时，以捕捞度日；洪涝退后，以耕耘为生计。半年农作半年闲，一世操劳一世艰。惭愧！我届知天命之年才切身体会“粒粒皆辛苦”。

咿咿的艇机声，惊起了芦苇间的八哥，叽叽喳喳地振翅远翥；又惊动了修竹上的小燕子，纷纷凌空翱翔，好一幅雀跃图！当行至水林尽处疑无路时，一拐弯，前面竟有一个生态

旅游区——鹭园。大家快步上岸参观，正是：

斜日薄，水林间，石经通幽别有天。
群鹭归巢声势壮，欲留此景莫催还。

夕阳西沉，夜幕低垂，大家尽兴而归。在淡淡的月光下，长艇匆匆返航。在写生的旅途上，大家渡过了难忘的一天。

次日一大清早就上路，由于受到九号台风的影响，沿路时晴时阴。在蒙蒙细雨中，一行抵达坚江省河仙市名胜洞中寺和父子屿。推开车门，就见到无限风光：

天蒙蒙，雨蒙蒙。
云雾天青布惠风，海山灵气融。

崔嵬的海山，千卉百木争秀，幽雅清静的寺院，花香蝶影迎入洞中寺，轻烟袅袅，芳馨四溢。行约廿步，忽有几滴水珠滴下，冷一冷眉额，举目一望：奇哉，美哉！峭壁间悬着奇形怪状的钟乳石，一盏盏彩色灯光照射，显得如梦如幻。宛如诗人莫天锡所吟咏：“山峰耸翠抵星河，洞室玲珑蕴碧珂”。

往前较为宽阔之处，是洞中佛堂，虽无金碧辉煌的气派，却有庄严圣洁的氛围。沁润在这了断俗尘的气氛，令人仰慕超凡入圣的真谛。谁都希望多停留半晌，享受着与世无争的一刻，才步出山门。忽见一座牌楼，不觉回身欣赏石柱上的楹联：

海汇慈波恒敦隆恩护国
山钟鼎祚永隼桑梓财丰

海山的一屿一涛、一草一木，都是写生的好题材。我尽快找个好位置，动起笔杆，但绘来擦去，总觉得构图欠佳，便收起画册，走过黄伟贤画家那边瞧瞧。好一幅河仙父子屿图，只可惜父山已被盗石着引爆，石沈大海海，我不禁感叹：

万里波涛万里风，瑰奇石屿郁葱葱。
游船待客来观赏，只惜父山沉海中。

一阵阵海风劲吹，浪涛汹涌，阴云弥漫，大雨降临之势。大家立即整顿行装，拍照留念，继续向下一程——安江省朱笃市趲程而去。正是：

来匆匆，去匆匆，
带走河仙入画中，赓途兴致浓。

第三天清晨，众人在朱笃街市及早餐之际，黄献平画家见到路边等客的脚踏拖车，灵机一动，立即拿本袖珍画册来速写，数分钟内，已随影取像，活灵灵再现纸上。

河风猎猎，金波漾漾，朱笃市杉山之背，永济乡河畔，大家缘水选图，深巷择景。卢建机画家倚着桥栏独眺，渐渐拉近视线，集中在对岸三四间简陋屋舍。胸有成竹地下笔，布局合适，虚实有致，非多年苦心不能由此成果。

车子转返杉山正面，在临水高脚屋旁停下，继续取景构图。当画友们潜心写真之际，我悄然步过荷塘那边，席地而坐，放眼遥望：

一亩荷风百亩田，满堂翠扇欲争先。
亭亭玉立晴阳渲，冉冉红装美若仙。

在凌波仙子陪伴下，默默回忆这次回归大自然之旅，做一个简略的笔记。

黄三原画家对红荷绿叶取稿后，过来谈，先是道南说北，次是与我分享笔墨生涯之乐。他说道：“……艺术者寻觅的是心灵的财富，蕴藏在心灵底处，恒久不枯，用之不竭，创意无穷无尽”。的确，一位有创意的画家，往往轻于追求物欲之快，而重于向往心灵之乐。把大自然的真善美摄藏于心灵里而活现于楮绢上，悠然自乐。年届耄耋的文锡蜀画家，精神矍铄，步履稳健，涉足田野水林间，携着文房四宝，一点、一染、一勾、一皴……不懈地“师法造化”而创出妙造自然的作品。真是年迈趣高，精神可嘉，可作为无等后进之借鉴也。

经过三天的饱游饫看，摄景取材，写真留稿，对大自然的一景一物，我们有多了一点交汇与认识。给与大家新的创作灵感，也给于今年主题画展“春耕”许许多多的“牛”稿。确

是满载而归，受益匪浅。为斯次写生之旅顺利完成而欢呼，为今春之展寄予深深的期望。

预祝“春耕”奇葩绽放，妙彩缤纷。

带给艺苑一番新意
带给观者一饱眼福
带给画有一年之计
远远不息地创作更多的艺术作品。

珍惜

■ 紫 云

有很多时候，我总爱依偎在他的肩膀低声的问“为什么我们会相遇？”他说“是缘份的安排”说完他把我抱得更紧。

是的，我和他的相遇直至相爱是苍天早就安排。上天制造了我是为了来陪伴，他让他的生命不再孤单，让他的人生点燃爱之火苗。

Y是我哥哥的好朋友，当我听到他的名字时我就感到我和这个人似乎曾相似过。

第一次见到他是年初四，他到我家拜年，当时我哥哥还未介绍他是谁时，第六感已告诉我“这就是Y”他的个子不是很高，有点胖，剪了头发，穿着横纹的T恤，彬彬有礼。他的脸庞很像在那儿见过，感到一种亲切的感觉。

此后这张脸，就一直烙在我的脑子里，我也说不清为什么生活上我见过的从没有一个让我一直念念不忘。直到那年年底我们才见面，我就读越文，他和读同一班。他坐在我后面，我们经常一起做作业，一起温习功课。我们都是老师经常表扬的优秀生。当时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就是完成越文水平。

我是班里的班长，因此任何同学的出生日期我都掌握得到，当他的生日来临时，我送给他第一份礼物，那是个相框。当时我送这份礼物是希望他把它放在床头。可以天天看到我，即使相框里面放的不是我的相片。我也感到开心。

认识他的第二年圣诞节，他带我到西贡欣赏那繁华热闹的圣诞夜，那也是我第一次和朋友共享浪漫的圣诞夜。从那天起我们点燃了

爱之火花。眨眼间我们已共度了6个圣诞夜，今年的圣诞夜又来临他早就为我安排好圣诞夜的节目。我是个贪婪的女孩，6个圣诞夜我感到太少了，我希望他陪我今生今世的每个圣诞夜。

说起来也是苍天的安排，认识我之前他已有女友，由于两人的性格不同，结果分手了，不多久那女孩子还结了婚。然而我们有同共兴趣、共同的理想，他喜欢写作，我也喜欢，他爱好唱K我也喜欢，何况他还有一颗善良爱助人的心。

自从有了他，我的生命不再感到寂寞，他让我知道人生活着的意义，他让我找到了幸福的笑声。我们彼此都无法失去对方。当快乐时，他第一时间最想分享的人是我，在他病倒时、遭遇挫折时，我也是他唯一陪伴他照顾他的人。是他给了我明白什么叫做爱情，任何一件事你都想与对方共同分享，什么时候你都希望看到对方拥有幸福快乐，那就是爱。当你和对方在一起感到舒适快乐没有作装，你把对方当作你唯一的靠拢，那就是爱。

我曾对他说：你是风儿我是白云，永远相伴相依，我是花儿你是阳光，滋润了我的生命，你的肩是我今生的天，当我累了你就是唯一的停泊。我们一起走过2000多个日子，我们一起面对多少个风霜雪月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彼此都是幸运儿，上天给了相遇的机会，我们一直珍惜着这份缘，所谓“人生于世难逢知己”。



燕子

都相伴了快一个甲子了，五个兄弟已相继离开了！曾是那么相依为命，把燕子需要的东西都替她咬碎磨细，让她尝到她所有爱吃的东西的真正味道，其实也不枉此生了！这位燕子呀，她是很会利用我们的，从咬掉甘蔗皮嚼甘蔗开始就与她一齐同甘共苦了，咬小排骨，嚼骨髓的滋味呀，都是我们兄弟伙，上下齐心，也都尝到了多少美味佳肴，连螃蟹的硬壳，也毫不留情的咬下去。

她要说的秘密都会经过我们的身边才送出去的，我们的身体一向都很好，她也算很会保护我们的健康，燕子也以此为傲呢！她第一次拔牙，是我们那倒悬于山上靠最左的伙伴，是大概十五年前她自己摇松的，也自己无痛的脱落了。其实燕子也是很心痛的，她为了我们这个兄弟曾伤感了很久呢！也因此，她第一次到牙医处洗牙，把我们兄弟身上紧紧捆了这么多年的牙石都洗干净了，一身轻松！

从此她每年洗一次牙，因为燕子呀，以为每天早晚刷牙就是很会保持我们的清洁了，其实不然！几年后左边倒悬山上的兄弟又走了一个，燕子是很怕我们会一个个的走，所以呀，当医生说她要清洗牙肉内的牙石，她也只好顺

从了。因上下排要分两次清理，当然要先局部麻醉后才清理，然后再用激光照射，让牙肉伤口快点复原，这个手术可预防牙周病及令牙肉缩紧较慢下垂，但还是有两个住右边山脚的老大哥先后相隔五年也走掉了！那走后的兄弟们所占的空位，也像缺掉的城墙，得修补一番呀！

她那么喜欢吃辣，除了喝酸汤，喝鲜柠檬水，所有酸的水果，她是一概谢绝的！这也很难怪她，她一吃酸，我们就会感到全身发软了！身上的珐琅质呀，也会被磨损，她也很喜欢吃苦的东西，苦瓜呀苦丁茶龟灵膏呀！她也似乎是那么念旧，连我们几个走后的兄弟残躯，她还留起做纪念呢！有人嘲笑她何不立碑写碑文不更显得重情义吗！

她叹息岁月不饶人啦，这唯一的骄傲也快骄傲不起来了！种牙嘛！又那么痛又那么贵，怎办？其实，我们也不想有异己的兄弟，但年老力衰时也得借助他们的帮助呀，她现在嚼东西也很小心了，猪骨头当然不敢再啃了！，不然呀！看上去还很坚固的城墙，会一下子不中用的剥落缺口或倒下了！

夕阳一瞬又西沉 ——凭吊逝去的叔叔

依 雯

总是在入梦的时候
想起 你谆谆教诲
总是望着壁上的合家照
想起昔日相聚时光

所有都静止了
当传来讣讯
冷冷的心黯然的泪

怎么会相信？

为何你放弃了
与病魔抵抗
莫非：

生有时 死有日

思念有多痛

焚寄满天飘絮
停落在苍茫边缘
消失在夜幕

人去了
命运旅途到了终站
即使遗憾
夕阳一刹又西沉



原来，您是雨

■ 陈小虎

——致洛夫老师

越南的气候很热，遥自温哥华的寒带，您在2009年3月31日再次踏上时隔数十年的土地。天，下雨。

您，什么心情？我们无能领会，但，您也许可以看出，越南我们人生第一次会见您的那种快乐、幸福、荣幸的样子？还有还有，仰慕千万的期待？

您——响誉世界的伟大诗人——洛夫老师，真冒昧，就这么硬想要把您称为老师，

兴奋弥漫驶向新山一机场的路上，路上，也是远从加拿大第一次莅临越南的四顿重玉佛，强烈的信仰的闪念，也无能阻止我们要见您的兴奋。

您跟师母来得坦然，不喧哗，您那一派朴实，让我们可以有机会跟您站得很近很近，让我们可以有机会说话说得很亲切，让我们可以有机会满足一直不平息的期待……

终于与您同一车厢，天，骤然下雨，雨，

大颗大颗敲击车窗。“越南的天气真热，是下雨，要欢迎我们吗？”师母与您中气十足朗朗笑声，竟让车窗外的逆季雨，一下子，劈劈啪啪下的都是诗韵，是雨吗？抑或是您？

您来的那几天，天，都下雨，然而，雨都不再让人烦躁，是天的缘故？或是您的缘故？

“因为风的缘故”——您的诗，您吟咏的声音，您的情感，终于才叫愚昧的我有所体会，您的诗的柔情的正直的美，您的言行直率平和的美，开始变成了我学写诗人向往的一种美——这何不是人迷恋的一首诗？

您回去了！天，又下雨，见到雨，想到您，就叫我想到要学写诗。是因为雨吗？或是因为您？

是的，是因为受到了那一丁点的滋润，所以才想要长得更绿更青。

是的，是终于发现，您，就是雨……

■ 杨迪生

愿您今后更潇洒

——写给林燕华老师

拿着新出版的《潇洒旅程》，我反复地读着里面的一篇文章，瞬间使我对该书作者林燕华——已届古稀之年的华人革命老前辈、老教师、老文友、我的先行者佩服不已。

《潇洒旅程》虽然大部分是收集作者近年来在国内外游山玩水的游记，但若然细嚼书中的每一篇文章，读者可以发现作者能有今天的日子，她是从艰辛和痛苦的日子走过来的；从年轻时一边参加革命工作一边教书的艰苦岁月，到国土统一后一边在国家单位工作一边在家相夫教子的繁忙岁月，再到退休后一边打理书店一边饱受丈夫的折磨（其夫因恶疾缠身致使性情大变）的痛苦岁月……都表露无遗。

阳光总在风雨后，一切不如人意的苦楚过去了，林燕华迎来了生命的第二个春天；她

的长女到中国攻读硕士，毕业后与来自青岛的同级校友同结连理，生下了可爱的洋洋，在本书付梓时，第二个小孙女也来到了这个花花世界。丈夫去世不久，其儿子也在她的规劝下愿收拾行装踏上神州大地接受知识的熏陶。放下了心头大石，她在越中两国来回奔跑之余则周游列国，饱览世界各地的名胜古迹，到处寻师访友……在安静下来的时候，她却开启计算机，十指飞舞键盘上，把游览过的每一个景点，看望过的每一位良师益友用文字记录下来，如今又汇集成书，与每一位热爱她的亲朋好友共同分享。

《潇洒旅程》出版，我们为林燕华老师的雨过天晴热烈鼓掌，我们为越华文坛增加的色彩高声欢呼。预祝她在今后的人生旅程里更加潇洒、更加洒脱。

姐妹情深

■ 晓 雪

在日常生活中，每天都有很多事发生，无论是多少，我们总会记得一点点。

记得四年前的某一个清晨，我们像平常一样，清早去上越文课，只是昨夜下了一场倾盆大雨。上学前，姐姐对我说：“小妹，昨晚下了一场大雨，雄王街和BaHom街一定会淹水，我们穿凉鞋去上学吧！”可是不听，一定要穿球鞋去，还对姐姐说：“我们这里都没有淹水，那里又怎么会淹呢？”结果姐姐也无可奈何，我穿球鞋，而她就穿凉鞋去上课，姐姐用电动机车载着我，果然走到BaHom街半路，远远看去，还以为自己在海上，那时，我只是低下头，手捉紧车垫，把两只脚抬起来。开始时，只是淹一点点，但越走就淹越深，终于我们的“老爷机动车”熬不住，抛锚了。这时，只见姐姐用脚慢慢向后蹬，车子艰难地前

进，最后，她还得下车吃力地推，半句怨言都没有，我见到她推着车满头大汗，很过意不去，因为我没听她的话，才弄到她这么辛苦，于是便对姐姐说：“姐，不如我下车，帮你推吧！……”还没等我说完，她就停下，转过头来跟我说：“你穿球鞋，淹湿你的鞋子，将来风湿怎么办？”她那一本正经的样子，我不敢直望她，只是低着头。然后，她又继续推着车子。我看着姐姐衣衫尽湿的背影，单薄瘦小的身子，吃力地推着车子，不觉眼睛也湿了。只怪自己，要是听阿姐的话，穿凉鞋上课，现在就可以下车替阿姐推车了……

虽是这样，但我跟阿姐的关系还是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闹，就算是鸡毛蒜皮小事一宗也会吵到面红耳热，但过了一夜，我们就又如糖藕豆一样，去哪里都高高兴兴的一起去。

如果有人问：世界上那一种爱是最伟大，相信大家不会否认的说是父母的爱。

父母的爱是无私的，我们可以无忧无虑地成长，我们可以到学校接受教育，在健康的环境下学习，随者岁月的过去我们长大了，但岁月同时也在双亲的脸上留下苍老的痕迹。

这是双亲将自己一生的爱毫无怨言地奉献给他们的孩子。

最近华文报刊登一则弃婴消息，一名初生的男婴身上的脐带还没剪掉便被弃置在沟渠下，被发现时该婴儿已死了三四天而且尸体已发胀发臭，为什么这小婴儿的双亲会忍心把他弃置在沟渠下？

看了这则新闻，我不禁想起早两天的时间，在我下班时候看见一位约十多岁的小女孩手上抱着一个小婴孩坐在道路的交通灯下向路过的途人乞讨金钱。

为什么竟有这样的双亲忍心让自己的女儿坐在烈日下向路过的途人博取同情乞讨金钱，既然他们没有能力让自己的孩子好好地生活，那又何必让他们来到这个残酷的世界，过着这样悲惨的生活。

相对来说，比起他们，我着实幸福得多，至少我的童年是在父母亲的慈爱护荫下快乐地成长。

（以上23篇稿件由冬梦先生所组）



■ 梁心瑜

代沟

■ 李兰著、赵明译

阿鹃明明记得那封信就夹在某一本书或者是杂志之类，就搁在这屋里头，不是餐桌上就是客厅里。她前屋后屋走了一遍，每一样东西都给收拾整齐，没有任何一张报纸一本书停放在看来像被随手一扔，然后被遗忘了的地方。

鹃妈问：“你找什么？”

“没什么，妈。”

“说说看，让妈帮你找。”

“就没什么。”

阿鹃在办公桌坐定，桌上的东西明显给整理过。她极力克制那一股无名火。这不是第一次，不是第二或是第三第四第五次，而是无数次了。原本已说得好好：

“千万别动我的东西。”

当母亲的又难过又满不情愿：

“妈就整理一下，住的地方好歹也要干净整齐。”

阿鹃曾提醒自己不再提起这件事。她深知对母亲，一个每天两次打扫李树叶，把它们整齐堆到树根下，然后烧两餐饭擦两回地板，再为接送女儿上下班而两次开门关门的女人，是无法令她接受尊重个人空间这一类观念的。

按对象和回答重点分好

的来信，按重要程度排好的文件，为便于举手可得而摆的用具，特意摆在饭桌上留待晚饭边吃边看的报纸，搁在床头让晚间催眠的小说，母亲一瞧准女儿上班就着手整理。把所有东西收集起来，整整齐齐地迭在桌子边沿，再把所有信件方方正正压在上边，电话挪到边角，电话线卷起来捆紧免得散乱不堪。当阿鹃疲惫地倚在靠椅上，被电话铃声催促，必须窜起来，伸长手臂才够得到话筒，一边客客气气地同客人搭话，一边不耐烦地拆那三卷四捆的电话线，才能把它拉到身边来。

这样的版本一直重复着，直到一天，在电话中同客户撤销合约后，阿鹃忿忿挂上电话，但机子太远了，必须像铃声响时那样欠身才能挂上。怒火中烧，阿鹃把话筒用力一掷，连机子也给拖到地上，在整洁静谧的屋里发出爆炸性的一声响。当母亲的从厨房惊惶失措地跑到女儿的房间，诚惶诚恐地急问：

“孩子，出了什么事？”

忍无可忍，阿鹃尖叫：

“今后不要你动桌子上的东西。”

“妈并没有拿走什

么……………”

“电话搁在这里不很好吗，你干嘛老挪到老远去？”

母亲惊讶地望着摔在地板上的电话。她小心翼翼地拣起来，放到桌上，消瘦的双颊滴满泪水，语气充满了委屈：

“今后妈不再这样。”

这句话无意令阿鹃想起自己刚成长的时候，冒险犯了母亲所定的亿万条禁忌中的一条，吃了鞭子，还罚她抱着手重申对母亲的许诺：“今后不再这样。”

阿鹃坐在桌后默默望着母亲佝偻的身子，见她低头拭泪，心里感到一阵激动，想上前把母亲拥到怀里痛哭一场，又同时想狠心痛斥她，要她回到厨房，不让她重演这一幕苦肉计。然而，她控制自己，让自己在宽敞的大桌后边的靠椅上冷冷地坐着。母女俩之间的对峙便无条件无限期地搁置着，每人都提醒自己应该为另一人而容忍宽恕，于是每人都暗地里为自己悲哀的命运叹息。

后来，阿鹃不再理会母亲，让她畅所欲言。她没工夫也不再企图纠正一个年届六十的人的习性。阿鹃的活儿越来越多，生活越来越忙碌。她起早摸黑，下班一回家就埋头在案边，有些天，她同母亲连三句话都说不上。家里的事，不管满不满意，都不吭声。类似风把院子里的李子吹落了的瑣事儿，哪有工夫去琢磨？

坐在大桌子后的靠椅上，望着所有东西被整齐排列着，正儿巴经地堆放在桌子边沿，

留着一段空隙，阿鹃不禁感到无奈。当母亲的在屋内到处寻找，她在找寻她认为是女儿心里想要的东西，虽然她并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阿鹃深深吸一口气，把怒气压在心里：

“妈你找什么？”

“没……………没什么。”

“不晓得自己要找什么就甬找嘛！”

当母亲的在寻找状态中静下来，不看女儿，也不吭声。她默默地在书架旁的一张椅子坐下，屈辱的眼神在空洞的墙壁上移动。母亲的赌气对阿鹃已不再新鲜。阿鹃不禁叹息。

“近来天气太热。”

当母亲的站起来柔声说：

“嗯！太热了，妈去泡菊花茶。”

母亲经过桌旁，阿鹃突然想起：

“妈，你看见昨天上午我读的那本杂志吗？”

“杂志？”

她茫然不知所措，又马上为自己又犯了一直不肯承认的过失而深感不安：

“糟了，昨天下午妈当作废纸给卖了。你还要它是吗？”

“不！”

阿鹃想叫母亲进厨房，但又保持缄默，随即低头看文件，心灰意懒。她要的是夹在杂志里面的信，丢了只好认了。已经过去的事儿，不管成败得失，她可没工夫去计较。

但当母亲的仍站在原地，无限懊恼：

“妈以为报纸很旧了……………其实，妈并不是特别想卖，但收购废物的四姨一直央求，她从早到晚不

停地走，连一张废纸都没买到……………”

阿鹃把文件扔到一旁，站起来。当母亲的近乎哽咽：

“妈不晓得旧报纸那么重要……………”

她说“甚至比妈还重要”，但终究没说出来。

阿鹃把话题岔开：

“不要紧，这事你别放在心上。”她本来还想说：“我厌透了你这副半好心肠了。如果你出于一片好心做了你认为应该做的事，又何苦像犯了过错一般后悔呢？”

阿鹃洗完澡准备上班，虽然原先她打算今天在家休息。

当母亲的关上大门，木然望着被风吹落树下，到处翻滚，皮开肉绽的李子。然后拿起扫帚清扫院子，等候收购废物的四姨。

四姨已将旧报卖给废物收购站，即使到那里去翻也未必找得着那份刊物。两个女人坐在李树下左右为难，那份报纸究竟有多大重要，失去它对阿鹃的工作会起到什么样的影响，谁会幸运地取得那份报纸，取得后怎样处理，是否知道它的重要性？

将近一小时的交谈，当母亲的情绪逐渐趋于平静。想起四姨还要去收买废物，她便跑到厨房把所有用过的瓶瓶罐罐一股脑儿卖给这女人。然后回到厨房收拾干净，抹地板，再给女儿整理蚊帐被褥衣物，把桌上的文件整齐迭好，把电话线卷好捆紧，再到院子清理掉落李子，又收拾书籍报刊，然后做饭干家务打发时间，磨蹭到傍晚女儿回家，又担心屋里的条理是否让女儿称心合

意。

阿鹃在十字路口红绿灯旁停下车来，茫然不知所措，竟闹不清自己应该向左向右还是往前走。今天没有任何预约的客户，公司也没有会议等她出席。她刻意安排公事，想今天留在家中陪陪母亲，不想落得在街头到处乱跑。虽然车子飞快地开着，阿鹃的心情却异常沈郁。十多年来在商场中拼搏，从不服输绝不忍让，挣钱买地盖房子，精心装置，这栋房按市价少说也值四百两黄金。她有一位母亲，除了当姑娘和生孩子的时间，一生只为她而活着，一位令所有熟人都嫉妒的好母亲。

车子在闹街上漫游，阿鹃压根儿不想回家，一想到母亲她就感到心酸痛苦。可除了家和母亲，她一无所有。朋友们都结了婚生孩子，有的被丈夫亏待，有的让孩子拖累，更有的受钱所困扰，至于那些比较幸福的却是阿鹃不甚愿意来往的。阿鹃把车子开到郊区，一直跑呀跑到喉咙干得发疼才在路边一个饮料店停下来要一颗鲜椰子。

骄阳烟尘还有赤裸裸和乏味的人情世态，一切在交织着。阿鹃怔怔地望着眼前的椰子，良久，然后就像计算过明知赚不了多少钱，但在经济滑坡的情况下，为了希望拉住客户企图下次捞到更好的机会而签署的合约一样，作出了决定。她决定将母女俩之间的一切关系桌面化。

母亲生了阿鹃，千辛万苦把她带大。不错，阿鹃记得妈说过当她的男人摒弃对腹中婴儿的责任，丢下她远走他处，

漠视她的痛苦和屈辱时，她多么想自杀，而且不止一次。为了小女儿，她不得不延长自己的生命。十岁出头，阿鹃很早就隐约体会母亲的苦衷，她许愿一定要给母亲最高的补偿。为了让母亲能过一个安稳舒适的老年，她拼命干活。她隐约觉得，如果不成天找些事儿来认真地干一干，母亲就会觉得浑身不舒服。正如烦恼，好像只有让一些无谓的芝麻琐事挑起了烦恼，母亲才能感受到自己正实实在在的活着。

她把牺牲自己一生的幸福来养育女儿视为人生的唯一追求。在阿鹃模糊的记忆中，自己还很小的时候，好几次母亲拒绝了别人的求婚，她怕女儿从此陷入孤苦无依的困境。雨打水泡身飘零，亲娘再醮子无依。阿鹃从不否认母亲对自己的给予。或许冥冥中有安排，阿鹃自己也经历过一场情变，旁观者认为那是她不忍心离开母亲而作出的抉择。事后，只有阿鹃心里明白，她自己从未真正爱过，从未遇到令她为之倾倒，热爱乃至以身相许的男人。年轻时，母亲的牺牲令阿鹃觉得她很高尚。年过三十，偶尔她窃想，母亲的牺牲是否值得？做人应该面对自己而活着，还是迷失在为他人牺牲的意念中？阿鹃意识到当一个人把自己的生存视作为另一人而活着，无形中给别人加上了极其沉重的负荷。没有什么比作为别人生存的目标更难堪的了。阿鹃感到自己在让人生的负荷拖累着。

阿鹃爱不爱她的母亲？不管说好说歹答案总是一个字：爱。阿鹃认为自己一生不可能

没有一场刻骨铭心的爱，她深爱自己的母亲，正如母亲给了她唯一的爱。什么理由令母女俩一天到晚闹别扭？十四岁，学会抹口红敷面膏的那天起，阿鹃发现母亲看女儿的目光已不再是期许和骄傲，取而代之是藏在内心的伤痛和煎熬。直到后来，即使在女儿拿着大学毕业文凭向母亲炫耀或是给家里带回大捆大捆的钞票时，望着女儿的依然还是那样的目光。或许，这种目光在她一出世就一直在看着她长大。

喝了椰汁，阿鹃一边骑车一边考虑。得改，没有理由让两个不能缺少对方的女人像在地狱里过日子一般继续相处下去。得变，首先是自己，态度要改善。阿鹃在途中买了一束鲜花，并准备好母亲开门时给她献上一片笑容。

同往常一样，做母亲的一听到车子引擎声就急忙开门。阿鹃把鲜花递到母亲面前，笑容可掬。做母亲的不解，悄悄打量女儿脸色的阴晴，揣测是什么情况令女儿今天显得成竹在胸。她深信女儿将一如既往地不会泄露有关她自己的任何事情，从小，她就是一个冷漠孤寂的女孩子。她经常努力去想办法做一些令女儿开心或认为至少可分担女儿心中不快的事儿。她时时刻刻自我提醒那是自己的女儿。女儿一定能理解做娘的为养育她成人而付出的血汗，她应该清楚为娘的对她这唯一亲生骨肉的期待和嘉许，她应该知道她是娘今生的一切。只是她在自身的现代化生活中变得太孤独太冷漠。做母亲的认为自己完全能够忍受女儿的一切，尽量忍受吧，那

是自己的骨肉。

做母亲的将鲜花插到灵台上的花瓶里。阿鹃去找她的花哨瓶子，那是用洋酒瓶改制，在一次艺术展上买的花瓶。她好喜欢它，但一直没机会用上。

做母亲的有点心虚：“你找什么？”

阿鹃下意识脱口，像一种反应：“没什么，妈。”

“说说看，让妈帮你找。”

“就没……”阿鹃住口。提醒自己，不，绝对不能重演那无聊的老剧本，得变。她微笑，语气改善：“我要找花瓶。妈，你见过一个用洋酒瓶切割做成的花瓶吗？它看起来有点儿歪歪扭扭，还带有点裂痕似的。”

做母亲的怔在那儿，困扰至极，像做错了事的小孩：

“糟了。今早妈刚卖给收购废物的四姨，我现在去找她……”

“妈，别去。”阿鹃的话头陡然静止，说完顺势让身子一松，倒在藤椅上。她坐在那里默默看夕阳的余辉在墙上慢慢消失。做母亲的忐忑不安地在院子里一边清扫落叶一边等待四姨的出现。



“摩托车王国” 交通扫瞄



■ 刘为安

由于都市化发展迅速，胡志明市几年来各条大街道堵车状况频频发生。虽然市交通部门在各郡县开辟了不少车道、桥梁，更为了保障车辆流通顺畅，一些重要中心区的马路都拓宽了，且获规定单程行驶，惟仍无法制止堵车现象。

造成堵车现象不外是行驶者不遵守交通规则、闯红灯、争先恐后；因而发生碰撞事故、交通争执，阻碍了交通。尤其是一些十字路口，性急或缺乏交规意识的驾驶者的种种违规驾驶行为，令街道的秩序零乱了。汽车、摩托车越挤越多了。小小的阻塞，如果每人都意识到相让，很快就会恢复交通秩序，但大家在不相让的实况下，只有越挤越密，越闯越乱。等交警到来插手时，可浪费了不少时间。

我一星期有几天驾着摩托车在胡志明市通衢大道往返，每次经过第八郡正兴桥、第七郡阮友寿的分河桥、阮文灵大道的新科桥，早上由七时至九时间，总见到汽车、摩托车大排长龙地前移；我也经过第三郡八月革命大道阮氏明开街、第一郡陈兴道—阮太学街，西贡六岔路广场、骚坛张定路、第十郡六岔路、七岔路、二月三日大道、阮知方街、第十一郡黎大行街。还有第一郡孙德胜大道往平盛郡的黎圣宗街、杭青四岔广场和十二郡公路要道，每遇上下班时间摩托车都是熙熙攘攘地穿插其间。红灯一现，立即挤上百来架。偶尔一人不遵守交规，堵车就会发生了。

堵车，我们没有急事的人，可悠哉闲哉地等啊，可苦了一些要准时上班或出席会议的公务员、干部、商人或市民。一般堵车，交警处

理得快也要半小时，碰到意外场合花上一小时也不是罕见。等到交通恢复后，车道通行，议会过时了，商人失去商机，市民也赶不上要办的事；更别说一些出国深造、旅行、探亲者，要赶到新山一机场，遇到堵车，人人如热锅上的蚂蚁。有的是去迎接亲人的，赶到机场时，亲人不耐烦地走了。月前，有人提议市航空公司最好备上直升机，送乘客出机场，则百无一失了！

二零零七年开始，为了减少堵车现象，胡志明市各主要干线都有交警小组轮值来维持秩序。但有时力不从心，堵车现象还是层出不穷。至令各国旅客到访本市时，目睹堵车都感到触目惊心，而越侨回国探视，每次出门也紧张，有的连摩托车也不敢坐了。

据（市年轻人报）二零零八年正月中旬引述市交通部门二零零七年统计数字，胡志明市两年来个人用车频增。本市拥有汽车三十万辆，各省在本市流通的汽车六万辆；本市拥有摩托车三百三十万架，各省在本市流通的摩托车七万架。合共汽车流量三十六万辆；摩托车流量四百万架。怪不得最近东协及亚洲一些国家的旅客誉胡志明市为“摩托车王国”。

为了尽早取缔堵车现象，市人民议会和一些有关部门在二零零七年下半年开始进行多次研讨工作，有的建议征收摩托车流通税、限定摩托车生产额；有的要求加设环市巴士线、川走各郡县，或把中心区的一些主要街道禁止车辆流通或改为步行街等，坚信在二零零八年，市人民议会和有关部门将有一个准确的措施，重整本市的交通秩序。

小诗二首

■ 文锦宁

快乐闯进来

忧愁精灵爽快挥手
对心说：

“如果你一定喜欢
让它闯进来占有你
我怎会不让位？”

某一种的死

解脱不了的一缕缕
苦涩难题
且留待
还活着的人抽丝剥茧
清理

这就是春天

■ 亦 凡

料峭扑面
烘热了人人心坎
枯叶掉落
催生了枝桠新苗
冰封厚重
掩护河床流水升温
灰蒙蒙的冷
酝酿着
红艳艳的暖
令万物无法抗拒
将不可能变可能
这就是
春天！

叶落无奈

■ 林小东

拉开紧闭的帘
满窗黄昏
扑面而来

一片片告别青春的落叶
何时飘零在窗外草地上
对着日落以后
晚风
冷月
写满地的
苍凉

登西宁黑婆山

■ 雪 萍

(一)坐揽车

压住半畏高的彷徨
秋千般动荡
扶摇直上太阳走近了
白云可否随手采撷？
俯视绿丛成嶙峋
铺设了巍峨的山床

(二)山上

也许经过大半天舟车疲劳
此间人们急于仿法儒家
参禅
庙宇的钟声敲落
午后的太阳

(三)下山

还是选择了
脚踏实地走回从前
才真正感受大自然的磅礴
化不开的淋漓
落叶与季候拥舞
绕着崎岖一路潇洒走过
脚下渐踏成平坦

童年—童话

■ 雪 萍

几个鼓胀了腮的汽球
一只幌荡的风筝
我牵着
尽管在落泊的岁月
仍然执拗
要它飞升
长空追逐

掠过雨后彩虹的夺目
缤纷孩梦的
总是门前纳凉时
爷爷用浓稠乡音演绎的
“阿里巴巴”
或者“白雪公主”
传说的
神奇

逸民新诗两首

蛙哭

都市化农耕地
你们无家可归
昨夜雨后
后园的哭声
告诉我
你们
酷劫归来
2008年5月5日于胡志明市

鹤说

草木	都市化
沼泽	
云天	草木除尽
我们的天堂	沼泽填上硬土
	高楼遮了云天
都市化	我们栖身何处

念兹

新诗两首

摧花

为什么如斯鲁莽
一点不惜玉怜香
所经之处
吓得千红万紫
花容变色
禁不住
左摇右摆
支离破碎的娇躯
匍匐着
再承受无情践踏
只能偷偷轻叹

发出“沙．．．沙．．．”
的娇啼
惟有尘土上凌乱的瓣瓣
勾划了
令诗人沉醉的苍凉美



纸船

我把一张
充满浪漫情怀
粉红色信笺
填满了
山盟海誓
至死不渝
温馨深情的爱语
将它折成一只小船
轻轻地
放在水面

把满船的无限思念和爱意
送到
远隔万水千山
倩影
长绕心头的人手中
盼能知我心
虽各处一方
海或枯竭了
石或崩坍了
唯有此情永不变迁

凝望小船随水漂远
默祝它乘风破浪



见证

■ 洋 洋

中午时份太阳十分炎热。我们几个弟兄聚集在哨所里的长凳上坐着，有的还倚在墙边打盹，有的还在打鼾呢。

贝纳克队长来到哨所里，拍着桌子一面吼着：“喂，值班时间还在睡！”这一下把大家惊醒了。贝纳克指着在我身边的约克逊：“你，带他去牢里巡视一下，他是新来的。”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我和约克逊，开了牢狱的大铁门；囚房内仿佛是一座大蒸笼，闷热和一股霉味的空气冲鼻而来，真令人透不过气来。

我们按名册到各囚室巡查，囚徒们有的光着上身躺在草席上谈笑，也有在打纸牌。我们走到了特殊囚室来，所谓特殊囚室是每一个囚室拘押一名重犯，又有双层铁栅门。当我们走进13囚室时，X光着胳膊躺在草席上嘴里哼着地方小调子。据说他是非常危险的异端共和份子，专门和我们的皇家部队对敌的，他的化名可多呢；他也是宪兵侦缉队梦寐以求的通缉犯。

我好奇心的注意着这个重犯，他见了我就咧着嘴笑着。X那粗大圆滚的胳膊还显露出一条条纵横交错的伤痕，肉皮都裂开了，丝丝的血还渗透出来。我还记得两天前，X被宪兵部人员押走后，当晚押回时已经是奄奄一息，全身浴

血，今日一见他精神奕奕还会哼着小调。我走近囚室边打个招呼：“喂，你好点了吗？”X一骨碌的从草席上坐了起来，那浓墨色的剑眉一展咧着嘴笑道：“没事了。”他一面用蒲扇般的手掌抚着满下巴的虬髯。我好意对他悄悄说：“别折磨自己，说出来就没事了。”不料他听了马上沉下脸霍然直立起身，怒瞪着我暴喝着：“死小子，别多嘴，快滚！”吓得我连忙退步。邻室12号囚室内传来了大笑声：“小兔崽子，讨个没趣了吧！……哈哈。”我记得，贝纳克队长曾说过，12号囚室是姓李的中国人，他貌似忠厚的生意人，在贝加西的军营附近开了幢小杂货店，专做军人生意，暗中却给X一伙的共和份子通消息，收集军队的动向的情报，替共和区偷运药品军火等。要不是一名共和份子被捕后，在严刑逼供下，姓李的身份曝光了，我们皇家军人还当他是好人呢。

我看到那姓李的汉子，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站在铁栏门内睥视着我，满脸不屑的冷笑着。气得我心中冒火凑近铁栏门狠狠往门边踢了几脚：“你去死吧，李！”一面伸出中指往上一跳，不料却引起X和其他囚徒哄堂大笑，约克逊连忙拉着我的手向外走开。当我们走出牢狱大门时，背后传来了

嘹亮的歌声：

满天乌云弥盖祖国大地，
祖国啊，母亲你你在哭泣。

孩子们被奴役，
百年创伤，耻辱！
够了够了！

战斗吧！我们在点燃反抗的火炬。

挣断身上的枷锁，
冲破黑暗，光明大道向前进，默地加！

今晚又轮到我值班，此刻下着霏霏细雨，但丝毫没有一点凉意，哨所内更加的闷热。约克逊提着大壶的咖啡饼干走进哨所内叫道：“咖啡来罗。”大家精神一振，忙着倒咖啡喝，品尝饼干的滋味，这一来话题也就多了起来。

贝纳克呷了一口咖啡后，神秘秘地对大家说：

“据典狱长说，我们所管辖的牢狱中几个已被军法判决死刑的死囚，近日内就要行刑了，他要我们刻意戒备千万不可出错。”，“是那些个要犯？”，“什么时候执行？”几个伙伴争着发问。“我也不知何时押出去枪决，不过据我所知军事法庭判了死刑的，大约少不了13号囚室的X，还有他的手下，还有12号囚室的姓李中国人吧。”接着大家的话题都集中在X先生。

“他是怎样的人，军法为何重判他？”，“对呀，队

长你就告诉我们吧。”贝纳克喝完咖啡后放下杯子开口了：

“我也是从宪兵部的人知道的。X是共和份子游击队的首领之一。他化名可多呢，有时称作乌丁，也有人称他马曼；他们一伙四处活动炸桥梁，突袭巡逻车。你们还记得，半年前贝加西军火库被突袭后，又被炸毁的事？就是X一伙人与姓李的中国人干的好事。”贝纳克从桌上捡了块饼干往嘴中塞后，又接着说：“更猖狂的是，就连范登中校率领的扫荡部队在某村中遭到袭击，他的部队全被X一伙人干掉了，全军覆没！要不是他司机死命护着他，冲出重围的话，范登中校早成了皇家军队的烈士了。你们知道吗？范登中校的右耳只剩半片，就是在场战役中被X的手枪打烂的；可惜司机突出重围后中弹身亡，范登中校是唯一的幸存者。”贝纳克话音甫落，又有人说：

“哇，真是厉害，连最剽悍善战的中校都吃了大亏啊！”一时间大家议论纷纷，“X又是怎么被捕的呢？”我也趁机发问，贝纳克又说：“这还不是靠x部队中的内奸给范登中校通消息，他才能从匿藏身处缉捕归案。”，“哇，这下可好，范登中校终于报了一枪之仇了。”，“这还用说吗？傻瓜！”大家都开心地笑了。

夜深沉，天上漆黑不见月光，大家睡意方浓，我闭着眼不知睡着多少时候，突然被梦魔惊醒了。我睁开眼见到伙伴们东倒西歪的靠着墙或伏在桌面上熟睡着，我揉着惺忪的眸子准备再睡上时，突然听到外面长廊响起阵阵杂沓而急骤的

脚步声，在寂静的深夜中格外刺耳，令人惊心动魄。大伙儿也从睡中惊醒了，只见长廊尽头冒出数十名荷枪实弹的宪兵人员，就连典狱长也在其中。

大家都在纳闷，又感事态严重。典狱长一行人到了哨所，他面色凝重：“快打开牢门，要提犯人。”在寂静的深夜里，一阵子开锁推开牢狱铁门的声响，实在令人心悸的。

囚徒们都被惊醒了，都站在铁栅门边紧张地向外望着，宪兵和典狱长鱼贯走进牢狱内。

只听狱内传来呼声：“翁（兄弟），最后时刻到了！”刹那间整个牢狱秩序乱了，哭声呼叫声混杂一片。“翁，安静。我们向阿拉祈祷吧。”多数囚徒们高举双手高呼着：

“阿罗阿克”接着曲膝俯地拜跪着。我知道这是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在赞美他们的上帝。

范登中校挺身凸肚傲然跨进狱内：“将死囚给我押出来。”他副官连忙将一份文件递给在旁的典狱长。典狱长校对文件后就吩咐我们：“押出12号囚犯李兴国、13号阿马曼……。”我终于知道X原名了。我们连忙打开囚室的门，宪兵们涌进囚室内捉人：X推开前来捉拿他的宪兵们吼道：

“滚开，我自己会走！”

12号的李兴国豁了出去似的，被宪兵挟持下走出囚室，漫不在乎的哼着小调；当见到我时竟然咧嘴笑了：“小兔崽子，再见了！”

X凑近姓李的身边十分歉意地说：“翁，对不起，拖累了你。”李笑着说：“别说

对不起这类的话，我可会生气的。”X紧紧地搂抱李的身子，还在他脸腮边亲了又亲，眼眶都红了；随后，他们俩开朗地大笑，李还说：“十八年后，咱们又是一条好汉。”范登中校走近他俩之间，用力拍X的肩背说：“笑得好开心啊，老朋友我们又再见面了。”接着嘎嘎的大笑；x厌恶地把脸扭到另一边。

典狱长在公文件上签了名，又递回给范登中校副官，范登中校脸上堆满笑意，右手一挥吼道：“将他们都戴上镣铐，统统带走！”

整个牢房的囚徒情绪激动起来了。“凶手，快放了他们。”“兄弟们，再见了，默地加！”整个牢狱沸腾了。

“不准喧哗，安静！”典狱长张红了脸声嘶力竭的高喊着：可是他的声音早就埋在囚徒们高呼的浪涛里。

在宪兵们叱喝下，手戴镣铐的囚徒昂首跨步走出牢狱，口中在高唱着“我们在高歌，在欢庆，印度尼西亚默地加，默地加！这是我们的目标，直到永久！”整个牢狱都沉浸在“默地加”的声浪中，整个牢狱在沸腾！

“不准唱，肃静……快押出去！”

天是黑沉沉的，长廊尽头的广场上早就准备着几辆卡车和吉普车，宪兵们将囚徒押上卡车。典狱长突然指着我和约克逊说：“通知你们的队长，多带几个伙伴做帮手！”

冷寂的夜色中，车队迅速的往巴达维亚东边飞驰着。十多公里处是一座橡胶树园，车队停住了。范登中校首先从吉

普车上跳了下来，随着宪兵们叱喝着把车上的囚徒押下车，用步枪顶着他们的背部，强押着走进橡胶园内。

在贝纳克队长指示下，我们帮着宪兵人员将囚徒们的身子分别绑在树身上。

四周还是很漆黑，车队里的车灯十分刺目的射透着橡胶园内。范登中校坐在吉普车的车盖上，右手握着手枪，目光森然的望着绑在树身上的囚徒，仿佛在沉溺于冥思中……

“报告，一切准备就绪！”宪兵的报告声，将冥思中的范登中校惊醒了；他右手一挥“准备，瞄准目标。”宪兵们半跪着身子举枪准备着。同时，囚徒们也在竭力高呼“默地加！”一连串“哒

哒……。”的枪声打破沉睡中的胶园，枪口在吐着火舌。姓李的汉子突然直挺着身子一下，又垂下头来，胸脯间早就浸透殷红的鲜血。就在瞬间，x竟然用力挣脱身上的绳索，步行踉跄，扑向前来，他那魁伟的身形，神情剽悍的，竟然不顾胸前殷红的血迹，高举双拳高呼“默地加！”这突然的举动使行刑的宪兵们都呆住了，枪声沉默了。只听数下枪声又响起来，范登中校从吉普车盖上跳了下来，连开了数枪。X的身子猛烈的摇晃，终于伏倒在草地边。四周又恢复死静，范登中校在志得意满的吹着还在冒烟的枪嘴，兀突间远处响起郁雷似的巨响，天边仿佛着火的泛着鲜红色的闪亮，大家不由抬着头呆望着天

际边。

“中校，司令部来急电。”一位随行通讯兵背着通讯器喘气吁吁的跑来；范登中校接过叫呼机：“喂，小鸡呼唤老鹰……。”只见范登中校面色煞白，豆般的汗珠潸潸而下，惊呼着：“什么，贝加西车站被袭？军火列车被炸毁，有多少人员伤亡……哦，知道了，我马上赶回来。”

范登中校那付飞扬拔扈的神态已是荡然无存了，满脸通红低声的诅咒着。他沮丧望着在旁的众人窃窃低语；他突然声色俱厉狂喊着：“混蛋！你们发什么愣啊！”额上的青筋暴绽：“快走……。”说着跳上吉普车。大家茫然不知所措，望着那绝尘而去的中校的吉普车



农村夜景

■南海逸人

一望无际、黄澄澄的稻田尽头，是巍峨壮观的士美鲁火山（海拔约3676公尺），矗立在西方天边。红红的太阳正慢慢地下山了。

只见夕阳斜照、红霞云彩布满了天空，田边的椰子树、香蕉树的倒影点缀了这自然的景色。远处的村庄正冒起了袅袅的炊烟，形成了一幅绚丽灿烂、娇秀如画的田园景色来。

村中的扬声器播出了人们的祈祷声：“穆罕默德是上帝的使者……”那真诚、出之肺腑、雄伟浑厚的声音振荡了苍穹而引起了一阵的回响，震撼了人们心灵深处，而激起了对生活前程的向往与信心！

真是：“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这时一群群的飞鸟正纷纷归巢，而夜

幕也渐渐地笼罩着整个大地。但是紧接着在东边天地交界处，却升起了一轮大大圆圆的满月来，满天星稀云薄，只见那皎洁柔和的银白色月光一洒下满地，形成了如梦似幻的色彩，真是月静似水、月美如画。百虫一唱百和，一群群唧唧声不绝于耳的萤火虫闪闪发光地飞来飞去，使农村夜色另具一番风味来！

宁静的农村夜色、清清的夜风拂着，显得纯洁可爱，不像闹市那样，不分日夜地喧嚣不休，吵得人无一刻一秒的安宁。我喜欢这农村夜景，因它勾起了我的诗情画意的灵感！

所以我爱这农村夜景！

稿于南海之滨

在医院的床榻上

■沈伟真

引子

一个肚子饱的人，是不会知道肚子饿的难受；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是不会感受到躺在病床上的痛苦、难过、烦闷、孤独和胡思乱想。

我就是个平常很自信身体健康的人，在世上活了75年，从来没有进住医院疗养治病，当然不晓得病时那种痛苦烦躁不安的苦恼。

今天就让我尝到了这个难受的滋味，那是两年前的往事，但记忆犹新，值得回味。

人生下来，就面临生老病死的过程。一个人无论身体如何健康，总是会有毛病的。我平时身体很壮，小时候是个大胖子，青少年时生过一场大病：痢疾，经过10多在天家里治疗，终于康复，以后青壮年时代偶尔也参加一些体育运动，也不算锻炼身体，但是身体还可以，连伤风咳嗽都很少碰上，只是身体瘦小，教书

时有点弱不禁风的样子，那时年轻气盛，工作到半夜或者到天亮都不影响我的瘦小的体魄。医生对我说：“你不抽烟、不狂饮，没有不良的坏习惯，就保证了你的健康。”就这样，我平平安安度过了75个春秋，也从来没有进住医院治病，和医生打交道也非常少，许多人问起著名的医生时，我也恍然完全不知道，也就是说，我和病痛无缘，当然也跟医生无缘；我生来就是一身傲骨，我有一些亲戚侄辈当医生的，也很少与他们来往，只知道他们当了什么的医生，但从来没有麻烦他们请他们看病。这恐怕是我最大的缺点。

上周我终于病倒了，在病床上，我胡思乱想，假如身体健健康康多么好啊，“健康就是福”，我深深感受到了。

第一次住进医院

上周五11月23日晚，楠榜旅雅校友会歌咏队邀请我和夫人参加他们的聚餐联欢会，吃得也不多算，酒没有沾一口，只是以茶代酒，和

大家高高兴兴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回家后，跟平时一样看了CCTV电视《晚间新闻》以后也就上床就寝。

我前一段时期晚上小便多、次数也多，朋友告诉我这是前列腺有问题，我就买了一些治前列腺的中成药如“前列康”，吃了20多瓶，毫无效果；只好去做体检，结果出来果然是前列腺肥大，影响到尿器官的正常运作，化验室的医生劝我去找专科医生看看，我不以为然放任不去理它；但是当化验结果记录上写明“前列腺有癌细胞的怀疑”时，我就不得不警惕起来，想起来周恩来总理就是患前列腺癌不治逝世的，前不久印华作家莫非兄的离世，也是因为患了前列腺癌而与世长辞的。想到这病的危险性，我就下决心要与前列腺病魔进行斗争，于是我开始与前列腺医生打交道了。

面对年轻的医生

我在华人前辈创办有83年历史的“养生院”（RS. HUSADA）找到了治前列腺的专科医生Dr.Fajar，这位只有36岁嘴唇留了八字小胡须的未婚年轻医生，一派书生气，待人和气，他仔细问了我的申诉，摸了膀胱部位，又在肛门用手指伸进去摸了一下，证明我是得了前列腺肿大和痔疮病。他叫我进一步用扫描和化验检查，并给我开药先服用遏制前列腺继续肥大。

遵医生吩咐，我去扫描和化验，图像和化验结果证明我患的是普通的前列腺，并没有癌细胞，这样，我就放下心来；今年8月我去了中国，在中国北京著名的医院“协和医院”再做检查，中国医生夏大夫也证明我的前列腺肥大，久之会影响健康，建议我动手术治疗，打听一下医疗费，大约1万元人民币，由于还没有做好准备，因此先回印尼再打算；回到雅加达照样吃治前列腺的药，病况没有变化，小便照样通顺，晚上小便次数达四五次，听朋友说，这是正常，待我把医生开的药吃完，也没有什么变化，许多朋友告诉我，这样的病是年老男人的通病，有人不管它照样平平安安活了10多年，我也抱着侥幸的心理，虽然感到经常要小便，生活很不方便，也不敢出远门；但不再重视它，每天白天上厕所10多次，尿有时很多，有时很少；晚上就更麻烦，起床小便次数有增无减，有时站在尿缸面前，5分钟便不出来，又

好像有尿意，有时刚小便返回床上，不到5分钟又想小便，这样反反复复，让你不能安眠！前列腺肥大也就让我感到苦恼，白天做事效率差，晚上睡眠不足，你说苦恼不苦恼！

急救室内紧急治疗

上周参加楠榜校友聚餐联欢归来后，一切正常；但到了下半夜，应该是凌晨两点，我有尿意起床小便，可是小便不出，使劲逼，一滴尿也逼不出来，这时我意识到，前列腺严重时刻到来了，我拼命忍耐，结果躺也不是，站也不是，做任何事情都无法进行，膀胱的剧痛开始了，又没有临时特效药，难受极了。天刚亮我就叫家人打电话到医院找FAJAR医生，接电话的值班医院人员很不耐烦说，医院是要早上8时才开门，不要再打扰他们，问他FAJAR医生的电话，医院睬也不睬，真气人！

再无可忍耐的情况下，我决定去医院急救室，先把小便抽出来再说。赶到“养生院”，时间还早，急救室空荡荡，值班医生问明情况就叫我躺下，然后连同护士给我做抽小便手术。没有打麻醉针，护士就将小塑胶管从生殖器插进我的尿道，手术进行时稍微痛一点，但当尿从塑胶管吸出排除来以后，我浑身觉得一身松，感觉全身非常舒服，我心里想终于解放了。

事后联系上FAJAR医生，他叫我留院治疗。我开始躺在病床上，从早上到下午医生才来，我很不耐烦，经他检查，认为要动手术，告诉我不用开刀解剖，不会痛苦，叫我不要害怕。我同意了，但要等到下周一才能进行，叫我在医院再等两天做动手术的准备，洗干净肚子，把大肠里的废物排掉，肺部照X光，还说会叫别的内科医生给我做全身检查。他完全没有考虑到我的经济情况，就给我定下治疗计划。我估计，在北京用雷射手术费用1万元人民币，在印尼可能也在1000万盾左右，这样的数目我能筹到，因此就不疑有他，决定由医生安排。

动手术的经过

在动手术前一两天，我每天躺在病床上打吊针，有什么维他命、有去炎消肿药，还给了镇定药、尿液通顺药、血压药，还有什么补品药，五花八门，手术前插在尿道的塑胶管不能拔掉，要等到手术后三天才可以拔出来，这

就烦死我了，手上插吊针，生殖器上插着塑胶管，连移动都很难，我难过极了。终于等到周一中午，医护人员才把我送进手术室。

下午一时，两个医生和几位助手站在手术台前，麻醉师先在我的臀部脊椎骨部位打了麻醉针，是局部麻醉，我很清醒，从电视银屏上可以清楚看见手术过程；医生用雷射“刀”插进我的尿道，然后用机械注入药水，雷射刀跟着转动，把前列腺周围的“东西”（血团）刮下来，大约15分钟左右。雷射“刮”干净了，机械也就停止，这样治前列腺手术就完成了。由于注射了麻醉药，所以不觉得会痛，而且很清醒地从闭路电视看到手术的全过程，也长了一点医药常识和经验。

过后，我被送进ICU（危急病房）病室，说动手术后一定要在ICU住一天观察才能搬到普通病房。过了一天，一切正常，体温36度，血压140-70，小便没有尿意自动流出，加上冲洗膀胱的药水用吊针通过尿道进行“冲洗”，这个药水最少用了100公升，等到从尿管流出的尿呈透明样，说明手术后的赃物已经清除，但还得观察几天然后出院回家。手术后第三天，FAJAR医生再到病床前检查我手术后的情况，他点点头拍着我的肩膀说：“恭喜你！恢复的很快，明天就可以回家。一个月后再来复查。”我高兴极了，医生最后的叮嘱我不再在意。第二天的上午，我在医院洗刷完毕，结清医疗费，拿了医生给的药，以轻松的步伐回到温暖的家。

惊人的医药费

这次手术费高得惊人！医院开出来的支出数目叫你头昏眼花，一共2000多万盾，我仔细查对，发现什么东西只要用在的身上的都要我负责，比如橡胶手套几十双，滚筒卫生纸也要我还，打针的针和其他医疗用具也是病人负责，连送茶水的服务费也要病人负担，其他用药部分的费用就不必讲了。主要的开支是：租用解剖室300多万盾、医生费360万盾、内科医生费120万盾、药费及X光费总共1200万盾，6天二等房租及拉拉杂杂100多万，共计20,000,000多盾，我提出抗议太贵了，医生再酌量减少100多万盾，最后还了19吊（1吊=100万盾），多才算解决。

我想，像我这样的病而且是小手术竟要2000万盾开支，其他更严重的病痛，比如说癌

症、心脏“搭桥”、换肾、肝脏移植……等病岂不在100吊以上，若是穷人只好等死了。

人间充满爱亲友的关怀

在病院期间，我得到许多朋友的关怀，有人打家里电话找我，知道在住院，马上打手机向我问候；有的带着水果、饼干来慰问；有的两三位华社团体领导，带着现金帮助我的医药费，住在峇厘的好友傅孙炎打来长途电话慰问，《千岛日报》社社长张明开老师、总编辑何敦明老师也分别从泗水打来电话并汇来慰问金帮助医药费；更有三组我不认识的基督教会传道到我床前祷告，希望上帝保佑我早日康复；回家后也有亲友带着水果到家来慰问；楠榜的学生还自发筹募经费专程到家慰问和送红包；我当时谢绝，因为医药费已经解决，请他们将捐款退回给热心的同学，但是，

他们却说：“这是同学们的一片心意，老师一定要收下，钱也不多，就当作买补品给老师疗养吧！”我被他们感动到快要流泪；有的亲友事后知道消息，托司机送来红包……。这些深情厚意，使我感激万千，终生难忘。是这些亲友的关怀与帮助，给予我力量和信心，使我很快脱离苦海。患难见真情，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当了10几年的“教书匠”，这时也感触到年轻时没有选错行，血浓于水的现实感动了我。的确，人间只要有爱，处处就会感到温馨和幸福。

我回到温馨的家，休息几天后，就继续工作，完成一周内放下的任务来报答所有关心我的亲戚朋友和领导，谢谢大家的爱护与关怀，我将充满毅力继续工作，并把工作做得更好来报答大家的关爱。（2009年3月8日追记）

人生之路

■ 小 莹

当新生命诞生，必须经过人生漫长的路，必须尝试甜酸苦辣、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生离死别，也告诉我们一个千古不变的真理。人生之路，有长、有

短、有康庄大道、也有坎坷小路。好像一个大舞台，每一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人生短暂、生命无常。在这段人生的旅途中，有顺遂也有逆境。我们还要继续不断的往前走，总有一天会完全停顿下来。要了解人生的义蕴与奥秘，是一种难以完满的哲学。人生好像一个陀螺，无数次地转动，留下满身伤痕，那是岁月的痕迹。人生又好像一支蜡烛，一直由我们暂时拿着的，我们是否能把它燃烧得十分光明灿烂？

人生之苦就是心不知足，心不知足，人生那能幸福。知足的人，勇于付出、乐于分享、心胸无限宽广。我们要珍惜还活着时刻，应该抓住有意义的机会，

使生命活得更充实，因为世间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过眼烟云。人生是战斗，也是过客，暂

时投宿在旅舍。

人生有如一块用善与恶的丝线交织成布，我们的善行必须受我们过失的鞭挞，我们的罪恶却又赖我们善行把它掩盖。

人生之路布满了荆棘，我们所晓得的惟一办法是怎么样从那些荆棘上面迅速踏过，我们对于自己所遭遇的不幸想得越多，它们对于我们的伤害力也就越大。

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人生最需要的是学习、人生最愉快的是工作、人生最重要的是友谊。

人生道路不是单凭一条路，只要我们努力、认真的走总会走到自己梦想之路。

想起我俩也曾尝试过苦涩辛酸的生活，从贫困的边缘中挣扎过，从不向人求援，更不妒嫉他人，崇高的志气和刚强的自尊和生活拼搏几十年，尝试贫苦的滋味，尝试被人瞧不起的感受，最后突破重重万难，如今我俩过着与世无争、与人无求的宁静生活，这是我所经过我的人生旅程中的一幅长卷吧！

春归何处

■ 白衣人

卫青和美莲坐在机场餐厅的一角，怀着焦急而不安的心情，悄悄地打量着四周的环境，尽可能避开人们的眼光。广播报道由上海起飞的飞机到达了，更增加他俩的焦急。

手机响了，他俩起身步向机场大厅，远远看到儿子卫志远携着一个身材苗条的女郎，那是儿子从中国带回来的女朋友。志远机警的眼光向四周一扫，低声问卫青：“爸，一切都解决了吗？”

“半年前已把你的档案取了出来，一切都没事了。”

这段对话的时间里，美莲拉紧着这位北方姑娘的手，亲切地谈话，把注意力分散，让卫青父子有一个短暂的重点交心对话。

在豪宅里，卫青夫妇住楼下，志远和卞玉京住在二楼，卫青夫妇向卞玉京解释：“你现在拿的是中国护照，入境是旅行签证，待我们替你办好手续后才举行婚礼，因为现在是不能办结婚证书的。”

卞玉京今天圆了“出国梦”，达到了“越洋新娘”的目的，眼见又是豪富之家，翁姑又这般慈祥，志远又百般呵护，还求什么？在美莲代为驳线下，她与在中国的母亲通了电话，报道百般喜讯，千般美景。

甜蜜的日子过得真愉快，在一年里，她尝尽了无微不至的怜爱，却过着皇宫似地豪华生活，与过去在国内老家的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唯一不便是言语不通，没有志远的陪同，从来没有出过大门，只有在二楼凭栏下望长街，在豪区的街道是很少人迹的，她得到的“提醒”是：“你言语不通，何况手续没办妥，暂时不要私自出门。”

一年下来。与中国的家人只通过一两次电话，每每玉京要求和家人通话，总是以接不通等种种理由推搪。当情话绵绵时向志远抱怨，他总会厉声地问：“现在过得不好吗？”玉京也只好无声地自怨了。志远一家做的是什么事？她不敢问，他们也不提。

年余后，情渐淡，志远渐渐从夜归，有时

甚至不归，生活已没有往日的甜情蜜意，玉京只成了志远的发泄工具，卫青夫妇的表现也渐淡了。当深夜盼郎归时，她沉入了回忆。

她是大学文学系一年生，虽然家境平平，她也受了时尚的感染，时常和朋友们外出跳舞玩乐，因而认识了这位多情的华侨阔少。在物质的攻势下，在甜言蜜语下，与他一同飞离祖国，编织一个“越洋新娘”的美梦。

初来时，美丽的愿景在望，渐渐地，聪明的她，已感到不对劲。对婚事，志远和家人总是一直推搪。在这举目无亲的异乡环境里，她只能忍、只能等。连护照都在人家手里，她能怎样？只有自己暗地流泪，对志远一家却还要笑脸相迎。

突然，志远连续好几天没回家，卫青夫妇也显出一脸恐慌和不安，她起了一种不安的预感，但不敢问！

一天，几个警察上门查询，卫青夫妇热情接待了他们。

美莲对玉京说：“志远出国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她急得哭了，哀求美莲对她说实话。“妈，好歹我也是你家的人，你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数年前，志远在朋友的引诱下，合作做了些非法买卖，被警察通缉，志远及时逃脱。后来，我们买通上下为他洗罪，一切都平安了，志远也立志洗心革面，回来重新做人。谁知控制他的幕后黑手没有放过他，要他重操故业，否则，以绑架你为威胁。现在再次触礁，志远成了代罪羔羊，也只好再次选择远走高飞了，他现在是去了拉丁美洲。”

“妈，志远做了什么犯法的买卖？是不是毒品？”

“就是这才糟糕，这孩子误交坏人……。”

这虽是片面之言，也不知道掩盖了多少真像。但这打击，使玉京痛哭了好几天。泪已干，人渐醒，她面向卫青夫妇：“过去的，我算一场梦，我今天无所求，只求你们为我买旅

机票回家好吗？”

“不行！”卫青说：“你的旅行签证为期只有3个月，当时志远忘记替你申请延期，现在已逾期一年多了，你一过境就被扣留，你我大家都有罪，那时情况更糟了。”

“那么，我的护照现在那里？”

“在我们手里，你拿着有用吗？”

玉京无言，只怪自己当年太天真，太迷醉于出国热。

半年过去了，志远杳无音信，护照的事也无消息，卫青夫妇对她更为冷落，她无聊地，习惯地在二楼凭栏望着漫长的街道，冀望奇迹出现，依稀里，她细味着离校前背诵的一首宋代黄庭坚的词：“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

女人的脸

■ 古 今

一
刚返国回家，就听到同学美丽的丈夫于一个月前癌症去世的消息，走得太快了，他才六十出吧。真令人感慨，人生到了黄昏年龄，儿女们有各自的生活世界，尽完养育儿女责任的父母如能携手度晚年，那是多么美丽的衣服黄昏美景！我心里不禁难受，为同学失去另一半而难受，美丽一定很悲痛！

那天早上，我到菜市去，看见正在对面摊位买菜的美丽，同她打了招呼就急忙趋前去，还未开口，她却先我而言：“你看看，我的脸有什么不一样了吗？我刚动整容手术，是最出名的整容医生动的手术，花了几千万，效果很好！前几天在同学会的集会上，大家都惊奇我比他们年轻了二十岁左右。我说你呀，也该去动了……”

我把就要冲口而出的满腹安慰及鼓励之语言硬硬吞回肚里，与她道声‘拜拜’就急忙地走了，心里想，今天有很多事等着我去忙呢！

二

今天在食堂，听得有人喊我，循声望去，原来是小黄，旁边站了个女人，走近了，小黄把她和我做了介绍，俩人正要握手之际，双手却停在半空，互指对方的脸，都说：“您不就是……？”似曾相识，却认不出。双方再详细自我介绍后才明了，真是岁月不饶人，也才五年不见的朋友，差点得撩开五官才能认出双方。她拉

住
很
体
我

我的手说：“看到您高兴！最近我的身体健康很差，请您帮调理一下。”于是，

饭后，我跟着去她的办公室，一番叙别话之后切入正题。她述说病情“头晕胀痛，失眠，心烦憋闷，胃口差，……”

看着五十多岁却像六十多岁人的脸，我说：“您脸上的信息告诉我，操心劳累。平时除了注意劳逸的结合，可能需要用化妆品保养颜面。”

她随机黯然道：“我先生刚去世两个多月。”我愣了，搜枯索肠却吐不出半句安慰话语，只说：

“想起来，夫妻平时吵吵闹闹倒也好些，一个走了，留下的一个没那么伤心。”

她答：“还说呢，即使是平日吵架、厌恨记仇、时常恶言相向的夫妻，如果一个去了，活着的按习惯要吵也没得吵，倒是尽记起对方的优点而难受，更别提那些和谐夫妻了。我到现在还不能接受他的离去，走得太突然了。我白天上班，拼命地工作。下班了怕回家，也得回家，在家到处是他的影子。”她泪眼盈眶。

我把方写好交给她并说：“希望您坚强些，生离死别是人生比经过程，节哀，保重身体，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接着心沉脚沉底走出办公室。

完稿于2009年5月29日

邦原心新诗三首

一、古塔海滨

波浪永远袭击堤岸
从遥远处汇集力量
结成一层层厚的涛阵
企图吞噬无垠的岸野

隆隆的巨响频传
在浪涛追逐中传响
企图在恐吓令人丧胆
黑着脸孔的礁石坚固不理时

在洁白的沙滩上
闪起红色的阳光
夕阳斜照下
孩子们在拾贝壳

洋人群群在晒太阳
作天体的自由行动
融化在那撩花眼目中
红色的光彩中隐约

迷惑在这茫茫的大海中
重拾回湮远的记忆
年轻时在故乡的海滩
青梅竹马，群聚拾贝

古塔的海滩
溶化在夕阳中
那响亮的涛音中
掀起思潮重重

二、金巴兰海边看日落

绚丽的霞光溢满海面

迈进多金光闪烁晃动
遥远的海涛汇成白链
一排排奔腾击向海滩

轰然一声声巨响
猛力欲粉碎礁岩
掀起雪白的浪花狂舞
缓渐随落海滩

追逐来的后浪接续
紧迫着前浪直冲击
频溅起阵阵浪花
逐发出猛烈的声响

夕阳已西斜落
剩下渐褪色的残红
泻落在西边的海天上
归帆疾驶，海鸥相伴回归

海滩上摆满桌椅
点起一盏油灯
在暮夜中的闪烁
涛声纷纷不绝传响

刚烧烤好的海鱼
摆满长形桌台上
远方的游客尽情
饱尝新鲜的海鲜

谁先弹起吉打琴声
唱起故乡的民歌
豪情歌唱声扬
相配合阵阵涛声

在圆月的银光轻照下
稍凉的海风扑面吹吻

涛声琴儿相伴中海韵
我融化在安逸的境界中

三、巴厘岛上游

汽艇在飘荡中
停泊在小塔前
船上抽下鱼饵
在微漾的海中

船舱的玻璃板下
突然出现阵阵鱼群
从四面八方追来
纷纷争食投下的饵料

船儿停泊在滩边
赤着脚踏上海滩
一群海龟云集等待
争吃我们投下的食料

在海岛上拍照
手抓住蝙蝠
肩披缠大蟒蛇
雄鹰站立在你的手臂上

在椰树阴下
畅饮甜甜的椰子水
享尝虾做的虾饼
以及香料的晚餐

在饱赏海岛上的珍品
在习习的海风吹拂下
我们回归
夕阳映照归艇

一个女人的故事

■ 致 和

表姐长得很俏丽，鼻子高来眼睛大，满面笑容，笑起来很甜美，明亮的眼睛和那漂亮的脸蛋儿，露出了聪慧和娴淑，又善解人意，是个贤妻良母的典型。

当她初中一时，一生中最亲爱的爸爸去世了，弟妹很多又家境不大好，为了要继续升学，她必须半工读，除帮妈妈打弄店外，自己还卖成衣（小童和大人），她姑姑家附近有做女童和大人的成衣厂，经姑姑介绍下，认识了那家成衣厂的老板，先拿货，一个月后才结帐付清，起初在自己“亚弄”卖，可是销路不大，后来，她一有空便挨家挨户去卖，效果差不多。但是，她觉得太累了，要上学又要东奔西跑卖衣服，还要帮家务事，她知道万事起头难，她想需要一个营销员，恰好有邻居的亚姨愿意当销售员，从此以后，她就不必再东奔西跑了，销售得很好，尤其在圣诞节、春节和印尼新年的季节里，她的销售员越来越多。那时她才高一呢！已经有了这样的成绩，非常了不起。啊！真是有商业的天才，每月所赚来的钱一部分给妈妈和弟妹们，另一部分供自己还学费、车马费以及其他。她省吃省用，把余下来的钱储蓄起来。她是个力争上游的人，而且有个崇高的理想，希望毕了业，能考上大学，她想做一个医生。

高中毕了业，她考进了某某大学，可惜得很，上大学不到一年，学院被关闭，她便辍学了，只好转而学手艺，后来，她进印尼服装设计学院，毕业后与某君结婚，婚后夫君很爱她，不给她再做生意了，把生意交给妹妹。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她的美满婚姻只维持10个春秋，那时她才三十岁，已拥有二男一女，因为夫君在风平浪静的情湖上，掷下了一块石头，而现出了涟漪，她的痛苦，并非笔墨所能形容的，日日夜夜，年年岁岁像吃黄连似的，真渴望夫君能早日回心转意。她知道，家和万事兴，不跟夫君吵，屡次好好劝夫君，不但不听，反而变本加厉，似乎不懂得珍

惜，或不知福，自然而然，和夫君已是同床异梦了。她想起自己的命运多么不好，现实多么坎坷，崇高和理想已成泡影，幸福的家庭，也已像中东长期的冷战，真担心蔓延到自己的家而爆发，又看看三个多可爱的小宝贝，她不知不觉地流泪，流泪……

她是个坚强的女子，几次想离婚，因她怕深受的三个宝贝失去父爱或母爱，她体会到了没有父亲的痛苦，她不要让孩子重蹈覆辙。她斟酌了好久好久，终于想出了两全其美的办法来，她开始经商，在某大市场租一间小小的店铺卖成衣。一部分衣服是自己做，家里雇了几个车工，设计和剪裁都是自己做，另一部分由旧老板那边拿过来，她关注她的事业，也不忘做母亲的本分，注意孩子们的学业和健康，她下决心不管夫君了，要天翻地覆，她都不在乎，为了孩子们，她必须自己奋斗。

表姐人品好，手艺又好，一下子就有很多顾客，为满足顾客，每天工作到凌晨两三点，虽然她很苦，从无怨言，无论怎么忙，总不忘记做母亲的责任，好好教导孩子们，每天料理家务事，安排佣人和车工才去开店，一回家，先做孩子们的家实习老师，然后才去干活。由于生意好，开了一间成衣厂，这样亦步亦趋，最终也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春天。她做了十五载的生意，产品输出到几个国家，衣服的品牌已经红透半边了。

孩子们都在美国留学，她拥有了一切，在美国也有房子，连她的夫君也被她所感化了。

如今，她已老了，儿女们都成功了，个个都拿到学位，她也不忘做善事，对同学会也有所贡献，儿女和媳妇都很尊敬、孝顺她，她丈夫生病，她不计较往事或过失，宽宏大量无微不至地照顾。

表姐在儿女的心目中是世上唯一了不起的好妈妈，伟大的母亲，的确她是个很了不起的女人，是一代女英豪，值得我们学习。

我家厨房曾有一小楼，楼上有朝北的客厅和西边一间房，我便睡在此房。客厅北边有一朝南的书柜和电视。近房门有一桌，晚上便在灯下看书写作。桌旁有一朝南开的窗，窗两边贴了著名作家书法家姚翔鹰老先生的对联：春夏秋冬行好运，东西南北贵人来。窗旁的墙挂上“千岛日报”报社赠的“菊花”画轴和“善笃梭基金会”主席曾庆友兄赠送的“一日之计在于晨，一生之计在于勤”的画轴。客厅东边通向晒台之门，亦有一桌向东，早上，我拉开桌前的窗帘，迎着晨曦读书作文。

我爱朝阳楼

■李济时

每当凌晨5时左右，我必被窗外枝头的鸟群吱吱叫声吵醒。我睡眼朦胧，仿佛听到鸟语：

“天亮了！睡梦中的懒人，快起来！”我伸一伸懒腰，一骨碌地起床，走到客厅东边拉开窗帘，清凉的晨风自晒台而入，轻拂脸上，真舒服极了。一阵阵花香飘来，扑鼻而沁入心扉，使人陶醉。鱼肚白的天空，一轮大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黑魔遁形！也驱散了寂寞和寒冷朋友；你看！百鸟在飞舞、在歌唱，迎接太阳到来。暖暖的、充满活力的阳光，照在万物，使万物都苏醒，都欣欣向荣地生长，使世界充满了光明、热力、生气和希望。

“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幅动人、美好的画面呈现在眼前：铁匠叮叮当当打制工具，晒场里的人把谷米等摊开来晒，卖菜的逐家逐户叫卖，卖豆腐的也沿街叫卖；公务员、店员都各去站岗；学生们上学；市坊、巴刹也在眨眼间变得“旺”起来……各种“生”之声音合成

一首世上最动人、最好听的交响曲！大家都为明天更美好的生活而努力！

大家欢笑在脸上，感恩在心上。太阳出来，我们才能精神奕奕地干活。有者甚至说：有了太阳，我们才能生活。可不是吗？形容伟人说他“像太阳在天空照”、“太阳的光辉暖暖地哩，XXX的恩情深深的哩！”有了他，拯救人发于水深火热中，而走上康庄大道，过幸福生活。比喻心上人，说他是“心中的太阳”，有了他，才觉得温暖、欢乐，从而积极向上地生活。

没有太阳的日子，大家脸上和天上一样阴沉沉的，没精打采，甚至冷漠无情，太阳一出，大家喜气洋洋，身体温暖，提起精神，振作起来地干活；并且都热情地来往。暴风雨后的太阳，更叫人觉得可爱、温暖。于是大家都说，这世界不能没有太阳。我说，“我爱大自然也爱月亮，可我更爱太阳，并非我情有独钟，而大家（包括我）认为：有了太阳才有一切。

我晒台上花盆里的向日葵也能一心向着太阳。太阳从东方升起，它面向东，太阳逐渐向西，它也逐渐面向西，好象永远跟着太阳走，花尚如此，人何以堪？（人有何感？）

我的楼是小而简陋，不像人家的楼，既阔大又华丽。可是我爱我的楼，因为它朝东——朝阳。每当早晨打开窗门，便见可爱、温暖的太阳从东方升起，使我整天精神饱满，充满自信心和希望的工作，是以我不以小楼简陋为耻，而深深地爱上它，故名之曰“朝阳楼”。

我和多巴湖有约

■陈冬龙



忆起三年前那惊鸿一瞥
从西马岭上俯视多巴湖
深深地刻印在我脑海中

蜗居在喧嚣堵塞的雅加达
令我更想往迷人湖光山色
愿沉醉在她那波光艳影里

把梦绕魂牵多巴湖
搬箭业缁电脑桌面上
每天打开欣赏品味
忘却了人世间烦恼

马达民歌缭绕脑际
多想再次旧地重游
来一杯冰冻马奇沙

难得湖边享受清闲

啊！秀丽的多巴湖
虽然不是我故乡
她却胜似我故乡

（荣获“苏北文学节”诗歌创作比赛优秀奖）

没有硝烟的夜晚

■ 陈保善

曾通过传媒的荧幕，隔着杂志的薄纸，体会战争的残酷，想象它对人类带来的祸害；血腥可怖的场面，在心灵造成巨大的震撼。然而当我站在“古义村”废墟上，扑面而来的苍凉和悲切无边无际，再次让我深吸了几口大气！夕阳余晖在瓦砾堆折射出斑驳诡异的阴影，仿佛一副残缺不全，无从拼凑的图案；一只失伴的归鸟在土堆上停留片刻，东啄啄，西望望，最终带着丝丝的无奈，惆怅地飞走，留下一堆堆残骸在分分秒秒中被夜幕吞噬。

微风传来断断续续的诵经声，引领我走向一个半敞开的临时帐篷。一对中年夫妇做好晚课正准备开饭；同样高耸的鼻梁，同样深邃的眼睛，沉淀着哀痛和伤感，眼中一层似有若无的水气，向人们娓娓试诉说战争的不幸。对于我——一个陌生人的擅自闯入，主人却仍然表现出应有的礼貌，还邀请我共餐。简陋的床铺摆设了两张照片，英气挺拔的少年形象呼之欲出，和帐篷内的冷清气氛格格不入。出于陌生人的自觉，我不敢妄自搅动那深埋在大眼睛里的伤痛，只有低下头小口啜饮碗里的玉米粥。餐后气氛逐渐开朗，言谈中偶尔夹杂了一两句话语。女主人却一直保持沉默，直到一个小女孩匆匆走进，低声说了几句话，女主放下手中碗碟向丈夫交代完毕后，立刻尾随而去。男主人告诉我邻居一位妇女满月临盆，女主人去帮忙接生；这可是战争后的头件喜讯，松解了男主人额头部分的结，我也感染了这份喜讯，陪他一道步出帐篷。

不知谁在旷野上燃起了一堆篝火。串满梦想和憧憬的弯弯新月为大地铺上一层朦胧神秘的光影。三三两两的男人在月光下火堆旁下棋闲谈，儿童互相追逐嬉戏。湿柴燃烧的劈啪声、小孩欢快的嬉笑声、昆虫悦耳的鸣奏曲、还有男人的低呼声，乘着插翅而来的晚风，在充满磨难的大地洒下希望和平的种子。

黑夜的气息深长而沉重，如水的冰凉中人欲醉；万籁俱寂的小径响起女主人疲惫的脚步声，低沉的嗓音却满怀喜悦：“是个男婴，母子都平安；”仿佛平安夜福音的降临，男女主人脸上的阴霾一扫而空，大地也为之雀跃欢呼。冰凉水气不知何时凝聚成点点晶亮的珠子，在女主人发梢闪烁晶莹的光华。蓦然间，一群群细小发光体从四面八方拥来，仿佛从天而降的小精灵，在人间振翅飞舞，散发着亮闪闪，梦幻般的光茫。我们屏住呼吸，轻声而激动地喊起来：“好多好美的萤火虫；”朦胧萤光织成一面晶亮的网，折射出一层幸福喜悦的光采。女主人在萤群中侧耳倾听，时而闭上双眼，感觉萤群的温馨；她依偎在丈夫肩上，两道清莹液体自眼角滑落，口中喃喃自语：“我看到也听到了，阿依和阿森，他们终于来了，”男主人双手颤抖萤光在他眼波中激起涟漪，层层层层地扩散……月光褪下战争苦难和罪恶的外衣，留给大地的是无边的圣洁安谧，在憧憧黑影中我看到了一丝黎明的曙光，在这片土地上我听到了由远而近的和平脚步声。



初到新加坡的怀念

■ 美 琪

在偶然的机会，1987年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出国，就是到狮城“新加坡”。记忆中留下难忘的回忆，尤其是圣诞节的夜晚。

记得1984年如果我没遇上那份工作，也许就没有渡过那美丽的圣诞呢！话说那年有一天我看到报纸登一个广告，广告上写着：“找多位家庭主妇、不必经验、不分年龄、有出国的机会。”，看完广告后，我立刻打个电话问一下情况，原来公司离我不远，我就把两岁的女儿交给佣人。到了公司与经理面谈，对方告诉我一些关于工作的规则，才明白原来是要推销德国有名及昂贵的快熟锅呢！

经过了三年的推销员的生活，尝试了人生的“甜酸苦辣”，但从中得了不少知识，尤其对烹调有关的知识。这样对家庭主妇的我实在很有帮助，我觉得只要不影响对家庭的任职，只要是正当的工作，就不怕看别人对你的眼光吧！在三年的成果都是积少成多，把三年所付出的汗水，换来快乐的旅游是值得的。

新加坡是个整洁、有秩序的国家，让我渡过了非常有意义的日子，虽然只有一个礼拜，但已充实了我的旅程。希望有机会再次到新加坡玩。

钟 摆

■ 顾长福

墙上时钟的钟摆从容不急
嘀嗒嘀嗒传来有节拍的心语
看那双鸳鸯天性聪明伶俐
追追赶赶闹着捉迷藏的游戏
深情面面绵绵如人间情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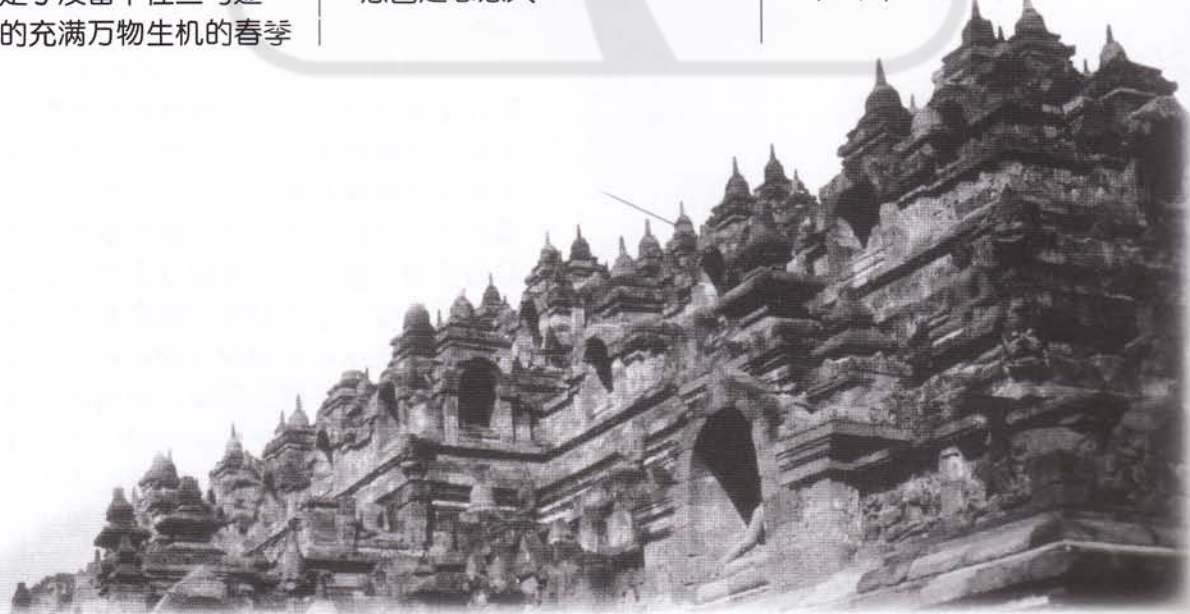
悄悄柔和的气息
秋冬溜走了没留下住丝马迹
闯过来的充满万物生机的春季

坚持这摆动不是没有道理
显现无穷的诗意无穷的魅力

在一定的时辰
当当当的警声
声声提醒你
“责人之心责己
恕己之心恕人”

它永远感到未完成的使命
平平稳稳不曾松懈添把劲
然后当当当
唤醒东方吵醒西方
惊醒梦中人

（荣获“苏北文学节”诗歌创作比赛二等奖）



莎莉保姆的人生经历

■ 吴秀吟

我的亲戚，也是我的近邻——珍珠，家里有个年轻保姆，她长得清秀端庄，温文尔雅，她负责照顾两个孩子，如今两个孩子都已入学念书。她在珍珠家已有十年，最近因要结婚所以辞职。

人人都有梦，在莎莉的人生旅途，也曾有过美丽的梦：经历过一些难忘的岁月，也遇过一些难忘的人和事。时光可以飞逝得无影无踪，留下的一些事迹，却是刻骨铭心的忘不了。

炎阳当空，莎莉在酷热的村庄路上走，她的心也好像炎阳一般炽热，再过几天，就要做新娘，她为即将开始的新生活而感到兴奋喜悦，同时也觉得惶惶不安。辞去工作，告别了相处十年的主人，回到妈妈身边，半个月来，却仍眷恋着主人家那温馨的生活气氛。

(一)打工生涯也有一份情

莎莉辞职回家后，有一天，我到珍珠的家找珍珠聊天，遇见莎莉也在场，珍珠忙着家务，我就乘机与莎莉闲聊，探询她的一点人生经历，刚好她有兴致，打开话匣子，兴致一来，就侃侃而谈：

“想当年，我刚来到主人珍珠姐家当保姆，我以为不会呆太久，因为怕主人的规矩太多，适应不了；况且，我出来工作，不过是想到城里看看、逛逛，反正在乡下闲着无事，出来工作还可以有自己的收入，用钱方便”。莎莉这么说。介绍莎莉出去工作的是她的朋友。

“听说主人家随和、明理，不挑剔，我略为安心。就去会见主人家。女主人很年轻，要我称呼她姐姐(Tacik)，说好我的工作当保姆，照顾小孩，女主人要我工作认真、专心、负责，我表示能做到。就即日上任。

当初，原以为我与主人之间，只是劳资关系：我工作，她付薪；我需要她的酬金，她需要我的劳力；但工作了几个月以后，我发觉主人待我很友善，很关心，心里想，这也许是爱屋及乌吧，不过即使是这样也不妨。有时她全

家人出门，也常带我一起去逛逛。

女主人每天出门工作，但是晚上她一定亲自陪孩子；临睡前，对孩子讲讲说说，好像是在讲故事，也好像是在教育孩子，她要孩子讲理、讲文明，也要求我在讲话、举止、态度方面能给孩子好的示范。有时，她有假期，还会让我带点东西，让我回乡探望妈妈。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孩子一天天地成长，因为有好的开导，成长得很可爱，早上醒来，还会叫一声‘莎莉保姆，早安’，我不仅仅把他当作小主人，还将他当作小朋友，我已经爱上这份工作。

三年后，小哥哥添了个小妹妹，有女主人的协助，我觉得工作不会太繁重，而且还可以多一些收入。就自愿向主人提出要护理小婴儿，也兼顾小哥哥，主人同意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很快地几年过去了，哥哥已经小学毕业，妹妹在小学念书，他们都很可爱，因为女主人的开导和我的配合，孩子懂得自觉自理，如整理书包，作家课，穿衣、吃饭，守纪律……，没有给我太多的麻烦。在这儿工作，不觉已十年了，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起居，主人关怀我，偶而我打破瓶子、杯碟，主人不但没责备我，还安慰我，并要我小心，别伤了手脚。

十年过去了，孩子们更懂事了，对于简单的生活还会自理，我慢慢地觉得我对孩子们来说，好像是多余的了，但主人的情深义重，让我舍不得离开他们。不过，渐渐地，我也希望自己有个家；恰好母亲催我结婚，还说已经有如意的人选，于是我向主人坦白提出，主人珍珠姐觉得这是件好事，就批准了，并给我一笔赏金。就这样我结束了这份打工生涯、劳资缘，含泪告别了我十年来日夜相处的小主人和温暖的主人家，回到母亲身边。半个月了，奇怪的是在自己的家，我反而觉得不大习惯，主人家的温馨和谐气氛，令我向往留恋，我憧憬着自己也能组织这样的一个家：家庭成员勤劳工作，和睦相处。如今，我就要开始新的

生活，祝愿自己也能有一个和谐安宁的家。今天我是来看看，我走了以后，孩子们还习惯吗，看见他们一切正常，我很高兴也很放心。……”莎莉几乎是一气呵成地叙述了她在珍珠家工作的前后经历。不久莎莉告辞回家，珍珠将早已准备好的一份结婚礼物送给她。十年如一日，她和华族主人建立了融洽的劳资关系，为了彼此的需要，合作互利地相处了十年，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二)和谐创建幸福家庭

不久她和年青的延多结婚，婚后觉得很幸福。

两年过去了，她有了一个女儿---娃蒂，延多收入不薄，他爱娃蒂，白天他去工作，莎莉在家照顾孩子、理家务，放工后，偶而一起出门逛逛。有时也一起去拜访珍珠一家，他们欢迎莎莉一家的到来，哥哥姐姐也陪着小娃蒂玩。娃蒂很喜欢，逢人就夸说她有哥哥姐姐在洒水。珍珠提醒她对孩子要注意教育，不要溺爱，所以娃蒂四岁时就被送入学念书；她聪明伶俐，深得爸爸的疼爱，全家沉醉在温馨欢乐的家庭氛围中，感到无比的幸福。

七年的幸福生活过得很快，但延多的健康却越来越不好，食欲不振，又喜欢抽烟，身体消瘦，体力越来越差，除了上班工作以外，他懒得走动，也懒得出门了，莎莉真为他焦虑，她为他祈祷、带他去医疗，希望丈夫的身体快快康复。

山雨欲来风满楼，有一天，延多病倒了，经过化验诊查，医生说他患了癌症晚期，莎莉听了不禁愁肠寸断，泪脸千行，家里笼罩着愁云漫漫。一年后，医药无效，他离开了人间。几年来的欢乐相处，幸福竟是这么短暂，好比过眼云烟，昙花一现。除了悲痛欲绝，莎莉自叹命运不好；但感恩延多丈夫，给了她幸福之家的感受，虽是短暂，也已曾拥有。延多走后，幸好几年来工作有积蓄，平日节衣缩食，所以扣去医药费后，还有些剩余，就在乡下做点小生意，娃蒂依旧上学。

(三)克勤克俭和谐相处

丈夫病重期间直至去世，莎莉没对珍珠

说，也没到珍珠家。有一天，门口停了辆车，是原主人珍珠和两个孩子来看她，因为往日莎莉几乎是每隔两三个月就带孩子来玩，每次来，自己总好像回到娘家一样，洗洗盘碟，助理家务，这次将近一年，没见她到家来玩，心中很记挂着她，就乘假日到乡下来探望。对于哥哥姐姐的到来，娃蒂非常高兴，哥哥姐姐叫娃蒂要用功学习，才要陪她玩；珍珠听了莎莉的不幸遭遇后，也邀她在孩子放假时，带娃蒂到她家玩，临走，珍珠又给莎莉一点赞助。

也许是在珍珠家里工作了几年，看到珍珠勤俭治家，家人和睦相处，以及对孩子教养的重视，兄妹友爱、勤奋学习、尊敬长辈，莎莉也受到熏陶影响。常常给孩子讲故事，讲一些过去工作时的故事，所以娃蒂常常以哥哥姐姐为榜样，要向他们学习，过年过节时，珍珠有时会给莎莉电话，或约她们一同出埠游玩，莎莉心里很是感激。有一次，偶然遇见我，她说“主人珍珠姐以及她的亲属都很尊重我们，她们对我的情深谊重，在我的生活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今，我和妈妈和娃蒂在一起生活，经营小生意，克勤克俭，家人和谐相处，生活也过得平静自足。”莎莉，对珍珠的感恩之情，真是刻骨铭心地忘不了。

(四)善人者人亦善之

“敬人者，人恒敬之”，“善人者，人亦善之”。儒家之道，是“仁道”也是“人道”，以仁之心去爱人，人也会受感动而不忘。家里的雇佣，是我们的助手，以他们的劳力、智慧和真诚，换取应得的工资，家庭里的劳资关系，如能处理得好，相辅相成，对劳资双方都有益无损；“包容”文化“以人为本”，和谐相处，工作会方便些，生活也会过得写意些。

2009年3月9日

周
玉
春
杂
文
二
则

1. 人老要活出个“强”字来

女人和男子汉比起来，常被称为弱女子。可是有些女子并不弱，而成为“女强人”。人老了，体弱了，可是绝不能甘心当个弱者，应该活出个“强”字来，成为强者，当一个“老强人”。

活出个“强”字来，首先要心强。“哀莫大于心死”人老了最怕自卑和自卑，思想上解除了武装，缴了械，认了输，那精神就会垮下来，而导致其他的崩溃。要知道老人有老人的优势，阅历、经验、知识……都不输人。要人老心不老，心境开阔，心情愉快，心理状态坚强，既不心骄，也不心焦，遇事不急不躁。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对各种事情泰然处之，就是遇到天灾人祸侵袭打击，也处之不慌，临危不乱，心理防线坚强，安之若素。这样才算得心强。

其次，要在身强上下功夫。注意养身，起居饮食，离家出门，要多关照自己。注意调养，不遭或少受风吹雨打，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调理好营养，有病及时治疗。处处注意安全，防止磕着碰着，更要避免不慎弄伤肢体。还注意健身。万不可每日饱食昏睡打发日子。要参与社会活动和文娱活动，多接触人，多了解社会。歌咏时可以一展歌喉，舞场上不妨一现舞姿，球类场上能驰骋，棋类桌前显身手，常活动头脑自灵，多锻炼体必自健。更要注意修身。人老离退休了，一切活动都要在道德、纪律和法律范围内进行，切不可放纵自己，而做出违德，违纪以至违法的事来。人活到老要习到老，改造到老，不断端正和净化自己的思想，有一个高尚的精神境界，德高身自健。

2. 人要有立业本领

我们在冷酷恶劣的环境中，若要确保生存，非得做智如蛇，驯如鸽的两面人不可。

因此，做人就要做到同时具有做人和处世的两种。该本领的性质和内容到底怎样呢？

先说做人的本领。我们不必高谈人生哲学，先就平安浅近的立场来说，做人起码的意义，就人格的发展和完成而言就是进得修业，总该要干一点事业，才算不虚度人生，与草本同腐。古人提出三个立业的箴言，第一是立德，其次是立功，再次是立言。三者之中任何一项有所成就，那人便是“不朽”。明白了做人的意义和目的，便容易领会做人所当具备的本领是什么。

做人第一要义、即在完成自己的品德，所以第一得学懂辨别非善恶的能力，讲到立业应具的本领，其复杂微妙，非片言所能说明，但可以归纳几个要点：第一，要有认识环境的能力；第二，要适应环境及随机应变能力，第三，则须具备所经营的业务的专门知识和技能。有这三套本事，即使不能干出了不起的伟业，至少也可以站得信脚了。

中国现代文学馆素描

■ 林万里

我到了北京就打电话设法找两个人：一位是印尼归侨作家章萍萍女士；另一位是当年（五十年代末）我念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同班同学越南归侨李子丰。两个人找到了，就约好明天（十一月四日）下午一点卅分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见面。

十月四日早晨，我和卜汝亮、唐锦欢三个人依计划出发，上午游览香山公园和颐和园。在香山因乘登山索道耽误了太多的时间，若下山后再去颐和园的话，怕赶不及午后的约会。司机小张改变节目带我们就近参观中关村和清华大学。时间差不多了，小张说，他也没去过中国现代文学馆。建议先去找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馆址。找到了馆址之后，就近找一家餐馆吃午饭。这样就可以安心吃饭了。

还不到一点卅分，我们就到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一下车，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座矗立在文学馆正门前的巨石影壁。影壁前后两面均刻有巴金先生的一段话，精辟阐明了中国新文学的使命。正面的一段话是：“我们有一个多么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作家留下来的杰作，它们支持我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使自己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用。”背面的一段话是：“我们的新文学史表现我国人民心灵美的丰富矿藏，是塑造青年灵魂的工厂，是培养革命战士的学校。我们的新文学是散播火种的文学。我从它得到温暖，也把火传给别人。”这一块巨石长八米、高二点五米、厚一米，重达五十吨，是来自山东莱州的樱花石。这么一个又大又重的石块，从山东运到北京多不容易呀！

相约的两个人还没到。我们利用这个空档在院子里绕了圈。我们发现在设计别致充满着浓郁的艺术氛围的园林中，安放着一尊由一流雕塑家创作的作家雕像，尺寸皆与真人一样大小，多数是站在草地上，像生活中的普通人一样，让人感到十分亲切。他们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叶圣陶、冰

心、沈从文、朱自清、丁玲、艾青和赵树理。走完了一圈回到影壁原地。不久章萍萍和李子丰二人赶到了。

我们跟在章萍萍身后要推门进文学馆时，她突然停下来站住，我心里一怔，她忘掉了什么？章萍萍指着门把说：“这是巴金的手摸。”我就仔细地看了，它是一个长方形的铜铸，正中是巴金的手印，手掌上的纹路清晰可见，旁边是他的印章。就是这只手写出了几十卷的著作，翻译了几十本的外文书籍。摸了这只手真让我们兴奋和激动。我们轻轻推着它走进大厅。

当时巴金住在杭州。文学馆为了这个门把，邀请了一位雕塑家特地去杭州拜访巴金，按巴老的手型翻出一个石膏模。经设计就制成了现在的铜铸门把。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创意。现在来参观的人，都要轻轻推着它走进大门，跟随大师走进一座神圣殿堂。

进入大厅章萍萍带我们去接待柜台。在那里我们签了名，每人拿到一个纸袋，内有介绍文学馆小册子和徽章。

大厅里有一对巨大的青花作家签名瓷瓶。大瓷瓶有三米半高、各重一吨，是在景德镇烧制的。上面有五千余名作家的签名。名字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参观者要找作家的名字就很容易了。

“林万里你来看，我的签名在这里。”突然章萍萍指着瓷瓶的签名说道。我就走过去看了一下。这时我忽然想起，一九九七年十一月间我出席在北京举办的“第九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会后，我联系上老朋友周明先生。周明先生邀请我参观中国现代文学馆。在李子丰同学陪同下我们去参观了。那时新馆未建，我们去的地方是西三环北路十八号的万寿寺里的旧馆。为建新馆，当时征集作家签名。时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周明先生，要求我签一个名，准备以后打上去。当时我就签了名。事情过了这么久，我也渐渐淡忘了。这次



林万里指着瓷瓶上的签名留影

我来了不妨找找看。“L”字头在另一边的瓷瓶上。没想到我找到了我的签名，真让我高兴。

“林万里，你就站在瓷瓶边拍个像留着纪念。”几个文友帮我照了几张相。

再往前走，看到正门两侧各有一幅长十四米、高三点六米的彩色玻璃镶嵌壁画，用了六组画艺术地表现了鲁迅的《祝福》、郭沫若的《女神》、茅盾的《白杨礼赞》、巴金的《家》、老舍的《茶馆》和曹禺的《原野》等六部作品。这些作品是用总数为二万四千余块、五十种不同颜色的玻璃片，用金属条包边，彼此焊接相连组成画面。像这种玻璃镶嵌壁画在西洋教堂中是必不可少的装饰，而现在能够成功地被移植到文学馆，真了不起。

再往前走，就到了一个过厅，也被称为油画厅。过厅左右两扇墙壁上各画上两幅尺寸各为十八米X二点八米的油彩画，再现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中的“受难者”和“反抗者”的形象。

为了画这两幅大油彩画，文学馆找到了两位中央美术学院的高材生阎振峰和叶武林。两位画家先关起门，“恶补”半年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从中把握住名著里的“受难者”和“反抗者”。然后每个人带了三个助手，没有白天没有黑夜，没有假日，关在一间租来的大厂房里，整整画了一年半的时间，埋头苦画经历千辛万苦才大功告成。我们真幸运能欣赏到这两幅真正表现时代旋律的大作品。

现在我们走进“二十世纪文学大师风采展”的展厅。这个展厅展示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和冰心七位文学大师的写作和生活环境的模拟实景。一进来就发现

展厅中央坐着的鲁迅。走进细看，这个景物太熟悉了，只要去过北京阜城门内西三条的“鲁迅故居”或“鲁迅博物馆”的人，会知道这是将旧居中的“老虎尾巴”按原样复制搬来，包括它的一切陈设。不过这里只是再加上一尊精心制作的鲁迅蜡像。鲁迅栩栩如生地坐在书桌前的藤椅上，仰头看着窗外，似乎在构思一篇小说。

其他六位大师的隔间成半圆形围住鲁迅的隔间。分别用他们家里各自的客厅、书房和卧室来设计安排。其中的每一件东西都是事物，让人看了倍感亲切。参观了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这里只简单介绍一下老舍的隔间。这里有两面墙：一面墙上有一幅他的巨幅肖像，正在伏案写作，周围是北京的景物的黑白照片——北京的城墙，北京的胡同和北京的四合院。他的一生是真的写了一辈子北京；另一边的墙上有一百幅他作品中的人物剧照，这说明他的作品很多被搬上舞台、电影和电视。

看完这个展厅就乘电梯上二楼。二楼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展”展厅。在这个展厅里集中展示了作家群体和经典作品的风貌，回顾了中国文学的百年辉煌。镜柜里贴上了几百张现当代作家的相片。而在相片的侧旁或底下又摆出该作家的不少作品。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我们走马看花绕了一圈就上三楼。

三楼是“作家文库展”的展厅。这里展出了五十五位作家的个人文库和十九位作家的模拟书房。

十九间模拟书房，每一间占一个小小的空间。间数不多就可以比较仔细地看一看。书房展出的东西主要是作家写作时用的桌子和椅子，另外还有小物件，像笔、笔筒、台灯和书籍。在这么多间当众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两间是“二萧”（萧乾和萧军）的书房：在萧乾的书房里存放一辆很破旧的自行车，当然是当年他当记者每天跑采访时所骑的；萧军书房墙上挂了一张鲁迅的画像（陶元庆一九二六年所绘），而没有挂自己的相片。这有别于其他书房多数是挂作家自己的相片。萧军非常崇拜鲁迅，是他的恩师。萧军的小说《八月的乡村》一九三五年八月出版时，鲁迅作序。

看完了三个展厅之后，章萍萍建议大家去

微型小说：

在晚宴上

■ 林万里

在“洛杉矶国际华文文学研讨会”闭幕式的晚宴上，来自五湖四海的专家学者们聚首一堂。好不热闹。郑德生教授、齐冠群教授和作家鸥低飞先生坐在一起。肚子里有料的人聚集在一起，就不怕没有话题来瞎聊。酒过三巡，菜上五味后，话就更多了。大家轻松地一边吃东西一边侃大山。天南地北说个没完没了。

北京来的郑德生教授喝了一点酒，脸上开始有点红晕，乘兴给大家讲了个故事：

“我读南师大附中的时候，我喜欢上了文学。在所有科目中我最高兴上的就是语文课。可惜很倒霉，我们碰上了一位蹩脚的名叫

杜高厝的语文老师。在课堂上讲解诗歌时，他几乎都是这样说，这首诗读起来很顺口，不会诘屈聱牙，所选用的词句很准确，不会模棱两可，不会产生歧义，当然就不会让人感到朦胧难懂。全诗借事抒情、融情于理、咏物言志。所以这是一首很成功的作品。讲唐诗也是如此。不知从几万首的唐诗里选出来的《唐诗三百首》，流传至今已几千年的经典，难道还需要由他多说一句‘是成功的作品’吗？用‘读来顺口’和‘用词准确’来解读经典，难道不是白痴所为吗？讲解尽是废话。在讲解散文时，他几乎都是这样说，在本篇里作者十分

(下转166页)



左起：林万里，章萍萍，卜汝亮，唐锦欢摄于文学馆大门前

(上接164页)

参观十三个名家塑像。我告诉她，刚才已绕了一圈。她说，现在还有时间应该再仔细观赏并摄影留念。

文学馆为完成塑像的工作。把这个任务交给中央美术学院的雕塑家们。但有一个例外，就是鲁迅的塑像是请巴黎的熊秉明先生来做。熊先生谈了他的构思并强调材料一定要用钢材，才能充分体现鲁迅的刚毅、朴素和凝重。结果出来了一个非常奇特的鲁迅头像，整个一张脸上只有一道粗眉毛，一只小眼睛，加上一个鼻子和一把浓胡子。真的神奇到家了。我们看了这一头像就会联想到鲁迅的名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这里再介绍一下孙家钵教授雕的赵树理的铜像。赵树理背着手走路，身子有点驼背，手中拎着一顶软帽，牵着一头小毛驴，驴上侧身坐着一个小姑娘，她就是《小二黑结婚》中的女主人公小芹。再仔细看看，赵树理的制服口袋里还插着一支老式的钢笔。构思得多么有趣。赵树理极为放松和自然，看起来不像作家，倒是更像一个普通的农民。

我们四个人——章萍萍、卜汝亮、唐锦欢和林万里，在塑像前拍了不少相片留着纪念。就这样结束了两个半小时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参观。

(上接165页)

成功地运用了贴切的‘比喻说法’，用‘花’来比喻‘美女’，用‘放屁’来比喻‘胡说八道’。你看写得多么好多么生动。作品从头到尾，比喻中肯、脉络清晰、形象鲜明、叙述流畅、紧扣主题、动静交错、疏密适中、首尾照应。这是一篇很优秀的散文。讲解又全是废话一大堆。若不是一篇优秀散文，难道教科书会把它选进吗？杜老师由于文学修养还不到火候，看不出名篇的优点和特色，只好随便抓住很一般的修辞格之一的比喻手法当作特点来瞎吹，把学生当傻瓜来哄骗。杜老师耍花招很有一套，为了掩盖文学修养的浅薄，要把自己装扮成精通业务的语文老师，只好把《写作词典》里的词条，死拉硬拽地把它嵌入他的话语里，让学生产生老师很有学问的错觉。用词条大杂烩来糊弄大家。害得我们听得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得出结论，杜老师的这些毛病是出自他欠缺审美鉴赏能力的缘故……”

好像是酒起了一点作用，郑教授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好像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这时，来自美国的齐冠群教授，中途打断了郑教授的话，插嘴说道：“郑教授，你的故事够精彩。实在妙不可言，这是发生在中国学校里的奇迹。蹩脚的语文老师竟然培养出一位像你这样出色的文学评论家。稳得福

(Wonderful) 郑教授你要好好去感谢你的恩师才对呀！”

“齐教授，你说错了。好在杜老师教我们的时间不长。不然不知将被他‘熏陶’成什么样子，他只教了我们半年。第二年校方调动工作，不让他去讲课了，分配他去打钟管上下课。好像也兼管收发室和打扫厕所的工作。第三年在学校里看不见杜老师了，不见踪影，不知去向。”

郑教授一说完，作家鸥低飞先生接着讲话了：“听了郑教授的精彩故事，又听了郑教授‘欠缺审美鉴赏能力’的评断。我马上就知道你的杜老师的下落了。知道他目前安居何处。”

“你快告诉我，他现在在哪里？”

“他已经离开中国移民海外了。目前他住在非洲坦桑尼亚联邦共和国的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市。在那里他发表了好多的文章，当上了多产的文学评论家。已经出版了两本文学评论

集。当然这两本书，都是自费出版，当宣传品拿来大赠送的。据说坦桑尼亚的总统还出席了他的新书发布会。他已成为当地社会名流了，是主席、秘书长级的人物。”

“他能向海外发展，能在非洲当上文学评论家，算是一件好事。看来现在杜老师大有长进有出息了。不像当年把任何事情都搞错的草包。你说的消息可靠吗？”

“当然可靠。因为我是来自非洲的坦桑尼亚。对那里的文坛当然了若指掌。你说杜老师大有长进有出息了。我看那倒未必。不然我也不会发现他已落户达累斯萨拉姆市。现在他所写的文学评论的模式，就跟你刚才所说的课堂上讲解课文的模式，一模一样分毫不差。所以我可以判断这一位评论家就是你当年的杜老师。这种模式除了你的杜老师，别人是写不下来的也学不来的。好在我们那里也只有一个杜老师，不然将是文坛的大灾难。杜老师冒充内行，不懂装懂，胡乱吹捧，误导读者。他太自信了，看扁当地文坛，以为文坛那一帮人都是‘文学盲’之辈。确信自己弄虚作假的伎俩不会被人识破。只能骗一时，哪能骗一世，最后还是被人揭穿。如果勉强要说有长进的话，只是更精通阿谀奉承。为了笼络人心巴结文友，所写的文学评论里充斥了谄媚和马屁。为此讨好了许多人。这些人就把他当作恩师来顶礼膜拜。吹捧者与被吹捧者获得双方共赢皆大欢喜，这样就共存共荣文运长久。今天的杜老师可神气呢。他自己公开说了，他妈的以后就不必再去学校打钟了，他妈的也不必再去管上下课、收发室、打扫厕所的工作。”鸥低飞把情况说得一清二楚。

郑教授凝神聆听着，一直不断地点点头。心里想杜老师竟有这么多的离奇故事。

全桌人听了，愕然。文坛怪事年年有，看来今年也不少。

在饭饱酒足之后，专家学者们又长了见识，变得更加聪明。今晚才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有贩卖假药和假名牌货之外，还有贩卖假的文学评论。

夜深了，晚宴结束了；不过我们的杜高厝老师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爱与勇气

■靖 竹

小小莫妮卡突然发高烧不退，检查结果是这名意大利小孩患了白血病；医生要求所有亲属都来做骨髓匹配实验，寻找适合的移植，而结果是无一适用。医生因而建议她父母再生个孩子，取其脐带血输给莫妮卡；孩子的父母亲在万般不得已的情况下说出了真情。

原来三年前的一个夜里，莫妮卡的母亲玛沓在快餐店打烊后回家。大雨滂沱的街上看不见路人；行经一个废弃的停车场时，她看到一个年轻的黑人手持木棒向着她走来，她开始恐慌，然而，一切都太迟了，那黑人抡棒挥出打晕她，接着更进行强暴。

可怜的玛沓从昏迷中醒过来，带着浑身伤在凌晨时分走进家门。她的丈夫听到她的遭遇，愤怒地冲往案发现场，想找那个黑人算账，可是人家早溜得无影无踪。但更糟糕的是不久玛沓发现自己怀孕了！夫妻俩非常担心，就怕胎儿是那黑人留下的，几度想打掉，但又心存侥幸，也许那是他们自己的骨血，怎知等到翌年三月瓜熟蒂落，生下的却是个黑皮肤的女婴！

那像巧克力加牛奶的肤色刺激着玛沓，她想把她送去孤儿院，然而，婴儿的哭声让她心疼得舍不得，毕竟她是孩子的亲生母亲，这对虔诚的白人基督徒夫妇最后决定养育这个女婴，并取名莫妮卡，此外，玛沓还会面带微笑地告诉人，因为她的祖母是黑人，小Baby是隔代遗传。

至此，医生认为应呼请这孩子的生父出来救莫妮卡，而玛沓也声言为了救孩子，她不会告对方。于是由医生注销了一份特殊的匿名寻

人广告，在茫茫人海中寻找一个曾犯强暴、伤害罪行的黑人；意大利各地自愿捐献骨髓的人热切地响应，事件被炒成最热的新闻，但是，那个黑人还是没有出现。

不过，在那不勒斯一个富有的旅馆主人阿奇里看到新闻后，心里有数，镇日里惶恐不安，他没忘记三年前那个雨夜里自己的罪行；由于遭受白人老板的歧视、辱骂，他怨愤难平，灌酒解恨，醉醺醺地拿雨夜独行的白人女子泄忿。事后便急急逃离这个城市，另求发展。努力和运气使他不仅结了婚也创立了一番事业，尽管极想出面救孩子，但又怕已建立的声誉受损，更愧对妻子和儿子。

心烦意乱让他失控打了儿子一耳光，稚儿气愤地抗议他是坏爸爸，以后不要爸爸了。虽说是童言童语，可是那声“坏爸爸”扎得他心疼不已，几经挣扎他终于对妻子说出了实情，他妻子的恼怒、失望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当她反过来想到玛沓和她的丈夫不顾自身所受的伤害，一心只为救孩子，便更敬重玛沓一家。因此，决定陪着阿奇里去看他们。

当年的加害人与受害人双方在见面的那一刻抱头痛哭，由于一个人的愤怒、怨恨铸成大错，害了另一个无辜妇女；一个孩子因为母亲的爱而重获健康，也因为她母亲的宽容，使得一个犯错的父亲鼓起勇气来认错赎罪，勇敢地面向未来；更重要的是把纠在阿奇里心房的那一块顽垢清除，让他能够重新做人，而几年来压在玛沓和丈夫心头的巨石也移开了。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也是捐赠骨髓的幕后真相。



■ 晨 雨

前几天读了一篇文章，它的题目是《有什么关系》。主要讲述的是一些在一个基督教堂的孩子们，姑且就叫它做基督堂吧。在那个时候，这些孩子们所属的基督堂和另外一个基督教堂……洗礼堂有着激烈的竞争，因为他们两个教堂是邻居。

有一天，基督堂的一个年青的牧师把孩子们分组后，让他们一组一组地到市区去做一些好事，然后回来向他报告。最后一组的孩子们去了一个寡妇那里，这个寡妇一直是由洗礼堂的孩子们在照顾。当孩子们帮她做了很多工作之后，她以为他们是洗礼堂的孩子，所以就对他们说如果没有他们这些洗礼堂的孩子，她不知道该如何活下去。孩子们听了并没有更正她说他们不是洗礼堂的，而是属于基督堂的。当他们回来报告的时候，牧师很生气地问他们说为什么不更正，结果孩子们回答说更正不更正又有什么关系呢？

当我读完这个故事的时候，一句圣经上的句子突然跑进我的脑海：“我实在告诉你们：谁若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天主的国，决不能进去（谷10:15，思高圣经）”。我认为孩子们是天真单纯的，在他们的心中是没有分别、比较和竞争的。他们不去管他们是属于哪个堂，他们只是单纯地为有需要的人做了一些事情而已。

在我们的生活经验中，我们成人做一些事的时候常是会有选择性的。其实我们忘记了爱是没有边界的。当然，我们是不可能成为小孩子或是让我们的童年再来一次。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做事情的方法和态度，也可以改变我们的心，而去打破那些阻碍了我们的界限，这样，我们就可以带着一颗爱心自由地去做一些好事了。

情伤梦断

■ 欣 荷

停电了，半夜两点半从郁闷的梦中醒来，才发觉停电了。窗外淅沥的雨声，夹着咆哮的风声，听在耳中，烦在心里，从梦里伴随来的不安更是加剧。想再入睡，是不可能了。原来浅睡的自己，是禁不起半夜醒来的考验，看来今夜听着风雨声等天亮，是逃不掉的折磨。

有许多“因为”加在一起，今夜，偌大的屋子里就只有我一个人。我把枕头边的手电筒扭亮，慢慢下床打开卧室的门，客厅有一扇窗没关，凉飕飕的风扑向我，吹散了浮在心灵里脑海里的最后一丝朦胧。真的，整个屋里就只有我一个人！内心的孤寂加上外在环境的冷清，使得整日忙碌的我，忽然有一种类似空山明月的宁静。反正也睡不着，索性坐在客厅摇椅上，使劲用力摇晃，让自己更清醒一点。

清醒也不好，曾经喜爱的风雨声，今夜成为烦扰的嘈杂声，接着宁谧而来的是令人气虚又浮躁的窒息。

坐在客厅，面对的墙壁上就挂着他的遗照，这一张相片不是我中意的。因为他走得太突然，在他猝死的涛天巨浪里，我变得手足无措，许多后事都由亲朋好友代劳；更衣净身时，就在他的皮夹里拿了这张相片请侄女去放大。即便不满意，长辈说也是等三载“大祥”以后，相片才能更换。我是基督徒，原不该听信民间“有的没的”传说，为了不影响家族的和睦，也就姑妄听信了。

夜色实在凄冷，开启手机“多媒体资料夹”，点选音乐档案中的国语歌曲，挑来选去，先选了邓丽君的《彩云飞》，这是他喜欢听的一首歌。

问彩云何处飞，愿乘风永追随，有情若能相聚，死也无悔。

我有情深似海，你痴情可问天，誓相守，常缠缠，岁岁年年。

我怎能离开你，我怎能将你弃，你常在我心底，信我莫疑。

愿两情常相守，在一处永成梦，除了你还

有谁，与我为偶。

邓丽君甜美的歌声像小精灵荡漾在夜色中。我的口中轻轻跟着哼唱，眼睛却不听使唤任由泪水泛滥成灾。对他的亏欠一直是我心里的最痛！他生病之初，因他不说，我也不知严重性。那段时间正忙着学校庆典，早出晚归，甚至不归，夜宿章薇家，到他痛不能忍时，由媳妇送去医院诊治，方才电话通知我赶去医院。虽然接着一个月的诊疗和检验，我都全程陪同，可，心里悔恨的死结却根深柢固盘绕着无法解脱。如果我对他的关心加多一点，早些

发觉他身体发出的警讯，或许他不会走得如此匆匆。

明知道他的归天安息是神所允许的，仍不能不伤痛。参不透生离死别，就摆脱不了情伤梦断。此时，手机里传来费玉清的歌声：

情何以堪，泪两行；情何以堪，梦两断，……谁说有缘就能地久天长……

天还没亮，亮不亮，没关系。

（后记：写于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凌晨，风神台风过境的停电夜。用手电筒照明，手写此文之草稿。）

那双眼睛

■ 筱筠

日前到旅行社办点事，去的时候是午后一点半左右，办公室里只留下两名女员工，老板和其它员工都不在。朝街的玻璃门没上锁，我轻轻推开门进去，就近坐在门边莉迪亚的桌子对面的椅子上。莉迪亚是我熟悉的女职员，我们开始谈起有关话题。

不一会儿，我身旁的门被慢慢推开，我并不以为意继续交谈着，直到手臂被一种似曾相识的特殊触碰所动，转头一看，是一支脏黑的小手，正不停地固执地重复点碰着我的手臂。我连他的脸都没瞧上一眼就习惯性地想伸手自钱包里取零钱，却被莉迪亚制止了。她说，不要给钱，在这一条街上像这种小孩多不胜数，只要给了一个，一会儿可就会成群涌来，你尽管别理他。同时她开始劝他离开，可那小孩倔得很就是不肯，莉迪亚只好摇摇头，无奈地叹了口气，唉，真是硬脑袋，就没再理他了。

为了说明不能随便施舍的理由，莉迪亚于是举出一个生动的事例，前一阵子也有一个像这么小的男孩（大约五、六岁），到办公室找她要钱，因为可怜孩子衣衫褴褛，面黄肌瘦，而给了几个钱，不意孩子竟天天准时来报到，后来竟耍起赖来，不给钱就赖着不走，甚至对每个上门的顾客也同样伸手触碰，闹得办公室的门每分钟不上锁都不行。后来还拦在莉迪亚每天上班的路上强行乞讨，令她心烦不已。不得已只好狠起心来，来个坚决不给，好不容易

才让那孩子死了心。

听她这么说我也就不敢再随便给钱了，我们若无其事继续交谈着，突然，坐在我右边的另一位员工发出一声惊呼，“Ate,Ate……快点走开，你看那小孩手上拿着刀子！……快……快走开……”我不看还好一转头，哇呀，我的天啊，那小孩两只大眼怒瞪，两眼喷出挑衅之火，手上握着一把可以伸缩的美术刀，正用那小小的手指头推出推进在我眼前不停地摆弄着，看那架势大有不给钱就捅你一刀的意思。可不知怎的，那一刻我一点都不觉得害怕，因为我的大脑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看着那一副矮小瘦弱，还够不着我腰部的身高，还有除了过于早熟的暴戾眼神之外的稚气脸部，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将他与印象中的持刀抢劫犯联想在一起，怎么可能？一个年仅五、六岁的稚童竟做出如何行为，要不是亲眼所见，任谁都难于置信！

不待我反应过来，莉迪亚已经起身绕到他的身后，慢慢伸出手来软硬兼施地把刀子夺了回来，又顺手将一盒摆在桌上的文具（内有一把剪）放到柜子高处，这才安下心来。无法想象的是，这小孩见威胁人的武器没了，面对眼前三个大人他不但面无惧色还干脆来个死缠不休，登时一屁股坐到门边，双腿乱踢耍起赖来，而那凶狠瞪人的眼神自始至终不变。

莉迪亚说再不出去要报警了，还说要把



他送到描浪涯去，他无动于衷，我于是确定这是个“小老江湖”。莉迪亚生怕过一会老板来了会不高兴，动手要将他推出门外，怎知那“小江湖”居然和她耍起了狠，一边用脚猛踢一边死命抵抗就是不出去，一旁的员工只好起身协助，两人大费周章总算将他抬出门外。怎料事情还没完，锁上的玻璃门忽然传来阵阵捶击声，一看是两个握紧的小拳头在不停地捶打……砰砰……砰砰……砰砰……是愤怒的发泄？是无望的残喘、或是幼小心灵无法承受的重？

小孩的眼睛仍然发射着一股凶狠的怒气，那是一双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中，今生无法

忘却的五岁孩子的眼睛。都说眼睛是灵魂的窗子，一个五岁孩子的心灵本应是纯洁无邪的，为何他的心灵会如此过早地受到罪恶之魔的污染！难道把他带到这世的人没有责任？随意生下孩子，随意丢弃，不管不顾任其自生自灭，这种人哪有资格为人父母？可怕又可悲的是，在我们的身边，这样的人比比皆是。本文中的男孩只是社会的一个缩影。而问题出在哪里呢？又有谁真正去关注、正视问题所在？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真不敢想象这名男孩，还有更多满街流窜的男孩将踏入何种世界？对这个社会又将造成多大的危害？由此怎不令人忧心忡忡啊！

只因天空有雨

■ 佳 星

今晚的夜色很美，猛然之间她想去海边走一走，她的家就在海边，下楼步行只需十分钟时间就可以拥抱大海，但她好象感觉海没什么，也没什么好看的，这对内陆人来说是一种奢侈，对住在海边的人却是习以为常的事。这么浪漫的夜色，在海边散步的人却不多，原因出在新市长身上，他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就把夜市给取剔了。昔日热闹街道一下子冷清起来。站在海边眺望大海，深蓝色的海水轻摇着海边的小船，海风带着鱼腥的气息，温柔地调戏着站在海边的椰树。

站在海边还不到十分钟，繁星的夜空飘下了珠点，毫无准备的她有点狼狈，心想：“好久没出来散步了，出来散步却赶上了小雨，唉！”她深深的叹了口气，孤独感一下子向她袭来，看到散步的人们四处逃避，她却没有回家的意思，任凭雨点打在她的身上。雨根本不在意她是否带伞，它丝毫没有歇脚的意思，任凭雨点打在她的身上。续而撒下了雨网。街边的路灯也不那么明亮了，漆黑的浪花有节奏地拍打着海岸，吧嗒……吧嗒……好象在抱怨什么，椰树紧紧地搂着小椰子们，惟恐其中一个

离开她的怀抱。此时的她，一个人傻傻的站在海边，她不知道期待着什么……？

只因天空有雨，只因一把伞，让他们相识；只因一把伞，让他们相知；只因一把伞，让他们相爱。有一位哲人说过：“要正确地判断一个人，首先要观察他平时的一举一动，出其不意地看他每天干些什么。”有一句箴言说得好：“绝不要相信任何人，因为任何人都可以信口雌黄。”人间万象，在这变幻不定的时代，不计其数的日子，形形色色的考验经常组成不同的命运，然而，谁也无法控制某一个人行踪，人是热衷于动、热衷于变的。人们在不同的主意之间游移不定，对什么都不愿意坦白地、自由地、绝对地、有恒心地作出决定。他们相识完全是偶然的，这偶然对彼此产生的影响，是刻骨铭心的。她认为：“如果，一个人不对自己的一生确定一个大致的目标，就不能有条有理地安排自己的个别行动，人的主要本领是善于适应各种习惯，将自己拴在单一的生活方式上，这不能叫做生活，只能叫生存。”人各有志，他们就这样在明媚的阳光下分手了。



人

性

■ 荣 超

记得童年时期，最钦佩当警察和消防员这两种职业的人。警察锄强扶弱，维护社会正义及治安。消防员纵横火场，拯救人民生命财物于“十万火急”中。

长大后移居岛国，见到人民保母和烈火英雄当中一些“害群之马”，心都凉了半截，对这两种职业的崇拜与仰慕之情，也渐渐淡了。

月前香港旺角嘉禾大厅发生五级大火，两名消防员壮烈牺牲。然而他们的死并非只是在火警现场走避不及而殉职。据说当时大火吞噬四个人，于生死关头中，四十六岁的消防员萧永方及徒弟廿五岁的陈兆龙将其仅余的氧气让给了另外两个灾民。

四个人两个氧气罩，意思就是说只有两个人能够存活下来。假如是您，您会毫不犹豫的脱下氧气罩，盖在那两个灾民的口鼻上吗？

在这个社会价值观念已愈来愈沦丧的今天，我奇迹的找回了几乎已经失落人性伟大的一面。当他们脱下氧气罩的一刻，他们想的是什么呢？家中老迈的双亲，还是嗷嗷待哺的幼儿。也许都没有，只有救人的强烈意念令他们慷慨就义。

然而，慷慨就义难啊！

岛国也是一个经常发生火灾的国家，特别是三四月旱季时，火灾更是无日无之，消防车的警号声终日响个不停。

无独有偶也是月前，此间某个商场发生了离奇大火灾。话说离奇，因为此场大火连续延烧了六十多个小时，结果整个商场被烧为灰烬。而一开始只是从商场内冒出浓烟，经过七、八个小时，火势才开始蔓延。据消防处的解释，由于温度过高，而消防设备又落伍缺乏。

离奇的事情其实不止一桩，且接二连三的发生着。记得年轻时就听说过在火警现场，灾民为抢回家中细软财物而命丧消防员利斧之下。并非避火不及命丧火窟，而是争执为财成为斧下游魂，实在叫人惊讶不已！

然而，我不禁要想，当悲剧发生时，是什么原因成就了人性置生死于度外，舍己为人这种高

尚情操的美好一面，却为何也让我们见到人性贪婪无知，罔顾他人生死，只求自己发财的丑陋可恶一面。



小 刚

姐姐和小妹去巴厘岛玩了一星期，她们传来一些在当地拍的照片，那景色，确实美得让人难忘。

在一些照片里，我发现有的房子边都有一个小亭子，我问那是干嘛的？她们说那叫“发呆亭”，是专门给人在那发呆的。

在听到这个名字时，我就觉得很有创意，发呆本是难登大雅之堂的，想不到在巴厘岛却有专门的亭子供人发呆，难怪巴厘会有“神仙岛”的美誉了。

听小妹说，这种发呆亭很精致，一张桌子，周围围着几把靠椅，街边也有做发呆亭的店子，所到之处也不时看到发呆的人，什么也不做，只是坐在那静静地发呆，没有谁催促，不用知道时间，也不急着做什么，就那样发呆，透着一股慵懒，让人心生羡慕。她说比起她们这些边度假还得边赶路的游客，巴厘人真是过着神仙的日子。

在中国人心里，“发呆”是个贬义词。小孩子发呆，保准会被大人呵斥，好象一刻不停地显著机灵才是小孩子的本份。

而大人发呆就更不可原谅了。别人会揣测你遇到什么麻烦，或家里出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要在工作单位发呆，被领导看见，准会皱眉：不好好做事，坐在这发什么呆！

于是，在许多时候，人们都表现出自危的紧张，尤其在人前是必须显出一股精神抖擞的劲，生怕被人抓了把柄，盖上“发呆”的烙印。

殊不知，再机灵、再精力充沛的人也是需要发呆的，静下来什么也不想，只是让大脑放松。

现代人都说做人难，我倒觉得应该是做中国人难，因为中国人是最擅于“关心”人家私生活的。

好羡慕巴厘人，发呆竟也发得那样名正言顺，发得那样彻彻底底，发得那样毫不掩饰！



健康至上

■ 小 小

前阵子手头上不太宽裕，去逛商场的时候，看到喜欢的皮包和鞋子都舍不得去买。昨天突然有了一笔钱，我下班之后立刻杀到商场去，买了一件衣服、一双皮鞋，还有一大堆奇奇怪怪的东西。最后天黑了，钱也花得差不多了，我才心满意足地带着满满的“战利品”凯旋而归。

回到家的时候，我趁妈妈在厨房里忙着准备晚餐的时候，赶紧偷偷把东西拿到自己的房间，关起门来，开开心心地打开每一个袋子，向姐姐展示我刚才的战果。这个时候终于把积压一周的怨气全部冲散了，心情特别好。

我不是特别喜欢逛街的人，但是每次只要有压力或者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喜欢到商场去逛一圈，买些自己喜欢的东西。逛街也算是疏解压力的有效方法之一。

还有另一种方法是将压力化成食量，将嘴巴里塞满食物，狠狠地咀嚼之后才吞入肚内。吃饱了，喝足了，心情也好了。只是这种方法就显得不太爱惜自己了。没错，心情是好了，但是体重也会增加。我觉得要吃，最好还是得小心点，多多爱惜自己的身体才行，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一个人最害怕的不是没钱，也不是没权，而是没有健康。现代人越来越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知道要注意养生了。人人都爱吃，但是人人都怕死。

小的时候什么也不懂，可是当我越来越大的时候，我身边的亲朋好友不断有人在离开，死亡的概念在我的脑海里越来越明显了。最近几年，逐渐有不少朋友患上癌症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那种只能在书上或电视上看到的病症其实并不遥远，我开始感觉到害怕。

今天我们开教务会议的时候，校长也提醒老师们每一年都要做健康检查，以防有什么病变。我还记得校长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不希望有谁离开我们，只希望能和大家一起多合作几年。”

校长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这几年学校已

经有三四个人被诊出有癌症，其中有两个因而过世，说起来让人不胜唏嘘。生命何其脆弱？要离开也只是瞬间的事。

爱惜自己，维持健康，我们才能赢来更美好的明天。而要活得健康，活得快乐，除了在饮食上要注意，心理上的健康也同样重要。所以适时疏解心理上的压力，是件很重要的事情。

钱没有了可以再赚，而健康没有了是怎么也找不回来了，不是吗？

雪恋

■ 婷 婉

下雪啦！

因为多年在菲，好久没在北京碰上下雪。那种亲切的感觉真的是无法形容。但见那雪花正轻轻地拍打着我的窗棂，温柔地唤着我的名字。我的心啊，按捺不住冲动，即刻飞一般地将我自己推出门外。

有时连我自己也觉得奇怪。虽然年龄已进中年，可一见到雪，一定是兴冲冲、激昂昂地。就算是在雪地中，我那欢快步子的节奏绝不亚于肆无忌惮的孩子们，我那激情奔跑的速度也绝不会输给青春的少女们。

在这雪花纷飞的原野上，我像是一只着迷的蝴蝶恋恋地追逐着那飘柔荡漾的雪花，一刻不愿离开左右。

雪花呀，雪花！你能不能带我去寻找儿时跟玩伴们一起的足迹，去回味那童贞般的欢声笑语；你能不能带我去寻找那曾绊倒过我的小雪沟，让我再感受一次自己坚强地爬起来的那种自豪的感觉；雪花呀，雪花！你能不能再陪我去一次那冰河上天然的大舞台，让我与你一起翩跹舞蹈，再成为你剧中的女主角去赢得整个世界的掌声！

雪花呀，雪花！我是多么地爱你！你潇潇洒洒，轻柔漫舞，让人眷恋不舍。是你把我的青春气息从心底深处焕发，只要你在身边，我便会顿然浑身充满爆发的活力，在你的天地中展示出我



内心对生活狂热的执着，更让我对那些坎坷艰难有了勇于面对和奋力冲破的勇气；雪花呀，你使我油然变成一株在冰雪中挺立盛开的梅花，让我懂得生命要经过不断的砺炼才能放射出神奇的光彩！

雪花呀，雪花！你毫不吝啬地给大地装点上盛装，把这世界变得如此清纯！你更是了解我对你炽烈的情感，为我披上圣洁的白纱，牵

引着我走向那奏出神圣乐章的殿堂，去体验那人生幸福的时刻。

雪花呀，雪花！我是那么爱你！别离我而去！没有你，我便失去了力量的源泉无法呼吸。为了配合你，我愿永远置身这寒冬腊月里，地冻川冰之中。只要有你，我将无怨无悔地将生命奉献给你！并成为你永远的伴舞者！

拾荒者的爱

■ 庄农夫

八年前的一个中午，烈日当空，我驾着小车和T君前往朋友家。

小车在坑坑洼洼的小路上慢慢地行驶。突然，前方的一辆小推车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一辆拾荒者的小车，推车的是一个高高瘦瘦的年轻人。车的四周挂着几条麻袋，装着瓶瓶罐罐和破铜烂铁。车中坐着一个少女，正整理着一些破旧的纸箱，少女时而抬起堆满笑容的瓜子脸，与小伙子说说笑笑。

瞬间，我脑中浮现出歌手尹相杰和于文华的身影。小伙子一身穿着整洁贴身，脸上有几分帅气，那身材是尹相杰望尘莫及的；那少女端庄秀气，皮肤也许没有于文华的白皙，但那水灵灵的大眼睛都是于文华难以比拟的。当时，尹于两人的《纤夫的爱》正红遍大江南北，流行于海外华人之中。这首歌优美感人，不少人都会哼来唱去。我不禁感慨地告诉T君：“你看！这不是菲律宾版的《纤夫的爱》吗？”随即哼了起来：“妹妹你坐车中，哥哥在路上走，恩恩爱爱推车慢悠悠……”

“艺术和现实之间是那么的相近，却又是那么的遥远。”静默许久的T君终于开口了。“贫穷之中也有愁和悲，也有怒和爱，也有欢和乐。纤夫的爱只是一种抽象的浪漫。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的日子并非常有。这对金童玉女，不知他们能相依相伴几多时！”

小推车落到我们的车后，渐渐地越离越远……

人们总喜欢把尹相杰和于文华看成天生的

一对，然而，八年过去了，妹妹于文华并没有让哥哥尹相杰亲个够。她先是嫁给了《纤夫的爱》的作曲者，尔后发觉两人个性不和而分道扬镳。后来，妹妹又梅开三度，和制片人重新组合。而胖得有几十分可爱的哥哥尹相杰，却因妹妹的原因，至今依旧伶仃一人。

八年过去了，八年后的今天，在前往朋友家的路上，我又再次地见到那对拾荒者。我放慢了车速，缓缓地跟在他们的背后，眼前的景象已和八年前不大相同。推车旁，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右手拉着一辆小自行车，左手推着推车，显得精灵勤快；推车中，一前一后站着两个小女孩，白白的皮肤，大大的双眼，欢声不断，十分地天真可爱。推车也改变了模样，加长、加宽，还加上了帐篷，再也不怕烈日，风雨一来，大人小孩尽可躲进小车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

八年了，当年的小伙子壮实了许多，有力的双手正紧握着岁月车把，宽厚的胸背恰似一堵小车的挡风墙。八年了，当年的少女依旧在车中整理着纸皮和瓶罐，面庞虽失去了往年的秀气，但依然是一副笑容，那笑容透着一种对生活的满足。

看着，想着，我陷入了沉思。那对“纤夫者”有着充满激情的歌喉，有着轰轰烈烈的舞台，有着风风光光的生活，可是他们的优美的歌声却是唱给别人听的，而眼前的拾荒者，他们有艰辛的劳动，平淡的生活。也许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享受些许天伦之乐的生活情趣后，会唱着自己的《拾荒者的爱》。这是他们自己的歌，这歌会化去生活的平淡，化去劳动的艰辛。

我将车开得更慢，让推车渐渐地向前远去。看着他们的背影，欣赏着一幅承载尘世风雨的诗画：“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天涯最向往的地方是 荷兰



■ 天边的云

一、天涯与阿牛的由来

我就是天涯，但天涯不是我的本名，我本名叫舒玲，老妈说取之美丽玲珑的意思，可我怎么听都觉得庸俗至极，背着我妈偷偷给自己改名：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霄。当我看到杜甫这首诗的时候，就决定改名叫“天涯”。我没有杜甫的文学才气，只是觉得这两个字像极了我的心境，人在异乡，心在天涯，其实我这个人没什么能耐，长得普普通通，往人群一站就没影了，看到身旁美女如云，个个美得可以放光，我就以为丑小鸭也许哪天也可以变天鹅啊，怀着这样的美梦，我决定要给自己来个改头换面。这改头换面嘛，当然就要先从头开始，经朋友介绍烫了一个公主式的波浪卷，得意了二三个月之后，因为天天要上发胶太麻烦，又去把头发拉直，再剪了一个日式发型，为了让发型突出又染了最近流行的咖啡色，三餐变二餐，萝卜配豆腐。经过了一连串非人的折磨之后，一头美丽的秀发变枯草，饿得两眼昏花，四肢无力，腰间的肉也没掉一点，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乌鸦就算飞上枝头也成不了凤凰。有了这样的觉悟，也就死了要把自己变成天鹅的美梦了，做灰姑娘也没什么不好，说不定哪天也有骑着白马的王子拿着一双水晶鞋出现在我面前，可是每次我这样说的时候，我的哥们阿牛就会很皮痒的在一旁附和：“我说天涯，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他也有可能是唐僧，那双水晶鞋可只有四码那么大，你看你那双脚穿得进去吗？”我只能在一旁狂吐血，真是误友损友啊……

阿牛拿着一张世界地图坐到我身旁，一脸正经地问我：“天涯，你最向往的地方是哪

里？”

我说荷兰，想象着蓝天白云下，有风车、千纸鹤，仿佛自己也跟着飞起来了，真美。阿牛出乎意外的没嘲笑我，而是摸摸我的脑袋，对我说：“我相信天涯有一天会实现这个梦想的。”听他这么说，心里突然有丝感动，其实阿牛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朋友，原本他也不叫阿牛，他本名叫江孝儒，我觉得太老成，比我的本名还俗；有天出去玩，看到一头牛在吃草，我就想起有一次江孝儒伏在桌上吃面的情景，我就冲他喊：“江孝儒，我看这牛跟你挺像，说不定五百年前你们是本家，我看你改名叫‘阿牛’得了，人家金庸笔下男主角张无忌不也叫阿牛吗？有句话说，与其一般俗，不如至尊俗，俗到无法再俗就大雅了。”说完这句话，所有的人笑得前俯后仰，我的头顶起了个大包，阿牛也就成了江孝儒的别名了。

跟阿牛怎么认识的，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好象跟一个饭盒有关，总之他吃了那个饭盒之后，就成了我的朋友，我常在遗憾我妈没给我生个姐姐或妹妹什么的，阿牛正好填补了我这个遗憾。有天我就正儿八经地跟他说：阿牛，要不我们结拜做姐妹吧！我兄弟已经够多了，我把你当姐姐吧！阿牛伸过手摸摸我的额头：“天涯，你发烧了吧！要不就是想姐姐想到病了！”我在一旁呵呵地大笑。

二、阿牛的友情

虽然跟阿牛没结拜，他也没变成我的“姐姐”，不过从那天以后，他倒像是我的一个哥哥了，每次伤心难过的时候，他就会静静地坐在我旁边，然后很讨打地说：“肩膀借你靠一下吧，只是别把鼻涕粘上来。”这时，我就会哭得更大声了，阿牛一直以为我是故意的，



其实不是，我是因为心里感动，突然想起每次出门闲逛，不管多晚、多远，只要打电话跟他说：怎么办，我拦不到车回家！不用等太久，他就会穿著睡衣，趿着拖鞋、睡眼朦胧，头发散乱的出现在我面前，然后对我大吼：“你找死啊！这么晚了还自己一个人在外蹓跶，下次再这样，我就关机，不理你。”可是，下次、下次、下次，我都打得通，他还是会一副狼狈相的出现在我面前，想着，想着，我就哭得更起劲了。

外人看来，都认为我跟阿牛是情侣，不管我怎么解释，没有人相信，他们说那家伙对你的关心远远超过了一个朋友的范围，我就会跟他们争论，可是争到最后我自己也开始心虚了。我对阿牛是没有男女之情，我真的把他当哥哥看的，可是阿牛有一次喝醉了，嘴里嘟囔着什么，别人没听清楚，以为他说酒话啦，可我听清楚了一句，他说：“天涯，我喜欢你。”

三、天涯的爱情

我开始有意的躲着阿牛，虽然我可以装作没那么一回事，但我不能伤害他，因为我不能接受他的感情，我有了喜欢的人，他叫书涵，很诗意的一个名字，有时我也很纳闷我是喜欢他的名字，还是喜欢他的人，不管什么原因，我就是喜欢上他了，义无反顾的。他是阿牛的朋友，有一次阿牛他们一伙人去唱KTV，把我也叫去了，走进包厢的时候，一个男孩对着电视在唱“单身情歌”，很孤单的背影，就在那一刻，我竟然喜欢上了一个陌生人，爱情总是在不期然中与我们相遇的。爱得如此决然，我甚至愿意为了这个男人洗手做羹汤，放弃自己的理想，改变自己，虽然有点委屈，但爱一个人不是应该如此吗？可阿牛不这样认为，他说：“天涯，放弃吧，他不适合你，你会受伤的。”我认为他在挑拨我的爱情，我鄙视的对她大喊：“江孝儒，你再这样说，我就跟你绝交。”阿牛知道，我如果叫他江孝儒，那就表示我真的生气了。他没再说什么，叹了一口气，转身离去，夕阳下，他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突然有点难过，为了爱情我伤害了阿牛，伤他的心，可是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书涵是一个很大男人主义的人，占有欲

很强，他不准我跟别的男生有联系，刚开始以为他是太喜欢我的原故，可是到最后，我的朋友只要他看谁不顺眼，我就得跟谁绝交。在外人面前也要对他百依百顺，一次、二次也就算了，总以为爱情应该都是这样的，可是时间长了，我也开始烦了，我也是一个很倔强任性的人，这样限制我的一切我也很受不了。但我并不想放弃这段感情，因我的爱是真的，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的爱情是痛苦并快乐着的，每天上演着争吵再和好的戏码！这样的爱情让我身心疲惫，可我却并没有离开的勇气，我不知道如果失去这段爱我该怎么办，可是为了维持这段感情，我太累了。好长的一段时间，我徘徊在爱与不爱、放不放弃的边缘每夜辗转难眠，直到那天，我接到书涵的信息，“天涯，我们分手吧，我们不适合，你是个好女孩，你会找到幸福的。”上一刻，我才接到朋友的电话告诉我说，书涵已经有别的女朋友了，原来要放弃一段感情可以这么简单，我站在人涛汹涌的马路上，不顾旁人的眼光，嚎啕大哭。

四、西伯利亚的蝴蝶

书涵就这样从我的生活彻底消失了，再也没出现过，连电话也打不通了，我从开始的愤怒、伤心、失望，到最后的绝望，才明白原来爱情是很脆弱的；可是我不明白，人心怎么可以变得那么快。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的生活没有目标，每天活在悲伤的情绪里无法自拔，我到每一个跟书涵去过的地方，我希望奇迹会出现，书涵会出现在我的面前，但是没有，一次都没有，我是真的失去他了！意识到这点的时候，我崩溃了，我无法相信这一切，我坐在海边哭得不能自己，好象要把这些日子的委屈全释放出来，全世界好象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孤独侵蚀着我的心，不知过了有多久，感觉背后有人，就算不回头，我也知道是谁，我很奇怪为什我会这样熟悉他的气息，我抬起了满是泪水的脸：“江孝儒，受了伤，要多久伤口才会愈合？”

阿牛走到我身边坐了下来，用手拍拍我的脑袋，一脸温柔地说：“天涯，你知不知道西伯利亚的蝴蝶很厉害，西伯利亚的天气很冷，它们会在零下五十度的气温底下冻僵了，然后



在十个月后的夏天又复活过来，照样飞舞；伤口也是，只要结了疤，就不痛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双眼注视着远方，月光下，我突然觉得江孝儒其实长得很帅！

五、生日意愿

当……当……当……

时钟敲响午夜十二点的时候，我的手机也响了起来，是阿牛传来的简讯，“天涯，生日快乐，我在你家楼下。”拉开窗帘，阿牛在楼下走来走去，有种叫眼泪的东西在眼里泛滥，是怎样的一种感情，能让一个男人明知道不会有结果依然这样义无反顾。

阿牛提着我最爱吃的巧克力蛋糕给我庆生，他说希望自己是第一个给我祝福的人，边说边往蛋糕上插蜡烛，天涯，许个愿吧！

蛋糕上插满了蜡烛，烛光闪烁动，我说：“我希望我的哥哥江孝儒找个好人家的女孩，真心相爱，过幸福快乐的生活。”

阿牛手里切蛋糕的刀“匡”的掉到了地上，在这午夜的夜里发出了很大的声，我们长时间的沉默，他突然说：“天涯，我喜欢你。”那是我意料中的事，我夸张的大笑，阿牛，你今天没感冒吧……”

“天涯。”阿牛打断了我的话，“没关系的，我明白，你只当我是哥哥，真的没关系，我不勉强你。”然后一言不发转身离去。我的眼泪就像泄了闸的洪水，掉了下来，我知道我很残忍，很伤他的心，可我又何尝不伤心、不难过呢。我没办法告诉他，我有一段无法忘怀的过去，一个无法愈合的伤口，我一直站在过去的悲伤中无法跨出，我对爱情对生活已失去了信心，这样残缺的我，怎么能给你健全的爱。

六、荷兰的郁金香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圣诞快来临了，街上商场里到处一派喜悦的气氛，可我却像一个局外人，这一切都跟我无关。电话响起，是阿牛，自从上次见面之后，就没再看到他了，大概是因为怕彼此尴尬吧！

“喂。”阿牛的声音一如既往的从另一端温柔地传来。

“天涯，我明天要结婚了，以后别再哭鼻

子了，也不要一个人到处乱逛了，我再也不能陪你了。……”

挂掉电话，心里想哭，眼泪没掉下来，阿牛曾经跟我说过，像他那样的家庭，婚姻不是他可以自己决定的，将来除非遇到让他爱到不能再爱的人，他才会去争取自己的幸福，否则他就认命地接受家族的安排。滴滴……一条信息传来，打开：“天涯，这个世界除了你让我有勇气想去争取自己的幸福，如果不是你，所有的争取都是多余的，娶谁对我来说都一样。”

心，痛如刀绞。我一直以为，心痛只是书面文字，此刻才知道，心真的会痛，书涵离开的时候，我只是觉得好象失去了一件心爱的玩具，很伤心，可是听到阿牛要结婚了，我才知道我失去了今生的最爱了。

有人说，喜欢一个人，并不是随随便便就会发生的，就好象在细雨中漫步一样，一点一点的淋湿了，可是自己却浑然不觉得，等到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全身已经湿透了，这样的感情也就是爱。可是，我知道得太晚了。

阿牛结婚那天，我没有去参加他的婚礼，托人给他送了一束郁金香，祝福他。

我买了飞往荷兰的机票，我要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忘掉过去，忘掉一个叫江孝儒的男孩，然后重新开始。我希望若干年后我再见到阿牛的时候，我可以很大声地对他说：“江孝儒，我是西伯利亚的蝴蝶，经过最冷的冬天，经过冰冻已经重生了。”可是，江孝儒，你一定不知道，在荷兰，郁金香代表爱情。





社会底层的哭泣

■ 丘启枫

急景残年的东南亚聚焦曼谷，传统的军权加金权政治终于产生新内阁，44岁出身牛津大学的权贵子弟阿比西组成2008年泰国第三个新政府，暂时告别东南亚仅见的泰式文化大革命，从头收拾暴民政治留烂摊子。

泰国媒体报道，军人政权任命的宪法法院判决执政党选举违法解散，并禁止其领导层参政五年之后，军方就对一些国会议员威迫利诱，要他们叛党，支持民主党。泰国网民称民主党为“蟑螂党”，因为该党“在任何污秽的环境都可以生存”。曼谷朱拉隆功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基里斯·翁帕孔在网站说，民主党在2006年9月支持军事政变推翻塔信政府；支持军人政权制订的宪法；支持不民主的反政府示威与恐怖主义行径。

连日来，数以亿泰铢的贿款在政客之间过手，形同政治娼妓的国会议员就蝉过别枝，阿比西在军人主导的“司法政变”歹戏中登台了。

基里斯说，包括民主党在内的泰国政党贪污严重，一直花钱买选票，然后分赃致富，塔信的泰爱泰党是第一个不靠买票、减少贿选而赢得政权的政党。几十年来，这是第一个让穷人受惠而得到广大穷人支持的政党：他们为穷人提供廉价公共医疗卫生和农村小额贷款，一些农民喜极而泣，反民主的权贵对此非常痛恨，因为塔信政府“居然用公款去改善穷人的生活”。此所以反政府示威的领导人主张废除一人一票制度；主张国会三成议席来自民选，七成由不同界别提名任命。

反政府的黄衫军自命为保皇党，始作俑者是华裔媒体大亨林明达和前曼谷市长占隆（卢金河）等政客，其组织叫“人民民主联盟”（民盟），这实在亵渎了“民主”的真义。想想看，煽动妇女加上打手，占领国家电视台，

盘踞总理府，殴打记者，封锁普吉岛、合艾机场，最后在王后支持、军队警察纵容下公然霸占国际机场，让30万国内外旅客滞留机场，民主党影子阁员卡西还说此举“真好玩”，结果观光事业受到惨重打击，暴民就是要用非法手段推翻民选政府。一个名为“泰国沉默的大多数”组织在致各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公开信中估计，泰国在无政府状态中损失1500亿泰铢（43亿美元），公开信要求各国调查阿比西政府的外长卡西在这场无法无天的恐怖主义行径中扮演的角色。

泰国的暴民在王后、军队、资产阶级和曼谷精英策划下，利用司法罢黜两届穷人支持的民选政府总理，基本上就是富人为主的权贵资产阶级和北部农民为主的无产阶级的斗争。81岁的泰王蒲眉蓬在为阿比西新政府监誓时促请新内阁“恢复和平与秩序”，旨哉斯言！过去几个月，这位世界在位最久、从不微笑的君主离开首都，在华欣海滨行宫隔岸观火，连例行诞辰也没有发表谴责暴乱、恢复国家秩序与法律尊严的演讲以安民心，现在有了民众期待已久的御词，已经是亡羊补牢了；问题是，暴民破坏国家资产，摧毁国家经济，要不要面对司法？诗丽吉王后公开支持暴民组织民盟，今后还能母仪天下吗？

白象王国是笃信佛教的微笑国度，现在变成东南亚最令人忧虑的阶级斗争战场，阶级斗争还在斗，不知将伊于胡底。穷人没有媒体，没有权势财富，等于长期被精英权贵剥削，如果不能落实法治，不按照民主程序公平选举；如果塔信的红衫军以牙还牙，阿比西政府肯定治丝愈棼，今后富人愈来愈骄奢，穷人越来越悲惨，社会底层的哭泣，谁来倾听？或是永远都不听了？



一
凡
微
型
小
说
二
则

一、医药费

医院会客室。

“你为什么要提议由儿女共同付医药费呢？！三妹不是说，妈妈叫她用自己的私蓄中提款付，不要增加大家的负担？！是她老人家的决定，又不是我们不肯负担，你也不用太孝顺了？！”爱玲对吝啬成性的丈夫的作法，十分不解。

“你懂什么？妈已告诉我，她过去之后，所有的财产现金，都归我这唯一的儿子。首饰，她已给了女儿。要用她的钱付医药费不等于用我的钱吗？让大家分担，我不是可以少付？！”唯利理直气壮地白太太一眼。

“哦！你真聪明，怎么我没想到……”

“这样一来，又好看，大家都会说我是一个好儿子呢，你们女人就只看眼前。反正她老人家日子也不长了。先付一下，有什么要紧……”

“对，等下就跟二妹、三妹、小妹这么建议。她们总不敢推卸这个责任吧？真没想到你……”

爱玲突然觉得丈夫跟自己亲近得多了。

二、老样子

(一)

怡华大酒店的宴会厅。

C.L校友联欢会上，杯觥交错，笑声此起彼落，好不热闹。

“玉芬，你真的是十年如一日，还是老样子……”，佩玲说。

“佩玲，你也是没什么改变，除了发福了一点。”玉芬回答。

(二)

怡华大酒店洗手间。

“莉明，真没想到多年不见，玉芬会老成这个样子。要不是看到胸前佩章上的名字，可真的不相信是她呢……”佩玲摇头叹息地说。

(三)

怡华大酒店停车场。

“你注意到吗？班上女同学，都老得特别快，尤其是佩玲，又胖又丑，真难让人与以前作为校花的佩玲联系起来……”玉芬一屁股坐进车子，急不及待地对老公说。

“唉，岁月无情，谁能不老？……”

“可大家都说我没什么改变……”玉芬边说边得意地笑起来。这一笑，眼尾的鱼尾纹，如两条摆动的金鱼尾巴。



西澳逍遥游



■ 刘华源

作为旅游的目的地，澳洲实在太大了。澳洲是洲名也是国名。作为洲，它是最小的一个。作为国家，以它的地理面积，它是世界第六大国。我们一家六口，祖孙三代，只选在珀斯旅游观光十天。没料到，这次旅游，十分逍遥自在，还改变了我对澳洲的偏见。

我家老大相当熟悉珀斯，媳妇又是留澳的专业人士，对这里的风土人情，了若指掌。我们老夫老妻，不曾踏足斯土，他们特为我俩安排的这一行程，让我们有全新的旅游体验。不虚此行。

珀斯是西澳大利亚州的首府，也是澳大利亚第四大城市，人口约有155万人，人口持续增长率高于国家统计的平均水平。

由于西澳处于地中海型气候区，温和的气候与天鹅河沿岸的美丽景色，使珀斯成为极受欢迎的旅游胜地。

我们的十日游，落在三月初，正值北婆三邦洪水肆虐。此刻，这里正入初秋，凉风习习，白天摄氏24度，夜晚16度，比热带的冷气室里还要舒服。甫踏出汶航波音737的舱门时，一股凉风，沁人心脾，精神为之一振！多好的迎接仪式呀！

从机场驱车到郊区下榻的房子，一路顺畅，没有大城市塞车的烦恼。车是租来的，是一部崭新的大房车，顶适合我们的需要。老大就在机场停车处签收附有车锁匙的信封后，自行开车，按图到市区代理处领取住房钥匙。代理处是间私人住宅。夜了，负责人已下班。我们就在窗沿处取得一个信封，拿了内附的钥匙，再按图寻找我们的安乐窝去。不费多少周章，找到事先从互联网上物色到新豪宅，楼高三层，就在天鹅河边。登堂入室，大家哇一声叫好。室内设计摆设，并不富丽堂皇，但却富有创意，讲究艺术品味。空间的利用别出心裁。此外，日常用具，应有尽有，比五星级酒店，更加舒适方便，而付出的代价，却比酒店便宜和实惠得多！

有关租车、租房的资料，全可从网上轻易

取得；确定租约，付款，怎样执行租约等有关事项，都能通过电邮解决，整个过程，自始至终，不须与任何有关人士（包括

车主、屋主、代理人）直接接触！一切必要手续，都由电脑“搞掂”！这就是未来学家托弗洛（Alvin Toffler）所阐述的“第三波”现象的生动例子。在资讯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知识经济的范围快速扩大，电子交易的成功例子不断增长，我们所熟悉的第二波（工业社会）的工商业现象，将以更大速度消失！

珀斯曾于2003年获得世界最友善城市的排名第一，可谓实至名归。这里的居住环境、生活素质及社会福利为人称道。这里的旅游景点如菲利曼图（Fremantle）海港城市、景色优美的海滩、国王公园、中心商业区、唐人街……等等吸引了众多亚洲旅客。旅游业为珀斯的经济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这方面很值得文莱旅游局借鉴。

我们祖孙三代在菲利曼图玩得最痛快。这地方，古意盎然。整个城市仍保留着一百年前的风貌。我们在菲利曼图市场

（文莱叫礼拜日市集）消磨了整个礼拜天的上午，挤在人群中像当地人一样，买了一些土产及小食。一位像是大学音专的学生驻足一角，清唱歌剧名曲，给市场（吧刹）增添了一份文化氛围。过后我独自移足至市场内的酒吧，品尝西澳著名啤酒，聆听业余吉他歌手，高唱流行歌曲，酒吧内气氛热烈。过后，我们到海边大名鼎鼎的海鲜餐厅，享用午餐。蒙家人开恩，特准我这个被医生勒令戒酒的“病号”喝酒，真是乐开了怀。

我们最常光顾的地方是“北桥区”的“唐人街”。北桥区除了唐人街，亦是当地人文化及娱乐场所的集中地，从市中心只需步行数分钟，就可到达。周末，我们在那儿吃一餐地道印度餐，亲睹北桥区酒吧、夜总会和咖啡厅挤满了顾客，闹哄哄的，充满假日气氛。

珀斯的城市建设，十分现代化，但它的某些住宅区保留了许多富有英国祖家房子的特



色,既矮小又传统。对曾在英国留学的我们,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

澳洲人衣着随便,与欧美人比起来,反差的确很大。这里的人享受悠闲生活,到处可见体型特别肥大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似乎大家都不把心思钱财花在外表的装扮上。他们重视精神文化生活,努力提升生活素质。

这个国家极力塑造和谐社会,正面推动多元文化,不搞同化,反对种族歧视!这方面,欧美国家还得向英国前殖民地看齐呢!

在一家生意非常火爆的越华餐厅,可以欣赏到澳洲特有的人文景观。我们在那里用过两次晚餐,每次都爆满,且“人声嘈杂”!原来光临这餐馆的顾客一半以上是白人,他们喜欢一面吃,一面喝酒,谈天说地,好像在酒吧一样。一眼望上,发现陪伴白人的人,不少是亚裔(华人、越南人特别明显),大家相处融洽。这种人种混杂的餐厅情景,在欧美、新马婆一带,难得一见。

周末的华人餐馆新旧移民汇聚。洋女婿携丈母娘、子女……一家人围在一桌,各点各的佳肴,有说有笑,其乐融融,场面十分温馨。

白人占人口92%的澳洲社会开明、开放,但纪律严明,治安良好,政经稳定,新移民很快可以轻易融入。

专程吃海鲜是此行的一个重要节目。我早已把医生的忠告置之脑后,什么螺呀、蚌呀、酒呀、什么没吃过不知什么名堂的“瓦哥”都尝一尝,吃了再说!环顾周遭,发现不少服务员是非白人,有些像是中国大陆来的年轻小伙子。

据反映:澳洲雇主不敢冒犯种族歧视的条例,雇佣条件,不以种族、肤色、宗教信仰为依据。

在唐人街华人餐馆看到的一份免费华文报,有如下的一段报道:一位来自中东的穆斯林躺在路边草地上休息,路过的巴士司机特地停下,问他是不是出事了?澳洲白人为了促进社会和谐,已经进步到这种可爱的地步!

此行虽只逗留十日,却对澳洲人的生活方式,有较深刻的了解,比起旅游团那种蜻蜓点水似的景点旅游,收获较丰。至少从下机拿车拿屋锁匙到离开时交车交屋锁匙这些琐事上,已让我们看到了人类未来生活的图景。

梁友情新诗两首

一、环保地球

天空变脸 污染失控
担忧不再有蓝天
大地变色 生态遭殃
焦虑不再有绿地

蓝天 已经灰蒙破洞
绿地 逐渐破坏消失
我们愧对
老祖宗遗产

持续破坏环境 罪魁祸首
连年天灾人祸 灾难元凶
温室效应后遗症
天地惊变 人类濒临浩劫

醒觉危机 亡羊补牢
携手环保 拯救地球
再呈现健康风貌
还老祖宗 及后代子孙
蓝天绿地

二、沙爹

露天饮食市场
沙爹 摆档角落
独沽一味 招徕
过客食家

沙爹千百串 串串飘香

炉炭越煽越旺越红
偶而爆燃 熊熊火焰
展示烧烤功夫

精緻米饭包 美味浓稠浆
料
沙爹爽口餐
一口一口品尝
一串一串回味

独特品牌风味
有口皆碑
一代一代延续马来传统品
牌
沙爹文化



一粟新诗两首

一、伤梅

——悼凌梅香文友

山川文友才刚远行不久
一个霹雳的消息忽又惊震
入耳

说穿一袭黑袍的癌
正站在妳人生的门外
急急催促
准备带妳远行

心空的阴霾还未完全散尽
妳却又将道别
一场淅淅的绵雨
又开始淅淅沥沥的下
落在尚未退潮的心房

相识始于
一场诗歌的研习会上
诚挚的话语，亲切的笑容
——初次见面，就驱走了
陌生与局促
友谊的桥，经由文学的穿
引
就这儿快速建造了起来

尔后
妳放下了核林精准，会计
的笔

拿起了理想的教鞭
——一路之隔的咫尺
从此，我们朝朝相见
妳在那所巍巍的学校
忙于挥丽粉笔
让每一个学子
走义知识的天地
而我呢，则在陈旧的食摊
忙于勺一杯又一杯
五颜六色冷冷凉凉的八宝

冰

为每一位顾客
消融掉整个炎炎的夏日

即便朝朝见面
忙碌，却只能让我们
匆匆交换一个笑容，一句
问候

偶尔清闲
却也只是三言两语的闲话
家常

纵使如此，
这份淡如水的情谊
也能让岁月
慢慢酝酿出
一丝丝的甘甜

妳是读我拙作最忠实的读
者
而我呢
则是期待读妳大作最心急
的编委

每回催稿
妳总是无奈又抱歉的回应
要执起那支悠闲的蓝笔
得等完全放下了忙碌的红
笔

始能执笔为我，不，汶华
文坛

写第二首诗，而今
妳也仅留一首诗给汶华文
坛，

却把整朵梅花的芳香无私
留给了杏坛

吾友，想妳承诺我的第二
首诗

必然不会忘记
既然已放下了忙碌的红
笔，

在另一个国度，
想妳必然也隐隐记起了什
么，

执起蓝笔，而我将等待妳
入梦，分享妳的新作
让我们一起研磋，
还有，喝一碗冷冷凉凉
我亲手为妳勺的
五颜六色的八宝冰，
天南地北慢慢地聊，
直至，一丸红日
冉冉，从东边升起。

二、不告的远行

——悼刘佑亮老师兼山川文友

这首诗
理当在二十年
不，甚至三十年后
才为您的远行而写
那时，
您的诗，必然已汇成集
您的散文，必然已结成册
汶华文坛，这块贫脊的荒

地
将骄傲地欢庆
又一册金灿灿的丰收
而您也当该亲手收割
一字一字，孜孜不倦耕耘
人生最甜美的
一笔丰绩

跋涉了五十五年人生的路
途

生命的天空才刚绽露
绚丽斑斓的夕霞
不可预测的乌云，



却悠忽
漫天淘涌的狂卷
噬掉了整个黄昏，添黑了
整个天空，
文坛，
一颗熠熠之文星
骤然
堕落

短短两载校园师生的情缘
多年以后，竟再重续
在一场诗歌的研究会上
赫然，见您在座
放下了凶悍不起来的教鞭
改而操作与时前进的电脑
纵使成了平起平坐的文
友，

我仍得喊您老师
在诗路上，热诚的指引
盲目摸索的我，不，还有
所有对诗

懵懂无知的文友
让我们认识了古晋的诗人
吴岸

台湾的诗人余光中、夏
笳、郑愁予
还有远在唐宋的李白、苏
轼

无明清的关汉卿，郑板桥

在进入诗的国度之前，
预先取经，
始能成诗，您常如此说。

而您的性格
也确如笔名
是一座山，有最宽阔的胸
怀
是一条川，有最深广的涵
量

而这座山，这条川
却涵容不了人心的于蜀
在一次和乐氛围的会议
上，

当无理的抨击，
无情的排挤，
再次乱箭凌厉的盲射
您以最犀利最正义的言词
作为抵挡我们最坚固的盾

牌
这份温情，至今
依然，烫贴在
每一颗寒冷的心上

在校园里
我是您常催交课业
却常误时延交的学生，
而在文艺栏里，
您却常是我催交交稿

却准时递交的作者
一支透澈人生睿智人生的
笔

常教文友，赞者
坐在豁达的山旁，沉思
坐在淡泊的川边，体悟
关于出世、入世
种种人生的哲学

而此刻
在另一个国度
您是在与元朝的关汉卿闲
适的饮酒吟诗
抑是与晋朝的陶渊明在东
篱下采菊？

也或许
正与另一位佛门的大师
禅说人生，
但可别忘了
您最挚爱的慈母
等您入梦
陪她摘拔一盘满满
尚未完，银芽的根
还有听她诉说
您听了千遍万遍
也不厌倦的故事。

柳浪新诗二首

一、祭英魂

不要问我们的名字
祖国大地上呼啸的狂风
边境曲径上的虫鸟野兽
无边无际的林海
还有那
加里曼丹数不尽的溪流

都认识我们

都能呼唤我们的名字

不要问我们葬身何处
祖国的高山 是我们的土
馒头

祖国的雨林 使我们免遭
烈日的煎熬

森林的大树根 是我们的
墓碑

我们的白骨 埋在人民的

心中

我们的生命 摆脱了臭皮
囊

我们的灵魂 永不磨灭
我们的精神 与天地共存
我们的正气 充满人间

看
天空中翱翔的雄鹰



在雨林里穿梭的犀鸟
直立高耸的达邦树
在黑夜里闪闪发亮的星星
那就是我们

2007年6月26日星期二

二、人生

从哇哇坠地那一天起
大喊大叫，宣告
痛苦的人生开始

从爬行到走路
跌跌闯闯，东倒西歪
从经验中学会平稳，把握
重心
进而 锻炼脚踏实地，
不临悬崖绝壁。不踏陷阱
走在正道上，稳步前进

人间多歧路
向左靠右，向前后退
思前想后，犹豫再三
前进的方向在哪里？
不断上下求索 到处摸索

找出一条生路来
跌倒了，算什么？
爬起来再前进
迷失了，冲出妖雾
呼唤孙大圣

人一出世，便朝向死亡走
去
不到终点前
应否先到西方净土？
到了终点
呈现在眼前的，就是你
梦寐以求的天堂？

林岸松新诗两首

一、海岸

自负不浅的海浪
持大海的淫威
前仆后继
贿你以虚浮的浪花
把支离破碎的贝壳
沾污你圣洁的玉体

无忧无虑的海风
以大海的放荡
夜以继日
诱你以缠绵的恋歌
把岸上懒散的细沙
塑造成欲望的沙丘

在岁月的岛上，你是
寂寞的海岸
古貌古心的木麻黄
矗立岸上，御你于
海浪的冲刷
海风的侵蚀

二、老电影院的沧桑

她的持续存在，给市容
增添几分沧桑
还好在她靠街的一侧
多年前种下的一排树
今叶片长得奇异的丰盛
把整幅陋墙遮掉
也为隔邻的一间
老字号咖啡店的顾客
提供一个绿意盎然
喝茶聊天的好去处

要不然，她残旧的屋檐
或生锈的檐沟
经飞鸟散播种子
长出附生植物
让人目睹感伤
她斑驳的墙，依然能够
把太阳的热和光折射
把车辆的噪声回弹
黄昏后，她或成为
尘土飞扬的沉闷广场

想当年，大概是在

上个世纪60年代
这间风光一时的建筑
每当夜幕低垂，男女老幼
总爱投入她的怀抱
她为小镇提供，生活上
不可或缺的娱乐节目
多少红男绿女
在她周围流连忘返
她撮合了不知多少
镇上男女的美满联姻

曾几何时，当电视机
录像机和录像带
开始在一般家庭中出现
她的黄金时代也开始结束
像人老珠黄的弃妇
她丧失了昔日的风彩
最后面临关闭
于是业主把她辟为廉价市

场

售卖二令吉一件的小商品
避开了沦为弃楼的命运
在岁月的边陲苟延残喘



赤腊角机场书店之中国启示录

■ 子 虚

最近飞往厦门公干的时候，我途径香港的赤腊角机场，特别游览了机场中的每一间书店。于我，与书香一同成长，在学问的海洋中徜徉，在知识的视野中探索，可真是一种福气。

那天，我在赤腊角机场转机，逗留期间，我仿佛偷得浮生片刻闲。悠哉悠哉去机场书店逛了一圈，买了几本书之后再走进商务区的候机厅，随意翻读刚买来的书。

我买的其中一本书是明报月刊。每次看明报月刊，都会羡慕这本月刊的作家，发现自己在知识上的贫乏，却见识了这些作家的才、学、识、情。我是嗜书如命的人，每到一个地方，逛书店是我的最爱。我浏览赤腊角机场书店门口书架上的书籍。书架上排满了许多不同种类的书籍，其中包括娱乐、时尚、家居设计杂志、名作家的最新作品，例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张小娴、马家辉、陶杰等人的书籍，以及描写中共权力派系斗争，六四，领导人贪腐、淫乱丑闻的书籍。说到有关中共之类的书籍，其书名不仅耸动，内容往往也真假难辨。我想，这些书籍绝对不可能在中国任何一家书店出现，但它们的确被摆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行政特区机场书店最醒目的位置。

机场书店卖的书的种类还算多，但香港机场里最有趣的风光，却就在这里。九七香港回归中国之后，最初是等着想看这类书什么时候会消失。结果不但始终还在，而且还数量愈来愈多，书名愈来愈辣，香港简直成了全世界最反共的堡垒。

之前，我阅读报章，获悉这些年来，中国人如潮水般涌入香港，机场当然是主要通道。前几年，他们站在书架几步之遥，侧着身子用眼余光窥伺着那些书，还随时留意身旁过往的人，如果有人停下脚步，他就若无其事的走开，装做自己好像也只是路过罢了。但他也不走远，待书架前恢复净空，他就又慢慢踱回原位，继续远远浏览那些反党叛国污染思想书刊的封面。光是这样，就像看见了地洞外的阳

光，就有某种犯罪之后的伴随紧张所产生的快感。

而最近这几年，以上这种情况已经不见了。他们除了站在书架前慢慢翻阅，还会和同伴交换心得，并且掏钱买书塞进随身行李内。这些人有来自中国的游客、商人，还有听他们谈话内容显然是党政干部的人。

中国一直希望用香港向台湾证明一国两制的可行与优越，所以给予香港相当大的空间，虽然许多媒体基于政治或经济利益考虑，收缩了言论尺度，但也有媒体却靠着谩骂共产党名利双收。法轮功信徒每天则在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大楼外拉起「中共必亡」的白布条。

以中国民众目前每天进出香港人数之众多，不论是北京主动，抑或被迫给予香港的“特权”，相信不会只有港人看到用到，许多效应也会回流中国内地发酵。北京如果只是为了要讨好与欺骗七百万香港人以及两千三百万台湾人，其构成的风险确实不低。于是一国两制，也就成了北京自我的实验。北京表面上控制着香港，实际上却又受到香港的影响。禁书四处流窜，党外人士开始出任政府部门首长，就算是样板或花瓶，也是一种进步，铁板出现了缝隙。不久之前的台湾，也走过这类似的路。

其实，在中国于今年八月八日迎接奥运会、竭尽全力处理四川地震之后的重建工作，以及面对西藏问题之际，我见到了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大国的风范。我认为，无论国际舆论给中国多少压力，中国已经不再是昔日的东亚病夫，它清楚知道自己的本位和角色。我想，对于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它的民主之路，不是一天可以走完的。客观和主观的因素，都造成中国无法即日走上民主的大道上。再说，按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国一台湾的统一，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因此，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我们又何必操之过及呢？

请给中国一些时间，让它按照本身的国策进程逐日改变吧！而对于我，赤腊角机场的书店，偶然的向我彰显了中国启示录。



当我们再同在一起

■ 夜 星

因囡囡的一句话：“爸爸，你带我去奶奶house,我missed奶奶。”这句多贴心的话，出自一个才三岁多的小女孩，把我的心一下子给揪在一起。爸爸的解释是：“我现在不能，我们住在斯市，奶奶住在KB，太远了，爸爸要做工，你要上学，我们怎样能去？”于是我建议在学校假期里，让囡囡与弟弟留在奕县我们家短住几天，小文亦表示正有此意。

于是在左盼右等中，学校第三学期的假期终于到了，大宝与弟弟（小宝）也伸长脖子等着他们到来。小宝一直对我说：“妹妹要来了！”因大宝叫囡囡为妹妹，小宝便跟着叫，我们更正了许久，他还是固执的告诉我们，他是叫妹妹的，后来我们也累了，不再管他，谁知道有一天他突然告诉我们他是叫姐姐的。于是可以

常常听到他对哥哥说：“你叫妹妹，我叫姐姐哦！姐姐要来了！”

（小宝的语言天份有点惊人，才一岁多，便很能表达自己的意欲，话讲得很流利，哥哥讲甚么，他都跟着讲。只是腔调有些奇怪，很像洋人在讲华语。每句话都是洋腔洋调。）

周末终于来了，囡囡与弟弟跟着爸爸妈妈来了。大家都皆大欢喜。

囡囡一到便对我说：“奶奶，我missed你！”我不禁一把抱着她，亲了她一下地说：“奶奶也想你呀！”

当天傍晚，去散步的人数也比平时多出一倍。大家兴高采烈的又笑又讲，好不热闹呀！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地也走得比平日较远，可是大家还是兴高采烈的毫无倦意！

当晚，当我在厨房做菜时，囡囡冲好凉，走进厨房来，挨在我身旁，哼哼哎哎的在念儿诗，虽然我听得不是很清楚，但从她的语气及押韵，我知道她是在念儿诗。我不禁要对汶中幼儿园的老师致敬！我们囡囡的华语一向讲得

很滥，一句话里可以有华语，英语与马来语，叫人听的一头雾水，现在居然能念儿诗！我则另外念一首给她听，她却说：“奶奶，你太快了，我cannotfollow!”我本意只是念给她听，让她知道奶奶也会念诗。没要她跟我念。这一来，我只有一句一句让她跟着我念。这个小妮子一进幼儿园，便被老师投诉她只会用英语回答，现在却可以说流利的华语了，真不赖哩！

这一次，囡囡与二宝在我们这里与上一回不同，这一回因为有奶妈同来，一切都好办，我也不必忙得昏头胀脑，还很轻松呢！这个奶妈除了照顾好小孩们，还帮忙家务，我则乐的逍遥！真正的享受与孙子同乐的乐趣。

这一回，他们也长大了些，彼此都懂的相让，相处得相安无事。当大宝与囡囡凑在一起，我们仔细得听他们交谈，竟被他们吓了一跳，好家伙！他们竟然叽里咕噜的用英语来交谈，我不禁有些感叹，现在的华校真的是名存实亡，明明是把孩子送去华校念书，却连幼儿园的孩子都在讲英语，真不该如何才好呢？我看唯一的办法便是在家里要加紧地教他们多讲与多读华语才行！难怪当我送大宝去上学时，身旁经过的学生，大都用英语交谈，甚少听到讲华语！乘机也告诉了小媳不可以再跟囡囡讲英语了，在家一定要跟孩子讲华语！最好能以客话交谈。不过我们也有些失败，常常禁不住的也用华语参英语跟他们交谈！这一类的交谈好像很好沟通！

四个孩子在一块儿玩得很开心，与几个月前相比实在是大不相同了！大宝陪着二宝在一块玩，他细心的把玩具拿给二宝，两人玩得很开心，因二宝没有跟他相争，大宝也肯把玩具一样一样的分给他玩，气氛真和谐。囡囡则陪着小宝在房间听儿歌，两人坐在床上，开心地听歌，偶尔跟着唱，欢笑声荡漾在音乐声中，感觉得很温馨。大宝不会陪小宝听歌（大宝是在睡觉前才听歌），往往是小宝自己在房间听歌，大宝在客厅看电视。现在囡囡一直陪着他，我们真担心，在囡囡回家后，小宝可否还会习惯地自己在房间听歌吗？

偶尔囡囡还会拿着糖果，零食，轮流地喂他们吃。囡囡到底是个女孩子，无时流露出女性的本性，她就像个大姐姐似在照顾着几个弟弟。



人在旅途洒泪时

■张宁

明白世途多么险阻，令你此时三心两意，看远路，正漫漫，谁谓抉择最容易

屋里的摆设很简朴，饭桌上有一本《书剑恩仇录》。老婆婆不多说话，静坐在一旁听先生与我们谈古论今，大概在想着小说中的主角陈家洛和乾隆皇帝的恩怨情仇。老先生已年过八十，思路依然清晰，侃侃而谈，笑谈间就是几十年往事的缩影。年轻的时候为理想中的国与民付出了青春与岁月，晚年却在异乡的天涯处渡过，谁说抉择最容易？没有问两老曾否为当年的抉择后悔过。这么多年了，也无所谓后不后悔，过了河的卒子，只能往前。在人生的战场上，我们的敌人，究竟是谁呢？会不会是自己？老先生说隔天一早要到医院检查眼睛，我们识趣起身道别。我记得他说希望早日获批取得护照回故乡看望故人。有家归不得的苦，这个村庄的人每天都在经历。忘了谁说过，原乡人的血，要返回原乡，才会停止沸腾。

前途渺茫请君三思，问你可曾心生悔意，要退后，也恨迟，人在旅途洒泪时

他不修边幅，身材高瘦，从卡车上跳下来的时候，一脸的冷漠，正眼也没往我们这里打量。看样子他刚从果园采了些果子，打算拿去市填上卖。收成不太好，也许他并不适合耕种，只是为了生存而委屈自己。他大概知道我们的来意，搬果蓝的时候说：出来已经那么多年，听太多了，还有什么值得相信的？那是一个什么年代，大批的优秀青年为一个理想而离开家庭，父母，丈夫，妻子与儿女？而在理想破灭时，献身已经失去意义，仿佛是一场骗局，心灵留下一片真空，无所适从，即使真理摆在面前，却没有去接受她的勇气与信心。

泪已流，正为你重情义，泪干了，在怀

念往事，心中有约誓永难言，期望有日相会时……

他的大腿受过重伤，据说是在山里活动时不慎坠入捕捉山猪的陷阱，左边大腿被倒竖的利刺穿过，伤处虽然已结疤，但逢刮风下雨就痛苦不堪。几十年风霜伴行，往事如云雾般消散，英雄有泪也须弹。他指着大腿很难过的问我们：你们的祷告能医好我的脚吗？记不起与他对谈的人如何回答他的问题。如果当时有学医的就好了，先对症下药，然后再针对心灵对信仰的需要来与他交谈。

人在此时怎么启齿，万语千言怎表爱意，看夕阳，正艳红，谁料正是哭别时

最近想起多年以前到过的地方，在一个世人遗忘的角落，我遇见也认识了他们。虽然住在地球一个被遗忘的地方，有人却看到他们的需要。我想起那几位在旅游区摆摊子作买卖的两位妇女，她们不用真名，真的是隐姓埋名。虽然知道她们所卖的不一定是真货，我还是跟她们买了几个象牙做的装饰品。

我想起那位少年人阿明。我走的那一天，他送给我一个小小的玩具跑车。还有那位喜欢收集邮票的朋友，我答应他回来以后会寄一些邮票给他，还有我们的照片……

走过五个村庄，朋友的车还真耐用，一路上未曾抛锚。有几天住宿在村长的家里。洗澡用的是山上流下来的清水，冷水冲在身上，那种刺痛的感觉，很难忘记。也有幸品尝了榴莲中的极品，只有在山里才吃得到的那种。

很遗憾当时没有即刻把这些人 and 事记下来。如今在记忆里去搜寻仅存的片段，感慨生命轨道交错纵横，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情？

(上接185页)

洗澡，吃饭都是愉快的玩意儿。奶奶的浴缸注满水，便是他们的游泳池，奶妈帮他们冲凉，喂他们吃。连大宝兄弟俩都争着要奶妈。

祥和愉快的日子过得很快，几天的光阴，一眨眼便过去，在大宝与小宝午睡中，囡囡与

弟弟回家去了！

孩子真是家庭的欢乐，声音的泉源，小文说：“孩子不在家，回到家还真不惯，家里显得静悄悄地！”（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八百箱子

■ 张 宁

在思：

我说过要告诉你一个八百箱子的故事，你问为什么最近总是有那么多另类的东西要说，是不是已经惧怕了生活中的单调和平淡，要找一个新颖的人生，给生活添一点激情和创意？

曾几何时，我们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走入了全球化的年代。身旁的人因为工作关系经常流动，远走他乡；他们很快就能适应新的工作和居住的环境。对于那些每两三年就要转换工作的人来说，工作不过是去完成一连串的案子，家就绕着职场打转。我认识一对夫妇来汶工作时就带来了八百个箱子的家具，书籍和用品。每两年他们就要整顿行李，再把八百箱子运到总公司指派的国家去，好像把一栋房子带着四处走。朋友遍天下，知己多少就不得而知了。或许因为要很快地在新环境中安顿下来，以便投入工作中的案子，然后再离开，人们往往诉诸效率而淡化对周遭的人事物的真切关心。工作已使人精疲力倦，何来心力关怀他人？飘忽的岁月，从异域到他乡，现代人的挣扎，是拉近理想与现实的距离。难怪电影中的真情和温馨的告白就是卖点。下了影幕的浪漫，回到现实里去面对种种需求，那份无力感令人沮丧。

全球流动化是高科技带来的结果。长讯与短讯的分别只是内容的深浅度和心灵的开放度。不是吗？我若因事不能参加约定的事宜，一个短讯捎去通知，然后关手机，不需要多费唇舌解释，对方也知道这种游戏规则。人们沟通的方式于是就少了一点心灵的感受。所以你说今天许多婚姻的问题都与双方的沟通有关，诚然！

过去学子留学海外是不舍的事。当时没有电邮，长途电话费高昂，远一点的，信件来往也得等上二个星期。今天无论身在地球那个角落，电邮可以迅速地把人联系起来。只要愿意，每天都可以发信收信，还可以透过网络相机，看见你谈话的对象。快速的生活节奏也是经济需求的必然结果。人们要避免被淘汰，就必须迅速调整自己去应付新的环境和工作。

你说忙碌是生活的一部份。的确，忙碌是我们现代人的标志。我们与朋友一见面就会

问一声：【近来好吗？忙什么？】忙表示我们有事做，没有游手好闲；忙表示我们还被需要，还有用；忙表示我们在他人的眼里仍然有重要的地位；忙是我们的身价。也许我们需要在忙碌中停下脚步，问一问自己，究竟我在为谁辛苦为谁忙呢？蓦然回首，惊鸿一瞥，一路走来，成败得失转头空。或者我们用另一个角度来看自己，不要让忙碌成为我人生的终极目的，而要让它成为走向人生标杆的过程。是过程，不是目的。我建议你先探索生命的意义，肯定生命的价值与目标，您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将重新被调整。有一本书叫【人生标杆】，我鼓励您买来看。我深信您的生命会经历一个重大改变。如果我们知道自己为何而忙，并且在忙碌中有一种平静安稳，忙不是生命的目的，而是让我们去经历生命丰盛的过程。

您又说如果投资顺利，获利百倍的话，第一件事做的就是辞去目前这份工作，拒绝再听人的指唤。我明白坚守原则要付出自己不愿付出的代价。要打好一份工其实不容易。最近全球股市因美国次按问题起伏不定，没有人知道到底问题有多大，影响会有多深远。所以投资也要小心。

我有一位朋友为了坚守自己的原则，毅然放弃高薪工作，选择去发展自己的事业。人生能随心所欲，朝着自己的梦想去发展的机会并不多，能够放胆一博去经历人生的风险，说不定会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来。

在移动的过程中，八百个箱子是象征着所拥有的财富还是重担呢？还要多几个箱子我们才会满足？人一生中累积了许多对象，仔细思量其实没有多少是不可缺的。也许当时要证明自己的能力和品味，买了许多现在觉得无用又弃之可惜的东西。如今无论何处去，我都以八百个箱子的累赘为警惕。要享受真自由，要先懂得自律。物质化的生命没有永恒的意义。懂得去付出爱心，不断在新知上充实自己，有真确的信仰，我们的存活才不致以自我为中心，也不必被个人私欲和偏执牵引。

祝平安，喜乐！

张宁

23-8-2007



老挝三省巡礼

■ 陈 列

笔者曾经于2003年老挝新年（宋干节）和今年早春二月时节，先后两次对老挝奎勃邦、万象、苏发拉吉和他曲三省四个城市，走马观花式的访问和游览。对老挝民俗文化和印支半岛华文民校扫描，以殚关心老挝的读者。

（一）

2004年元旦刚过，中国长城内外正是“北国冰封，万里雪飘”之时，我们到达东南亚老挝，气温已高达30℃左右，真是天壤之别，好象时光在倒流一般。

笔者应邀陪同老挝两位侨领子女陈秋丽和林文妍同学，于今年1月15日午后，乘中国南方航班，由羊城飞抵泰国曼谷机场。郭先生专车在机场候接我们一行3人。并在当天傍晚，送我们到曼谷火车站，搭由曼谷开往廊开府的火车。翌日清早，“美丽幸福酒店”董事长陈文森夫人及长女专程来接我们。晚上八时许正式到达老挝万象市。

阔别一年光景，老挝首都万象市政建设面貌一新，特别是从“国宾馆”——“凯旋门”——“塔銮”一带，全铺水泥新路，彩旗招展，车辆行人络绎不绝。老挝的华人们喜气洋洋，正在准备过新年。西方游客手拿地图寻寻觅觅，到处可见，热闹非凡。

（二）

陈文森夫妇特邀笔者参观在“奎勃邦”新开业的“美丽幸福大酒店”。这是座落在原京都（世界文化遗产城市）堪称豪华的新落成的宾馆，设备齐全，地处中心，交通便利，使入住宾客均感到安全、卫生、舒适及方便。巧合，在省长介绍下，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主持人崔永元先生，随同云南边贸一行人亦到宾馆表示祝贺。主人的热情款待与接待，笔者在宾馆愉快地住宿了三天。于此良机，高原天气宜人，应奎勃邦中华理事会兼校长林绍能先生的邀请下，参加“新华学校”一年一度

举行的

华裔青年和部分教师新年联谊聚餐会，既朴实、又热烈。在场联欢活动，均以老语致词与表演节目。

在参观“新华学校”时，林理事长介绍说：这所学校历史悠久，有他辉煌过去；现有九个班，学生500余人，教工23位，坚持勤俭办学，坚持老、中双语教学。笔者还询问目前在奎勃邦华侨华人的近况。林理事长概括地说：现在华侨华人比往昔少多了。只有近800人，大约80多户。以人口籍贯来看，云南人居多，林理事长祖籍便是云南人。其次，有广东、海南、广西等省籍人。由于寮、华两族世代和睦相处，相互融合。就表象上看，到处可见以佛教为鲜明色彩的民俗文化，这座历史文化山城独具迷人的魅力。至于海外中华的族裔文化就没有首都万象华人社区那样浓郁和富有特色。当地侨社处于山地高原的人文、水文环境，古都圣城，山明水秀，民风十分纯朴，处处表现以诚待人，以礼待人的良好风尚。

为了传承海外中华文化，林理事长还安排自己女儿在新华学校担任华语教师。去年，又在我们主动争取和积极协调，并在驻老中国使馆的关心和帮助办证，由中国国家汉办关怀和安排下，提供全寮当地汉语教师20个名额，于暑期分别到广州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和广西民族学院进行海外华文教师培训学习，并获得结业证书。还安排内容丰富的参观活动。林理事长女儿、亦参加这期培训班学习，收获良多。她表示感谢中国国家汉办和暨大华文学院老师的亲切关心和认真授课。

林理事长在百忙中，还陪同笔者参观王宫、寺庙和近郊工艺村，并陪同游览60公里外的著名旅游风景区。这种好客与秀景，给笔者留下极为美好的印象。晚上，林理事长夫妇全家还安排在民间一家烧烤店聚餐言欢。可谓盛情款待，友谊深厚。

（三）



2月10日返回万象后，林振潮理事长和陈复谋副理事长伉俪分别宴请笔者，欢聚之后，马不停蹄地搭长途客车到苏发拉吉市，又名素旺，为老挝人口众多之省份。生产树胶、棉花及金矿等。400多公里路程，行车六、七个小时。老挝地广人稀，沿途森林茂盛，农村田园景色迷人。一片丰富的天然资源有待开发。抵达苏发拉吉市后，在李焕如老师陪同下，除了游览这座老挝第四大城市风土民情之外，还专程拜访和参

观当地“素旺善堂”和“素旺中华理事会”李开明理事长。我们下车走进会址和善堂，眼前呈现金壁辉煌，焕然一新。据介绍：先是由当地华侨华人捐资集资之后，专请来汕头寺庙的能工巧匠和工程队，精心施工、建筑、装配、雕塑、彩描、点缀。整体布局合理生动、图文并茂、色彩鲜丽、精雕细刻；山水人物，腾云驾雾、画中有景、景中有画。每一幅幅画面故事栩栩如生，诗词的挥毫刚劲有力，再现潮汕民俗文化的精华，到访者到此一游，宛如身临仙境、留连忘返。

笔者还由李老师陪同下，专程访问和参观“崇德学校”。这是一所华侨华人公立民办的华校，坚持勤俭办学，坚持老、中两语教学，注重培养社区需要的有用良材。它已有70余年历史。目前，小学部（一至六年级）六个班；初中部（一至三年级）三个班；幼儿园（小、大班）两个班。全校共有11个班，学生（包括初中生、小学生、学前儿童）约300余人，教工31位，工友3人。这也是一所历史悠久、颇具规模的华文民校。它列居于万象寮都公学和百细华侨公学之后，可算是第三所老挝民办华校，培养中老友好和社会栋梁，贡献有嘉。

同时，游览湄公河畔，放眼欣赏老、泰边界两岸的迷人风光，此景此情，慷慨万千。还参观素旺的著名寺庙和市政街景，颇为喧闹，另有一番情趣。特别要提到的是，二婢娘莫氏的亲属前省长夫妇，特邀笔者要在此地多逗留游玩一天。明天正逢周末，要陪同一块，亲自驾车前往100余公里，观赏老挝唯一发现的恐龙足迹胜地。在出发前，还驱车到农贸市场采购一些老挝风味美食，酸辣可口；然后，以车速每小时80公里，在柏油道路上飞行。沿途天空晴朗，蓝天白云；突然间，亦有间断阵雨，忽

晴忽雨，大概是老挝的天气特色吧！

当来到恐龙足迹胜地公路旁，大家下车，前省长带领我们一行6人。远望过去，人工瀑布分为三层，流水声与水花交错、最底层地面上便是恐龙足迹，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边引导、边讲解，真是令人在欣赏中叹为观止。据说，是上世纪30-40年代法国恐龙考察专家所发现的。前省长还指向前方的水渠介绍：他在任期间，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种植，连年获得好收成，为村民办了几件实事，好事。至今仍受到当地人民的称赞与好评。省长夫人还高兴地告诉笔者：她的大女儿在老挝（国立）东都大学念二年级，今年正式被老挝公派到中国北京大学留学深造。笔者听后表示祝贺，希望她在中国留学成绩优异，在学成归来后，为老挝经济发展和繁荣与老、中友好事业，发挥自己的才华，前程远大。

（四）

第三天，笔者在依依不舍地告别苏发拉吉和谢别前省长夫妇，又搭上长途客车向老挝第五大城市他曲市方向前进。这既是老挝南部省份，又曾是寮南繁华城市。当地中华理事会理事长兼校长施顺孝先生，驾他的私家车来迎接并陪同游览他曲市容风光。他还开车到6公里的著名佛塔，素有“小塔窑”之美称下车观赏，并拍照留念。

在回城时，施理事长专程开车到“寮东学校”，让笔者参观访问。他介绍这所华侨华人办的华校，坚持勤俭办学，坚持两语教学，有学生目前130余人，教师不足10位，7个班级，学校已有69年历史。虽然办学规模很小，可是校史历史悠久。笔者还询问学校生源这么少和他曲华侨华人社会近况。施理事长扼要地说：往日他曲华侨华人有270余户，大约1000余人，颇为热闹。如今由于历史变迁，人口外流，现在只剩下46-48户，大约220余人。因此，办华教、育良材，任重道远。侨社事务有待做实、做好，增强联谊活动，以期促进经济发展与市场繁荣。笔者还打算到北汕参观一游，施理事长告诉说：现在那里没有中华理事会和华文学校，华侨华人寥寥无几，暂时不用去了，留待下次陪陈教授前往游览。近年来，施理事长兼校长，在他曲花时间，下功夫抓了两件事情：



(1) 重视华校从学前班和小学抓起，华侨华裔儿童和少年，是华侨华人社会的花朵和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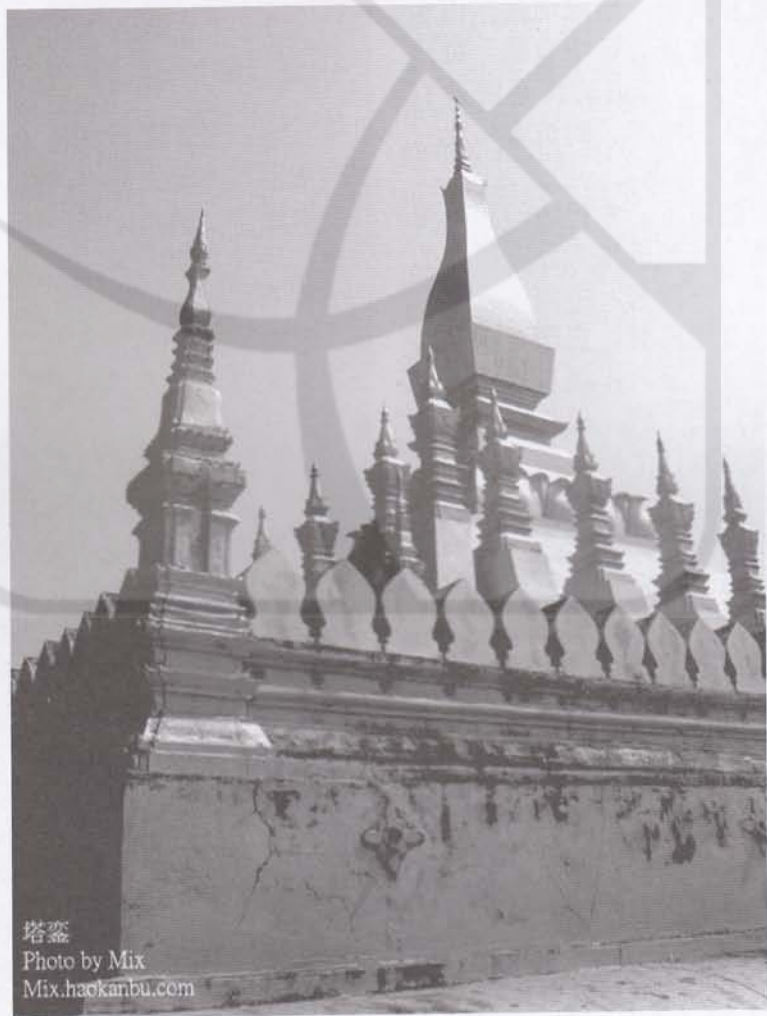
(2) 重视侨社联谊，坚持为侨服务，注重加强凝聚力，发挥文化纽带与加强中老友好。笔者相信，随着华侨华人勤劳拼搏，团结奋进和老挝社会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明天会更好。

另外，作为老挝第三大城市（占巴塞首府）百细市，握货物南运之通道，瀑布旅游风景区冠东南亚，也是最为富裕之省份。书中已有多篇散文，于此不再描述、撰文了。

笔者在紧张而欢快气氛中，完成了先后两

次，在对外开放中的老挝三省四个城市、华教及其代表景点的巡礼扫描，虽是走马观花、轻描淡写，却不枉此行，见闻收

获良多。若有机会，笔者还想再到老挝这美丽的地方，也是第二故乡旧地重游。再次祝愿在新世纪里，老挝社会经济和华人社区，加速发展和走向繁荣，呈现一派安居乐业、国泰民安的美好图景。



塔鑫
Photo by Mix
Mix.haokanbu.com

一页往事

■ 锺存理

那是五十七年前的一个晴朗日子，赤道海面上风平浪静，一艘巨轮的气笛长鸣着，这表示停泊的船只即将启航。是的，是一艘荷兰注册的万吨巨轮“芝万宜号”即将由印度尼西亚锡江离岸，远赴英国领地——香港。那时航空还不发达，跨洲越洋旅行唯一途径只有搭船。登船随轮的是一批年轻活泼、满腔热忱、无比兴奋的华侨热血儿女。他们个个心怀大志、踌躇满志，他们的目的地不是香港，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诞生不满3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想为新生的祖国奉献自己的青春、为祖国的建设事业献身。这一思想是坚定的，目标是明确的。他们告别父母兄弟、亲朋戚友，义不返顾登上了航程。在当时印度尼西亚政府迫令下他们毅然签下了永不再回印度尼西亚的承诺。沸腾的热血已经再也不是因离别、因父母的牵挂、亲友劝说、因前途生活困苦没有眼下优越、因没有亲人扶持、栽培而所能阻挠了。崇高的理想信仰、建设新中国已被定为他们人生的奋斗目标。且自以为是祖国在召唤着！

在这熙熙攘攘、兴高采烈的队伍中一个瘦高个子刚满20岁的男孩就是我锺存理。因为二战、因为日本侵略者攻占东南亚以及侵占印度尼西亚各岛屿，而致学校相继停办，适龄儿童无校上学我就是受害者之一，20岁的我学历仅为小学毕业（实际在校学习时间不超过三年）。幼年的我、侥幸能在烛光、油灯下听父亲讲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著作，而获得语文知识和义气做人的世俗观。

父亲锺惠明（1905-1986年）享年81岁。1928年毕业于福建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30年毕业于上海新华艺术大学。1931年至1936年由上海回福建；在福州、泉州等地任教。1937年得到早在外南洋经商的大伯锺克丰和乡亲们邀请，他远赴印度尼西亚，这时五岁的我也就随父母到了印度尼西亚。父亲历任印度尼西亚各岛多所华文学校校长。他一生弘扬中华文化艺术，服务教育及华校共执教35年之久（1931-1966年）至到9·30事件全印度尼西亚的华校被政府停办为

止才退休。

随着船员不停地催促送客者必需立刻上岸之际，父母眼眶里噙着泪花，无奈地上了岸。船徐徐地离开了码头；赤道上的炎阳是如此灿烂，海面平静如

镜。第二天我们停靠在加里曼丹，又一批热血青年上了船、大家全挤在一个大统仓，人就睡在甲板上，行李、什物也堆在一起，没有床、床褥，没有被子，更没有洁具、桌椅。仅有公用厕所、浴室及简单饭菜供应。虽然如此；甲板上依然时有欢笑声、歌声荡漾着，非常温馨欢乐。

船进入南中国海后摇晃起来，有些人开始呕吐。我和梁丽屏、余雁峰、张宝祥、刘孙成等几位早已组织起互助组帮着维持秩序看护行李、什物和照看弱小；我们能得心应手地组织起来是因为这几年，我们曾经和很多志同道合者在锡江组织过学生歌咏团、青年学习会、侨众剧团、举办夜校等活动，我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却依然能帮助教些比我文化程度更低的青年；而凡是宣扬新中国的文化活动、学习新知识的团体，我都参加并担当一定的角色。当时的印度尼西亚政府是阻挠和不容许我们举办这些活动的。

船上多了份传水递茶、做清洁的工作，但大家都能同舟共济互相帮助、照顾。时间过得快一星期后船已停靠在香港维多利亚港的防疫区。检疫后；我们在几个英国在几个英国警务人员押送下登上了开往罗湖的火车。跨过罗湖桥，迎面的五星红旗和由喇叭播放的《歌唱祖国》的歌声立刻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此后就是广州第五招待所的华侨补校生活……。

再见到父母兄弟，听到他们的声音时已经是20年后的1972年。岁月匆匆、道不尽人间沧桑，俯拾一页记忆仅作回味。

有道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二〇〇九年一月 存理书

新书简介



1、萧国荣《秋雨涟漪》

此书是萧国荣的处女作，内收75篇散文。作者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是华校开始走向衰亡的年代。从小学到初院，华文只是国荣学习课程中的单科科目，而他掌握华文的能力竟然如此高强，真可说是狂风暴雨横扫下，顽岩巨石强压下的一根幸存的奇花异草，充满活力和生机。

作为一个作家最必备的先天素质是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操以及见月伤心、看花流泪的特质，国荣两者都兼备。收在《秋雨涟漪》的抒情散文，最全面地展现了他能从一朵花、一片云、一滴雨中看出诗意的特点，也最全面展现了他那种能从最平常的大自然现象中，体味出一般人所无法领悟到的感悟的特质。

此外，国荣还具有思辨的才能，他也写了不少议论文，让人看出他深富理性的另一面，而这是作为有思想深度文人最难能可贵的素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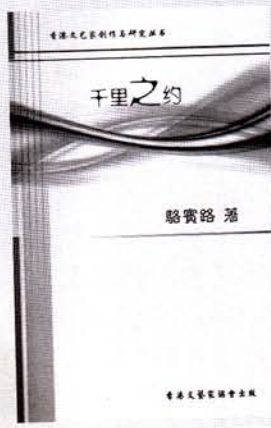
此书由新加坡风云出版社出版，售价S\$15/-。



2、曦林编选《与诗歌共同起飞》

本书由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共收新加坡当代35位诗人的35首代表诗作，诗风各异，风格多样化。本书列为中学生补助读物。

由于编者的巧妙构思，每一首诗都有“作者简介”、“原诗欣赏”以及“作品赏析”，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让一般读者窥探新华当代诗歌发展状况之一斑。此书售价S\$6/-。



3、骆宾路《千里之约》

此书共收入作者50篇散文，主要篇章是描述作者与阔别30余年的学生重聚之情，也有抒发胸中块垒之作。

作者生活面广，人生经历丰富，青少年在新加坡求学，尔后到中国深造，中年转居香港，壮年又回到新加坡，一生漂泊，居无定所，业无定职，或贱为杂役，或贵为老师，辛酸苦辣遍尝，却也因此见到一般人所不能见到的人生百态，尝到一般人所无法尝到的人生滋味，发之为文，自然感人至深！本书由香港文艺家协会出版，售价港币50元。



4、诸家《风沙雁精神家园透视》

此书共收25篇评论风沙雁作品集的文章，除诗歌外，举凡散文、议论文、学术著作以及长篇小说都有所论及。从这些文章中，读者应可窥探风沙雁从对理想精神家园的追寻、反思到哀伤的心路历程。

风沙雁20余岁进入文坛，先创作诗歌和散文，30岁后逐渐少写诗歌，专心写散文，50岁后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期间并拨出时间作学术研究。他的早期作品较关心底层人们的困苦生活，后期则以关注民族文化为主。

作为右手搞创作，左手写论文的风沙雁，他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模样，从阅读这25篇评论中，读者基本上应该会有个相当明晰的轮廓。

本书由新加坡斯雅舍出版，售价S\$16。



5、风沙雁《遥远的期待》

这是风沙雁继《追逐阳光的人》之后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作者自称“此小说中的人物是身历其境者所熟悉的，是综合众多人物的特点而创造出来的典型。他们不是一个个现实中人物的复制，而是在一个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中产生的，他们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个代表。我只是一个执笔者，一个幸运或不幸的身历其境者，一个目睹一切的证人。”

作者也说：“这篇小说不是苍蝇嗡嗡议论烈士身上的伤口或污血的腐臭，而是一位人文环保主义者看到美丽的人文生态受到恶劣的破坏而提出的一点看法，意在唤醒大家的关注。”

此小说全面反映了在中华文化式微过程中，文化界的两派理念迥异的知识分子在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里，各自为本身的理想或私欲展开斗争。

此部小说由风云出版社出版，售价S\$15/-。



6、李拾荒《艺林春梦》

本书忠实地反映了上世纪70年代末，艺海文林中有志向者对文化事业的执着及面对丑恶现实万般无奈的处境；与此同时，也浮光掠影地刻画了出版界和书报业中光怪陆离的众生相。

此书虽是旧作新印，情节却仍然引人入胜，既可令人一窥当年历史画面，又能激起读者对当前民族文化的凋零兴起无限感慨。

本书由风云出版社出版出版，售价S\$9.00/-。



7、诸家《史英心灵世界探索》：此书共收20多篇评论史英诗作的文章，既有本地作者的，也有中国的作者的；这些文字从不同角度切入，相当全面剖析了史英的创作经历及心路历程。

读了本书，既可进一步了解史英的诗歌风格，也能从中领悟到本身诗作之优劣得失何在。

本书由新加坡斯雅舍出版，售价S\$15/-。



8、洪有和《青青》：这是有和继《中国女人VS新加坡男人》之后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此小说与前一部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揭露了一些企图以非法途径在这岛国赚钱而最终遭到警方严厉扫荡，判监遣返的中国女孩的故事；后者则是描写想通过正当的谋生技能，在这里立足与生活的中国女孩的故事。

《青青》的内容涉及较多正面的事物、人物，情节也较《中国女人》曲折，同时，作者相当熟悉这批异乡人的生活细节及其周围的人物的行径，读来趣味横生。

本书由新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售价S\$12/-。



9、林子《林子微型小说》：本书共收50多篇短小精悍的小说，都是以社会普

遍民众的生活为题材，或截取生活的某个侧面，或选取生活的某个场景，或

抓住某段小插曲，生发开去，情节曲折，读来令人回味无穷。

林子小说的最大特点是在故事结尾，往往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局，加强了

阅读的乐趣。

她的用语凝练，短句多，长句少，妙语如珠，干净利落。且擅长使用成语、谚语，达到以少胜多的效果。

本书由新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售价S\$15/-。



10、怀鹰《半个月亮爬上来》：本书收90篇微型小说及7篇相关评论文字。小说内容广泛，有嘲讽刻意扬弃民族文化，而又虚伪地摆出一副公正对待各族文化的姿态的掌权者的可恶面目；有揭露社会各个方面的古怪现象的；也有反映社会底层小人物的辛酸境遇的。

怀鹰写诗、写散文、写长篇、短篇小说，是个多面手。他对各种文体的特点都了如指掌，加上生活经历丰富，写起

微型小说来，得心应手，又深谙“小说的主题是藏在玫瑰花丛中的大炮”这道理，把题旨隐藏得密而不露，教人读来回味无穷，余音袅袅。

本书由风云出版社出版出版，售价S\$16.00/-。



11、林焕彰主编《小诗磨坊》：本书收康静城、寒川、梁钺、曦林、蔡良乾、长谣、秦林及主编本人共8位诗人之诗作。每位诗人30首短诗，共240首。每首六行，排列整齐美观，首首短诗都深富韵味，教人读来，有如咀嚼橄榄回味无穷。

六行小诗2006年由林焕彰在泰国倡导，并与岭南人、曾心、博夫、今石、杨玲、苦觉、蓝焰在曾心之府上成立“小诗磨坊”，此书可说是那次盛事之后续，看来此类新型短诗会由此发展开来的。

本书由新华作家谢水霖作序，新加坡岛屿文化社出版，售价S\$20.00/-。



12、菊池一隆《中国抗日战争史—1937—1945》：本书作者克绍箕裘，严谨的家学传统，使菊池的历史研究深具乾、嘉学派特点。菊池著作丰厚，他所治有关中日现代史的特点是：几乎每一个即使是多么微小的论点，都是从大批原始资料中去爬梳出来的，本书也不例外。

此书共分7章，另有前言和后语，体大思精，结构严密，立论有依有据，发人深省。本书由东京有志社出版，售价¥2800/-。



13、本书为汶莱作家一凡的微型小说与中国文评家钦鸿的赏析文章的合集。

全书共分两辑。上辑内容以婚姻、爱情、亲情为主。下辑内容则多为人生百态的反映。

“一凡的微型小说，最明显的特点是它的篇幅短小而内涵深厚”。“她总是巧妙地进行艺术构思，别出心裁地采用各种艺术手段，并且善于寻找独特的视角切入，从而化复杂为简约，寓丰富于单纯，创造出与众不同，属于自己的艺术形象”。（代序/钦鸿（中国文学评论家）。

本书由新加坡斯雅舍出版，售价S12元

编后话

立足本区，放眼世界，是本刊创办的宗旨。然而科技日新月异，地球日渐缩小，闭门造车等于自我封闭，定会陷入夜郎自大的绝境。因此，审时度势，因地制宜，与此同时却又坚守原则，便是我们安身处世的态度了。多元的文化，多元的宗教信仰，多个民族共同生活在一起，这是亚细安10国的特点，这特点使我们得团结在一块，才有办法走进五光十色的世界。但团结一致，并不意味着排外！我们见贤思齐，我们歌颂一切美好的人和事，惟其如此，这一期我们破例刊登了《我们的马丁老师》，一部依据真人真事创作的电影剧本。作者唐姿彝旅居美国多年，她听闻了原本居住在纽约，又有一份待遇优渥的职业的美国人马丁，竟然到生活条件艰苦又缺水的甘肃某县市定居14年，为当地孩童免费办学授课，她深受感动，挥笔写了这部电影剧本。

这种利他思想是中华文化中较缺乏的高贵情操。植根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推己及人”的儒家哲学，在农村社会推行起来合情合理。然而末流所及，各个区域都或多或少保留着的“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封建遗毒的特点，造成华人虽很有私德，但较缺乏公德心的后果。流风所及，在社会上就形成党同伐异的恶劣作风，反映在文化界便是曹丕所说的“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而此歪风不仅自古而然，而是于今犹烈。这种劣风，正是我们极力反对的。我们的采用唐姿彝的《我们的马丁老师》剧本，原因在于我们只以作品的内涵为本刊的用稿标准。我们不分党派，没门户之见。我们的刊物园地公开，各地读者都可投稿。我们的各国编辑顾问，都在竭力为我们组稿，他们的献身精神、不求报酬的高贵品格，真叫人钦佩！

亚细安10国的华社华教，在过往的数十年岁月里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人为摧残。于今春暖花开，各国的华文文学才略见生机。这正是我们发扬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的时候，这正是我们抛开一切成见、团结一切应该团结的力量一起迈步向前的时候。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地球村已然形成，我们认为，任何人只要保留着他的原有国籍，他就是那个国家的国民，不管这人是住在天涯海角或南极北极，他所创作的作品都属于他所属的国籍。

在信息泛滥的年代，一个国家的文学固然还是应该强调地方色彩，但也不可摒弃异乡风情。《新世纪文艺》已进入第三期，我们所刊登的作品相当全面展现了各国的异彩，在某种程度上也力图凸显域外风光。刊登《我们的马丁老师》剧本就是朝向此方向迈进的尝试。

《新世纪文艺》编委会

2009-6-28

天高风景彻



龙



山中白云



怡然自得



长年



大吉



廖青张篆制



游于艺



禅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大好江山





钟惠明、钟存理 父子书画赏



钟存理：一页往事（见内页191）

